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二卷

故　事

陈　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Л. Н. ТОЛСТОЙ

РАССКАЗЫ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3)译出。

装帧设计：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二卷）
Liefu Tuoersita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2}$　插页 9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400

ISBN 7-02-000773-2/I·774　定价 5.80 元

目　　次

选自《新识字课本》

选自《俄语读本第一册》

选自《俄语读本第二册》

选自《俄语读本第三册》

选自《俄语读本第四册》

选自《新识字课本》

三　只　熊

（童　话）

一个小姑娘离开家到树林里去。她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找不着回家的路，却走到林中一所小房子前面。

门开着，她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屋里什么人也没有，就进去了。这所小房子里住着三只熊。一只是熊爸爸，名叫米哈伊尔·伊万内奇。他的个子很大，毛长得很长。另外一只是熊妈妈，她的个子小一些，名叫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第三只是小熊崽儿，名叫米舒特卡。三只熊都不在家，它们到树林里散步去了。

小房子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餐室，一间是卧室。小姑娘走进餐室，看见餐桌上摆着三碗粥。第一只碗很大，是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的。第二只碗小一些，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的。第三只是小蓝碗，那是米舒特卡的。每只碗旁边都有一把勺儿：大勺儿、中溜勺儿、小勺儿。

小姑娘拿起最大的勺子，从最大的碗里舀了一勺粥吃；随后又拿起中溜勺儿，从中溜碗里舀了一勺粥吃；最后再拿起小勺儿，从小蓝碗里舀了一勺粥吃。她觉得米舒特卡的粥最好吃。

小姑娘想坐下来，她看见桌边有三把椅子。一把好大，是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的。另外一把小一些，是娜斯塔西娅·彼得

罗夫娜的。第三把挺小，还有个小蓝椅垫儿，是米舒特卡的。她爬到大椅子上，结果摔了一交。然后她坐到中溜椅子上，可是这把椅子不好坐。她再往小椅子上一坐，就笑了，在这儿坐着真舒服。她把小蓝碗端过来搁在膝头上，吃起粥来。她吃完这碗粥，就坐在椅子上摇啊摇的。

小椅子摇垮了，她摔在地板上。她站起身来，把小椅子扶正，就走到另外一间屋里去了。那里有三张床。一张大床，是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的。一张中溜床，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的。一张小床，是米舒特卡的。小姑娘往大床上一躺，觉得太宽；往中溜床上一躺，又觉得太高；往小床上一躺，这小床对她正合适，她就睡着了。

三只熊回到家里，肚子都饿了，很想吃饭。大熊端起自己的碗一看，就拉开可怕的嗓门怒吼道："谁喝我碗里的粥了！"

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看了看自己的碗，用不太大的嗓门吼道："谁喝我碗里的粥了！"

米舒特卡看见小碗空空的，就尖声尖气地叫起来："谁喝了我碗里的粥，都喝光了！"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看看自己的椅子，又拉开可怕的嗓门吼道："谁坐过我的椅子，都挪开了！"

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看看自己的椅子，用不太大的嗓门吼道："谁坐过我的椅子，都挪开了！"

米舒特卡看看那垮了的小椅子，就尖声叫道："谁坐过我的椅子，都弄坏了！"

三只熊来到另外一间屋里。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拉开可怕的嗓门怒吼道："谁在我的床上躺过，把床铺弄乱了！"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用不太大的嗓门吼道："谁在我的床上躺过，把

床铺弄乱了！”米舒特卡把一张小板凳放在床前，爬到自己的小床上去，接着就尖声叫起来：“谁在我的床上躺过！”忽然间，它看见了小姑娘，于是就象有人要宰它似的，发出撕肝裂肺的呼喊：“是她！抓住，抓住！是她！是她！哎一呀一呀！抓住！”

米舒特卡想咬小姑娘一口。小姑娘睁开了眼睛，看见三只熊，连忙奔向窗口。窗户开着，她从窗户里跳出去逃走了。三只熊没有追上她。

谢苗大叔讲他的林中奇遇

（故　事）

有一回，是冬天，我乘雪橇到林子里去砍树。我砍倒三棵，削去枝桠，修光树干，看看天色已晚，该回家了。那天天气不好，雪不停地飘着，还打旋。我想，要是天黑下来，那就找不着路了。我催马快走，走啊，走啊，可总在林子里，出不去。我想，身上的皮袄不顶事，我会冻死的。我驾着雪橇东奔西窜，就是看不见路，天也黑了。我正想把马卸了，躺到雪橇底下去，却听见不远的地方有串铃声。我朝着发出这声音的方向走去，于是看见三匹黑鬃黄毛骏马，鬣毛上都扎着丝带，串铃闪闪发光，雪橇上坐着两个好汉。

“你们好啊，弟兄们！”“你好，老乡！”“路在哪儿，弟兄们？”“我们正巧在路上。”我把雪橇赶到他们跟前去，一看，真奇怪，那是一条没有被雪花盖住的光滑的路。“你跟着我们走吧，”好汉们说着又驱马向前。我的母马不行，跟不上。我叫嚷起来：弟兄们，等

一等！他们停下来哈哈大笑。"你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他们说，"你的马拉空车就轻松了。""谢谢，"我说着就爬到他们的雪橇上去。他们的雪橇真好，铺着毡毯。我刚坐下，他俩就吹了一声口哨。哟，伙计们哪！三匹黑鬃黄毛骏马腾空而起，使得地上升起了雪柱。我一看，真奇怪。天色也亮了，道路象冰一样光滑，我们飞驰向前，连气都喘不过来，只觉得树枝鞭打着脸。我汗毛直竖，一看，前面是很陡很陡的山岗，山下是深渊。三匹黑鬃黄毛骏马向着深渊奔去。我吓坏了，于是大喊："天哪！当心啊，危险！"可是没有用，他们只知道哈哈大笑，还吹口哨。眼看要完蛋了。雪橇已经飞临深渊之上。我发现头上有条树枝，心想：你们自己找死去吧。我抬起身子，抓住树枝，吊在上面。我刚吊起来，喊了一声"抓住！"却听见婆娘们在喊："谢苗大叔！你怎么啦？婆娘们，喂，婆娘们！把火吹旺点。谢苗大叔不好了，在乱叫呢。"她们把火吹旺了。我也醒了。原来我在屋里，两手抓住高板床的边沿，吊在那儿怪喊怪叫。这都是我梦见的。

母　　牛

（纪　实）

从前有个寡妇，名叫玛丽亚，跟她的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们很穷，但是他们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买了一头褐色母牛，好让孩子们有牛奶喝。几个大孩子把牛牵到地里去吃草，在家就喂它泔水。有一次，玛丽亚出门去了，大儿子米沙要拿格板上的面包，结果碰倒一只玻璃杯，把它打碎了。米

沙怕母亲骂他，于是把大块的玻璃碎片拾起来，拿到院子里去，埋在粪堆中，而把细小的玻璃碴儿统统扔在泔水桶里。母亲发现这只玻璃杯不见了，去问孩子们，但是米沙没有吭声，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第二天午饭后，母亲把泔水桶里的泔水拿去喂牛，看见它没精打采的，也不吃食。他们决定给牛治病，把外婆也请来。外婆说：这牛活不成了，得把它宰了吃掉。他们又请来一个农民，动手宰牛。孩子们听见牛在院子里吼叫，就都坐在灶炕上哭起来。牛宰了，剥了皮，砍成一块一块的，在它的喉管里发现了玻璃。

大家这才知道，牛死的原因是它喝的泔水里掉进了玻璃碴儿。米沙知道以后，伤心地哭了，并且向母亲承认了打碎玻璃杯的事。母亲什么也没有说，自己倒哭起来。她说："我们宰了牛，现在没有钱再买了。几个小的孩子没有奶吃可怎么活啊？"米沙哭得更厉害了，大家吃牛头肉冻的时候，他都不肯从灶炕上下来。他天天梦见瓦西里叔叔拎着死牛的褐色头，两只牛眼睛睁着，脖子红红的。从那以后孩子们就没有牛奶喝了。逢年过节才有一小罐，那是母亲向邻居讨来的。后来这个村的地主太太给自己的孩子找保姆。外婆对母亲说："让我去当保姆吧，也许上帝会帮助你和孩子们对付着过。有上帝保佑，我去干一年，挣回一头母牛。"他们就这样办了。外婆到地主太太那里去当保姆。玛丽亚带着孩子们过得更苦了。孩子们整整一年没有牛奶喝，光吃果子酪和面包渣汤，变得又瘦又苍白。一年过去以后，外婆回来了，带来二十卢布。她说："喂，女儿！现在我们买一头母牛吧。"玛丽亚高兴极了，孩子们也都高兴极了。玛丽亚和老母亲准备到集市上去买牛。她们请了女邻居来照看孩子，又求男邻居扎哈尔叔叔跟她们一起去挑选。她们祷告过上帝以后，就进城去了。孩

子们吃罢午饭，跑到街上去看牛牵来了没有。孩子们议论开了：这头牛会是什么样的啊？褐色的还是黑色的？他们又商量该怎样喂它。他们等啊等，等了整整一天。他们走到一俄里①以外去迎接，天晚了才回来。忽然，他们看见街上有辆大车，车上坐着外婆，后轮旁边走着一头花斑母牛，牛角上系着根绳子，母亲走在后面用树枝赶它。孩子们跑过去看。他们拿出面包和草来喂牛。母亲走进屋里，脱了外衣，拿着一块毛巾和一只挤奶桶到院子里来。她蹲在牛肚子下面，擦净了牛的乳房。上帝赐福！她开始挤奶了。孩子们围成一圈蹲下来，看那奶怎样从牛的乳房里冒出来，溅在桶边上，在母亲的手指下面发出嗞嗞的声响。母亲挤了半桶奶，提到地窖里去，又倒出一小罐晚饭时给孩子们吃。

小菲利普

（纪实）

从前有个小男孩，名叫菲利普。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小菲利普拿起帽子也想去。可是他妈妈问他："你要上哪儿去，小菲利普？"他说："上学。"妈妈说："你还小呢，别去。"于是把他留在家中。孩子们上学去了。爸爸大清早就进了树林，妈妈也出门打短工。屋里只剩下小菲利普和躺在灶炕上的奶奶。小菲利普一个人觉得寂寞，等奶奶睡着了，他就去找帽子。他没有

---

① 1俄里合1.06公里。

找着自己的帽子，拿了一顶旧的，爸爸的，到学校去了。

学校在村外教堂旁边。小菲利普从他家所在的那个街区走过的时候，狗都不咬他，它们都认识他。可是当他走到另外一个街区的时候，一只小黄狗跳了出来，汪汪地叫，它后面还跟着一只叫陀螺的大狗。小菲利普拔腿就跑，两只狗在他身后追。小菲利普喊叫起来，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一个农民走出来把狗赶开，并且问他："小家伙，你一个人往哪儿跑啊？"小菲利普什么也没有说，他提起衣服下摆，拼命向前跑去。他一口气跑到学校。台阶上什么人也没有，学校里传来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小菲利普忽然害怕老师会赶他，于是开始考虑，他该怎么办。往回走，狗又要咬；到学校里去吧，他害怕老师。有个女人提着桶从学校旁边走过，对他说："大家都在念书，你干吗站在这儿？"小菲利普就走进学校去了。他在穿堂里脱下帽子，然后推开房门。屋里坐满了孩子，各人念各人的。一个围着红围巾的老师在中间走来走去。

"你干什么？"老师大声问小菲利普。小菲利普紧紧抓住帽子，什么话也不说。"你是谁呀？"小菲利普不回答。"难道你是哑巴？"小菲利普吓得说不出话来。"不想说就回家去。"小菲利普很愿意说，可是吓得嗓子发干。他看看老师，放声哭起来。这一下老师觉得他怪可怜的。老师摸了摸他的头，问同学们这个小孩是谁。

"他是小菲利普，科斯秋什卡的弟弟。他早就想上学，可是她妈妈不让他来，他这是偷偷跑来的。"

"好，坐到你哥哥旁边去，回头我去跟你妈妈说，让她放你来上学。"

老师教小菲利普认字母，小菲利普都认得，而且会念一点

书了。

老师说："来，把你的名字拼一拼音。"小菲利普回答说："佛欸一菲，勒衣一利，坡乌一普。"大家都笑了。

"好极了，"老师说。"是谁教你的啊？"

小菲利普胆大起来，他说："是科斯秋什卡。我脑子快，一下子全明白了。我可机灵啦！"老师笑问道："你会念祈祷文吗？"小菲利普说："会。"他开始念《圣母祷文》，不过没有一个字念得对。老师叫他停下来，对他说："你先别夸口，还是学习学习吧。"

从此小菲利普就跟孩子们一起上学了。

选自《俄语读本第一册》

蚂 蚁 和 鸽 子

（寓　言）

蚂蚁爬到小溪边，想喝个够。一个浪打来，差点把它淹死。鸽子衔着根树枝飞过，看见蚂蚁要淹死了，就把树枝给它扔到小溪里。蚂蚁爬上树枝，脱险了。后来有个猎人张了网，要捕鸽子。他正想拉绳。蚂蚁爬过去，在他脚上蜇了一下。猎人大叫一声，扔下了网。鸽子也就振翅飞走了。

乌 龟 和 老 鹰

（寓　言）

乌龟请求老鹰教它飞翔。老鹰劝它别学，因为它干这事不合适。可是它求了又求。老鹰就用爪子抓住它，把它带到高空，然后放开。结果乌龟摔在石头上，砸得粉碎。

弃　　婴

（纪　实）

从前有个穷苦的女人，她有个女儿叫玛莎。一天早晨，玛莎出去挑水，看见门外有个破布包，里面裹着什么东西。玛莎放下水桶去解那包东西。当她碰到布包的时候，从里面发出哇一哇一哇的哭喊声。玛莎解开布包，看见里面是一个红红的小娃娃。他大声喊着：哇！哇！玛莎把他抱起来，送进屋里去，用勺儿喂他牛奶。母亲问："你抱了个什么东西回来？"玛莎说："一个小娃娃，在我们家门口发现的。"母亲说："我们已经够穷的了，哪里还养得起娃娃。我去告诉村长，让人家抱走吧。"玛莎哭了，她说："妈妈，他吃不了多少，留下他吧。你看，他的小手和小指头又红又皱。"母亲看了看，可怜起小娃娃来，就把他留下了。玛莎喂他吃，给他包裹身子，当他要睡觉的时候，还给他唱歌。

蛇头和蛇尾

（寓　言）

蛇尾跟蛇头争论：谁该走在前面？蛇头说："你不能走在前面，因为你没有眼睛和耳朵。"蛇尾说："可是我有力气，是我推着你走的。如果我高兴缠在树上，你就动不了。"蛇头说："我们各

走各的路吧！”

蛇尾脱离了蛇头，向前爬去。可是它刚离开蛇头就掉进地缝里不见了。

爱斯基摩人

（记 叙 文）

世上有一处地方，那里只有三个月是夏天，其余的日子都是冬天。冬天白昼很短，太阳刚升起就往下落。冬天正当中那三个月，太阳简直不出来，整整三个月都是黑夜。这个地方也有人类，叫做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有自己的语言，别的语言他们不懂，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爱斯基摩人一般身材矮小，但是脑袋很大。他们的皮肤不白，是棕色的，头发又黑又硬。他们的鼻子秀气，颧骨宽大，眼睛细小。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屋里。他们的房屋是这样建成的：先把积雪钻成一块块的砖，然后用这样的砖砌房子，好象砌炉灶一样。他们把冰块镶在墙上代替玻璃，又在积雪下修一条长长的通道来代替门，他们就经过这个通道爬进屋里去。当冬天降临的时候，他们的房屋完全被积雪掩埋起来，屋里变得挺暖和。爱斯基摩人吃鹿肉、狼肉、白熊肉。他们用带铁钩的长棍和网到海上去捕鱼。他们还用弓箭和长矛猎取野兽。爱斯基摩人象野兽一样吃生肉。他们没有亚麻和大麻好做衬衣、绳子，也没有羊毛好做呢料。他们用兽筋做绳子，用兽皮做衣服。

他们用鱼骨针穿上兽筋线，把两块兽皮里对里缝在一起。他

们也用这个办法做衬衣、裤子和长筒靴。他们也没有铁。矛和箭就用兽骨做。他们最爱吃野兽和鱼的油脂。女人和男人的穿着一个样，只不过女人的靴子很肥。她们把小孩放在肥大的靴筒里，就这样带着孩子走来走去。

在爱斯基摩人那里，仲冬三个月完全是黑夜。夏天呢，太阳根本不往下落，完全没有黑夜。

黄 鼠 狼

（寓 言）

黄鼠狼走进铜匠家，看见锯子就舔。从它的舌头里流出血来，它还高兴，一边舔一边以为这血是从铁锯中流出来的，结果把整条舌头都断送了。

姑妈讲她学针线的事

（故 事）

我六岁的时候就请求母亲让我做针线活儿。她说："你还小，只会扎破手指。"可是我总缠着她。母亲从大木箱里找出一块红布头给我，又把一根红线穿进针眼里，然后叫我看，该怎样拿针。我就缝起来，但是针脚不齐，要么挺长，要么跑到布边上去了，一拉就脱线。后来我扎了手指，本想不哭，可是母亲问我："你怎么

啦?"我就忍不住哭起来。于是母亲叫我去玩。

我上床睡觉以后,那些针脚还总在我眼前晃,我总在想,怎样才能快些学会针线活儿。我觉得真难,怕永远也学不会了。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不记得我是怎样学会针线活儿的了。当我教我的女儿学针线的时候,我觉得奇怪:她怎么不会拿针啊。

细　　线

（寓　　言）

有个人向纺线女订购一些细线。纺线女纺好了细线,可是那人说:"这线不好,我要最细的。"纺线女说:"如果你嫌这个不细,我给你那个好了。"她说着指了指一处空荡荡的地方。那人说,他看不见。纺线女说:"就是因为线太细,所以你看不见,连我自己也看不见呢。"

那个傻瓜高兴极了,他付钱买下这批细线,还订购了一些同样的细线。

速度的力量

（纪　　实）

有一次,正当火车沿着铁路向前急驶的时候,一匹马拉着一大车东西在道口停下来。农夫想把马赶到铁路那边去,但是马

拉不动大车，因为大车的一只后轮已经脱落。列车员对司机大喊："刹车！"但是司机没有听从。他是这样考虑的：农夫既没有办法让马把大车拉到铁路那边去，也没有办法让马折回来，立即刹车又不行。他就不去刹车，而是让火车以最大的速度向大车猛冲过去。农夫连忙跑开，火车把大车和马象木片似的从铁路上扫掉了，火车本身连晃也没晃，继续向前急驶。这时候司机才对列车员说："现在我们只撞死一匹马，撞坏一辆大车。如果听从了你的话，我们自己就会摔死，还要连累全体乘客。在高速行进中，我们撞开了大车，甚至感觉不到冲撞。如果低速行进，我们就会出轨。"

狮子和老鼠

（寓　言）

狮子正睡觉，老鼠从狮子身上跑过。狮子醒过来，一把抓住了老鼠。老鼠求狮子放了自己，说："如果你把我放了，我将来一定为你效力。"狮子听见老鼠许愿要为它效力，就笑了，不过还是放了老鼠。

后来猎人捉住狮子，用绳子把狮子拴在一棵树下。老鼠听见狮子吼叫，跑来咬断了绳子，说："你记得吗，你曾经嘲笑我，不相信我能为你效力。现在你看见了吧，老鼠也是能够效力的。"

消 防 警 犬

（纪　实）

城市发生火灾的时候，小孩子往往留在屋里，叫人无法抢救他们。原因是他们吓得躲藏起来，不敢出声，烟雾又使人看不见他们。因此，伦敦训练了一批狗。这些狗和消防人员生活在一起，一旦房屋起火，消防人员就把狗派去搭救孩子。伦敦有一只这样的狗，名叫博布，它救过十二个孩子。

有一次，一座房子起火了。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一个女人向他们跑来，哭着说，屋里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姑娘。消防人员立刻派博布去搭救。博布奔上扶梯，消失在浓烟里。五分钟以后，它用牙齿咬住小姑娘的衬衣，叼着她从屋里跑出来了。母亲向女儿扑过去，看见女儿还活着，高兴得直哭。消防人员抚摩着博布，察看它有没有被烧伤，可是博布挣扎着还要到屋里去。消防人员以为屋里还有活物，就放它去了。博布跑进屋里，不一会儿又叼着个东西跑出来。人们仔细一看，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回它叼的是个大玩具娃娃。

猴　子

（寓　言）

有个人到林子里去，砍倒了一棵树，要把树干锯开。他把树干的大头搁在树墩上，然后骑在树干上锯起来。他锯开一段，插进一个楔子，再往下锯。又锯开一段以后，他就把楔子往下挪。

猴子蹲在树上观看。等那人躺下睡着了，猴子也骑到树干上去，想照样做。可是当它拔出楔子的时候，锯开的树就合拢来，并且夹住了它的尾巴。它挣啊，叫啊，那人醒来，揍了它一顿，用绳子把它拴住了。

一个男孩讲他爸爸没带他进城

（故　事）

爸爸要进城，我对他说："爸，带我去。"可是他说："你到那边会冻死，怎么能带你去。"我转身哭着往堆房跑。我哭着哭着就在堆房里睡着了。于是我梦见，从我们这个村到小礼拜堂有一条小路。我还看见，爸爸正在这条路上走。我追上他，和他一块儿进城去了。我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个炉灶生了火。我说："爸，这是城里吗？"他说："这就是了。"等我们走到炉灶跟前我才看见，人家在烤白面包。我说："给我买个白面包。"爸爸买了一个给我。

这时候我醒了，起来穿上鞋子，戴上无指手套，跑到街上去。孩子们坐着小木箱和小雪橇在街上滑冰。我跟他们一块儿滑起来，滑到冻僵身子为止。我刚进家门，爬到灶炕上，就听见爸爸从城里回来了。我高兴极了，跳起身来说："爸，你给我买白面包了吗？"他说："买了。"而且真给了我一个。我从灶炕上跳到板凳上，高兴得手舞足蹈。

说　谎

（寓　言）

一个小男孩正守护着一群羊，他装作看见狼来了，大声喊道："救命啊，有狼！有狼！"农民们跑来一看，没有那么回事。小男孩这样干了两三次以后，真的来了一只狼。他又大喊："快来啊，有狼！"农民们以为他还是照平时那样骗人，都不理他。狼看见没有什么可怕的，就自由自在地把一群羊都咬死了。

巴黎城里怎样修房子

（纪　实）

一座大房子的墙裂开了。人们就琢磨，怎样才能使裂开的墙合拢来而又不弄坏房顶。有个人想出了办法。他往两边各打进一个铁环，又做了一根铁棒，把铁棒的两端弯成能插入铁环

的钩子，而且差一俄寸①才够得着两边的铁环，然后再把铁棒拿到火上去烧。铁棒受热膨胀，它两端的钩子够得到两边的铁环了。这时候，他就用铁棒两端的钩子钩住两边的铁环。铁棒渐渐冷却，回缩，终于把裂开的墙合拢。

驴　和　马

（寓　言）

有个人赶着一头驴和一匹马在路上走。驴对马说："我吃力得很，驮不动这么多，你分一点去也好啊。"马不理睬。驴用力过度，倒在地上死了。主人就把驴背上的东西都挪到马背上去，还加上一张驴皮。马于是号叫起来："唉，我这个可怜虫真苦啊，我这个倒霉蛋苦死了！当初我不肯帮它一点忙，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归我驮，还加上一张皮。"

一个男孩讲林中遇雷雨的事

（纪　实）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差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我走到树林里，采了许多蘑菇，正想回家。忽然，天昏地暗，下起了雨，打起

① 1俄寸合4.4厘米。

了雷。我吓坏了，就坐在一棵大橡树底下。雪亮的闪电一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于是眯起眼睛。在我头上不知什么东西啪地裂开来，发出一阵轰响，接着我的头就挨了重重的一击。我倒在地上，一直躺到雨停了。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林中所有的树都在滴水，鸟儿唱着歌，阳光耀眼。那棵橡树已被劈倒，树墩还在冒青烟。我周围有许多橡木碎片。我的衣服都湿了，而且粘在身上；头上起了一个疙瘩，有点疼。我找着自己的帽子，拿起蘑菇往家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饭桌的抽屉里抓了一块面包，然后爬到灶炕上去躺着。我醒来的时候，在灶炕上看见，他们已经把我采的蘑菇烧好，摆在饭桌上，就要吃了。我喊道："你们不等我就吃吗？"他们说："谁叫你睡觉？快来吃吧。"

穴鸟和鸽子

（寓　言）

穴鸟看见鸽子吃得很好，就把自己的羽毛染白，飞到鸽舍里来。鸽子起初以为这穴鸟也是鸽子，因此让它进去了。但它忘乎所以，竟用穴鸟的嗓子喊叫起来。一群鸽子就跑上去啄它，把它赶走了。穴鸟又飞回自己的同类那里，别的穴鸟看见它的羽毛雪白，很害怕，也把它赶走了。

农夫和黄瓜

（寓　言）

有一次，一个农夫到别人的菜园里去偷黄瓜。他爬到黄瓜跟前，心里想："等我背一袋黄瓜去卖了，我就拿这笔钱去买一只母鸡。将来母鸡会给我下蛋，抱窝，孵出好多小鸡来。我把小鸡养大，卖了，买一只小猪，要母猪。这母猪会给我下好多小猪。我把小猪卖了，买一匹母马，这母马会给我下马驹。我把马驹养大，卖了，买一座房子，再开一片菜园。我开了菜园，就种上好多黄瓜。我要严加看管，不让人偷去。我要雇几个看园子的，让他们守着黄瓜，我自已呢，象这样绕边走，对他们喊："喂，你们好好瞧着！"农夫想得出了神，完全忘了他是在别人的菜园里，竟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几个看园子的听见了，就跑来把这个农夫狠狠地揍了一顿。

农妇和母鸡

（寓　言）

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蛋。女主人以为，只要多喂食，母鸡下的蛋就会多一倍。她便这样做了。可是母鸡长肥以后，再也不下蛋了。

老爷爷和小孙子

（寓　言）

爷爷年纪很大了。他的腿脚已不灵便，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听不真切，牙齿也没有了。吃饭的时候，饭食总从他嘴里流出来。儿子和儿媳妇就不让他上桌子，叫他在灶下吃。有一次，他们把一只碗给他端了过去。他想把碗挪近点，却失手打碎了碗。儿媳妇就骂他，说他总弄坏家里的东西，打碎碗碟，还说以后要叫他用木钵子吃饭。老汉只叹了叹气，什么话也没有说。一天，小两口坐在家里，看见他们的小儿子在地板上玩木头，好象要做什么东西。父亲问他："你在做什么呀，米沙？"米沙说："爸爸，我在做木钵。等你和妈妈老了，好拿这个木钵给你们吃饭。"

小两口彼此看了看，掉下泪来。他们因为这样欺负老人而感到羞愧。从此他们就让老人上桌子吃饭，而且照料他。

分　遗　产

（寓　言）

一位父亲有两个儿子。他对他们说："我死后，你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对半儿分了吧。"父亲死后，两个儿子却为分家争吵。他们去找邻居评理。邻居问他们："你们的父亲叫你们怎么分

呢？”他们说：“他叫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对半儿分了。”邻居说：“那么你们去把所有的衣服都撕成两半，把所有的杯盘碗碟都砸成两半，把所有的牲口也都砍成两半。”弟兄俩听从了邻居的话，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

狮子、狗熊和狐狸

（寓　言）

狮子和狗熊弄到一块肉，却为了这块肉打起架来。狗熊不肯让步，狮子也不让步。它们打了很久，最后双方都精疲力尽，倒在地上。狐狸看见在它们之间有一块肉，上去叼了就跑。

一个男孩讲他帮爷爷发现了蜂王

（故　事）

我爷爷夏天住在养蜂场。我常到他那里去，他总给我蜜吃。

有一次我来到养蜂场，在那些蜂房间走来走去。我不怕蜜蜂，因为我跟爷爷学会了在养蜂场内轻轻走动。

蜜蜂跟我熟了，不蜇我。我听见一个蜂房里有咕咕的声音，就跑到小屋里去告诉爷爷。

他亲自跟我一起去听了听，说：“这个蜂房已经有一群蜜蜂

跟着老蜂王飞走了，那是第一群。现在有些新蜂王出来了，是它们在叫唤。明天它们也要各带一群飞走。”我问爷爷，蜂王是个什么东西？他说：

“蜂王就跟老百姓的皇上似的，蜜蜂不能没有蜂王。”

我问：“蜂王象个什么样子呢？”

他说：“你明天来，上帝保佑，要是分群的话，我就指给你看，还给你蜜吃。”

第二天，我去找爷爷，他那里的穿堂中挂了两个关着蜜蜂的分蜂箱。爷爷叫我戴上头罩，又把手帕围在我的脖子上系紧，然后取下一只关着蜜蜂的分蜂箱，拿到养蜂场去。蜜蜂在分蜂箱里嗡嗡叫。我怕这些蜜蜂，把两只手藏在裤袋里。但是我很想看看蜂王，就跟着爷爷去了。

到了养蜂场上，爷爷走到一个挖空的圆木墩子① 跟前，把槽弄好，然后打开分蜂箱，把蜜蜂抖落到槽里。蜜蜂顺着槽爬进木墩子里去，嗡嗡叫着，爷爷还用树枝扎的小帚赶它们。

“这就是蜂王！”爷爷用小帚指给我看，于是我看见一只长了一对短翅的长长的蜜蜂。它和其余的蜜蜂一起爬进去不见了。后来爷爷就摘下我的头罩，进屋去了。在屋里，他给我一大块蜜，我吃完这块蜜，弄脏了脸和手。我回到家，母亲对我说：

“爷爷疼你，又给你吃蜜了。”我说：“他给我吃蜜是因为我昨天帮他发现一窝蜜蜂里有新蜂王，今天我们一块儿把一群蜜蜂放进新巢里了。”

---

① 俄国农民把圆木砍成一个个木墩子，中间挖空，用来做蜂房。

狗、公鸡和狐狸

（寓　言）

狗和公鸡出去漫游。天黑以后，公鸡在树上睡了，狗就在树下露出地面的树根之间躺下来。公鸡到时候就打鸣儿。狐狸听见公鸡叫，跑到这里来，请公鸡下树，说是要向公鸡致敬，因为公鸡的嗓子好。公鸡说："那得先把看门的叫醒，他睡在树根旁边。让他把门打开，我就下来。"狐狸去找看门的，只听得狐狸叫了一声，是狗跳起来把狐狸咬死了。

大　海

（记 叙 文）

大海广阔而深邃，无边无际。太阳从海里升起来，又落到海里去。谁也没有到过海底，谁也不了解海底。不刮风的时候，大海是蓝色的，而且光滑。如果起风了，大海就激荡起来，不平坦了。波涛在海上起伏奔腾，你追我赶。它们聚拢来，互相碰撞着，溅起白色的泡沫。在这种时候，航船就象木片一样被海浪抛来抛去。不常到海上去的人是不常祈祷上帝的。

马和马夫

（寓　言）

马夫把喂马的燕麦偷去卖掉，可是每天把马刷洗得干干净净。马就对他说："如果你真想要我漂亮，那就别把我的燕麦卖掉。"

火　　灾

（纪　实）

那是收获季节，农夫和农妇们干活去了，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某户农家留下一个老奶奶和三个小孙孙。奶奶生好了灶火，躺下来休息。几只苍蝇飞过来叮她。她用毛巾把头一蒙就睡着了。小孙女玛莎（她三岁）打开灶门，把烧红的煤炭拨在一块瓦片上，拿到穿堂里去。穿堂里堆着几捆麦秸，是农妇们用来打草辫①的。玛莎拿来煤炭，放在麦秸下面，然后去吹它。麦秸点燃了，她挺高兴，跑进屋里，牵着弟弟基留什卡（他一岁半，刚学会走路）走出来，对他说："基留什卡，瞧我生的火。"这时候，麦秸已经烧得噼里啪啦响了。等到穿堂里灌满了烟雾，玛莎就吓得

① 草辫用来绑麦捆。——作者注。

往屋里跑。基留什卡跌倒在门坎上，摔破了鼻子，大哭起来。玛莎把他拉进屋里，他们两个躲到板凳下面去了。奶奶什么也没有听见，只顾睡觉。大孩子万尼亚（他八岁）在外面。他看见穿堂里往外冒烟，就推门进去，穿过浓烟跑到屋里去叫醒奶奶。奶奶睡得糊里糊涂，忘了两个小的，连忙跑到别家去叫人。玛莎这时候坐在板凳底下不作声，只有小弟弟在哭喊，因为他的鼻子摔疼了。万尼亚听见他的哭声，看了看板凳底下，就对玛莎喊道："快跑，要烧到你了！"玛莎往穿堂里跑，可那里又是烟又是火，走不过去。她折回来。这时候，万尼亚掀开窗子，叫她爬出去。等她爬出去以后，万尼亚就把小弟弟拖出来。小弟弟太重，而且不听哥哥的话。他一面哭一面推万尼亚。万尼亚摔了两交才把小弟弟拉到窗口，房门已经着火了。万尼亚把小弟弟的头塞到窗洞里，想把他推出去，可是小弟弟（他吓坏了）用两只小手抓住窗户不放。于是万尼亚对玛莎喊道："拉他的头！"他自己从里面推。他就这样把小弟弟弄到外面，然后自己也跳出去了。

青蛙和狮子

（寓　言）

狮子听见青蛙大声嚷嚷，吓坏了，以为是只巨兽在吼叫。它等了一等，却看见一只青蛙从沼泽中跳出来。狮子就把它一脚踩死了，说："今后在看清楚以前，我决不再害怕了。"

大　　象

（寓　言）

某个印第安人有一头大象。主人喂得不好，还要大象做许多事。有一次，大象一气之下踩了主人一脚。印第安人给踩死了。他的妻子哭着把几个孩子带到大象跟前，并且扔到它脚下，说："大象！你踩死了父亲，那就把他们也踩死吧。"大象看了看孩子们，用象鼻把大孩子举起来，轻轻放在自己的脖子上。从此大象就听这个孩子的话，为他做事。

猴子和豆子

（寓　言）

猴子抓了两把豆子。有一粒豆子掉了，猴子想拾起来，结果撒了二十粒。它又连忙去拾，却撒了一地。它很生气，就抛下所有的豆子跑了。

中国皇后西陵氏

（纪　实）

中国轩辕黄帝有个爱妻西陵氏。黄帝想让全体百姓牢记他宠爱的皇后，就叫她去看蚕，并且对她说："你学一学怎么利用这蚕，怎么养它，百姓就永远不会忘记你了。"

西陵氏开始观察蚕，于是看到，它们停止活动以后，总是裹在网里面。她解开这网，纺成丝线，织了一块丝巾。后来她又发现，蚕生活在桑树上。她就采集桑叶来喂蚕。她繁殖了许多蚕，而且教会百姓养蚕。

自那以后五千年过去了，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记得西陵皇后，并且设节日纪念她。

蜻蜓和蚂蚁

（寓　言）

秋天，一些蚂蚁见麦子受潮，就把麦子拿到外面去晾干。一只饥饿的蜻蜓来向它们乞讨食物。蚂蚁们问它："夏天你怎么不备好食物呢？"它说："那时候我忙着唱歌了。"那些蚂蚁取笑它说："既然夏天你要玩儿，冬天你就跳舞吧。"

老鼠姑娘

（童　话）

有个人在河边走，看见一只乌鸦叼着只老鼠。他扔了块石头去打乌鸦，乌鸦就把老鼠放了，老鼠掉进河里。那人把老鼠从河里捞出来，带回家去。他没有孩子，因此说："唉，要是这只老鼠能变成个小姑娘就好啦！"老鼠果然变成了小姑娘。等小姑娘长大以后，那人问她："你愿意嫁给谁？"小姑娘说："我愿意嫁给世上最强的。"那人就去对太阳说："太阳呀！我的女孩儿愿意嫁给世上最强的。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太阳说："我不是最强的，乌云能遮住我。"

那人去对乌云说："乌云呀！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乌云说："不对，我不是最强的，风能把我吹跑。"

那人去对风说："风呀！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风说："我不是最强的，山能挡住我。"

那人去对山说："山呀！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你最强。"山说："大老鼠比我强，它能把我咬穿。"

于是那人去对大老鼠说："大老鼠呀！你最强，你来娶我的女孩儿吧。"大老鼠同意了。那人回家来对小姑娘说："大老鼠最强，它能咬穿一座山，山能挡住风，风能吹跑乌云，乌云能遮住太阳。大老鼠愿意娶你。"但是小姑娘说："唉！现在我怎么办？我哪能嫁给大老鼠啊！"于是那人说："唉！要是我的女孩儿再变成老鼠就好了！"

小姑娘又变成了老鼠，而且嫁给了大老鼠。

母鸡和金蛋

（寓　言）

有个人养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他想一下子多得些金子，就把母鸡宰了（他以为母鸡肚里有一大块金子）。其实这只母鸡跟所有的母鸡一个样。

小蛾子

（童　话）

从前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婆子。他们无儿无女。一天，老头子出去耕地，老婆子在家烤饼。老婆子烤好了一堆饼以后说：

"要是我们有个儿子，他就能给他爹送饼去，现在我叫谁送去啊？"

忽然，从棉纱堆里爬出来一个小儿子，他说："你好，娘！……"

老婆子说："小儿子，你是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

小儿子说："娘，你把纺好的棉纱堆成一堆，我是从棉纱堆里出来的。我的名字叫小蛾子。娘，让我给爹送饼去吧。"

老婆子说："你送得到吗，小蛾子？"

"我送得到，娘……"

老婆子拿一块包袱把饼包起来，递给小儿子，他提了包袱就往地里跑。

他走在地里的时候，有个土墩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大叫："爹，爹，把我抱过去！我给你送饼来了。"

老头子在地里听见有人叫他，就走到儿子跟前来，把他抱过土墩去，并且问他："小儿子，你是从哪儿来的啊？"小蛾子说："爹，我是从棉纱堆里出来的。"然后把饼递给他爹。老头子坐下来吃饼，小蛾子又说："爹，让我来耕地吧。"

老头子说："你耕不动。"

小蛾子扶着犁耕起来。他一边耕地一边唱歌。

地主老爷坐着马车从这里经过，看见老头子坐着吃饼，而马却自个儿在耕地。他于是下车对老头子说："老头子，你的马自个儿怎么会耕地啊？"

老头子说："是我的孩子在那儿耕地，他还唱歌呢。"地主老爷走过去一点，就听见了歌声，也看见了小蛾子。

地主老爷说："老头子！把你的孩子卖给我。"老头子说："不行，我不能卖，我只有一个。"

可是小蛾子对老头子说："爹，卖吧，我会逃回来的。"

老头子就把这孩子卖了，要价一百卢布。地主老爷给了钱，抱起孩子，把他裹在手帕中，放进衣袋里。地主老爷回到家，对他妻子说："我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他妻子说："给我看看，是什么？"地主老爷从衣袋中掏出手帕，解开，可是手帕里什么也没有了。小蛾子早已跑回他爹那儿去了。

狼和老婆子

（寓　言）

一只饿狼到处找食。它在村边听见一户农家有个小男孩在哭，一个老婆子说：

“你再哭我让狼吃了你。”

狼就不往前走了，站在这儿等啊等，看人家什么时候把孩子给它。天黑了，它还在等，忽然听见那老婆子又说：

“别哭，孩子，我不让狼吃你，只要狼一来，咱们就打死它。”

狼于是想：看来这个地方的人说的是一样，做的又是一样。它就离开了这个村子。

小　猫

（纪　实）

从前有兄妹二人，哥哥叫瓦夏，妹妹叫卡佳，他们养了一只猫。春天猫不见了。孩子们到处找它，可是找不着。有一天，他们在谷仓旁边玩耍，听见头上有尖细的猫叫声。瓦夏沿着扶梯爬到谷仓顶，卡佳就站在下面一个劲儿问：“找到了吗？找到了吗？”瓦夏总不回答。最后瓦夏对她喊道：“找到了！我们的猫……下小猫了，多好看哪，快来看呀！”卡佳跑回家去，拿了牛奶，

给猫送来。

小猫一共五只。它们长大一点以后，就从角落里爬出来。孩子们挑了一只灰毛白爪的带回家去。妈妈把其余的拿去送人，只留下这一只给孩子们。孩子们喂它，跟它玩，抱着它睡觉。

有一天，孩子们到大路上去玩，带着小猫。

风吹动了路上的一根麦秸，小猫跑去玩麦秸，孩子们看着它笑。后来孩子们在路边发现了酸模菜，都去采酸模菜，忘记了小猫。忽然，他们听见有人大声喊叫："回来，回来！"他们这才看见有个猎人骑着马飞奔而来，他前面的两只狗发现了小猫，要抓它。小猫真笨，不知道逃跑，反而伏在地上，弓起脊背，定睛望着两只狗。卡佳被狗吓坏了，叫喊着跑开。瓦夏却飞快地向小猫奔去，和狗同时跑到小猫跟前。狗正想抓小猫，可是瓦夏扑在小猫身上，护住它。

猎人上前赶开了狗，瓦夏把小猫抱回家，再也不带它到野外去了。

有学问的儿子

（寓　言）

儿子从城里回到乡下来看父亲。父亲说："今天割草，你拿上草耙子跟我走吧，也好帮我一把。"可是儿子不愿意干活，他说："我学了一肚子学问，把庄稼人的词儿都忘光了，什么叫草耙子啊？"他刚走到院子里，就一脚踩在草耙子上，被耙柄打了额头。这时候他想起什么叫草耙子了，摸着额头说："是哪个蠢货

把草耙子扔在这儿啦！”

农 夫 和 马

（寓　言）

农夫进城去买喂马的燕麦。他刚出村，马就要掉头往家走。农夫抽了马一鞭子。马向前走去，心里却在想："这个傻瓜把我赶到哪儿去啊，不如回家好。"半路上，农夫看见马在泥泞中走得吃力，就转向石子路，可是那马却不肯走石子路。农夫又甩了一鞭子，拉了拉缰绳。马总算走到石子路上去了，可是心里想："他何必把我赶到石子路上来，只会磨坏蹄子。在这儿走脚底下真硬。"

农夫来到小店门口，买了燕麦，转回家去。到家以后，他把燕麦拿出来给马吃。马一面吃一面想："人类真愚蠢！就爱在我们面前自作聪明，其实他们还不及我们聪明。这人瞎忙些什么啊？东跑西跑，还赶着我。无论我们出门多少次，终归要回家来。倒不如一开始就待在家里，他可以在灶炕上坐着，我吃我的燕麦。"

姑妈讲强盗普加乔夫怎样给了她一枚银币

（纪　实）

那时候我八岁，我们一家住在喀山省自己的村子里。我记得，父母亲惊惶不安，总提起普加乔夫。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出了个强盗叫普加乔夫。他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网罗了许多强盗，把贵族都绞死，把农奴都解放了。传说他带着一帮人马离我们不远了。父亲想到喀山城去，又不敢带我们小孩子同行，因为天气冷，路也不好走。那时候是十一月，路上不太平。于是父亲决定自己一个人同母亲去喀山城，答应从那边带几个哥萨克兵回来接我们。

父母亲走了，我们和保姆安娜·特罗菲莫夫娜留下来，大家住在底层的一个房间里。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正坐着，保姆抱着妹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摇晃着她，因为她肚子痛，而我在给布娃娃穿衣服。我们的女仆帕拉莎和诵经士的妻子坐在桌边喝茶聊天，说的都是跟普加乔夫有关的事。我一面给布娃娃穿衣服，一面听诵经士的妻子讲得热闹。

“我记得，”她说，“普加乔夫从四十俄里外来到我们附近一带地方，他把地主老爷吊死在大门上，把孩子们都杀光。”

“这些坏蛋是怎么把孩子们弄死的呢？”帕拉莎问。

“是这样，姑奶奶，伊格纳特奇讲过，他们拎起孩子们的小脚往屋角一扔。”

“得啦，你们就爱当着孩子的面讲，”保姆说。“卡坚卡①，睡觉去，到时候了。”

我正要去睡觉，忽然听见有人敲大门，狗都叫起来，许多人在乱喊。

诵经士的妻子和帕拉莎跑出去看，可是立即又跑回来，说：“是他！是他！”

保姆忘了妹妹肚子痛，把她扔在小床上，连忙跑去从大木箱里拿出一件小衬衣和一件小无袖长裙。她把我身上的衣服都脱掉，连鞋也脱了，给我穿上农家女的衣服，还给我系了一块头巾，说：

“当心，要是人家问，你就说你是我的外孙女。”

我的衣服还没有穿好，楼上就响起皮靴踏地板的声音，象是来了许多人。诵经士的妻子米哈伊拉跑到我们这里来说：

“是他，他来了！叫宰羊。还要酒。”

安娜·特罗菲莫夫娜说：“都给他。可是当心，别说有老爷的孩子。就说他们都走了，这个是我的外孙女。”

我们一夜没睡。不断有喝醉酒的哥萨克人到我们屋里来。

不过安娜·特罗菲莫夫娜并不怕他们。只要有人来，她就说：“要什么，亲爱的？我们小的小，老的老，没有什么合你们用的东西。”

哥萨克们就走了。

天亮前我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屋里有一个穿绿绒面皮大衣的哥萨克人，安娜·特罗菲莫夫娜正向他深深地鞠躬。

---

① 卡坚卡和下文中的卡秋什卡都是叶卡捷琳娜这个正名的小名。

那哥萨克人指了指我妹妹，说："这是谁的孩子？"安娜·特罗菲莫夫娜说："是我的外孙女。我女儿跟着老爷太太走了，把孩子留给了我。"

"这个小丫头呢？"他指了指我。

"也是我的外孙女，皇上。"

他伸出一个手指召唤我。

"过来，小乖乖。"我很害羞。

可是安娜·特罗菲莫夫娜说：

"去吧，卡秋什卡，别怕。"我就走过去了。

他拧着我的脸颊说：

"哟，小脸真白，将来准是个美人儿。"他从衣袋里抓出一把银币，拣了一个十戈比的给我。

"拿去，记着皇上，"他说完就走了。

他们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喝光，弄坏，但是什么也没有烧掉，就走了。

父母亲回来以后，真不知道怎样感谢安娜·特罗菲莫夫娜才好。他们给她解放证，可是她不要，后来就老死在我们家。从那以后，大家都戏称我为"普加乔夫的未婚妻"。普加乔夫给我的那枚十戈比银币，我至今还保存着。一看到它，我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和善良的安娜·特罗菲莫夫娜。

大臣阿卜杜勒

（童　话）

波斯国王有一个刚正的大臣，名叫阿卜杜勒。一天，他经过一座城市去觐见国王。城里的百姓正要造反。他们看见大臣来了，就把他包围起来，拉住他的马，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不照他们的话去做，他们就要杀死他。有个人竟大胆地上前揪他的大胡子。

他们把大臣放走以后，大臣去到国王那里，恳求国王帮助百姓，不要因为他们侮辱大臣而惩罚他们。

第二天早上，有个小店主来求见大臣。大臣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来向你检举那个昨天侮辱了你的人。我认得他，他是我的邻居，名叫纳吉姆。请派人去把他抓来惩办！"

大臣让小店主回去了，并且派人传纳吉姆。纳吉姆猜到有人告发了他，胆战心惊地来到大臣面前跪下。

大臣扶他起来，对他说："我传你来不是为了惩办你，而只是为了告诉你，你那个邻居不是好人。是他供出了你，以后你防着他一点。回去吧。"

小偷怎样暴露了自己

（纪　实）

夜里小偷爬到商人的阁楼上来。他拿了皮大衣和布匹，正想下去，却咚的一声撞在椽子上。商人听见头顶上有响动，就把雇工叫醒，举着一支蜡烛要到阁楼上去。雇工睡得正香，他对商人说："有什么可看的，没人，大概是猫儿吧。"商人还是到阁楼上去了。小偷一听见有人来，立刻把皮大衣和布匹放回原处，要找个地方藏身。他看见一大堆东西，不知是什么，其实那是一堆烟叶。小偷把烟叶扒开，钻到中间去藏好。于是他听见进来了两个人，他们边走边说话。商人说："我听见有样挺重的东西响了一下。"雇工说："什么东西会响啊，不是猫儿就是家神。"商人从烟叶堆旁边走过，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说："看来是我疑神疑鬼，什么人也没有，算了，走吧。"小偷听见他们走了，心里想："现在我再拿上那些东西从窗口爬出去。"可是他忽然觉得鼻子里发痒，想打喷嚏。他捂住嘴，鼻子里却痒得更厉害了，忍不住打起喷嚏来。商人和雇工正要下去，听见屋角有人打喷嚏："啊嚏！"两人又折回来，把小偷抓住了。

扛　　包

（寓　言）

有两个人同行，各自肩上都扛着一大包东西。一个人一直扛下去，而另一个人常常停步，卸了肩上的重负，坐下来休息。但是他每休息一次都要重新提起那包东西，举到肩头上去。这样他就比那个一直扛下去的人更累。

果　　核

（纪　实）

妈妈买了一些李子，想在饭后给孩子们吃。这些李子搁在一只盘子里。万尼亚从来没有吃过李子，所以不断地来嗅李子的味儿。他很喜欢，很想吃，就在旁边走来走去。等到屋里没有人的时候，他忍不住抓起一个李子吃了。快开饭的时候，妈妈数了数李子，发现少了一个。她告诉了爸爸。

吃饭的时候，爸爸说："孩子们，有谁吃了一个李子吗？"孩子们都说："没有。"万尼亚的脸涨得通红，他也说："没有，我没有吃。"

于是爸爸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吃了李子，自然不好，不过这倒还不要紧。要紧的是李子有核，万一他不会吃，把核吞了下

去，过一天就会死去。我怕的是这个。”

万尼亚脸色煞白，说：“不，我把核扔到窗户外面了。”

大家哈哈大笑，而万尼亚却哭了。

两个商人

（寓　言）

有个穷商人要出门，他把自己的全部铁器拿去寄存在阔商人家里。他回来以后，就到阔商人那里去要自己的铁器。

阔商人已经把他的全部铁器卖掉了，却托词说：“你的铁器可倒了霉了。”

“怎么啦？”

“我收在粮仓里，那儿的老鼠多得不得了，把铁器全啃光了。我亲眼看见它们啃来着。不信你去看看。”

穷商人没有争辩。他说：“看什么，不看我也信。我知道，老鼠向来是啃铁器的。再见。”说完就走了。

穷商人在街上看见一个男孩在玩，是阔商人的儿子。穷商人摸摸这孩子的头，把他抱起来，带回自己家里去了。

第二天，阔商人遇见穷商人，向他说起自己丢了儿子的悲哀，并且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听说？”

穷商人说：“当然看见了。昨天我刚从你家出来，就看见一只鹞鹰向你的孩子扑过去，把他抓走了。”

阔商人很生气，他说：“你还嘲笑我，真不害臊。有谁听说过，鹞鹰能把孩子抓走？”

“不，我不是嘲弄你。既然老鼠能吃掉一百普特[①]铁器，那么鹞鹰抓走孩子又有什么希奇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阔商人这才明白过来，他说：“老鼠没有吃掉你的铁器，是我卖了，我付给你双倍的钱。”

“既然是这样，那么鹞鹰也没有抓走你的儿子，我把他送还给你。”

圣哥达山的狗

（记 叙 文）

瑞士和意大利接壤。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横亘着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很高，上面的积雪终年不化。从瑞士去意大利要越过阿尔卑斯山脉，途中经过圣哥达山。在圣哥达山的峰顶有一座修道院，里面住着一些修士。他们向上帝祈祷，并且让旅人到他们那里去休息和住宿。山上总是阴沉沉的，夏天有雾，什么也看不见；冬天又有暴风雪，积雪深达五俄尺[②]。坐车和步行的旅人常常冻死在这样的暴风雪中。修士们养了一些狗。这些狗受过训练，能找到埋在积雪中的人。

有一次，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走这条路来到瑞士。起了暴风雪，女人迷了路，坐在雪地里冻僵了。修士们带着狗出来，发现了女人和孩子。修士们让孩子暖和过来，而且吃饱了肚子。可是那女人已经死了。修士们就把她埋葬在修道院中。

---

① 1普特合16.38公斤。

② 1俄尺合0.71米。

一个农民讲他为什么爱他哥哥

我本来就爱我哥哥，又因为他替我去当兵，我就更加爱他了。事情是这样的。开始抽签了，我中了签，应该去当兵，可是我当时结婚才一个星期，舍不得离开新婚的妻子。

母亲大哭起来，她说："小彼得怎么能去，他还小啊。"没有办法，只好准备行装。我妻子给我缝了衬衫，筹备了钱，第二天要进城去报到。母亲伤心地哭着，我呢，一想到自己要走心里就发紧，好象是去送命似的。

晚上，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准备吃晚饭。谁也吃不下去。我哥哥尼古拉躺在灶炕上，一句话也不说。我那新婚的妻子大声哭着。父亲气鼓鼓的坐在一边。母亲把粥端上来以后，谁也没有碰一下。于是母亲叫尼古拉下来吃饭。他从灶炕上下来，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走到桌边就坐，并且说："妈，你别难过。我替小彼得去当兵好了，我比他大。也许不会出事。服完兵役我再回来。彼得，我不在家你要安慰父母，别亏待你嫂子。"我高兴极了，母亲也不伤心了，大家动手给尼古拉收拾行装。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想到哥哥要替我去当兵，心里又难受起来。我就说："尼古拉，你别去，该我去我就去吧。"可是他一言不发地收拾他的行装。我也收拾我的行装。我们两人都进城去报到。他歇宿我也歇宿。我们都是棒小伙子，安心等着，我们不会被淘汰。哥哥看了看我，微微一笑，说："得了吧，彼得，你回去。都别惦记我，我自己乐意去当兵。"我哭着回家了。现在，每想起

哥哥，我真愿为他舍命。

拇指娃娃

（童　话）

从前有个穷人，他有七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那个生下来只有拇指那样大。后来他长高了一点，也只比拇指略大些，因此大家叫他拇指娃娃。拇指娃娃虽然个子小，却很机灵。

父母亲越来越穷，最后弄到连孩子也养不起的地步。他们左思右想，决定把孩子们远远地带到森林中去，扔在那里，叫他们回不了家。当父母亲商量这事的时候，拇指娃娃并没有睡着，他都听见了。第二天早上，他第一个醒来，跑到小河边去拾了许多白石子，装满了几个衣袋。当父母亲带孩子们到森林中去的时候，拇指娃娃走在最后面，他一边走一边把衣袋里的石子一个个掏出来扔在路上。

父母亲把孩子们带进森林深处以后，就钻到树丛后面去，逃跑了。孩子们喊了一阵，不见有人来，都哭了。

只有拇指娃娃一个人没有哭。他用细细的嗓子说："别哭了，我带你们走出去。"可是哥哥们的哭声太响，谁也没有听见他的话。等到他们听见了他的话，他就告诉他们，他一路扔了许多白石子，因此能把他们带出森林。哥哥们高高兴兴地跟他走了。拇指娃娃踩着白石子把哥哥们带到家门口。

不料就在父母亲把孩子们带到森林中去的那一天，父亲得到了一笔钱。于是父母亲便说："我们干什么把孩子们带到森林

中去啊？他们没活路了。现在我们手头有钱，又能养活他们了。”母亲哭起来，说：“唉，要是孩子们在跟前，那该多好啊！”拇指娃娃在窗外听见了，他说：“孩子们在这儿呢！”

母亲高兴极了，跑到台阶上来，七个孩子一个跟一个都进屋里去了。

他们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又象从前那样过起日子来，而且过得挺好。

可是钱用完了，父母亲又在一块儿商量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又决定把孩子们带到森林中去，扔在那里。

拇指娃娃又听见了。天刚亮，他就想悄悄到小河边去拣石子。他走到门边才发现，门闩上了。他想拔开门闩，可是怎么也够不着。

石子拣不成了，他就拿了一些面包，放在衣袋里，心想：“等父母带我们走的时候，我一路撒下面包渣，然后踩着面包渣把哥哥们领出森林。”

父母亲又把孩子们带进森林，扔在那里，拇指娃娃一路上撒了许多面包渣。

等到哥哥们哭起来的时候，拇指娃娃又保证把他们领出森林。

不过这回他却找不到路，因为鸟儿把面包渣吃光了。

孩子们在森林里乱走，直到天黑也没有找到路。他们哭着哭着就都睡着了。拇指娃娃第一个醒来，他爬到树上去，向四面张望，发现一座小木屋。他从树上爬下来，叫醒了哥哥们，把他们带到小屋门前。

他们敲了敲门，一个老婆子走到台阶上来，问他们要什么。他们说，他们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老婆子放他们进屋里去，对

他们说："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真可怜你们。我丈夫是吃人精。他要是发现你们，会把你们吃掉。我真可怜你们。快躲到床底下去吧，明天我再把你们放出来。"

孩子们吓坏了，全都爬到床底下去。忽然，他们听见有人敲了敲门，走进屋来。拇指娃娃从床底下向外一望，看见一个可怕的吃人精在桌边坐下，对老婆子嚷道："拿酒来。"老婆子端上酒，吃人精喝了，又用鼻子嗅来嗅去，说："我们家里怎么有人味儿呀！有人在你那儿藏着吗？"老婆子说，什么人也没有。可是吃人精越嗅越向这边靠近，终于来到床前。他伸手到床下去摸，抓住了拇指娃娃的一只小脚，于是喊叫起来："啊，在这儿！"他把孩子们都拉了出来，高兴得手舞足蹈。接着他拿起一把刀，要宰孩子们，却被老婆子劝住了。老婆子说："你瞧，他们又干又瘦。等我们再喂一喂，让他们长得嫩一点，吃起来更可口。"吃人精听了她的话，吩咐给孩子们吃东西，让他们跟他的小女儿们在一处睡。

吃人精有七个女儿，跟拇指娃娃他们七兄弟一般大。七个小女孩躺在一张床上睡觉，每个小女孩头上都有一顶小金帽。拇指娃娃注意到了这一点。等吃人精和他妻子一走，拇指娃娃就悄悄地把小金帽从吃人精的女儿们头上摘下来，戴到自己和哥哥们头上，而把自己的和哥哥们的帽子戴到小女孩们头上去。

吃人精喝了一夜酒，他喝足了酒，又想吃了，于是起身向拇指娃娃他们七兄弟和七个小女孩所在的房间走来。他走到男孩子们跟前，摸了摸他们头上的小金帽，说："嘿，我醉醺醺的差点把自己的女儿宰了。"于是他扔下男孩子们，走到女儿们跟前去，摸了摸她们头上的软帽子，把她们一个个都杀死，然后睡着了。

这时候拇指娃娃就把哥哥们叫起来，开了门，一起跑到森林

里去。

孩子们走了一夜又一天，还是走不出去。

吃人精早上醒来，发现他杀死的不是别人的孩子，而是自己的孩子，就穿上他的七里[1]靴，跑到森林里去找男孩子们。

七里靴是一种魔靴，穿上它一步能跨七里。

吃人精找啊找，没有找着，却在离男孩子们很近的地方坐下来休息，而且睡着了。

拇指娃娃看见吃人精睡着了，偷偷地跑到他身边去，把他衣袋里的金子抓出一把，分给哥哥们。拇指娃娃又悄悄地脱下吃人精的七里靴，穿在自己脚上，叫哥哥们紧紧地手拉着手，并且抓住他。于是他飞快地跑起来，不一会儿就出了森林，找到了家。

他们到家以后，把金子都交给了父母亲。父母亲成了富人，再也不叫孩子们离开家了。

---

① 指俄里。

选自《俄语读本第二册》

小姑娘和蘑菇

（纪　实）

两个小姑娘采了蘑菇回家去。

她们要过一条铁路。

她们想，火车还远着呢，于是爬上路基，准备穿越轨道。

忽然传来火车的隆隆声。小姐姐赶快折回来，小妹妹却跑到铁路那边去了。

小姐姐对小妹妹喊道："别往回走！"

可是火车已经近了，响声太大，小妹妹没听清楚，以为小姐姐叫她往回走。她就往回跑，绊倒在轨道上，蘑菇撒了一地，她还去拣蘑菇。

火车离得很近了，司机拚命鸣笛。

小姐姐喊道："别拣蘑菇！"可是小妹妹以为小姐姐叫她拣蘑菇，就顺着铁路爬去。

司机刹不住车。火车呜呜地吼着从小妹妹身上开过去。小姐姐哭啊，喊啊。乘客们都从车窗里向外张望，列车员跑到车尾去，看小妹妹究竟怎么样了。

火车过去以后，大家看见，小妹妹趴在两根铁轨之间，一动也不动。

等火车走远了，小妹妹才抬头，纵身跪起来，捡了蘑菇，跑到

小姐姐那里去了。

披着狮皮的驴

（寓　言）

一头驴披上一张狮皮，大家都以为它是狮子。人畜都跑开了。一阵风刮来，把皮吹开，露出了驴的原形。人们就聚拢来把驴宰了。

草上的露珠

（记 叙 文）

晴朗的夏日清晨，走到树林里，你会看到，林间空地的小草上有一粒粒钻石。这些钻石在阳光下闪烁，变幻着种种色彩：有黄，有红，有蓝。如果走近一些，仔细看看究竟是什么，你会发现，那是收聚在呈三角形的草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

这种草叶有一层纤毛，象天鹅绒一样。露珠在草叶上滚来滚去，不会濡湿它。

如果你不小心扯下一片带露的草叶，露珠就会象亮晶晶的小球似的落到地上，你甚至看不见它怎样在草茎旁一闪而过。有时候，摘下这样一片碗儿似的叶子，慢慢端到嘴边，喝掉那上面的露珠，你会觉得它比任何饮料都更甘美。

母鸡和燕子

（寓　言）

母鸡发现几个蛇蛋，就蹲在上面孵起来。燕子看见了，说：

“真蠢！你把它们孵出来，它们长大了以后首先要伤害的就是你。”

印第安人和英国人

（纪　实）

印第安人在打仗的时候俘虏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把他绑在树上，要杀死他。

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走上前来说：“你们别杀死他，把他交给我吧。”

那个英国人就到了老印第安人手里。

老印第安人给英国人松了绑，把他带到自己的窝棚里去，给他吃饱了，还安排他在那里宿夜。

第二天清早，老印第安人叫英国人跟他走。他们两人走了很久，一直走到离英国军营不远的地方，老印第安人才说：

“你们的人杀了我的儿子，而我救了你的命。现在你回到自己人那边去吧，以后再来杀我们好了。”

英国人很惊讶，他说："你何必嘲弄我？我知道，我们的人杀了你的儿子，你快点把我杀了吧。"

老印第安人却说："当别人要杀你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因此对你产生了怜悯心。我不是嘲弄你，现在你回到自己人那边去，想再来杀我们就来吧。"于是老印第安人放走了英国人。

老鹿和小鹿

（寓　言）

有一次，小鹿对老鹿说：

"爸爸，你的个子比狗大，跑得比他快，还有两只大犄角用来自卫，你为什么这样怕狗啊？"

老鹿笑道：

"孩子，你说得对。只可惜，一听见狗叫，我还来不及想就逃。"

背　　心

（纪　实）

一个乡下人做生意发了财，成了头号大财主。他家里有几百个伙计，连他们的名字他也叫不全。

有一天，这个商人丢失了两万元钱。老伙计们搜查了一番，

抓到了偷钱的人。

一个老伙计前来禀告商人："我找到偷钱的人了。应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商人问："是谁偷的呢？"这个老伙计说：

"伊万·彼得罗夫，是他自己承认的。"

商人想了一想，说："应该宽恕伊万·彼得罗夫。"

老伙计很惊讶，他说："怎么能宽恕啊？这样一来别的伙计会跟着学，你的财产就要给偷光。"商人说："应该宽恕伊万·彼得罗夫，因为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他是我的伙伴。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结婚礼服，他把自己的背心拿来给我穿了。应该宽恕伊万·彼得罗夫。"

于是伊万·彼得罗夫得到了宽恕。

狐狸和葡萄

（寓　言）

狐狸看见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挂在那里，想方设法要吃进嘴去。

它费了半天劲，可就是够不着。为了平服一肚子的丧气，狐狸说："还青着呢。"

走　运

（纪　实）

人们来到一个有许多宝石的岛上。大伙儿都想多找一些。他们吃得少，睡得少，一个劲儿地干。有一个人什么事也不干，待在那里只顾吃、喝、睡觉。大伙儿准备回家的时候，叫醒了那人，对他说："你带什么回家去啊？"那人立刻从脚下抓了一把泥土，放进行囊中。

到家以后，那人从行囊中拿出他的泥土，在其中发现一块宝石，比别人的宝石加在一起还要值钱。

女仆和公鸡

（寓　言）

每天天还不亮，只要公鸡一叫，女主人就把女仆都唤醒，差她们去干活。女仆们觉得很辛苦，于是想宰掉公鸡，省得它为女主人打鸣儿。公鸡宰了，女仆们却更加辛苦，因为女主人怕睡过头，又把叫她们起床的时间提前了。

渔夫和小鱼

（寓　言）

渔夫捉到一条小鱼。小鱼说：

“渔夫，放我回水里去吧。你看，我太小，给你的好处不大。你放了我，等我长大你再来捉，那时候你得到的好处会大一些。”

渔夫说：

“放过手中的小利去等大利的人是傻瓜。”

触觉和视觉

（说明文）

你把中指搭在食指上，再拿一个小球，让它从这两根搭在一起的手指间滚过，并且闭上眼睛不看。你会觉得有两个球滚过。你睁开眼睛才发现，其实是一个球。手指使你产生了错觉，而眼睛纠正了错觉。

当你望着（最好是从一侧）一面质地好而又光洁的镜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窗户或者门，后面有东西。你用手指摸一摸才发现，其实是一面镜子。眼睛使你产生了错觉，而手指纠正了错觉。

狐狸和公山羊

（寓　言）

公山羊渴了，从峭壁上下来，走到井边，喝了许多水，身子变得沉甸甸的。它想再登上峭壁，却爬不动了。于是它吼叫起来。狐狸看见了，说：

“这个糊涂虫！如果你脑袋里的智慧象你那大胡子里的胡须一样多，你在下来之前就会先想一想，回头怎么上去。”

乡下人怎样搬掉大顽石

（纪　实）

某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块大顽石。这石头很占地方，妨碍交通。于是请来了一些工程师，问他们怎样才能搬掉它，需要花多少钱。

一个工程师说，必须用火药把它炸碎，然后一点一点地运走，这样做要花六千卢布。

有个乡下人却说：“我能搬掉，只要一百卢布。”

人家问他怎么做。他说：“我在石头边上挖一个大坑，把挖出来的土堆在广场上，让石头陷进大坑里去，再把坑填平。”

乡下人就这样做了，最后人家付给他一百卢布工钱，外加一

百卢布，奖励他想出了这条妙计。

狗和它的影子

（寓　言）

一只狗从独木桥上过一条小河，嘴里衔着一块肉。它看见河水映出它的倒影，以为是另一只狗衔着一块肉，就扔下自己的，扑上去抢那只狗的。其实那块肉根本不存在，而它自己的肉却让河水冲跑了。

结果它什么也没有了。

沙河和顿河

（童　话）

伊万老头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沙·伊万内奇，一个叫顿·伊万内奇。沙·伊万内奇是哥哥，他的力气大些，个子也高些。顿·伊万内奇是弟弟，他的个子矮些，力气也小些。父亲给他们各指了一条路，要他们听从。沙·伊万内奇不听父亲的话，没有走父亲指的那条路，走偏了，结果失踪了。顿·伊万内奇听父亲的话，按父亲的指点往前走。他穿过整个俄罗斯，并且出了名。

在图拉省叶皮凡县有个“伊万湖”村，村中真有一个湖。从湖里流出两条小河，朝不同的方向流去。一条小河窄得可以一

步跨过去，名叫顿河。另一条小河比较宽，名叫沙河。

顿河一直向前，越走越宽，沙河却转来转去。

顿河穿过整个俄罗斯，流入亚速海。河里有许多鱼，河上可以走平底货船和轮船。

沙河动摇不定①，没有走出图拉省就流到乌帕河里去了。

鹤　和　鹳

（寓　言）

农夫张了网要捕鹤，因为它们毁坏庄稼。有几只鹤落网，其中还夹着一只鹳。

鹳于是对农夫说：

“你放了我吧，我不是鹤，而是鹳。我们鹳可是最高贵的鸟类，我就住在你父亲家里。单看我的羽毛就知道我不是鹤。”

农夫说：

“我抓鹤的时候抓到了你，我也要在宰鹤的时候宰掉你。”

断　案　山

（童　话）

在普斯科夫省波罗霍夫县有一条小河，叫断案河，两岸有两

① 在俄语中，“沙河”（шат）与“动摇”（шататься）这两个字部分谐音。

座山隔河相望。

从前，在其中的一座山上有个小镇，叫维什戈罗德，而另一座山是斯拉夫人断案的地方。据老辈人说，古时候这座山顶上有从天上吊下来的一根铁链子，有理的人伸手够得着它，无理的人够不着。有一个人借了钱以后赖帐。人们把他和债主带到断案山上来，叫他们去够铁链子。债主一伸手就够着了，然后轮到欠债人去够。欠债人并不回避，只是把自己的手杖交给债主拿着，以便腾出两只手去够链子。他伸出两只手，竟够着了链子。大家很惊讶：怎么，两个人都有理吗？原来欠债人的手杖是空心的，里面藏着他借去却又抵赖的那笔钱。当他把装着钱的手杖交给债主拿的时候，他同时也交出了钱，所以够得着链子。

他用这个办法骗过了众人。但是从此链子就升上天去，再也不下来了。老辈人是这样讲的。

葡萄园主和他的儿子们

（寓　言）

葡萄园主要把园艺教给儿子们。他临终的时候把儿子们叫来，对他们说：

“孩子们，等我死后，你们到葡萄园里去找一找，看那里埋藏着什么。”

儿子们以为园里有宝藏，等父亲一死，他们就去掘地，把整个园子都翻了一遍。宝藏没有找着，园里的泥土却翻得很松，葡萄结得比过去多很多，儿子们都成了富翁。

猫头鹰和野兔

（寓　言）

天黑了。猫头鹰在林中峡谷上边飞来飞去，寻找食物。

一只大灰兔跳到林间空地上来，开始梳洗。老猫头鹰看了大灰兔一眼，落在一根树杈上。小猫头鹰问："你怎么不去抓兔子啊？"老猫头鹰说："我抓不动，那灰兔太大。你要是抓住他，他会把你拖到密林中去。"可是小猫头鹰说："我用一只爪子抓住他，另一只爪子赶紧拉住树干。"

于是小猫头鹰冲下去抓野兔，把一只爪的尖利趾甲全部扎进野兔的脊背里，另一只爪准备去拉住树干。这时野兔把它一拖，它这另一只爪的趾甲就扎进树干中去了，可它心里还想："你跑不了啦！"野兔一蹿，把小猫头鹰撕成了几块，它的一只爪留在树干上，另一只爪还在野兔背上。第二年，有个猎人打死了这只野兔。他惊讶地发现，这野兔背上长着一只猫头鹰爪。

狼　和　鹤

（寓　言）

狼被骨头卡住了喉咙，咳不出来，于是把鹤叫到跟前，说："鹤，你的脖子挺长，请你把头伸到我的喉咙里去取那块骨

头，我一定奖励你。”

鹤把头伸进去，拔出了骨头，然后说：

“奖励我吧。”

狼却把牙咬得咯咯响，说：

“你把头伸进我嘴里的时候，我没有咬掉你的头，你还嫌奖励得少吗？”

老　　鹰

（纪　实）

老鹰在离海很远的一株大树上做了窝，孵出几只小鹰。

一天，当人们在这株树附近干活的时候，老鹰抓着一条大鱼飞回来。人们看见了鱼，就把树团团围住，向老鹰喊叫，扔石头。

老鹰把鱼失落了，人们拣起来拿走了。

老鹰蹲在窝边上，小鹰们仰着头向它吱吱地叫嚷，要吃食。

老鹰累了，无力再飞到海上去。它走进窝里，用翅膀盖住小鹰，爱抚它们，为它们整理羽毛，好象是求它们等一等。可是老鹰越是爱抚它们，它们叫得越厉害。

于是老鹰离开它们，到一根高枝上去蹲着。

小鹰们叫得更可怜了。

忽然，老鹰自己大叫了一声，张开翅膀，艰难地向海边飞去。它很晚才回来，飞得很轻，很低，脚爪中又有一条大鱼。

当它飞近大树的时候，它先回头望了望，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人，然后连忙收了双翼，落到窝边上。

小鹰们抬起头，张开嘴。老鹰把鱼撕碎，给小鹰们吃饱了。

鸭子和月亮

（寓　言）

一只鸭子在河面上游来游去地找鱼，花了一天工夫也没有找着一条。黑夜降临以后，它看见月亮的倒影，以为是鱼，就一头钻进水里去捉。别的鸭子看见了，都嘲笑它。

从此这只鸭子又羞又怕，即使看见水下有鱼也不去捉，最后饿死了。

狗熊坐大车

（寓　言）

耍熊的人带着狗熊来到一家小酒店。他把狗熊拴在大门口，自己进去喝酒。驿马夫赶着一辆三驾马车也来到这家酒店。他把辕马挽了挽，也进屋里去了。驿马夫的车上有白面包。狗熊闻见那里有白面包，就挣断绳子走过去，爬上车，在干草中寻找。拉车的马回头看了看，举步朝大路上慢慢走去。狗熊用两只前掌抓住两边的车板，不知道该怎么办。三匹马越走越起劲。狗熊抓住两边的车板，只把脑袋一左一右地摇晃着。三匹马越往后看跑得越快，下了山又上山……沿途的车辆躲也躲不及。

三匹马跑得浑身冒汗，车上坐着狗熊，它抓住两边的车板，左顾右盼。狗熊看到事情不妙，马会叫它送命，就咆哮起来，马却跑得更快了，跑啊跑，一直跑回村里去。人们都在张望，什么事跑得这么急。三匹马闯入大门，进了自家的院子。婆娘一看，怎么回事？当家的把这车赶得不象样，准是喝醉了。婆娘从屋里走到外面来，可是从大车上往下爬的却不是当家的，而是狗熊。狗熊下了车就落荒而逃，跑进树林子里去了。

灰尘中的狼

（寓　言）

狼想从羊群中抓一只羊，就向下风走去，好让羊群扬起的灰尘吹到它身上来。

看羊狗发现了，对它说：

“狼啊，你在灰尘中走真是白受苦，会得眼病的。”

狼说：“狗兄弟，倒霉的是，我的眼睛早就有病。听说，用羊群扬起的灰尘治眼病效果可好啦。”

柳　　树

（纪　实）

复活节①，有个农民出去看解冻了没有。

他走进菜园，用木橛子戳了戳地面。土已经饧了。他又到林子里去。林子里的柳树已经吐蕾。他于是想："要是我在菜园四周种上柳树，它们长大了就能护园！"他拿起一柄斧子，砍倒十棵柳树，把大头削尖，插进地里。

十棵柳树都朝上长出嫩芽和叶片，地下部分也长出同样的嫩芽代替树根，其中有的牢牢抓住泥土，成活了；有的抓得不牢，就死了，倒在一边。

这年秋天，农民高兴地看到，他插的柳树活了六棵。第二年春天，绵羊啃死了四棵，只剩下两棵了。第三年春天，这两棵也被绵羊啃死，其中的一棵简直就不见了，另外一棵却缓过来，开始生根，长成了一棵树。每年春天，蜜蜂在枝条间嗡嗡地飞。分群季节，常有蜂群来树上做巢，被村民们摘去。村夫村妇常在树下吃饭睡觉，孩子们爬上爬下，折它的枝条。

种柳的农民早已死去，树却一直在生长。他的大儿子两次砍了枝条当柴烧，而树仍旧在生长。人们把它四周的枝条砍去做坭心，可一到春天它又发出新枝来，虽是细细的，却比原先更多，就象马驹的额鬃一样。

大儿子不再当家了，村子也迁移了，可是柳树还在空地上生长。外村的农民来砍它的枝条，它继续生长。雷电的火烧了它，它的旁枝缓过来，继续生长，开花。有个农民想把它砍去做槽子，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木质太朽。老树向一侧倒下去，就靠这一侧的枝子活着，继续生长，年年有蜜蜂飞来采它的花粉。

有一天，是早春时节，一群孩子到这棵树下来放马。他们觉得身上冷，就动手点篝火，把麦茬、艾草、干树枝堆成一堆。一个

---

① 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在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为基督教的复活节。

孩子还爬到树上去，折了许多枝条。他们把这些东西塞进树洞里，点燃了。老树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树脂冒泡，浓烟往上升，火蔓延开来。树心全烧黑了。新的嫩芽打起了皱，花也萎了。孩子们赶着马回家去了。烧焦的柳树独自留在野地里。一只大黑乌鸦飞来，栖在死树上，对它喊道："怎么，断气了，老东西，早就到时候啦！"

粮仓下的老鼠

（寓　言）

一只老鼠住在粮仓下面。粮仓的地板上有一个小洞，谷粒就从这个小洞里漏下去。这只老鼠日子过得挺好，就想夸耀一番，于是把那小洞啃大，请别的老鼠来做客。

"上我那儿去玩玩吧，"这只老鼠说，"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全都吃得上。"等别的老鼠来了才发现，洞已经没有了。农夫看见地板上有个大洞，就把洞堵上了。

老狼怎样训练小狼

（故　事）

一天，我在路上走，听见背后有人叫喊。是个牧童在叫喊。他穿过田地向前跑去，同时用手指着什么。

我一看，发现两只狼在田里奔跑，一只是老狼，一只是小狼。小狼背着一只死羊羔，还用嘴咬住这羊羔的一条腿。老狼跟在后面。

我发现狼以后，就和牧童一起去追，我们两人齐声叫喊。几个农民带着狗应声赶来。

老狼看见来了许多狗和人，立刻冲到小狼身边，夺下那只羊羔，背在自己背上，一老一小便跑得更快，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这时牧童才讲了事情的经过：从山沟里忽然跳出一只老狼，它抢去一只羊羔，咬死以后就背走了。

迎面跑来一只小狼，它向羊羔直扑过去。老狼把羊羔交给小狼背，自己轻身在一边跑。

直到后来情况危急，老狼才停止训练，接过羊羔亲自背走了。

野兔和青蛙

（寓　言）

有一次，一些野兔聚在一起哀叹它们的日子不好过，说："碰见人，碰见狗，碰见鹰，碰见别的野兽，我们都活不成。与其心惊胆战地苦苦度日，倒不如一死了之。咱们投河自尽吧！"

于是野兔们跑到湖边，准备溺死自己。青蛙听见野兔来了，连忙噗通噗通跳下水去。一只野兔说：

"朋友们，且慢！我们先别溺死自己吧。瞧，青蛙的日子显然比我们的日子更难过，它们连我们都害怕哩。"

姑妈讲她养过一只小麻雀

（故　事）

一只麻雀在我们家的百叶窗外做了窝，下了五个蛋。我们几姊妹眼看着这麻雀把麦秸和羽毛一点一点衔来做窝。后来它下了蛋，我们高兴极了。它再也不去衔草衔毛了，而是蹲在窝里孵蛋。还有一只麻雀，家里人说是这一只的丈夫，给妻子衔来蚯蚓，喂它吃。

过了几天，我们听见百叶窗外有吱吱的声音。我们往麻雀窝里一看，发现那儿有五只没翅膀没毛的光秃秃的小雀，它们的嘴又黄又软，头倒挺大。

我们觉得这些小雀很难看，就不再对它们感兴趣了，只是偶尔去看看它们在做什么。雀妈妈常常飞出去找食。它一回来，小雀们就吱吱地叫着张开小黄嘴，由雀妈妈把蠕虫啄碎了分给它们吃。

一个星期以后，小雀大了一点，身上长出一层绒毛，变得好看些了，于是我们又常常去看它们。一天早晨，我们走到窗口去看我们的麻雀，发现老雀死在百叶窗旁。我们猜想，准是天黑以后它栖在百叶窗上睡着了，被关窗户的人夹死的。

我们拾起老雀，扔到草丛里。小雀们吱吱地叫着从窝里伸出头来，张开小嘴，但是谁来喂它们食啊？

大姐说："瞧，它们没有妈妈了，没人喂它们吃食啦，咱们来喂它们吧！"

我们高高兴兴地去拿来一个盒子，在里面垫一层棉絮，然后把小雀连窝一起放进盒子里，端到楼上我们的房间去。我们挖了许多蚯蚓，用牛奶泡了许多面包，拿去喂小雀。它们吃得很好，不时地甩它们的头，在盒子边上擦嘴，大家都觉得好玩极了。

我们就这样喂了一整天，喜欢得不得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去看，发现最小的一只雀儿死了，它的脚爪被棉絮缠住。我们就把它扔了。为了不让别的雀儿再被缠住，我们把棉絮都拿出来，换上青草和苔藓。傍晚，又有两只雀儿竖起羽毛，张开小嘴，闭上眼睛死了。

两天以后，第四只也死了，只剩下一只。家里人说，是我们把它们撑死的。

大姐为她的小雀们流下了眼泪，剩下的最后一只她要一个人喂，我们只在旁边看。这第五只小雀既健康又活泼，我们叫它"跳跳"。

"跳跳"活了很久，长到会飞，而且听得懂它的名字。

有时候，大姐一叫："跳跳！跳跳！"它立刻飞过来蹲在大姐的肩膀上，头上，或者手上，大姐就喂它吃食。

后来它长大了，自己去找食吃了。它住在楼上我们的房间里，有时从窗户里飞出去，但总是回到盒子里来过夜。

一天早晨，它没有从盒子里飞出来。它的羽毛是湿的，而且全都竖着，就象别的雀儿垂死的时候那样。大姐寸步不离地照料"跳跳"，但是"跳跳"不吃也不喝。

它病了三天，在第四天死去。当我们看到它蜷曲起两只小脚爪仰面躺着死去的时候，我们三姊妹都大哭起来，以至惊动了母亲。她跑上楼来问，出了什么事。她一进门就看见桌上的死雀，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伤心。大姐几天吃不下饭，也不玩，只是

流泪。

我们用最好的布头把“跳跳”包裹了，放进一只木匣里，拿到花园中去，挖个坑把它埋了。我们还修起一个小坟冢，安放了一小块石碑。

三个白面包和一个面包圈儿

（寓　言）

一个农夫肚子饿了。他买了一个白面包吃下去，肚子还是饿。他又买一个白面包吃下去，肚子还是饿。他买了第三个白面包吃下去，肚子还是饿。随后他买来几个面包圈儿，刚吃下一个肚子就饱了。于是农夫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

“我真笨！干吗冤枉吃这么多白面包？开头我就该吃一个面包圈儿！”

一千枚金币

（纪　实）

一个阔佬想拿出一千枚金币给穷人，但是不知道给哪些穷人好。

他跑去对神父说：“我想给穷人一千枚金币，可是不知道该给谁。请您拿去照您的意思布施吧。”

神父说："钱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给谁，说不定我给这个人多了，给那个人少了。请您告诉我，您的钱究竟给什么样的穷人，每人给多少。"

阔佬说："如果您不知道该给谁，那么上帝知道。谁是第一个到您这儿来的穷人，您就把钱给他。"

这个教区有一个穷人，他孩子多，自己又有病，不能去做工。有一次，他念《诗篇》念到这样一句话："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①

这个穷人心里想："我被上帝抛弃了！可是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让我去问问神父，《圣经》里的话怎么说得不对啊？"

他就到神父那里去了。

神父看见他来了，说："这穷人头一个到我这儿来，"于是把阔佬的一千枚金币都给了他。

彼得大帝和庄稼汉

（纪　实）

彼得大帝乘车出行，在树林里碰见一个庄稼汉。那汉子正在砍柴。

皇上对他说："上帝保佑你！"

庄稼汉说："我真得有上帝保佑才行呢。"

皇上问："你家人口多吗？"

---

①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二十五节。

“我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

“那么你家人口不多。你的钱怎么花啊?”

“我的钱分三份儿花,一份儿还债,一份儿放债,一份儿往水里扔。”

皇上想了一想,不明白庄稼汉说的还债、放债、往水里扔是什么意思。

庄稼汉说:“还债是养爹娘,放债是养儿子,往水里扔是养闺女。”

皇上于是说:“你真聪明,老头儿。你领我出林子吧,我找不着路。”

庄稼汉说:“你自己能找着路:往前走,接着往右拐,接着往左拐,再往右。”

皇上说:“这学问我不懂,还是你带路吧。”

“老爷,我没工夫带路,我们农民的一天工夫可值钱啦。”

“值钱,我给你钱好了。”

“你给钱,咱就去。”

他二人坐上单轴双轮马车走了。

路上彼得大帝问庄稼汉:

“你出过远门吗?”

“到过一些地方。”

“见过皇上吗?”

“皇上可没见过,应该看一看。”

“那好,一出林子你就要看见皇上了。”

“我怎么认得出来呢?”

“大家都不戴帽子,只有皇上一个人戴帽子。”

他二人出了林子,来到田野上。老百姓见皇上来了,都摘下

帽子。庄稼汉瞪大了眼睛，可就是看不见皇上。

他于是问："皇上在哪儿啊？"

彼得大帝对他说："你看，只有我们两个戴帽子，总有一个是皇上吧？"

疯　　狗

（纪　实）

某地乡绅进城买了一只小猎犬，放在皮大衣袖筒里带回乡下来。他太太见了很喜欢，就把这小狗留在上房喂养。小狗渐渐长大，取名"小友"。

小友跟着老爷去打猎，还看家，和孩子们玩。

有一天，花园里来了一只大狗。这只大狗沿着小径一直向前跑，垂下尾巴，张开大嘴，淌着口水。当时孩子们正在花园里。

老爷一见这狗就喊叫起来：

"孩子们！快回去，这是疯狗！"

孩子们听见了父亲的话，可是没有看见疯狗，偏偏迎着疯狗跑去。疯狗正要扑到一个孩子身上，小友及时赶到，和疯狗厮打起来。

孩子们跑开了，小友进屋的时候却尖声叫着，脖子上有血迹。

十天以后，小友便恹恹的，不吃也不喝，而且咬小狗崽子。小友就被关在一间空屋子里了。

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小友关起来，偷偷地跑去看它。

孩子们打开房门，唤着小友的名字。小友冲出来，几乎把他们绊倒。它跑到屋外，躺在园中矮树丛下。太太看见了，就叫它，它不答理，不摇尾巴，也不瞧太太一眼。小友的眼睛是浑浊的，而且淌口水。太太把老爷叫来，对他说："你快去！不知是谁把小友放出来，它已经疯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办法吧。"

老爷拿起一支枪，朝小友走过去。他向小友举起枪来，可是手抖得厉害。他放了一枪，没打中脑袋，却打中了臀部。

小友尖声叫起来，而且拚命挣扎。

老爷再走近些，想仔细看看小友怎么样了。

小友的臀部全是血，两只后腿也断了。

它爬到老爷跟前，舔老爷的脚。老爷浑身打颤，哭着跑回屋里去了。

于是叫来一个猎人，他用另一支枪把狗打死，然后拉走了。

两　匹　马

（寓　言）

两匹马各拉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走得很好，而后面的一匹常常停下来。于是人们把后面一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一辆车上去。等到后面那辆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便轻快地前进，并且对前面那匹马说：

"你辛苦吧，流汗吧。你越是努力干，人家越是要折磨你。"

他们来到车马店的时候，主人说：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干吗？不如好好地喂

一匹，把另一匹宰掉，总还能拿到一张皮吧。”

他就这样做了。

狮子和小狗

（纪　实）

伦敦展览野兽，向参观的人收钱或要猫狗来喂养这些野兽。

有一个人想参观，便从街上抓了一只小狗带到动物园来。人家让他进去了，小狗则被扔到狮笼里给狮子吃。

小狗夹着尾巴缩在笼子的一角。狮子走过去嗅它。

小狗仰面躺下，向上举起四肢，开始摇尾巴。

狮子用一只爪子碰了碰小狗，把它翻转来。

小狗一纵身，用后腿直立在狮子面前。

狮子望着小狗，把头摆来摆去，没有伤害它。

当园主把肉扔给狮子吃的时候，狮子撕下一块留给小狗。

晚上，狮子躺下睡觉，小狗就卧在狮子身边，而且把头搁在它的一只爪子上。

从此这小狗和狮子在一个笼子里生活。狮子只吃饲料，不伤害小狗。狮子跟小狗睡在一起，有时还跟它玩。

一天，有位老爷来到动物园，发现了他的小狗。他说，这小狗是他的，请园主还给他。园主想还给他，可是当人们呼唤小狗，要把它从笼子里抱出来的时候，狮子竟竖起背上的鬃毛吼叫起来。

狮子就这样和小狗在一个笼子里生活了整整一年。

一年以后小狗患病死去。自从小狗患了病，狮子就不吃东西，总去嗅它，舔它，用爪子推它。

等到狮子明白小狗已经死了，它突然纵身一跳，竖起背上的鬃毛，用尾巴左右鞭打自己的身子，往笼壁上撞，还去啃门栓和地板。

狮子整天在笼子里折腾，吼叫，最后躺在小狗的尸体旁边不动了。园主想把小狗的尸体拖出去，可是狮子不让任何人靠近。

园主想，如果另外给狮子一只小狗，狮子就会忘记自己的悲哀。他放了一只活的小狗到笼子里去，可是狮子立刻把这只活狗撕成几块。它用脚爪抱着那只小狗的尸体一连躺了五天。

第六天，狮子也死了。

平分遗产

（寓　言）

某商人有两个儿子。父亲偏爱大儿子，想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他。母亲疼爱小儿子，求父亲不要过早地向儿子们宣布如何析产。她想给两个儿子分得均匀一点。商人听了妻子的话，没有宣布自己的决定。

一天，母亲正坐在窗口垂泪，有个香客走来，问她为什么哭泣。

她说："我怎能不哭啊？两个儿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可是做父亲的要把全部财产留给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什么也不给。

我求我丈夫先别向儿子们宣布自己的决定，等我想出办法帮助小儿子再说。但是我没有私房钱，不知道怎么办。”

香客说：“这事好办。你去对两个儿子说，大儿子要得到全部财产，小儿子什么也没有。这样一来，他们的财产就会一样多了。”

小儿子听说什么也不给他，就到异乡去学手艺，念书。大儿子在父亲身边生活，什么也不学，因为他知道，将来他很富有。

等父亲一死，大儿子什么也不会干，把全部财产吃光用光。小儿子却在异乡学到了挣钱的本领，后来成了富翁。

三个小偷

（纪　实）

有个农民牵一头驴和一只山羊进城去卖。

山羊脖子上挂着串铃。

三个小偷看见了。一个说：“我去偷山羊，来个神不知鬼不觉。”

另一个说：“我去从那农民手里把驴偷走。”

第三个说：“这也不难，我干脆把他身上的衣服偷光。”

第一个小偷悄悄地走到山羊跟前，把它脖子上的串铃解下来系到驴尾巴上，牵了山羊到野地里去了。

那农民走到转弯处，回头一看，发现山羊没了，就去找山羊。

这时，第二个小偷走过来，问他找什么。

农民说，他的山羊给人偷了。第二个小偷说："我看见你的山羊了，刚才有个人牵一只羊跑到那片树林里去了。能逮住他。"

于是农民跑去追山羊，并且请求第二个小偷帮他牵着驴。第二个小偷就把驴牵走了。

农民从树林里回来以后，发现他的驴也没了，一面哭一面沿着大路向前走去。

他看见路边池塘旁有个人坐在那里哭，就问那人出了什么事。那人说，他受命背一袋金币进城，刚才在池塘边坐下来休息，不料睡着了，而且在梦中把这袋金币推下水去了。

农民问他为什么不下水去捞。

那人说："我怕水，不会游泳，谁能捞上来我就给谁二十枚金币。"农民高兴地想："这是上帝赐福予我，因为我的山羊和驴给人偷了。"他就脱光衣服，跳下水去。他并没有找到一袋金币，等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的衣服已经不见了。

这是第三个小偷干的，他把衣服偷走了。

父亲和儿子们

（寓　言）

父亲要儿子们和睦相处，儿子们不听。于是他叫儿子们拿一把笤帚来，并且说：

"折断它！"

儿子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折不断。父亲便将笤帚拆散了，叫

他们一根一根折。

他们轻轻松松地把秫秸秆一根一根都折断了。

父亲又说：

“你们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和睦相处，谁也无法胜过你们。如果你们吵翻了，那么谁都能轻而易举地置你们于死地。”

最好的梨

（寓　言）

一位老爷打发仆人去买梨，并且对他说：“给我买最好的。”仆人跑到小店里打听有没有梨。老板递给了他，可是他说：

“不行，给我最好的。”

老板说：“尝一个你就知道，这是好梨。”

仆人说：“只尝一个我怎么能知道都是好梨啊？”

他把每个梨都咬了一口，然后才送到老爷那里。老爷就把他辞了。

冰上的小牛

（寓　言）

小牛在小牲畜棚里跳来跳去，学会了转圈。当冬天到来的时候，人们放它跟别的牲畜一起去冰上饮水。所有的母牛都是小

心翼翼地走到水槽跟前，只有小牛撒腿在冰上跑，还撅起尾巴，贴着耳朵，转起圈来。刚转第一圈它就收不拢腿了，一头撞在水槽上。

它吼道：

“我真倒霉！在没膝的麦秸中跳，我没摔过交。这儿这么平坦，我反而滑倒了。”

老母牛说：

“你要不是年幼，一定会知道，越是好跳的地方越难站稳脚跟。”

老鹰和公鸡

（寓　言）

老鹰和主人处惯了，一听到呼唤就飞到他手上去。公鸡却见了主人就逃，有人走来就叫。老鹰于是对公鸡说：

“你们这些公鸡真是卑贱无德！你们肚子饿了才走到主人跟前去。我们野禽可不这样。我们有的是力气，飞得也最快，却不见人就逃；只要人一呼唤，我们就自动到他们手上去站着。我们不会忘记，是他们喂养我们。”

公鸡回答说：

“你们见人不逃是因为你们从来没见过油炸老鹰，我们可常看见油炸公鸡。”

豺狼和大象

（寓　言）

一些豺狼吃光森林里的兽尸以后，再没有东西可吃了。一只老豺狼便想出一条能让大家吃饱肚子的妙计。它跑去对大象说：

“我们本来有一个王，可是它骄纵成性，总命令我们去做办不到的事。我们要另立一个王，老百姓派我来求你做我们的王。我们的生活过得挺美，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大家事事都会尊重你。到我们的国度里来吧。”大象同意了，跟着老豺狼走去。老豺狼把大象带到沼泽地来。等大象陷进沼泽中以后，老豺狼才对它说：

“现在下命令吧，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大象说：

“我命令你们把我从这里拉出去。”

老豺狼大笑道：“你用象鼻揪住我的尾巴，我立刻把你拉出去。”

大象说：

“难道用尾巴能把我拉出去吗？”

老豺狼说：“那么你为什么命令人家去做办不到的事啊？我们赶走前一个王就是因为它总命令我们去做办不到的事。”

大象在沼泽中断了气以后，这些豺狼就跑来把它吃了。

鹭、鱼和虾

（寓　言）

一只鹭生活在池塘边。它已经老迈，没有力气再去捉鱼了。于是它开始考虑，怎样靠计谋活下去。它对池塘里的鱼说："鱼儿呀，你们可知道，大难临头了。我听人说，他们要把池塘里的水放掉，把你们全都捉去。我知道，山那边有个挺好的小池塘。要不是我老了，飞不动，我真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呢。"鱼儿纷纷求鹭帮助。

鹭说：

"好吧，我为你们努一把力，帮你们迁走。不过我没法一下子办到，得一条一条来。"

鱼儿大乐，全都来求它："带我走吧，带我走吧！"

鹭开始搬运鱼儿：衔起一条，带到田野里去吃掉，就这样吃掉了许多鱼。

池塘里有一只老虾。当鹭开始衔走鱼儿的时候，那老虾就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说：

"喂，鹭，现在你带我到新居去吧。"

鹭衔起虾，带走了。等鹭飞到田野里，想把虾扔下去的时候，虾看见地上有鱼骨头，就用两只螯夹住鹭的脖子，把鹭掐死，然后自己爬回池塘，对鱼儿们讲了。

叔叔讲他骑马的事

（故　事）

我们家乡有一个老头儿，名叫皮缅·季莫费伊奇。当时他九十岁了，闲居在孙子家中。他的脊背弯了，走路的时候拄一根棍子，慢慢地移动两只脚。他的牙齿已经全部脱落，脸上布满皱纹，下唇抖颤着。他走路和说话的时候都吧嗒着嘴，不知在说什么。

我们弟兄四人，都爱骑马。但是我家没有温顺好骑的马，只许我们骑一匹老马，它的名字叫老黑。

有一回，母亲让我们出去骑马，我们四兄弟跟着一个老家人走进马棚。马夫给我们备好了鞍，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大哥。他骑了许久，去到打谷场上，又绕花园一周。等他返回的时候，我们都喊叫起来："喂，现在撒腿跑吧！"

大哥对老黑又是鞭打又是脚踢，老黑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了。

大哥下马以后，轮到二哥骑。他也骑了许久，也用鞭子抽老黑，从坡下奔上来。他还想骑，但是三哥要求快点让他骑。三哥骑到打谷场上，又绕花园一周，还去村里走了一趟，最后从坡下急驰回马棚来。当他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老黑连连喘气，脖子和肩胛骨都因出汗而呈黑色。

轮到我了，我想让哥哥们看看我的骑术有多好，就拚命鞭打老黑，可是老黑不愿离开马棚。无论我怎样打它，它也不肯跑，只一步步走着，而且总想向后转。我发狠了，拚命打它踢它。

我尽量打它的痛处，把鞭子都抽断了，我还用剩下的一段打它的头部。可是老黑仍旧不肯跑。我便掉头回到老家人身边，要他给我一根结实点的鞭子。老家人却对我说：

“还骑呐，少爷，下来吧。干吗折磨马啊？”

我委屈地说：“怎么，我还没骑呢。我跑给你看！给我根结实点的鞭子吧。我叫它飞跑。”

这时老家人摇摇头说：

“唉，少爷，您真没有慈悲心肠！干吗去激它啊？瞧，它已经累得半死，喘不上气来。这马有二十岁了，老得跟皮缅·季莫费伊奇一样。您要是骑到季莫费伊奇背上，也这样拚命打他，您不觉得他可怜吗？”

我想起了皮缅，就听从了老家人的话。等我下马一看，老黑的两肋都湿透了，它张大鼻孔艰难地喘着，不时摇摇秃尾巴。我才明白这马是如何痛苦。我原以为它象我一样兴高采烈呢。我真可怜老黑，就去吻它那汗津津的脖子，请求它原谅我打了它。

从那以后，我渐渐长大，懂得爱惜马了。每当我看见别人折磨马的时候，我总要想起老黑和皮缅·季莫费伊奇。

刺猬和野兔

（寓　言）

野兔遇见刺猬，说：

“你哪儿都挺好，就是长了两对罗圈腿，走起路来一瘸一

拐。"

刺猬听了很生气，说：

"你不用嘲笑，我的罗圈腿跑起来可比你的直腿快。等我回去一趟就来跟你赛跑！"

刺猬回到家里对妻子说："我跟野兔打了赌，要赛跑一次！"

刺猬的妻子说："你疯了！你怎么能跟野兔赛跑啊？它的腿快，你的腿一瘸一拐，慢慢腾腾。"

刺猬说："它的腿快，可我的脑子快。你只要按我的吩咐去做就行了。咱们到田里去吧。"

于是它俩走到一片翻耕过的田里来找野兔。刺猬对妻子说：

"你躲在垄沟的这一头，我和野兔从那一头过来。它撒腿跑了以后，我就往回走。等它跑到你这头，你出来说：我早就等着你啦！它分不清你和我的模样，一定会以为你就是我。"

刺猬的妻子躲到垄沟里去了，刺猬和野兔从另一端起跑。

野兔撒腿跑了以后，刺猬就回去躲在垄沟里。野兔跑到终点一看，哟！刺猬的妻子已经蹲在那里。看见野兔来了，刺猬的妻子说："我早就等着你啦！"

野兔分不清刺猬的妻子和刺猬的模样，心想："怪事！它是怎么超过我的啊？"

"好，"野兔说，"咱们再跑一次！"

"来吧！"

野兔往回跑去，到了终点一看，刺猬又在那里了，并且说，"哎，老兄，你现在才到，我早就在这儿了。"

"怪事！"野兔想，"我跑得那么快，你还是超过了我。好，咱们再跑一次，这回决不让你超过。"

野兔豁出命来跑，到了那边一看，刺猬蹲在前头等着。

野兔就这样从一端跑到另一端，直到精疲力尽。

野兔终于认输，而且说，今后再也不打赌了。

兄 弟 俩

（童 话）

兄弟俩一同出门去旅行，正午在林子里躺下来休息。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有一块石头，上面还有字迹。他们认了一阵，读出如下的几行字：

“谁发现这块石头，请朝日出的方向径直往林子里走。林中有一条河，请游到对岸去。你会看见一只母熊带着几只小熊，把小熊夺过来，头也不回地往山里跑。在山顶上你会看见一座房子，在这座房子里你会找到幸福。”

兄弟俩读完了这些字句以后，弟弟说：“咱们一起去吧。也许我们游过这条河，把小熊抱到那座房子里，就能找到幸福。”

哥哥却说：“我可不去林子里抓小熊，也劝你别去。第一，谁也不知道这石头上写的是不是真话。说不定是开玩笑，也说不定我们理解错了。第二，即使写的是真话，我们到林子里去，天黑下来还找不到那条河，我们就会迷路。即使找到了那条河，我们又怎样游过去呢？万一水急河宽怎么办？第三，即使我们游过去了，难道把小熊从母熊身边夺走是容易的事情吗？母熊会把我们咬死，我们不但找不到幸福，还要白白赔上性命。第四，即使我们把小熊抱走了，一口气也跑不到山里。主要的是，石头

上没有说明：我们在这座房子里会找到什么样的幸福？说不定在那儿等着我们的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幸福。”

弟弟说：“我看不会这样。人家不会无缘无故在石头上这么写，而且写得一清二楚。第一，我们去试一试并没有什么坏处。第二，如果我们不去，别人看见石头上的字去找到了幸福，我们岂不冤枉？第三，不辛苦，不干事，在世上就没有快乐。第四，我也不愿意让别人以为我怕这怕那。

哥哥于是说：“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还说，莫想青山鸟，喂好笼中鸡。”

弟弟说：“可是我听说，怕狼就别进树林。还说，石头躺倒，水也难过。我看应该去。”

弟弟走了，哥哥留下来。

弟弟刚进树林就发现一条河，过了河就在岸边看见一只母熊。母熊睡着了。他抱起小熊，头也不回地往山里跑。刚跑到山顶就有一大群人前来迎接他，用马车送他进城，奉他为王。

他做王五年。到了第六年，一个比他强的王率军来犯，夺了这座城，把他赶走了。于是他又到世上去流浪，并且来到哥哥家。

哥哥住在乡下，不穷也不富。兄弟俩见面很高兴，谈起各自的生活情况。

哥哥说：“结果还是我对，我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你虽然做过王，却吃了不少苦。”

弟弟说：“我并不后悔当初进了树林上了山。我如今虽然境况不好，可是有值得回忆的往事，你却没有什么可回忆的。”

水怪和珍珠

（寓　言）

有一个人在航行的时候把一颗贵重的珍珠掉进大海里了。这人回到岸上来，拿了一只桶去舀海水，泼到陆地上。他不知疲倦地干了三天。

第四天，水怪从海里出来问他：

“你干吗舀水？”

那人说：

“因为我掉了一颗珍珠。”

水怪问：

“你什么时候才罢休？”

那人说：

“舀到海水枯干才罢休。”

于是水怪回到海里去，把那颗珍珠拿出来给了那人。

水　蛇

（童　话）

一个女人有个女儿叫玛莎。玛莎和女伴们去洗澡。姑娘们把衬衫脱下来放在岸上，跳下水去。

从水里爬出来一条大水蛇，它盘成一团，躺在玛莎的衬衫上。姑娘们从水里出来，穿上自己的衬衫，跑回家去了。玛莎走到自己的衬衫跟前的时候，发现那上面躺着一条水蛇。她拿起一根棍子，正要把水蛇赶走，水蛇却抬起头来，用人的声音对她说：

"玛莎，玛莎，答应嫁给我吧。"

玛莎哭起来，说："只要你把衬衫还我，叫我干什么都行。"

"你肯嫁给我吗？"

玛莎说："肯。"于是水蛇从衬衫上爬下来，钻进水里去了。

玛莎穿上衬衫往家跑。到家以后，她对母亲说："妈妈，刚才水蛇躺在我的衬衫上，说：嫁给我吧，不然我不给你衬衫。我答应了。"

母亲笑了一阵，说："这是你做的梦吧。"

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大群水蛇爬到玛莎家来。

玛莎看见这么多水蛇，吓坏了，说："妈妈，水蛇来接我了。"

母亲起初不相信，等到她看见蛇，自己也吓坏了，就把大门和内室门都闩上。水蛇从大门门坎下面爬过来，进了穿堂，可是进不了内室。它们又爬出去，大家盘在一起来砸窗户。它们砸碎了玻璃，落到内室的地板上，接着板凳、桌子、灶炕上都爬满了水蛇。玛莎缩在灶炕上一个角落里，但是水蛇们找到了她，把她拖出来，带到水边去了。

母亲哭着追去，可是没有追上。水蛇已经带着玛莎下水去了。

母亲为女儿伤心，以为她死了。

一天，母亲正坐在窗口向外面张望，忽然看见玛莎走来，一手牵着个小男孩，一手抱着个小女孩。

母亲高兴极了，上前去吻玛莎，问她这些日子在哪里，带来的是谁家的孩子？玛莎说，她嫁给了水蛇，住在水晶宫中，这是他俩的孩子。

母亲问女儿，她在水晶宫中过得可好？女儿说，比人间好。

母亲求玛莎留下来跟她过，玛莎不同意。她说，她答应过丈夫要回去的。

于是母亲问女儿：

"你怎么回家呢？"

"我走到水边去喊：'奥西普，奥西普，出来接我。'它就会到岸上来接我。"

母亲对玛莎说："那好，不过你在我这儿住一夜吧。"

玛莎躺下睡着了，母亲拿了一柄斧子走到水边去。

她到了水边就喊："奥西普，奥西普，出来吧。"

水蛇游到岸上来。母亲用斧子把水蛇的头砍掉，血把水都染红了。

母亲回到家，女儿已经醒来，说："妈妈，我要回去了，我心里难受。"

玛莎抱起小女儿，牵着小儿子走了。

到了水边，玛莎就喊："奥西普，奥西普，出来接我。"但是没有谁出来。

这时她看了看水，发现水是红的，有个蛇头漂在水面上。

玛莎吻了吻女儿和儿子，对他们说：

"你们没了爹，也要没有妈了。女儿，你变只小燕在水上飞。儿子，你变只夜莺，天天歌唱。我要变只杜鹃，为我被害的丈夫叫苦。"他们就各自东西了。

鲨　鱼

（故　事）

我们的军舰停泊在非洲海岸。那是个大晴天，从海上吹来爽人的清风。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却有了变化，令人觉得窒闷，萨哈拉大沙漠的炎风象是熊熊炉火送出的热气，扑面而来。

日落前，舰长走到甲板上喊了一声："洗澡！"转瞬间，水兵们纷纷下海，把船帆放到水里去，扎成浴池。

舰上有两个男孩，他们抢先跳下水去。因为船帆做的浴池窄小，他们就到海上比赛游泳去了。

两个孩子活象两只蜥蜴，在水中一伸一缩地奋力向着锚上面有只小桶的地方游去。

起先一个孩子超过了他的伙伴，后来他渐渐落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个老炮手，当时正在甲板上欣赏他。父亲看到儿子落后了，对他喊道："别泄气！加把劲儿！"

忽然，甲板上有人大叫了一声："鲨鱼！"我们一下子都看见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脊背。

鲨鱼向着孩子们直游过去。

"回头！回头！有鲨鱼！"炮手喊叫起来。但是孩子们没有听见他的话，越游越远，笑得比先前更快活，喊声也更高了。

炮手的脸煞白，他一动不动地望着孩子们。

水手们放下小船，跳到小船上，打起桨儿，拚命追赶两个孩子，可是他们游得太远，而鲨鱼离他们只有二十步了。

两个孩子起初没有听见大家对他们喊什么，也没有看见鲨鱼。后来其中的一个回头望了望，我们就听到一声尖利的叫喊，两个孩子朝不同的方向游去。

那一声尖利的叫喊似乎惊醒了炮手。他立刻奔到大炮跟前，把炮筒转过来，对准了，拿起导火索。

所有留在舰上的人都吓得屏住气息等着看。

轰隆的一声响过以后，我们看见，炮手倒在大炮旁边，用两只手捂住脸。鲨鱼和孩子们怎样了，我们没有看见，因为硝烟一时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等到水上的烟雾散开以后，从四方八面就响起了人声，起初低沉，接着逐渐高起来，最后变成一片欢呼。

炮手放下捂着脸的手，站起来看了看海面。

一条翻着黄肚皮的死鲨鱼在水上摇晃。小船几分钟就划到了孩子们那里，把他们带回舰上来。

叶 尔 马 克

（历　史）

伊凡雷帝在位时代①，有一户富商，姓斯特罗戈诺夫，住在卡马河畔的彼尔姆城。他们听说，卡马河沿岸方圆一百四十俄里是块好地方，自古以来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茂密的森林无人砍伐。林中野兽成群，沿河还有许多产鱼的湖泊，但却没有人

① 一五三三年至一五八四年。

烟，只有些鞑靼人来来往往。

于是斯特罗戈诺夫家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说："把这块地方赐给我们吧，我们自己去那里建集镇，聚百姓，住满人家，不让鞑靼人再穿行。"

皇上照准，把这块地方赐给了斯特罗戈诺夫家。这家就派出一些管事去网罗百姓。许多流浪人汇集到这里来。斯特罗戈诺夫家分给一切到这里定居的人土地、林木、牲畜，而且不收租赋；你只消在这里住下来，一旦需要，和大家一起去打鞑靼人就是。结果这地方住满了俄罗斯人。

二十年以后，斯特罗戈诺夫家大大殷富起来，这方圆一百四十俄里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已嫌局促。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离他们一百俄里远有一带高山，即乌拉尔山。他们听说，在乌拉尔山那边有极肥美的土地，一望无涯。那片土地归西伯利亚公库丘姆所有。库丘姆早先臣服俄国沙皇，后来造反了，扬言要洗劫斯特罗戈诺夫的集镇。

于是斯特罗戈诺夫家又给皇上写信，说："你把这块地方赐给我们，我们已使它臣服于你。现在贼王库丘姆造你的反，要来洗劫我们，把这块地方夺去。请让我们去占领乌拉尔山那边的土地。我们一定叫库丘姆降服，使他的全部土地归属于你。"皇上照准，并降旨说："你们要是有力量，就把库丘姆的土地夺过来。不过可别把一大批人从俄国拐带出去。"

斯特罗戈诺夫家一接到皇上的信，立刻派管事们再去四处拉人，尤其是去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网罗哥萨克人。在那个时候，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有许多哥萨克人。他们结成二百、三百或六百人的帮伙，选出头目，坐着平底木船，抢劫河上过往的船只；冬天就上岸来，形成集镇。

斯特罗戈诺夫家的管事们来到伏尔加河一带打听，这里什么样的哥萨克人最出名？人家对他们说："哥萨克人多着呢，真叫我们不得安生。有米什卡·切尔卡舍宁，有萨雷-阿兹曼……但是没有比叶尔马克·季莫费伊奇更厉害的头目了。他手下有一千人，不单是老百姓和买卖人怕他，连皇家军队也不敢跟他交手。"

管事们就去找叶尔马克，劝他去见斯特罗戈诺夫。叶尔马克接待了管事们，听了他们的话，答应在圣母升天节①前带着他手下的人去。

圣母升天节前，六百名哥萨克在叶尔马克的带领下来到斯特罗戈诺夫家。斯特罗戈诺夫先叫他们去打附近的鞑靼人。哥萨克们把鞑靼人打跑了。后来因为闲着没事，他们就在这一带打家劫舍。

斯特罗戈诺夫把叶尔马克叫来，对他说："你们再这样胡闹下去，我可不留你们了。"叶尔马克说："我自己也不乐意这样，可是我手下的人没法管，他们闹惯了。你给我们点活儿干吧。"斯特罗戈诺夫说："你们到乌拉尔山那边去打库丘姆吧，把他的地盘夺过来。皇上一定会嘉奖你们。"于是斯特罗戈诺夫给叶尔马克看了皇上的信。叶尔马克高兴极了，他把哥萨克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你们在主人面前丢我的脸，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抢。要是你们不改这脾气，主人就撵你们走，你们上哪儿去啊？伏尔加河上尽是皇家军队，你们一个个都会给抓去，从前干了那些事，不会有好下场。要是你们待着难受，那么现在有活儿干了。"

---

① 俄历八月十五日为圣母升天节。

于是他把皇上的信拿出来说，皇上恩准斯特罗戈诺夫去占领乌拉尔山那边的土地。哥萨克们议论了一阵，同意去。叶尔马克就到斯特罗戈诺夫那里，跟他一起考虑怎么个去法。

他们讨论了需要多少平底船，多少粮食、牲畜、枪枝、火药、铅，多少鞑靼俘虏做翻译，多少会造枪的德国工匠。

斯特罗戈诺夫想："虽说要我付出的代价很大，可还是得给他们，不然他们留在这里，会叫我倾家荡产。"斯特罗戈诺夫同意了，给叶尔马克和哥萨克们配备了他们需要的一切。

九月一日叶尔马克率领着哥萨克们乘三十二只平底船（每只船上二十人）沿楚索瓦亚河逆流而上。他们划了四天船，进入谢列布里扬纳亚河。往前就不能乘船了。他们详细询问了向导，打听到必须翻山越岭，走两百俄里旱路，然后再走水路。哥萨克们就在这里驻扎下来，建立了一个集镇，把装备全部搬上岸。他们丢了平底船，造了一批大车，把东西都装在大车上，由旱路向山区进发。这一带都是森林，渺无人烟。他们走了十天旱路，来到扎罗夫尼亚河边。他们又在这里扎营造平底船。平底船造好了以后，他们乘着顺流而下，五天以后来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抬眼只见草地、森林、湖泊，鱼和野兽都很多，而且野兽不怕人。他们再航行一天就进入图拉河。图拉河两岸有人烟了，看得到一些鞑靼人的集镇。

叶尔马克派了二十个哥萨克人去一个集镇看鞑靼人多不多。哥萨克人一去就把鞑靼人吓跑了，当即夺下这集镇和全部牲畜。鞑靼人一部分被杀死，一部分被活捉。

叶尔马克通过翻译问鞑靼人：他们是什么人，在谁手下过活？鞑靼人说，他们是西伯利亚国的人，他们的皇上是库丘姆。

叶尔马克挑选了三个聪明一点的鞑靼人，留在身边引路，把

其余的放了。

他们继续乘船前行。越往下河面越宽，越往下地方越美。

百姓也多起来，不过势单力薄。两岸的集镇全被哥萨克人夺了。

哥萨克人在一个集镇上俘虏了许多鞑靼人，其中有一位长者。哥萨克人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是陶济克，是库丘姆王的奴仆，代表他掌管这个城。"

叶尔马克便向陶济克询问库丘姆王的情况。他的西伯利亚城离这儿远吗？兵力强吗？财物多吗？陶济克一一作答。他说："库丘姆是天下第一大王。他的西伯利亚城是天下第一大城。城中的人和畜象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库丘姆王的兵丁数也数不清，天下的王一块儿来也打不过他。"

可是叶尔马克说："我们俄国人来了，要征服你的王，占领他的城，叫他降服俄国皇上。我们的兵可多了。跟我来的不过是先头部队，紧跟着坐平底船来的数也数不清，而且我们都有枪。我们的枪能把树打穿，你们的弓箭可就不行了。你瞧着吧。"

叶尔马克对准一棵树放了一枪，那树顿时劈了，于是四面八方的哥萨克人都放起枪来。陶济克吓得屈膝跪下。叶尔马克对他说："你马上去见你的库丘姆王，告诉他你看见了什么，让他投降。要是他不投降，我们就叫他完蛋。"叶尔马克说完放了陶济克。

哥萨克人继续乘船前进。他们驶进一条大河，叫托博尔河，离西伯利亚城越来越近。到了巴巴桑河附近，他们就看见岸上有一个小镇，四周有许多鞑靼人。

他们派了一名翻译去打听那些鞑靼人是干什么的。翻译回来说："这是库丘姆集结的军队。统率这支军队的是库丘姆的女

婿马梅特库尔。他叫我告诉你们，要你们回师，不然他就把你们消灭。”

叶尔马克把哥萨克人集合起来，上了岸，开始向鞑靼人射击。鞑靼人听见枪响就跑。哥萨克人追上去，打死了一些，俘虏了一些。马梅特库尔好不容易才逃脱。

哥萨克人又乘船继续前进，来到宽阔水急的额尔齐斯河。他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航行了一天，在一座漂亮的小集镇旁靠了岸。哥萨克人进城去。他们刚走到城门口，鞑靼人就向他们射箭，伤了三个哥萨克人。叶尔马克派了一名翻译去对鞑靼人说，这城得献出来，不然鞑靼人都要被消灭。翻译去了，回来说：“城里住着库丘姆的仆人阿季克·穆尔扎·卡查拉。他的兵很多，他说城不能献。”

叶尔马克集合起哥萨克人，对他们说：

“伙计们，如果我们拿不下这城，鞑靼人可就要喝庆功酒了。我们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越厉害，仗就越容易打。大家都上，一气冲过去。”他们就这样做了。那里的鞑靼人很多，而鞑靼人是强悍的民族。

哥萨克人一冲过去，鞑靼人就向他们放箭。箭象雨点一般落到哥萨克人头上，一些人丧了命，一些人受了伤。

哥萨克人大怒，他们奋力冲上去，把一路碰到的鞑靼人都打死了。

在城里，哥萨克人发现许多财物、牲畜、地毯、毛皮和蜂蜜。他们埋掉死人，休息休息，带上财物，又向前航行。船行不远，他们看见岸上有座城，那里的军队多得望不到头，而且所有的军队都在壕沟里，壕沟又有大木头挡着。哥萨克人停下，开始琢磨。叶尔马克叫大家围拢来，对他们说：“伙计们，怎么办？”

哥萨克人胆怯了。一些人说，得绕开这地方。另外一些人说，得向后转。

他们心烦意乱，都骂叶尔马克："你干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打死打伤了多少人啊！这下子我们全都要完蛋。"他们说着竟哭起来。

叶尔马克就对自己的副手伊万·科利佐说："喂，万尼亚，你怎么想呢？"科利佐说："我怎么想吗？我们不是今天给打死就是明天给打死，不是明天给打死就是躺在灶炕上白白等死。依我看还是上岸，向着鞑靼人呼啦一下冲过去，全靠上帝了。"

叶尔马克说："好小子，万尼亚！就得这样。喂，伙计们！你们不是哥萨克人，是娘儿们。看这样子，你们只配去抓大白鳇鱼，吓唬吓唬鞑靼女人。难道说你们没看见：向后转要挨打，绕开走也要挨打，站在这儿还是要挨打？我们往哪儿退啊？出一把力就轻松了嘛。伙计们，这好比神父有一匹壮实的母马。下山它肯拉车，走平路也肯，等到要上山了，它就一个劲儿往后缩，以为走回头路轻松些。神父拿起一根木橛子拚命揍它。它又是躲闪，又是挣扎，把大车全撞坏了。神父就把它卸下来，狠狠地抽了它一顿。要是它当初肯拉车，那么什么苦头也不会吃。我们也是一样，伙计们。只剩下一条路——向鞑靼人冲过去。"

哥萨克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季莫费伊奇，看来你比我们聪明，不用问我们这帮傻瓜啦。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吧。人无两度死，可总有一死啊。"

叶尔马克说："那好，伙计们！咱们这么办。他们还没有看见咱们的全部人马。咱们分成三伙。一伙人走中路，面对面冲上去。另外一伙人从右边绕过去，还有一伙人从左边绕过去。中间一伙人上去了以后，他们一定以为咱们的人都在这儿，他们就会

跳出来。到那个时候左右两路人再进攻。就这样，伙计们。把这些人消灭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咱们自己称王啦。”

他们就这样做了。当中间一伙人跟着叶尔马克冲上去了以后，鞑靼人就喊叫着跳出来。于是右边的伊万·科利佐和左边的梅谢里亚克首领进攻了。鞑靼人吓得四散而逃。哥萨克人把他们消灭了。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反抗叶尔马克了。他就进了西伯利亚城，跟做了皇上没有什么两样。

小王们都来朝见叶尔马克。鞑靼人也进西伯利亚城定居。库丘姆和他女婿马梅特库尔不敢直接攻打叶尔马克，只在周围转来转去，琢磨怎样消灭他。

春泛时节鞑靼人前来对叶尔马克说："马梅特库尔又要来攻你了，他集结了大批人马，驻扎在瓦加河上。”

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人经过一道道河、一片片沼泽和一座座森林去偷袭马梅特库尔，打死了许多鞑靼人，活捉了马梅特库尔，把他带回西伯利亚城。不肯归顺的鞑靼人剩下不多了，这年夏天，叶尔马克又去攻打他们，占领了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两岸的大片土地，两个月也走不过来。

叶尔马克完全占领这片土地以后，派了一名使者带着信函去见斯特罗戈诺夫。信中说："我攻下了库丘姆的城，俘虏了马梅特库尔，使本地居民统统听我管辖。不过哥萨克人给打死了很多。请再派些人来，让我们热闹一点。这片土地上的宝物多得不得了。”他还送去珍贵的狐皮和貂皮。

两年以后，叶尔马克仍旧掌握着西伯利亚，而俄罗斯一直没有给他援助，他这儿的俄罗斯人已经很少了。

有一次，鞑靼人卡拉查派了一名使者去见叶尔马克，说："我们降服于你了，可是诺盖人欺侮我们，请把你的好汉们派来援助

我们，共同去制服诺盖人。我们向你起誓，决不亏待你的好汉们。”

叶尔马克相信了他们的誓言，派伊万·科利佐带四十个人前去。这四十个人一到那边，鞑靼人就扑上来把他们打死了。哥萨克人更少了。

还有一次，布哈拉[1]的商人给叶尔马克送信说，他们要运货到西伯利亚城来，可是路上有库丘姆带兵把守着，不让他们通过。

叶尔马克带上五十个人去给布哈拉人开路。他到了额尔齐斯河边，并没有发现布哈拉人，就停下宿夜。夜是漆黑的，还下着雨。哥萨克人刚躺下睡觉，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鞑靼人，扑上来打昏昏欲睡的哥萨克人。叶尔马克跳起身来，同他们搏斗。他的手臂受了刀伤。他连忙向河边跑。鞑靼人在后面紧追。他跳下河去。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第二年，沙皇的军队来了，鞑靼人才归顺。

---

① 十六至十八世纪中亚有个布哈拉汗国，因其首都在布哈拉而得名。

选自《俄语读本第三册》

国王和猎鹰

（寓 言）

一个国王在打猎的时候放他心爱的猎鹰去捉野兔，自己也策马追了上去。

猎鹰抓住了野兔。国王接过野兔，要找水喝。他在岗子上找到了水，不过这水一点一点往下滴。国王从马鞍上取下杯子去接水。等到这水滴满一杯以后，国王就端到嘴边去喝。忽然，蹲在国王手臂上的猎鹰抖抖羽毛，拍拍翅膀，把水泼掉了。国王又放下杯子去接水。他等了许久才接满一杯。当他第二次把水端到嘴边的时候，猎鹰又扇动翅膀把水洒光了。

国王第三次接了满满一杯水，端到嘴边，猎鹰还是把水洒光了。国王大怒，抓起猎鹰往石头上用力一砸，把它砸死了。这时候国王的仆从们才跟上来，其中一人曾跑到山泉的上游去找水大一点的地段，好快些弄满一杯水。不过这个仆从并没有带水来。他拿回一个空杯子，说："这水不能喝，泉里有条毒蛇，把毒液都吐进水里。幸好猎鹰把水泼洒光了。如果你喝下去，你就死了。"

国王说："我对猎鹰以怨报德！它救了我的性命，我却砸死了它。"

狐　　狸

（寓　言）

一只狐狸碰上兽夹，扯断尾巴逃跑了，心里想，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耻辱遮掩过去。它把别的狐狸叫来，劝大家都割掉尾巴，说："尾巴实在太碍事，身后拖这么个笨重东西真是多余。"有一只狐狸却说："嘿，你要不是秃了，才不会这样说呢！"

秃尾巴狐狸哑口无言，只好走开。

严厉的惩罚

（童　话）

有一个人到集市上去买牛肉。商人骗了他，给他一块坏牛肉，而且分量不足。

他拿着牛肉回家去的时候，一路走一路骂。国王碰见了他，问他："你骂谁啊？"他说："我骂那个骗我的人。我花了买三磅牛肉的钱，人家只给我两磅牛肉，而且是坏牛肉。"国王说："咱们回集市上去，你指给我看，是谁骗了你。"那人走回去，指了指商人。国王亲自过称，发现肉的分量确实不足，于是说："你究竟要我怎样惩罚商人呢？"那人说："叫人把他背上的肉割下来给我补足。"

国王说："好，你拿刀去商人背上割一磅肉吧。可是当心，分

量要准，多于一磅或者少于一磅你都要犯法。”

那人哑口无言，只好回家去了。

野驴和家驴

（寓　言）

野驴看见家驴，走上前来夸它日子过得美，说它身上油光水滑的，食料又可口。后来家驴驮上了东西，背后还有赶牲口的人用木棍敲打它，野驴又说：“得了，老兄，我不羡慕你了，原来你的好日子是用血汗挣来的。”

野兔和猎狗

（寓　言）

有一次野兔对猎狗说：“你追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要狂吠？如果你悄悄跑上来，很快就能捉住我们，而狂吠的结果只能是把我们向猎人那边赶，因为他听得见我们往哪里逃，就端着枪朝我们迎面跑来，打死我们，叫你一无所获。”

猎狗说：“我狂吠不是为了猎人。只不过一闻见兔子味儿我就又冒火又兴奋，想马上抓住一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忍不住要狂吠。”

鹿

（寓　言）

鹿走到小河边来饮水，看见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很为头上那两只分叉多的大角高兴。但是看看四条腿以后，却说："只是我的腿长得细弱。"忽然，一只狮子跳出来，向鹿扑上去。鹿撒腿就逃，在原野上飞跑，可是一进树林两只角就在枝桠间绊住，终于被狮子活捉。鹿临死的时候说："我真愚蠢！我原来认为长得细弱的，救了我，而我原来瞧着高兴的，却坑了我。"

野　兔

（记 叙 文）

野兔是夜里吃食。冬天林中的野兔吃树皮，田野间的野兔吃越冬作物和小草。夜里野兔在积雪上留下很深的明显的足迹。喜欢捕杀野兔的有人、狗、狼、狐、乌鸦、老鹰。如果野兔总走直路，那么天一亮人和兽循着它的足迹立刻就能发现它，并且把它抓住。但是上帝赐予野兔胆怯，是胆怯使它生存下来。

夜里野兔不怕在田野间和树林里走动，因此留下的足迹是一直向前的。可是天一亮，它的敌人都醒了，野兔开始听见狗叫，橇车响，农民说话，狼嚎，于是吓得左一下右一下地乱跳。它

往前跑一阵，听到了什么声音就沿着自己的足迹往回跑。后来又听到什么声音，它撒腿窜到一边去，离开原先的足迹。如果再碰到什么，它会再回头跑，再窜到一边去。天大亮以后，它就躺下休息。

清晨，猎人出来辨认野兔的足迹。重复的足迹和远距离的跳跃使他困惑，野兔的狡猾令他惊讶。其实野兔并没有想到要滑头，它只不过是什么都怕罢了。

狗 与 狼

（寓　言）

狗在院子外面睡觉。一只肚饥的狼跑来，想吃掉狗。狗说：“狼！你先别吃我，瞧我现在瘦得皮包骨。过些日子主人要办喜事，我有的是东西吃，一定会肥胖起来，到那时你再吃我更好。”狼听信了这番话，就走开了。狼第二次到这里来，发现狗躺在屋顶上。狼问：“喂，喜事办过了吗？”狗说：“狼，你听我说，如果下次碰见我在院子外面打瞌睡，你可别再等人家办喜事了。”

国 王 的 弟 兄

（童　话）

国王在街上走的时候，一个乞丐上前来向他请求布施。

国王什么也不给。乞丐说："王啊，看来你忘了，上帝是所有人的父亲，我们都是弟兄，应该同甘共苦。"国王停下来说："你说得对，我们是弟兄，应该同甘共苦。"于是国王给了乞丐一枚金币。乞丐拿了金币，说："你给得太少，和弟兄能这样同甘共苦吗？应该平分才是。你有百万金币，可只给了我一块。"这时国王说："不错，我有百万金币，只给了你一块。不过我的弟兄也跟我的钱一样多啊！"

瞎子和牛奶

（寓　言）

一个先天瞎眼的人问一个明眼人："牛奶是什么颜色的？"

明眼人说："牛奶的颜色象纸一样白。"

瞎子问："这种颜色用手去拿也会象纸一样响吗？"

明眼人说："不，这种颜色象面粉一样白。"

瞎子问："那么也象面粉一样软和、松散吗？"

明眼人说："不，它只不过象白兔一样白。"

瞎子问："那么也象兔子一样茸茸的、软软的吗？"

明眼人说："不，白色是象雪一样的颜色。"

瞎子问："那么也象雪一样冷吗？"

无论明眼人举多少例子，瞎子还是弄不清楚牛奶的白色是什么。

灰　　兔

（记 叙 文）

灰兔① 冬天住在村子附近。当黑夜降临的时候，它竖起一只耳朵听听，再竖起另一只耳朵，动动胡须，嗅一嗅，坐在后脚上。然后它在深深的积雪上跳两跳，又坐在后脚上，开始左顾右盼。四下里除了白雪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白雪象一片起伏的波浪，又象白糖似的闪光。灰兔的头上是冻结了的水汽，透过这层冻结的水汽隐约可辨一些又大又亮的星星。

灰兔必须穿过大路去它熟悉的打谷场。在大路上听得见滑铁擦地行进，马喷鼻息，橇车的轮子吱吱作响。

灰兔又在路边停下来。几个农民穿着竖起衣领的呢袍，走在橇车一旁。他们的脸几乎都掩住了，胡须、眼毛是雪白的，从嘴里和鼻孔里冒出热气来。他们的马汗津津的，汗水都结成了霜，在轭下跌跌撞撞，在高低不平的路上一起一落地挣扎着。农民们用鞭子驱赶它们，抽打它们。两个老头走在一起，一个对另一个讲他的一匹马怎样被盗。

橇车过后，灰兔穿过大路，轻巧地向打谷场跃去。橇车旁的一只小狗看见了灰兔，狂吠着追上来。灰兔连忙经过雪堆奔向打谷场。雪堆承受住了灰兔的体重，小狗跳了十下就陷进积雪中，停下来。野兔也停下来，在后脚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轻巧地

① 指一种灰色野兔，无论冬夏毛色不变。

向打谷场走去。途中它碰见另外两只灰兔在吃越冬作物的幼苗，一面吃一面玩。它跟伙伴们玩了一会儿，刨了一阵积雪，吃了一点幼苗，又向前走去。村子里静悄悄的，灯火都已熄灭，只有一间农舍里传出一个婴儿的哭声，还有木屋的圆木墙冻得开裂的声音。灰兔来到打谷场上，找着了另外几个伙伴。它们在打扫干净的场院上玩了一会儿，从已拆开的麦垛里吃了一点燕麦，然后爬上白雪覆盖的屋顶，到了烘谷棚上，再钻过篱笆，跑回自己的谷地去了。东方出现了曙光，天上的星斗渐渐稀疏，更浓重的冻雾笼罩着大地。附近村子里的农妇们醒了，出门去取水。农民们到打谷场上拿饲料，孩子们叫的叫、哭的哭。大路上的橇车更多了，农民们交谈的声音也更大了。

灰兔穿过大路，来到自己的旧洞口。它选了一处较高的地方，刨开积雪，背朝里趴在新洞里，把两只耳朵贴在背上，睁着眼睛入了梦乡。

狼　和　弓

（寓　言）

猎人带着弓箭去打猎，他打死了一只山羊，扛在肩上走。路上他看见一头野猪，便扔下山羊，射伤了野猪。野猪向猎人冲过来，把猎人扎死，自己也断了气。狼闻见血腥气，跑到躺着山羊、野猪、人和他的弓的地方来。狼高兴地想："这回我能饱饱地吃一些日子了。我可不一下子吃光，而要一点一点地吃，决不浪费；先吃硬的，后吃软的、香的。"

狼嗅了嗅山羊、野猪和人，说："这是软食，以后再吃，先吃弓上的筋吧。"于是他去啃弓上的筋。当他啃断了弓弦的时候，弓就弹开来，击中了他的腹部。狼立刻倒毙，其他的狼跑来，把人、山羊、野猪和狼都吃掉了。

庄稼汉分鹅

（童　话）

一个穷庄稼汉没有粮食吃了，想到地主家里去乞讨。他抓了一只鹅，烤好了带去，免得空着手上东家的门。地主接过鹅，对穷庄稼汉说："谢谢你送鹅来，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分这只鹅才好。我有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怎么才能分得叫大家都满意呢？"穷庄稼汉说："我来分吧。"他拿起一把餐刀，切下鹅头，对东家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要鹅头。"然后他切下鹅屁股，递给东家太太，说："你坐在家里看家，你得鹅屁股。"他又切下两只鹅掌，递给两个儿子，说："给你们俩鹅掌，步父亲的后尘。"他再把两只翅膀递给两个女儿，说："你们俩不久就要从家里飞出去了，给你们俩一人一只翅膀吧。剩下的我拿走！"他就拿了整个鹅身。

地主哈哈大笑，给了穷庄稼汉一些粮食和钱。

有个富裕农民听说地主因为得了一只鹅，竟赏给那穷庄稼汉粮食和钱，就烤了五只鹅拿到地主家里去。

地主说："谢谢你送鹅来。可是我有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我们怎样分你的鹅才分得匀呢？"

富裕农民想了一阵，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地主派人去叫穷庄稼汉来，命他分鹅。穷庄稼汉拿起一只递给东家和东家太太，说："你们俩加一只鹅就是仨。"他又拿起一只递给两个儿子，说："你们加起来也是仨。"他再拿一只递给两个女儿，说："你们也是仨。"剩下两只鹅他自己拿了，说："我加两只鹅还是仨，大家一样多。"

地主哈哈大笑，又给了穷庄稼汉一些钱和粮食，而那个富裕农民却被他赶出了大门。

蚊子和狮子

（寓　言）

蚊子飞到狮子跟前，对狮子说："你以为你力气比我大吗？那可不见得。你有什么力气啊？用爪子抓，用牙齿咬，乡下女人跟男人打架才这样干。我比你强，不信咱们打一仗！"于是蚊子嗡嗡地叫起来，直叮狮子那没有被毛覆盖的两颊和鼻子。狮子用爪子拚命抓脸，把脸都抓出血来，终于精疲力尽。

蚊子高兴地嗡嗡叫着飞走了。后来蚊子撞在蛛网上，蜘蛛爬过来吃蚊子，蚊子才说："我战胜过狮子这样的猛兽，却做了不起眼的蜘蛛的牺牲品。"

苹 果 树

（故 事）

我种了两百棵苹果树苗。头三年，每逢春秋季节我都给它们松土，冬季还用麦秸包扎树干，以防野兔来啃树皮。到第四年化雪的时候，我去看我种的苹果树，发现它们在这个冬天长粗了，树皮光滑而富于弹性，枝条根根完好，末梢和椏杈上都长满了豌豆大的圆圆的花苞。有的花苞已经绽开，露出花叶的红边。我知道，所有的花蕾都会开放，结成果实；看着自己手种的苹果树，心里着实高兴。可是，当我解开包在第一棵树干上的麦秸时，我发现，紧挨着地面的一段树皮已被啃去，露出一圈白色木质。这是老鼠干的。我解开第二棵，情况也是如此。两百棵苹果树无一完好。我用树脂和蜡涂抹了被啃过的地方，可是苹果花开放以后，很快就谢了。小叶片长出来也立刻枯萎。树皮起皱，发黑。两百棵苹果树只有九棵活着。这九棵的树皮没有被啃去一圈，白圈里还残留着少许树皮。在残留的树皮和被啃去的部分交界的地方便形成木瘤。树虽然病了，却仍在生长。其余的树全完了，不过在白圈下面发出一些新枝来，都是野生的。

树皮就象人的血管，血液通过血管流遍人的全身，树汁通过树皮走遍树的全身，输送到枝椏、叶片和花朵中去。把树心挖空不要紧，老柳树就常常空心；只要树皮活着，树就能活。如果树皮完了，树也就完了。如果把人的血管割断，人就会死，首先是因为血液会流出体外，其次是因为血液无法继续在体内循环。

孩子们在白桦树上钻洞取汁喝，树汁流出去了，白桦树也就枯了。

苹果树的树皮被老鼠啃去一圈以后，树汁无法继续从根部输送到枝桠、叶片和花朵中去，苹果树就死了。

马换主人

（寓　言）

园丁有一匹马。它的活儿很多，而饲料却很少。于是它乞求上帝让他另找一位主人。这个愿望实现了。园丁把马卖给了陶器匠。马很高兴，不料陶器匠那儿的活儿更多。马又抱怨自己的命不好，乞求上帝让他另找一位好主人。这个愿望也实现了。陶器匠把马卖给了皮革匠。当马在皮革匠的院子里看见马皮的时候，大声哀叹道："唉，我这个可怜虫！还不如跟着原来的主人好。看样子把我卖到这里不是要我去干活儿，而是要剥我的皮。"

臭　虫

（故　事）

我在客栈留宿。就寝以前，我举起烛火察看了所有的床角和墙角，发现到处都是臭虫，于是思忖，怎样铺床才能防止臭虫

爬到我身上来。

我随身带着行军床，但是我知道，即使我把床摆在屋子中央，臭虫也会从墙上爬到地板上，从地板上爬到床脚，再顺着床脚爬到我身上来。因此我向老板要了四个木碗，盛四碗水，把四个床脚都放在盛水的木碗中。我把蜡烛搁在地板上，然后躺下，看臭虫怎么办。臭虫多极了，它们已经闻到了我的气味。我看见它们顺着地板爬来，直到碗边，有的掉进水里，有的向后转。“我把你们治了，”我心里想，“这下子你们过不来了。”我正要吹灭烛火，忽然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我仔细一看，是只臭虫。它是怎样爬到我身上来的呢？不一会儿，我又发现一只。我举目四望，研究它们是怎样过来的。

我惶惑了许久，终于望了望天花板，这才看见，一只臭虫在那上面爬。它刚爬到行军床的上边，就松开纤足，落到我身上来。“不行，”我想，“我治不了你们。”我便穿上皮袄到屋外去了。

老汉和死神

（寓　言）

有一次，老汉砍了一捆木柴，扛在肩上。路途遥远，他走得精疲力竭，把柴捆放下，说：“唉，真不如死了的好！”死神走来，对他说：“我来了，你想要什么？”老汉吓坏了，他说：“帮我把柴捆提起来吧。”

鹅怎样拯救了罗马

（历　史）

公元前三九〇年，野蛮的高卢人侵犯罗马人。罗马人敌不过他们，有的逃走了，有的躲进内城。罗马的内城叫做卡皮托利。留在罗马城里的只有元老们。高卢人进城以后，把元老们都杀光，而且放火烧城，烧得只剩下内城卡皮托利，高卢人进不去。高卢人想洗劫卡皮托利，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大量的财宝。然而卡皮托利建在一座陡峭的山上，一面是城墙和城门，另一面是悬崖。夜间，高卢人一个托着一个偷偷地从悬崖下面爬上来，由下往上互相传递矛和剑。

他们象这样悄悄地登上了悬崖，没有一只狗发觉。

他们正要翻过城墙，几只鹅忽然感觉到有人来了，就咯咯地大叫起来，拚命扇动翅膀。有个罗马人醒了，奔到城墙下，把一个高卢人推到悬崖下面去。这个高卢人一摔下去，别的高卢人也都被绊倒了。这时候罗马人纷纷跑来，把大圆木和石头推到悬崖下面去，砸死了许多高卢人。后来援兵到了，高卢人就被打退了。

从此罗马人把这一天当做自己的节日来纪念这件事。祭司们要在城中盛装游行，其中一人抱一只鹅，别人用绳子拖一只狗跟在他后面。群众要走上前来向鹅和抱鹅的祭司施礼。人们向鹅献上各种供品，而狗却要遭受棒打，直到被打死为止。

狮子和狐狸

（寓　言）

狮子年迈，不能去捕捉野兽了，于是想出一条生存的妙计：走进洞里，躺下装病。一些野兽纷纷前来探望，狮子就把那些进了洞的吃掉。狐狸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只站在洞口问："狮子，你现在怎么样啊？"

狮子说："不好。你怎么不进来？"

狐狸说："因为我看见进洞的脚印很多而出洞的却没有，所以不进来。"

刚正的法官

（童　话）

阿尔及利亚王巴瓦卡斯听说，国中某城有一位刚正的法官，能够立即弄清事情的真相，不叫一个坏人漏网。巴瓦卡斯想亲自去了解这话是否确实，就化装成商人，骑马前往那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当他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一个残废人过来向他请求布施。巴瓦卡斯给了他，正要往前走，那残废人却拉住他的衣服不放。"你要干什么？"巴瓦卡斯问，"我不是已经施舍过了吗？""你是施舍过了，"残废人说，"请再做一件好事，用你的马把我带到

广场上去，不然来往的马匹和骆驼会把我踩死。”巴瓦卡斯让残废人骑在自己背后，把他带到广场上去了。到了广场，巴瓦卡斯勒住马，可是乞丐不肯下去。巴瓦卡斯说：“你怎么还坐着，下去吧，我们已经到了。”乞丐说：“干吗下去，马是我的。你要是不肯把马好好地还给我，那咱们就去找法官解决。”老百姓围上来听他俩争吵，大家都喊道：“上法官那儿去吧，他能给你们判明是非。”

巴瓦卡斯和残废人到了法官那里。法庭上有人，法官依次传讯受审者。在巴瓦卡斯之前，法官传一个学者和一个农民到庭，他俩是为了老婆打官司。农民说这是他的老婆，而学者说是他的。法官听了两方面的陈述，沉默了一会儿，说：“把这女人给我留下，你们明天再来。”

这两个人走了以后，进来一个屠夫和一个油贩子。屠夫浑身是血，油贩子浑身是油。屠夫手里捏着钱，油贩子拉着屠夫的手。屠夫说：“我买了这个人的油，拿出钱包来准备付款，可是他拉着我的手，要抢我的钱。我们就到你这儿来了，我手里捏着钱包，他拉着我的手。不过钱是我的，他是强盗。”

油贩子说：“这是瞎话。屠夫到我这儿来买油。我给他装满一罐油以后，他要我给他破开一枚金币。我找出钱来，放在柜台上，他拿了钱就想跑。我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这儿来。”

法官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把钱留下，明天再来。”

轮到巴瓦卡斯和残废人了，巴瓦卡斯讲了事情的经过。法官听完他的陈述，又问乞丐。乞丐说：“这全是瞎话。我骑着马从城里经过，他坐在地上，要我带他走。我让他骑在马背上，把他带到他要去的地方，可是他不想下来了，而且说，马是他的。”

法官想了想，说：“你们把马给我留下，明天再来。”

第二天，许多人都来听法官断案。

首先出庭的是学者和农民。

“把你的老婆领回去吧，”法官对学者说，“农民该挨五十棍。”学者领了他的老婆，农民当场受到惩罚。

接下去法官传屠夫出庭。

“钱是你的，”法官对屠夫说，然后指着油贩子宣布，“打他五十棍。”

轮到巴瓦卡斯和残废人了。法官问巴瓦卡斯：“你能从二十匹马中认出自己的马来吗？”

“能。”

“你呢？”

“我也能，”残废人说。

“跟我来，”法官对巴瓦卡斯说。

他们走到马厩里。巴瓦卡斯立刻从二十匹马中认出了自己的马。接着法官又把残废人带到马厩里来，叫他认马。残废人也认出了那匹马。于是法官坐庭，对巴瓦卡斯说：

“马是你的，牵走吧。残废人该挨五十棍。”

案子断完以后，法官就回家去了，巴瓦卡斯跟在他后面。

“怎么，你不满意我的裁决吗？”法官问他。

“哪儿的话，我满意，”巴瓦卡斯说。“不过我想知道，你根据什么断定，那女人是学者的，不是农民的；钱是屠夫的，不是油贩子的；马是我的，不是乞丐的呢？”

“那女人我是这样判断的：早上我叫她来，对她说，‘给我灌一瓶墨水。’她拿了墨水瓶，挺麻利地洗净了，并且灌满了墨水。由此可见，这种事她做惯了。如果她是农民的妻子，她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学者有理。钱我是这样判断的：我把钱放在一碗水

里，今天早上去看水面上有没有浮起一层油。如果钱是油贩子的，就会被他的油手抹脏。结果水面上没有油，可见屠夫说的是真话。

“马判断起来困难一些。残废人也象你一样，从二十匹马中间立刻认出那匹马来。不过我领你们两个到马厩里去，不是为了观察你们认不认得那匹马，而是为了观察马认得谁。当你走到马跟前去的时候，它向你转过头来，而当残废人摸它的时候，它贴起两只耳朵，提起一条腿。由此我看出，你是那匹马的真正的主人。”

这时巴瓦卡斯说：

“我不是商人，而是国王巴瓦卡斯。我到这里来是想看一看，关于你的传说真实不真实。现在我看到了，你是个聪明的法官。我要奖赏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法官说：“我不需要奖赏，皇上如此称赞，这已经使我感到十分荣幸了。”

鹿和葡萄园

（寓　言）

一只鹿钻进葡萄园，躲避猎人的追捕。等猎人过去以后，鹿就吃起葡萄叶来。

猎人发现葡萄叶在动，心里想：“葡萄叶下面会不会有野兽？”他们开了枪，打伤了鹿。

鹿临死的时候说：“我真该死，这些葡萄叶救了我，而我却要

吃它们。”

小王子和他的伙伴们

（童　话）

一个国王有两个儿子。国王喜欢大儿子，把整个王国都给了他。王后心疼小儿子，就同国王争。国王因此很生她的气，他们天天为这件事吵架。小王子想：“我不如离开这个家。”他告别了父母，穿上平民的衣服，出门去漫游。

小王子在路上遇见一个商人。商人对小王子说，从前他挺阔，后来他的货物全都沉到了海底，现在他要到异乡去寻找幸福。

于是他俩结伴而行。第三天两人又遇见一个旅伴，他们攀谈起来。新旅伴说，他是农民，从前有房有地，后来因为打仗，田地被践踏，家园被焚毁，他什么也没有了，无法生活，现在要到异乡去做工。

于是三个人结伴而行。他们来到一个大城邦，坐下休息。农民说：“伙计们，别再闲逛了。现在咱们到了一个城邦，得去找各人会干的活儿干。”

商人说：“我会经商。只要有一点钱，我就能赚许多钱。”

小王子说：“我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经商，只会治国。假如我有一个王国，我一定能把它治理好。”

农民说：“我不要钱，也不要国。只要我的脚能走，手能动，我就能活下去，并且养活你们。不然你们俩这个盼钱，那个盼

国，不等盼到，早饿死了。”

小王子说：“商人要钱，我要国，你要力气去做工。可是钱也好，国也好，力气也好，都是上帝赐的。若是上帝肯赐，他会给我国，给你力气。若是不肯，那就不给你力气，也不给我国了。”

农民不听，径自进城去。他在城里被人雇去运木柴。晚上人家给了他工钱。他拿着钱去见伙伴们，对他们说：“你们还没有当上国王，我已经挣到钱了。”

第二天，商人向农民要了钱，进城去了。

商人在市场上打听到城里缺油，天天等进货。他就去码头上看船，碰上一条运油的船开到。他抢先上船，找到船主，买下这船油，并且付了定钱。然后他跑进城去，把油转卖了，得到比农民多十倍的钱，带去见伙伴们。

小王子说：“现在轮到我进城了。你们两个都交上了好运，说不定我也会有这样的结果。上帝没有办不到的事，给农民活儿干，给商人盈利，给王子一个王国并不困难。”

小王子进了城，看见百姓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哭。他上前询问人们哭什么。回答是：“你还不知道吗？昨天晚上皇上驾崩了，象这样的国王，我们再也找不到了。”“他是怎么死的呢？”“大概是歹徒下了毒药。”小王子大笑，说：“这不可能。”

忽然，有一个人仔细看了看小王子，发现他的口音不大对，衣着也与当地人不同，就喊道：“伙计们！这人是歹徒派来探听本城的消息的。说不定是他毒死了皇上。你们看，他的口音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大家在哭，他却在笑。抓住他，送他进监牢！”

人们把小王子抓住，送进监牢，两天不给他饭吃。第三天，他被带上法庭。许多人都来旁听审讯。

法官问小王子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小王子说："我是个王子。父王把整个王国给了我哥哥，母后护着我，为了我父母不和。我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就告别了父母，出来漫游。路上我遇见两个旅伴，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农民，我同他们一起来到你们的城邦。我们坐在城外休息的时候，农民说，现在该干活了，谁会干什么就干什么。商人说，他会经商，但是没有钱。我说，我只会治国，可是我没有国。农民说，我们坐着盼钱盼国会饿死，而他有力气，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我们。他就进城去，挣了一笔钱，带来见我们。商人用这笔钱去做生意，赚了十倍。我进城以后，你们却无缘无故把我抓起来下了监，两天不给饭吃，现在还要把我处死。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发生的。根据上帝的旨意，你们或者无缘无故把我处死，或者让我做国王。"

他说完这番话，法官沉默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忽然，人群中有一个人喊道："是上帝差遣这位王子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国王啦！选他当国王吧！"

于是大家都举他为王。

小王子当上国王以后，派人到城外去找他的两个旅伴。旅伴们听说国王要见他们，不胜惶恐，以为自己在城里做错了什么事。但是他们无法逃走，只好去见国王。他们跪倒在国王脚下，国王命他们站起来。这时他们才认出，这国王原来是他们的旅伴。国王对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对他们说："你们看，还是我对吧？坏事好事全由上帝做主。上帝给王子一个王国并不比给商人盈利，给农民工作更困难。"

他给了两个旅伴赏赐，并且留他们在这个王国定居。

我怎样学会骑马

（一位贵族的故事）

我们几兄弟在城里住的时候，天天都要读书，只有节假日才出去玩。有一次，父亲说："大的几个孩子该学骑马了。送他们上练马场去。"我在几兄弟中间年纪最小，于是问："我能学骑马吗？"父亲说："你会摔下来的。"我恳求他让我也去学，急得几乎哭了。父亲说："好吧，你也学。不过要注意，摔了交可别哭。不摔交，学不会骑马。"

星期三，我们兄弟三人被带到练马场。我们先走到大台阶上，然后再下到小台阶上。小台阶下面是个很大的房间。这里没有地板，铺着沙子。一些先生、太太和象我们一样的小孩子骑着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就是练马场。练马场内光线不很充足，有一股马的气味，还可以听到皮鞭挥得啪啪响，人们吆喝着马，马蹄碰在木板墙上发出咚咚的声音。起初我很害怕，什么也看不清楚。后来我们的老家人把骑术教练请来，对他说："请您给这几个孩子牵几匹马，他们要学骑马。"教练说："好。"

随后他看了看我，说："这孩子太小。"老家人说："他答应摔了交不哭。"教练哈哈大笑着走了。

接着牵来三匹有鞍的马，我们脱掉大衣，顺着扶梯走下练马场。教练拉着调马索，哥哥们骑在马上围着他兜圈子。

他们先练走步，再练小跑。最后拉过来一匹小马，是棕黄色的，尾巴已剪去。它的名字叫小红蝶。教练对我笑道："喂，骑

士，请上马。”我既高兴，又害怕，同时竭力不让人看出来。我费了半天劲，想把脚伸进马镫中，但是怎么也不行，因为我个子太小。于是教练把我抱起来，放在马背上。他说："少爷不重，顶多两磅[1]。”

起初他拉着我的手。我看见哥哥们都没有人扶，就请求他放开我。他说："您不害怕？”我很怕，但是却说，我不怕。我害怕的主要原因是，小红蝶总贴着两只耳朵。我以为它在生我的气。教练说："小心，别摔下来！”然后他就放开了我。起初小红蝶一步步地走，我挺直身子坐着。但是马鞍很滑，我担心会歪到一边去。教练问我："怎么样，坐稳了吗？”我回答他说："坐稳了。”"好，现在小跑！”教练弹了一下舌头。

小红蝶小跑起来，我开始觉得颠了。但是我一直不作声，竭力不歪到一边去。教练夸我道："嘿，这位骑士真不错！”我听了很高兴。

这时候，教练的同事走过来跟他说话，教练的眼睛不再看着我了。

突然，我觉得自己坐得有点歪了，想纠正姿势，但是无论怎样也不行。我想喊教练，叫他停住马，又怕这样做会丢脸，于是继续保持沉默。教练没看我。小红蝶一直在小跑，我歪得更厉害了。我看了看教练，以为他会帮助我，可是他还在和自己的同事说话，眼睛并不看我，口里却不时地说："真行，骑士！”我已经歪到一边去了，非常惊慌。我想，我完了，但是不好意思喊叫。小红蝶又颠了我一下，我就完全滑下去倒在地上了。小红蝶这才停住脚步。教练回过头来，发现我已经不在小红蝶背上。他说了一

---

[1] 1俄磅合409.51克。

句："哟！我的骑士掉下来了，"接着走到我身边来。我对他说，我没有摔坏，他笑道："孩子的身子骨软。"其实我真想哭。我请求他们让我再骑一回，他们抱我上马，以后我再也没有摔过交。

我们一星期去练马场两次，不久我就骑得很好了，什么也不怕了。

斧子和锯子

（寓　言）

两个农民到树林里去伐木。一个拿着斧子，另一个拿着锯子。他们选好一棵树以后就争吵起来。一个说，应该用斧子砍。另一个说，应该用锯子锯。

第三个农民说："我马上让你们停止争吵。如果斧子快，最好用斧子；如果锯子更快，用锯子更好。"他拿起斧子砍树，斧子太钝，砍不动。

他再拿起锯子，锯子很糟，根本锯不了。于是他说："你们不忙争吵，斧子砍不动，锯子锯不了。你们先磨一磨斧子和锯子再说。"可是那两个农民因为一个的斧子没磨快，另一个的锯子是钝的，肝火更旺了，竟动手打起来。

士兵家属的生活

（一个农民的故事）

当时我们住在村头，家里很穷。我有母亲照看我的姐姐和外婆。外婆穿着破衣服、破裙子，头上包一块破布，脖子上的皮肤耷拉下来，象个小袋子。她爱我疼我胜过母亲。父亲当兵去了。听人说，因为他酗酒，所以才送他去当兵。我隐约记得他回来过。我们的住房很窄小，中间撑着一根分杈的木头。记得我曾经爬到上面去，摔了下来，在板凳上碰破了头。从此在我的额角就留下一块伤疤。

我们的住房有两个小窗洞，其中一个始终塞着破布。院子也窄小，而且没有杂用房围着，中央放一个旧木槽。院里只有一匹肋骨受伤的老马。奶牛是没有的，有两只瘦绵羊，一只羊羔。我天天和羊羔睡在一起。我们吃面包就水。家里没有男劳力，母亲总说肚子痛，外婆总说头疼，一天到晚待在炉灶旁边。只有姐姐一个人干活，而且是为她自己干，想挣钱买漂亮衣服，准备嫁人。

记得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生下一个男孩。她被抬到穿堂里。外婆去邻居家借来一点荞麦米，又叫涅菲奥德大叔去请神父。姐姐去找人来参加洗礼。

人来了，带来三个大圆面包。家里人开始摆桌子，铺桌布。接着又抬来长椅和一大桶水。大家坐下。神父到了以后，教父教母站到前面去，阿库林娜大婶抱着婴儿跟在后面。大家开始

祈祷。祈祷完毕，揭开婴儿的包布，神父就把婴儿放入水中。我吓得喊道："把娃娃给我！"外婆生气地对我说："闭上嘴，看我打你。"

神父把婴儿放入水中浸了三次，然后交给阿库林娜大婶。大婶把他包好，抱到穿堂里去，交给了母亲。

以后是大家入席。外婆盛两碗粥，浇了素油端上来。众人吃罢起身向外婆道谢，纷纷离去。

我跑去问母亲：

"妈，他叫什么名字？"

母亲说："跟你一样。"

婴儿很瘦，小手小腿细极了。他老是哭。夜间你无论什么时候醒来都能听见他在哭，母亲哼着歌儿哄他。母亲自己也不好受，可是还给他唱歌。

有一次，我夜里醒来，听见母亲在哭。外婆起来问她："天哪，你怎么了？"母亲说："孩子死了。"外婆点上灯，给婴儿洗了身子，穿上干净的小衬衣，系上带子，放在圣像下面。天亮以后，外婆出门去，带了涅菲奥德大叔回来。大叔拿来两块旧的薄木板，动手做小棺材。他做好以后，把婴儿放了进去。接着母亲坐到小棺材边尖声尖气地哭诉起来。最后大叔把小棺材夹在腋下拿出去埋了。

我家唯一的喜事是姐姐出嫁。一天，几个男人带着一个大圆面包和酒来了。他们敬母亲一杯酒，母亲喝了。伊万大叔切下一块面包递给她。当时我站在桌旁，很想吃面包。我就凑到母亲耳边，悄悄对她说了。母亲笑起来，伊万大叔说："他怎么了，想吃面包吧？"说完切下一大块给了我。我接过那块面包，跑到堆房去。姐姐坐在那里。她问我："男人们在屋里说什么？"我

说："在喝酒呢。"她笑道："他们是来给孔德拉什卡说媒的。"

后来举行了婚礼。大家一早就起来。外婆生火，母亲做点心，阿库林娜大婶洗牛肉。

姐姐穿上新棉鞋、红无袖长裙，戴一块漂亮头巾，什么事也不做。等到屋子烤得暖暖的了，母亲也穿戴起来。许多人来到我家，屋里挤满了人。

接着就有三辆双马拉的大车响着铃铛到了我家门口。最后一辆车上坐着穿新呢袍、戴一顶高帽的新郎孔德拉什卡。新郎下了车，走进屋里。大家给姐姐穿上新皮袄，把她领到新郎跟前。新郎新娘入席，女人们开始唱喜歌。唱罢喜歌，新郎新娘起身，向上帝祈祷，然后出门。孔德拉什卡扶新娘上了一辆车，自己上另一辆车。大家也都坐到车上去，画过十字就走了。我回到屋里，坐在窗前等着那些参加婚礼的人回来。母亲给了我一块面包，我吃罢竟睡着了。后来母亲把我叫醒，对我说："来了！"而且递给我一根擀面杖，叫我在桌边坐下。孔德拉什卡和姐姐一起进屋里来，后面跟着进来许多人，比刚才还多。外面还站着许多人，都向我家窗户里张望。格拉西姆叔叔是伴郎，他走到我跟前说："出来。"我吓了一跳，正想出去，外婆说："把擀面杖拿给他看，问他：这是什么？"我照这样做了。格拉西姆叔叔把钱放在杯子里，倒满了酒，递给我。我端起杯子递给外婆。于是我们出去，让他们坐下。

接着就上酒、肉冻、牛肉，开始唱歌跳舞。人家向格拉西姆叔叔敬酒，他喝了一点，说："这酒怎么有点苦啊！"于是姐姐捧着孔德拉什卡的头吻起来。大家唱歌跳舞，闹了许久才散，孔德拉什卡就带姐姐到他家去了。

姐姐出嫁以后，我们更穷了。卖了马和最后的几只羊，常常

断粮。母亲到亲戚家去借贷。不久外婆也去世了。我记得母亲哭着说："我的亲娘哟！丢下我这苦命的谁来管啊？谁来疼你的可怜的女儿啊？谁做我的主心骨啊？我怎么活啊？"她象这样哭诉了许久。

有一天，我和伙伴们到大路上去放马，看见一个士兵背着行囊走来。他走到我们跟前问："孩子们，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说："是尼古拉村的。""你们村里有个叫马特廖娜的士兵家属吗？"我说："有，是我妈。"士兵看了看我，说："你见过你父亲吗？"我说："他当兵去了，没见过。"士兵说："走，你带我去见马特廖娜，我给她捎一封你父亲写的信。"我问："什么信？"他说："到家你就知道了。""行，走吧。"

士兵和我一起走了，他走得很快，我一路跑也跟不上。到家以后，士兵先向上帝祈祷，然后说："你们好！"接着脱下外衣，坐在板凳上，向四壁望了望，说："怎么，你们家就这么两个人？"母亲不敢上前，也不说话，怔怔地望着士兵。他又说："孩子的妈呢？"说着自己倒哭起来。这时候母亲才跑过去亲吻父亲。我也爬到他的膝头上去，伸手摸他的衣袋。他不再流泪，露出了笑脸。

乡亲们都来了，父亲向大家问好，说他这回已经拿到证书，再也不去服兵役了。

畜群回村的时候，姐姐也来了。她亲吻了父亲，可是父亲问："这个小媳妇是谁家的？"母亲笑道："你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识了。"父亲又把姐姐叫过去，吻了吻她，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后来母亲去煮鸡蛋，叫姐姐去买酒。姐姐买来一升酒，用纸包着瓶子，放在桌子上。父亲问："这是什么？"母亲说："给你打的酒。"父亲说："嘿，我已经四年多不喝酒了，把鸡蛋端上来吧！"他祈祷过上帝，坐下来吃饭。后来他又说："要是我不把酒戒掉，那

就当不上军士，还得空着手回来。现在呢，感谢上帝。”他从行囊中掏出一个钱包，递给母亲。母亲高兴极了，连忙拿去藏起来。

等大家都散了以后，父亲在板凳上躺下来睡觉，让我睡在他身边，母亲睡在我们脚头。他们两个说话，几乎说到半夜。后来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说：“唉，我没有木柴了！”父亲说：“斧子有吗？”“有，可是缺了口，不快。”父亲穿好鞋，拿起斧子，走到院子里去。我跟着他跑出去。

父亲从屋顶上抽了一根木棍，放在木墩子上，举起斧子，几下就劈好了，拿进屋里，说：“给你木柴，生炉子吧，我今天要出去看看，买木料盖一院房子。还得买一头奶牛。”

母亲说：“哦，这可要花好多钱呢。”

父亲说：“我们干活挣。瞧，快成人啦！”父亲指了指我。

父亲做过祈祷，吃了面包，穿上衣服，又对母亲说：“要是有新鲜鸡蛋，你拿几个放在炉灰里焐着，中午吃。”说完径自出门去了。

父亲走了好久还不回来。我求母亲让我去找。她不答应。我想溜走，母亲拉住我不放，还打了我。我就坐在灶炕上哭。这时候，父亲走进来问：“你哭什么？”我说：“我想去找你，妈不让，还打我。”说着我哭得更厉害了。父亲哈哈大笑着走到母亲跟前去，一面假装打她一面说：“不许打小费佳，不许打小费佳！”母亲假装哭起来，父亲笑道：“瞧，你和小费佳都这么好哭，动不动抹眼泪。”父亲在桌边坐下，让我挨着他，然后喊道：“喂，现在给我和小费佳开饭，我们肚子饿了。”

母亲给我们端来粥和鸡蛋，我们吃起来。母亲说：“盖房子的木料怎么样？”父亲说：“买了，八十卢布，是椴木，白得跟玻璃

似的。到时候打酒招待庄稼人，星期天他们给我运来。”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好起来了。

猫和老鼠

（寓　言）

有幢房子闹老鼠。猫钻到这里来捕捉。老鼠看见事情不妙，说：“咱们就待在天花板上别下去，猫上不来！”老鼠都不下去了，猫开动脑筋，要设法胜过老鼠。猫用一只爪子抓住天花板，吊在那里装死。有只老鼠把头伸出来看了一眼，说：“得了吧，老兄！你就是变成口袋[1]，我也决不到你跟前去。”

母鹌鹑和小鹌鹑

（寓　言）

农民们来割草了。在草地中央，土墩下面，有个鹌鹑窝。

母鹌鹑觅食回来，发现窝周围的草都给割掉了，就对小鹌鹑说：“孩儿们，大难临头了！现在你们不要作声，也不要动，否则危险。晚上我把你们带走。”小鹌鹑看见草地上比以前亮了，反倒很高兴，说：“妈妈老了，所以才不愿意我们玩闹。”于是叽叽喳

---

① 俄语有句成语说：“隔口袋买猫”，意指没看见是什么东西就盲目地买下来。

喳地叫起来。

一群村童给割草的农民送饭来，听见小鹌鹑叫，走过去把它们的头都揪掉了。

布　尔　卡

（一个军官的故事）

我养过一条大脸小猎犬，它的名字叫布尔卡。它一身黑毛，只有两只前爪尖是白色的。

这种猎犬都是下颌比上颌突出，上齿插在下齿里边，而布尔卡的下颌尤其突出，在它的上下齿之间竟放得下一根手指头。布尔卡的脸盘挺宽，眼睛又大又黑，而且闪闪发光，雪白的牙齿和獠牙总是露在外面。它看上去象黑人。布尔卡是只温顺的狗，不咬人，但是捕猎时却很凶猛顽强。它一抓住猎物就紧紧咬住，象破布条似的挂在猎物身上，又象壁虱一样，怎么也甩不掉它。

有一次，我们放它去捕狗熊。它咬住狗熊的耳朵，象水蛭般吊在那儿。狗熊用巨掌打它，紧紧抱住它，把它甩来甩去，可就是甩不掉。于是狗熊倒在地上，想压死布尔卡，而布尔卡仍旧咬住不放，直到我们用冷水浇了它为止。

它还是只小狗崽儿就跟着我了，我亲自把它养大。当我要去高加索服役的时候，起初我不想带它走，因此叫仆人把它关起来，自己悄悄地离开。在第一个驿站上，我正准备换车，突然看见路上有一团黑黑的闪光的东西在滚动。这是颈上套着铜圈的

布尔卡。它冲到我身边，舔舔我的手，然后在马车下面的阴影中躺下，伸出巴掌长的舌头。它一会儿把舌头缩回去咽唾沫，一会儿又长长地吐出来。它跑得太急，来不及喘气，现在两肋不住地起落。它在地上滚来滚去，同时用尾巴敲击地面。

晚些时候我才知道，我走后它破窗而逃，沿着我的车迹一路飞跑，在毒日头下跑了二十俄里。

布尔卡和野猪

（故　事）

在高加索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猎野猪，布尔卡跟着我。捕兽犬刚开始追赶，布尔卡立刻寻声冲过去，消失在树林里。那是十一月，正当野猪和家猪长膘的季节。

在高加索有野猪出没的林子里有许多美味的野果，如象野生的葡萄、松子、苹果、梨、黑莓、橡实、刺花李。等到这些果子成熟了，一上冻，野猪就来大吃特吃，不断长膘。

这时节，野猪会肥得跑不动。捕兽犬不用追太久，一两小时吧，野猪一闯进树密的地方就停下来。于是猎人跑过去向它开枪。根据狗吠声可以判断野猪站住了，还是在逃窜。如果野猪还在逃窜，猎狗的吠声是尖利的，仿佛有人打它们似的。如果野猪站住了，猎狗就会汪汪大叫，好象有人来了一样。

这次行猎，我在林中跑了许久，一直没有遇见野猪。最后我终于听见捕兽犬长吠一声，连忙跑上前去。我离野猪不远了，已经听得见树丛里树枝被折断的声音。这是野猪和猎犬在里面乱

窜。根据犬吠声可以判断，它们还没有逮住野猪，只是围着它转。忽然，我听见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是布尔卡。它显然在林中迷失了方向，没有跟上捕兽犬，现在和我一样，闻声拚命赶来。它跑过林间空地，穿过高高的草丛，我只看得见它的黑脑袋和咬在两排白牙齿之间的舌头。我唤了它一声，它没有回头看我，而是赶上前去，消失在树丛里。我跟着追去，越往前树长得越密。枝桠扯掉了我头上的帽子，打着我的脸，刺花李的芒刺拉着我的衣服。我离狗吠声很近了，但仍旧什么也看不见。

忽然，我听见几只狗狂吠起来，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很响的破裂声，野猪呼哧呼哧地大喘气，嘶哑地吼叫着。我明白，布尔卡已经到了野猪身边，正在和它周旋。我拚出最后一点力气穿过密林，到了那里。在树丛深处我已经看见一只花斑捕兽犬，它站在一个地方又吼又叫，离它三步远有一团黑黑的东西在乱动。

我走得更近一些就看清了野猪，并且听见布尔卡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野猪哼哼着向那只捕兽犬冲过去，捕兽犬夹起尾巴跳开了。野猪的一侧和头部出现在我眼前。我对准它的一侧放了一枪。我看见子弹打中了。野猪吼叫一声，从我眼前逃开，钻进树丛。几只狗叫着追了上去，我也跟着它们闯进树丛中。突然，我看见并且听见，几乎就在我的脚下有个什么东西。这是布尔卡。它横躺在那里尖声叫着，身子下面有一摊血。我想，这条狗完了。当时我顾不上它，继续往树丛里钻。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了野猪。几只狗从后面咬住它，它左右乱窜，一发现我就向我冲过来。我又放了一枪，几乎正对着它，因此它身上的鬃毛顿时着了火。它吼叫着晃了几下，沉重的身躯就倒在地上了。

等我走到野猪跟前，它已经死了，只是身上这里鼓一鼓气，

那里抽一抽筋。猎犬都竖起背毛，有的扯它的肚子，有的扯它的腿，有的舔它的伤口上的血。

这时我想起了布尔卡，回头去找。它迎着我爬来，不停地呻吟着。我走到它身边，蹲下去，看了看它的伤口。它的肚子破开了，肠子掉出来一大团，在枯叶上拖来拖去。等我的伙伴赶到以后，我们就把布尔卡的肠子塞了进去，并且把它的肚子缝好。在我们给它缝肚子的时候，它不住地舔我的手。

我们把野猪拴在马尾上拖出树林，而布尔卡就由马驮回家。布尔卡养伤六个星期，终于好了。

米尔顿和布尔卡

（故　事）

为了捕捉野鸡，我养了一只猎禽犬。这只猎犬的名字叫米尔顿，它身高体瘦，灰色的皮毛上有一些花斑，嘴唇下垂，耳朵很长，是只非常强壮、非常聪明的猎犬。它不咬布尔卡。从来没有一只狗对布尔卡发过威。只要它把牙齿露出来，别的狗就夹起尾巴走开了。有一次，我带米尔顿去捕捉野鸡，不料布尔卡跟在我后面也进了树林。我想把它赶开，可是怎么也办不到。送它回去吧，路又太远。我想，它不至于妨碍我，就往前走了。可是米尔顿刚闻出草丛里有野鸡，跑过去找，布尔卡就冲到前面，东窜西窜，竭力要抢在米尔顿之前捉住野鸡。布尔卡似乎听见草丛里有什么东西，跳几跳，转几个圈。可是它的嗅觉不灵，单独找不着野禽的踪迹，于是两眼望着米尔顿，米尔顿上哪儿它就往

哪儿跑。米尔顿刚走一步，它就抢上前去。我把布尔卡叫过来，打它，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米尔顿一动，布尔卡就跑到前面去妨碍它。我看野鸡打不成了，正要回家，米尔顿比我行，竟想出了哄骗布尔卡的办法：布尔卡刚抢上前去，米尔顿就放弃野禽的踪迹，转向一旁，装出找寻的样子；等布尔卡追过来，米尔顿回头看看我，摇摇尾巴，再往正确的方向走。布尔卡再追过去，抢到前头，米尔顿又故意往旁边走十来步，骗过布尔卡，然后再领我奔向目标。它一直象这样哄骗布尔卡，没有让它妨害行猎。

乌　龟

（故　事）

有一次，我带米尔顿出去打猎。到了林边，它挺直尾巴，竖起耳朵，开始嗅来嗅去。我端起枪，跟在它后面。我以为它在找山鹑，或者野鸡，或者野兔。可是米尔顿不进树林，却向田间走去。我在它后面一边走一边朝前看。忽然，我看见它在寻找什么。它前头有一只象帽子那么大的乌龟在奔跑，长长的脖子顶着光溜溜的深灰色脑袋，象根小杵似的伸出来，四只光溜溜的龟足迈着大步，背上还背着个硬壳。

乌龟一看见狗就藏起头和脚，缩在草丛里，只有那硬壳露在外面。米尔顿抓住它啃了起来，但是啃不动，因为乌龟的肚子上也和背上一样，有一层甲，只在前后左右有窟窿，从这些窟窿中伸出头、脚和尾巴来。

我夺下米尔顿口中的乌龟，观察了它背上和肚子上的花纹，

又看它是如何缩起来的。把它拿在手上往甲壳下面看，就可以看见那里头有黑乎乎的活动的东西，仿佛在地窖中似的。我把乌龟扔在草丛里，继续向前走，可是米尔顿不肯放弃，衔着乌龟跟在我身后。忽然，米尔顿尖叫一声，扔下了乌龟。原来乌龟在它口中伸出脚来，抓伤了它的嘴。它十分恼火，对着乌龟狂吠了一阵，又把它衔起来，跟着我走。我再一次命令米尔顿扔下乌龟，可它就是不听。我便夺下它嘴里的乌龟扔了。米尔顿不肯就此罢休，连忙用前足在乌龟身边刨坑。坑刨好了以后，米尔顿便用前足把乌龟推下坑去掩埋了。

乌龟象水蛇和青蛙一样，既生活在陆地上，又生活在水中。它们用下蛋的方式繁殖后代，蛋就摆在地面上，也不去孵。龟蛋象鱼子一样，自行破裂，生出小龟。乌龟有小有大，小的不比碟子大，而大的长达三俄尺，重二十普特。巨龟生活在海洋里。

春天一只乌龟能下几百个蛋。乌龟的甲就是它的肋骨。只有人和其他一些动物的肋骨是一根一根的，乌龟的肋骨却长在一起，形成一块甲。主要的是，只有乌龟的肋骨长在体外，肉在肋骨下。其他动物的肋骨都在体内，长在肌肉下面。

布尔卡和狼

（故　事）

我离开高加索的时候，那边还有战事，如果无人护送，夜间走路危险。

我想尽量早一点动身，因此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

我的一个朋友来给我送行，我们就在我的住屋门前那条村中街上坐了一夜。

这是个有雾气的月夜，虽然看不见那玉盘，外面却亮得可以读书。

夜半，我们忽然听见对面那家院里有只小猪在叫。我们这边有个人喊道："是狼咬小猪。"

我冲进自己屋里，拿了装好子弹的枪就往外跑。人们都站在对面那家的院门口，并且对我喊道："这边来！"米尔顿跟着我跑，大概以为我拿着枪是去打猎吧，布尔卡则竖起两只短耳朵，左一下右一下地跳着，似乎问我要它去咬谁。我跑到篱边就看见一只野兽径直朝我跑来。这是一只狼，它跑到篱边就纵身跳了上去。我往旁边一退，端起了枪。那只狼刚从篱笆上向我这边跳下来，我就几乎是正对着它放了一枪，然而子弹卡了壳，这一枪没有打响。狼并不停步，奔到街那边去了。米尔顿和布尔卡跟着追过去。米尔顿追上了，但是显然不敢逮。布尔卡腿短，无论怎样赶也赶不上，我们在后面拚命跑，但是狼和狗都已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一直跑到村角的排水沟边，我们才听见几声吠叫，穿过被月光照亮的雾气，看见前面扬起了尘土，两只狗正在与狼搏斗。等我们跑到的时候，狼不见了，两只狗翘着尾巴满脸怒意地回到我们身旁。布尔卡咆哮着，用头擦我的腿，显然想讲什么事，可又不会。

我们察看了两只狗以后，发现布尔卡头上有一小块伤。看来它在水沟前追上了狼，但是还不及逮住就被狼咬了一口。伤口不大，根本没有危险。

我们回到屋前坐下，谈起刚才发生的事。我因为枪没打响，觉得懊丧，总在想，要是打响了，狼准会应声倒下。我的朋友觉

得奇怪的是，为什么狼会跑到院子里来。老哥萨克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原本不是狼，而是女巫，她施了魔法，所以我的枪打不响。我们就这样坐着闲谈。忽然，两只狗冲出去了，于是我们看见，那只狼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街道中央。这回因为我们大喊大叫，它跑得很快，狗追不上。

老哥萨克见此情景更一口咬定，这不是狼，而是女巫。我想，说不定是一只疯狼，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一只狼被赶走了以后还会跑回人丛中来。

我在布尔卡的伤口上撒了一点火药，把伤口烧焦，以防万一。

我用火药烧布尔卡的伤口，是想在疯狼的口涎渗入布尔卡的血液之前把它烧掉。我知道，如果疯狼的口涎已经渗入布尔卡的血液中，那么它就会随着血液流遍布尔卡的全身，无法医治了。

布尔卡在五山城的遭遇

（故　事）

我离开哥萨克人的村子以后，没有直接回俄罗斯，而是先到五山城，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我把米尔顿送给一个哥萨克猎人，而把布尔卡带到了五山城。

这个城市被称作五山城是因为它坐落在贝什陶山上，在鞑靼语中“贝什”的意思是“五”，“陶”是“山”。山中有硫磺矿泉，泉水象开水一样烫人，因此出水的地方总是象茶炊一样冒热气。这

个城市所在的地区十分热闹。从山里流出滚烫的矿泉，山下还有一条小河。山坡上长满了树，四周是田野，远方隐约可见高加索群山。群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永远象白糖一样。其中有一座大山名叫厄尔布鲁士，天晴的时候，无论从哪个方向都看得见它的皓首。人们纷纷到这里来用矿泉水治病，矿泉上搭了些亭子和凉篷，周围辟了花园和小径。每天早上都有乐队奏乐，游人喝水，沐浴，散步。

城市在山上，山下有个大村子。我就住在村中一间小屋里。这小屋盖在院子当中，窗前是个小花园，园里养着主人的蜜蜂，不过这些蜜蜂不象俄罗斯的那样关在挖空的木墩子里，而是关在圆形的篮子里。这个地方的蜜蜂很温和，因此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布尔卡在园里的蜂房间坐一会儿。

布尔卡在蜂房间走来走去，惊奇地望着蜜蜂，嗅它们，倾听它们发出的嗡嗡声。不过布尔卡的脚步是小心翼翼的，没有打搅蜜蜂，因此蜜蜂不蜇它。

一天早上，我从矿泉回来，在小花园里喝咖啡。布尔卡挠它的耳朵，弄响了颈圈。这响声惊动了蜜蜂，于是我把布尔卡的颈圈摘了下来。不久我就听见一阵奇怪而又可怕的喧嚣从山上城里传来。许多狗狂吠乱叫，人也在喊，这吵嚷声自山上下来，离村子越来越近。布尔卡不再抓挠，把它那露出两排白牙的宽大的头搁在两只雪白的前脚间，乖乖地躺在我身边。当它听到喊叫声的时候，它似乎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竖起耳朵，露出牙齿，跳起身来，开始发威。喧声渐渐近了。仿佛全城的狗都在狂吠乱叫。我走到大门口去看，我的女房东也过来了。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是监狱里的犯人出来打狗。城里的狗太多了，当局命令统统打死。"

"怎么，如果布尔卡碰上他们，也要给打死吗？"

"戴颈圈的狗不让打。"

在我说话的时候，犯人们已经来到我们院门口。

走在前面的是士兵，后面跟着四个戴镣铐的犯人。有两个犯人拿着长长的铁钩，另外两个拿着木棒。在我们的大门前，一个犯人用铁钩钩住一条看家狗，把它拉到街心，另外一个犯人便用木棒打它。那只狗叫得令人毛骨悚然，而犯人们却在大声说笑。拿铁钩的犯人把狗翻过来，看见它死了，便拔出铁钩，环顾左右，寻找别的狗。

这时候，布尔卡就象当年扑到狗熊身上去一样，突然向那个犯人扑过去。我想起它没戴颈圈，便大喊："布尔卡，回来！"并且叫犯人不要打它。但是犯人看见了布尔卡，他哈哈大笑，敏捷地把铁钩一扔，钩住了布尔卡的大腿。布尔卡想逃，那个犯人拖着它，而且对另外一个犯人喊道："打！"那个犯人举起了木棒，布尔卡眼看就要被打死，可是它挣脱了，撕掉大腿上的一块皮，带着血红的伤口，夹起尾巴，飞也似的奔进栅门，钻到屋里我的床铺下面去了。

它的皮是在钩子钩住的地方撕掉的，它因此才得从死里逃生。

布尔卡和米尔顿的结局

（故　事）

布尔卡和米尔顿死在同一个时期。老哥萨克不会照顾米尔

顿，不仅带它去猎野禽，还带它去猎野猪。就在那年秋天，一头獠牙正尖的两岁野猪撕破了米尔顿的肚子。谁也不会给它缝合伤口，它就死了。

布尔卡从打狗的犯人手里逃生以后，也没有活多久。它脱险以后不久就变得精神委顿，而且碰到什么舔什么。它舔我的手也不似从前，不是表示亲热了。它舔的时间很长，用力把舌头贴在我的手上，后来便用牙咬。它显然不愿意咬我的手，但是不咬不行。我于是不再伸手给它。它便舔我的靴子、桌子腿，后来又啃我的靴子或者桌子腿。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天，第三天它失踪了，没有人看见过或者听说过它。

它不可能被盗，也不会弃我他往。这事发生在它被狼咬伤以后六个星期。由此可见，那只狼确实是只疯狼。布尔卡是因为狂犬病发作才出走的。猎人把这种现象称作“流口水”。据说，所谓狂犬病是指患病动物的喉头痉挛，它们想饮水，但又不能，因为水饮下去以后喉头痉挛更加厉害。于是这种动物便因疼痛、干渴而发狂，开始乱咬。布尔卡开始舔来舔去、后来又啃我的靴子和桌腿的时候，它的喉头大约已经发生痉挛。

我在那一带找遍了，到处打听布尔卡的下落，但是始终没有打听出它跑到哪里去了，又是怎样死的。如果它象别的疯狗那样乱跑乱咬，我肯定能得到它的消息。而它想必是跑到荒野中去，孤零零地死在那里了。据猎人说，聪明的狗如果流起口水来，自己会跑到田野间或者树林里去找一种草，沾一身露水，用这个办法给自己治病。看来布尔卡已经无药可治。它终于没有回来，就这样失踪了。

鸟　和　网

（寓　言）

一个猎人在湖畔张了网，罩住了许多鸟。这些鸟都是大鸟，它们把网举起来，带着飞走了。猎人跟踪追去。有个庄稼汉看见猎人在跑，就问他："你跑什么？靠两条腿能追得上鸟吗？"猎人说："要是只有一只鸟，我追不上。现在肯定追得上。"

事情果真如此。等到天黑下来，鸟儿们要回巢了，这只朝树林飞，那只朝沼地飞，第三只朝庄稼地飞，结果它们带着网落到地上，被猎人捉住了。

感　　觉

（说　明　文）

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嗅，用舌头尝，用手指摸。这个人的眼力好些，那个人的眼力差些。这个人从远处能够听见，那个人却耳聋。这个人嗅觉灵敏，离得老远都闻得出气味；那个人拿着臭蛋嗅也不觉得臭。这个人靠触觉就能分辨任何一样东西，那个人靠触觉却什么也认不出来，连木头和纸都分不清。这个人刚把东西放进嘴里就觉得甜，那个人把东西吞下去了还弄不清是苦是甜。

各种野兽的各种感觉器官强弱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的野兽都要比人嗅觉灵敏些。

人要认识一样东西的时候，必需看一看，听一听；有时也嗅一嗅，尝一尝。但是，为了认识一样东西，人最需要的是摸一摸它。

野兽呢，几乎无一例外，最需要的是嗅一嗅。马、狼、狗、母牛、狗熊一定要闻到了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马害怕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打响鼻，清一清鼻子，使嗅觉更灵一些。它只有把这东西好好嗅过一遍以后才不再害怕。

狗常常追踪主人，既见到主人，却又害怕，认不出来，于是向他吠叫，直到把主人嗅过一遍以后，才弄清楚，那看着怪可怕的东西原来就是它的主人。

公牛看见公牛被宰杀或者听见公牛在屠宰场吼叫的时候，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只要一只母牛或者一只公牛来到染了牛血的地方嗅一嗅，它立刻就会明白，而且会开始吼叫，跺脚，怎么也赶它不走了。

有个老头的老伴病了，老头去挤牛奶。母牛认出这不是女主人，打了个响鼻，不出奶。女主人叫丈夫穿上她的皮袄，再把她的头巾系在头上，结果母牛出奶了。可是老头把皮袄一敞开，母牛嗅了嗅他，又不出奶了。

捕兽犬追踪野兽的时候，从来不踩着野兽的脚印跑，而是退到一旁，离开约二十步远。没有这种常识的猎人为了让狗找到野兽的去向，就用狗的鼻子去戳野兽的足迹，而狗总是连忙跳到一旁去。因为对于它来说，那气味实在太刺鼻，反倒使它弄不清楚野兽是朝前跑了，还是朝后跑了。它得退到一边去才闻得出哪个方向的气味更重一些，然后再去追捕野兽。狗的这种行为

同有人在我们耳边大声说话时我们的做法一样：我们一定会走开，站远一点才听得清人家说什么。当我们要看的东西离我们过近的时候，我们也要退几步才去看。

狗与狗互相辨认，互相示意，全都靠气味。

昆虫的嗅觉更灵敏。蜜蜂径直向着它需要的那朵花飞去。毛毛虫向着它需要的树叶爬去。臭虫、跳蚤、蚊子在用它们的小脚量几十万步以外的地方就闻得见人的气味。

如果说，从物体分离出来、落到我们的鼻腔里的分子十分微小，那么落到昆虫的嗅觉器官上的分子该有多小啊！

狗 和 厨 子

（寓　言）

厨子做饭，几只狗躺在厨房门口。厨子宰了一头牛犊，把牛肠子扔到院子里。狗抢来吃了，说："这厨子真行，做得挺好吃。"

过了不久，厨子拿出豆子、芜菁和葱头来择，把残渣扔了。狗扑上去一嗅，扭头就走，说："我们的厨子完了，从前做得挺好吃，现在简直糟透了。"

厨子不听狗的议论，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吃了菜并且表示赞赏的是主人，而不是狗。

罗马的建立

（历　史）

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努米托雷，一个叫阿穆利。国王临死的时候对两个儿子说："你们愿意怎样分遗产呢？谁要王国，谁要我的全部财物？"努米托雷要了王国，阿穆利要了财物。阿穆利拿到财物以后，又羡慕哥哥做了国王，他就贿赂士兵，怂恿他们推翻努米托雷，立他为王。士兵们真这样做了，阿穆利当了国王。努米托雷有个女儿一胎生下两个男孩。这两个孩子又大又美。

阿穆利害怕这对孪生子长大以后得到百姓的爱戴，被立为王。他就把自己的仆人福斯蒂尼召来，对他说："你把两个孩子扔到河里去吧。"

那条河叫台伯河。

福斯蒂尼把两个孩子放在摇篮里，拿出去扔在河岸上，心想，他们自己会死去的。但是台伯河水上涨了，淹没了河岸，把摇篮冲到一株高大的树下。夜里来了一只母狼，它用自己的奶汁去喂养孪生子。

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既漂亮又强壮。他们生活在离阿穆利所在的城邦不远的森林里，学会了靠狩猎为生。百姓知道了这个情况，并且爱上了这两个美男子。哥哥名叫罗穆洛，弟弟名叫雷莫。

一天，努米托雷和阿穆利的牧人在森林附近放牧，吵起架

来。阿穆利的牧人赶走了努米托雷的畜群。孪生兄弟看见了，追上去夺了畜群。

努米托雷的牧人因此很生这两兄弟的气，趁罗穆洛不在的时候抓住雷莫，把他带到努米托雷跟前，说："森林里出现了弟兄二人，他们抢劫牲畜。我们抓到了一个，带他来见您。"努米托雷叫牧人把雷莫带到阿穆利那里去。阿穆利说："他们欺侮了哥哥的牧人，还是让哥哥处置他们吧。"雷莫又被带到努米托雷那里。努米托雷把他叫到跟前问："你从哪儿来，是什么人？"

雷莫说："我们是两兄弟，小的时候让人放在小摇篮里，搁在台伯河岸上一棵大树下，是野禽野兽养活了我们。我们在那儿长大。要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摇篮还在，上面有铜条，铜条上写着字。"

努米托雷很讶异，心想，莫非这就是他的外孙？他留下雷莫，派人去找福斯蒂尼来问话。

这当儿，罗穆洛到处找弟弟，怎么也找不着。牧人们对他说，他弟弟被人带进城去了。于是他带上摇篮去找弟弟。福斯蒂尼立刻认出了那个摇篮，并且告诉百姓，这就是努米托雷的外孙，阿穆利当初想淹死他们。百姓很愤慨，杀了阿穆利，立罗穆洛和雷莫为王。可是罗穆洛和雷莫不愿意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们留下外祖父努米托雷在这里做王，兄弟俩回到台伯河畔的大树下，就是母狼把他们养大的地方，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罗马。

上帝知道真情，但不立即道出

（纪　实）

从前弗拉基米尔城有个年轻的商人，姓阿克肖诺夫。他开着两处店铺，还有自己的住宅。

阿克肖诺夫是个长了一头淡褐色鬈发的美男子，最爱说笑，歌也唱得极好。他年纪轻轻的就纵酒，酒后往往滋事。不过自从他成家以后，他就戒了酒，很少破例。

有一年夏天，阿克肖诺夫要到下城去赶集。当他向家人告别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你今天别走，我做了一个噩梦。"

阿克肖诺夫笑道：

"你总怕我到集市上去狂喝滥饮，对吗？"

妻子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怕什么，不过我做的梦真可怕啊！我梦见你从下城回来，摘去帽子，我一看，你的头发全白了。"

阿克肖诺夫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说，我准要赚钱。你等着瞧，我发了财一定给你带点贵重礼物回来。"

于是他别了家人走了。

他在半路上遇见一个商人朋友，就同这个朋友一起去住店。两人一块儿喝茶，而且在紧挨着的两个房间宿夜。阿克肖诺夫

不爱睡懒觉，天不亮已经醒了。他想趁凉爽的时候赶路，于是叫车夫起来套车，自己到后房去找店主结了帐，就走了。

马车行驶约四十俄里，他停下来喂马。他在一家车马店的穿堂里休息了一会儿，午饭时分走到台阶上吩咐烧茶，并且拿出吉他来弹。忽然间，一辆三套马车摇着铃儿驶进院里，从车上下来一位官员、两名士兵，他们走到阿克肖诺夫跟前，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阿克肖诺夫如实讲了，并且问他们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喝杯茶。那官员却纠缠不休，一再问他，“昨天晚上在哪儿过夜？一个人还是同一个商人在一起？早上看见那个商人了吗？为什么一大早就上路？”阿克肖诺夫不明白，为什么要拿这些事来问他。他虽然都照实说了，还是免不了问一句：“你们干吗这样盘问我？我又不是小偷、强盗。我出门办自己的事，有什么可问的啊？”

于是那官员向两个士兵喊了一声，接着说：

“我是县警察局局长，我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同你一起住店的商人给杀死了。把你的东西拿出来！你们去搜查吧。”

他们进了屋子，打开箱子和行囊搜查。忽然，警察局长从行囊中掏出一把刀子，他大声问：

“这是谁的刀子？”

阿克肖诺夫看见从他的行囊中找出一把带血的刀子来，吓坏了。

“刀子上怎么会有血迹啊？”

阿克肖诺夫想回答，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我不 知 道……我……刀 子……我……不 是 我的……”

警察局长又说：

“早晨人家发现那个商人死在床上。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干这事。房门反锁着，屋里除了你没有别人。现在你的行囊中又有一把带血的刀子，从你的脸色也看得出来。你说说，你是怎么杀死他的，抢了多少钱?”

阿克肖诺夫发誓说，这不是他干的，他同那个商人一起喝了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八千卢布是他自己的钱，刀子不是他的。然而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脸色发白，浑身颤抖，好象做了亏心事一样。

警察局长叫士兵过来给他戴上脚镣，押上大车。当他戴着脚镣被推上大车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十字，流下泪来。警察没收了他的全部财物，把他送进附近的一座城市的监狱。他们还派人到弗拉基米尔城去了解阿克肖诺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弗拉基米尔城的商人和居民都证明，阿克肖诺夫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爱吃喝玩乐，人倒是个好人。于是开庭审判。他被指控杀害梁赞省一商人，盗去银钱两万。

妻子为了丈夫的事痛不欲生，束手无策。孩子们都未成年，有一个还在吃奶。她带着所有的孩子到关押着她丈夫的那个城里去。起初人家不许她探监，经她向长官们求情，总算让她去见她丈夫了。她看见丈夫穿着囚衣，戴着镣铐，和强盗关在一起，伤心得晕倒在地，好久都没有清醒过来。她清醒了以后，让孩子们围拢来，自己挨着丈夫坐下，讲了讲家里的情况，并且询问丈夫出事的经过。丈夫一五一十地对她说了，她又问：

“现在怎么办呢?”

丈夫说：

“得向皇上求情。不能冤枉好人啊!”

妻子说，她已经递了一份呈文，但是没给转上去。阿克肖诺

夫不作声，只把头垂了下去。这时妻子说：

“你还记得吗，我那天梦见你的头发白了，不是无缘无故的啊。现在你真的愁白了头。那天你不出门就好啦。”

接着她抚着丈夫的头发又说：

“万尼亚，亲爱的，你对妻子说实话，是你干的吗？”

阿克肖诺夫说：“连你也怀疑我！”于是掩面大哭。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该走了。阿克肖诺夫最后一次向家人告别。

妻子走后，阿克肖诺夫开始回忆他们说过的话。当他想到连妻子也怀疑他、问杀了商人的凶手是不是他的时候，他对自己说：“看来，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真情，只应该乞求上帝，等待上帝的恩典。”从此阿克肖诺夫不再上诉，也不再抱希望，只祈祷上帝。

阿克肖诺夫被判处鞭刑和苦役。判决就这样执行了。

他受了鞭刑。等伤养好以后，他同其他苦役犯一起被押往西伯利亚。

阿克肖诺夫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二十六年。他的头发变得象雪一般白，一把尖尖的白胡子留得很长。昔日那爱寻欢作乐的性情在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他弓着脊背，行动迟缓，很少说话，从来不笑，只是常常祈祷上帝。

在监狱里，阿克肖诺夫学会了缝靴子的手艺，并且拿做手艺挣得的钱买了《日课经》。狱中上灯的时候，他就读《日课经》。每逢节假日他都去狱中教堂做礼拜，读《使徒行传》，在唱诗席上唱诗——他的嗓子一直很好。官员们喜欢阿克肖诺夫温顺谦恭，伙伴们都尊敬他，称呼他“老大爷”或“虔诚的人”。大家对当局有什么要求都委托阿克肖诺夫去提出，彼此间有了纠纷也总是

去找阿克肖诺夫评理。

家里没有人给阿克肖诺夫写信，他也不知道妻儿是否还活着。

有一天，一批新犯人抵达流放地。当天晚上，老犯人围着新来的问长问短：是哪个城市或者哪个村子的人，犯什么案。阿克肖诺夫也挤到新犯人身边的铺板上坐下，低着头听他们说话。有个新犯人个子高高的，体格很健壮，六十来岁，留一部剪短了的大白胡子，他在讲他为什么被捕。他说：

"伙计们，我就是这样无缘无故来到这里。我把驿车夫的马从雪橇上解下来。他们就抓住我，说我偷马。我说我只是想快点到站，后来又把马放了。再说那车夫还是我的朋友。我说得对不对？可他们还是说我偷了。偷什么，在哪儿偷的，这他们都不知道。我从前干的事早该让我上这儿来了，可他们发现不了。这回倒是不该把我弄来。嘿，扯淡，我来过西伯利亚，不过时间不长……"

"你是哪里人？"一个犯人问。

"我是弗拉基米尔城人，当地市民。本名叫马卡尔，父名是谢苗诺维奇。"

阿克肖诺夫抬起头来问：

"谢苗内奇[①]，你有没有听说弗拉基米尔城的商人阿克肖诺夫家里人的情况？他们还活着吗？"

"怎么没听说！他们挺阔，别看老爷子流放西伯利亚。那老爷子想必跟我们一样犯了罪。你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呢，老大爷？"

---

① "谢苗内奇"是"谢苗诺维奇"的俗称。

阿克肖诺夫不爱讲自己的不幸遭遇，叹了一口气，说：

“我因为有罪，做苦工二十六年了。”

马卡尔·谢苗诺夫说：

“究竟是什么罪啊？”

阿克肖诺夫说：“当然是该罚的罪。”他不愿再说下去，别的犯人就对新来的讲了阿克肖诺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原因。他们说，途中有人杀了一个商人，把刀子塞给阿克肖诺夫，他就被冤枉判了刑。

马卡尔·谢苗诺夫听到这里，看了看阿克肖诺夫，然后拍拍膝头，说：

“哼，怪事！真是怪事！你可见老了啊，老大爷！”

大家问他奇怪什么，在哪里见过阿克肖诺夫。他不肯回答，只说：

“伙计们，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真是怪事！”

这句话使阿克肖诺夫想到，也许新来的知道是谁杀了商人，他于是说：

“谢苗内奇，这事你以前是不是听人说过？也许你以前见过我？”

“怎么能不听说啊！世上到处是流言。这是老早的事了，就是听说过也忘了，”马卡尔·谢苗诺夫说。

“你也许听人说过，是谁杀了那个商人吧？”阿克肖诺夫问。

马卡尔·谢苗诺夫笑道：

“嘿，刀子从谁的袋子里找出来当然就是谁杀的。要是真有人把刀塞给你，没抓着就不是贼。再说，怎么能把刀塞进你的袋子里去呢？袋子不是在你的枕头边吗？你会听见响动的嘛！”

阿克肖诺夫一听这话，顿时明白，就是这个人杀了商人。他

便站起身来走开了。这天阿克肖诺夫一夜都睡不着。他心里烦闷极了，先想起他妻子最后一次送他出门赶集时的样子，她的面庞和眼睛活生生的就在眼前，耳畔也似乎听到她的话语和笑声。接着他想起了孩子们，也是那时候的样子，小小的，一个穿着皮袄，一个抱在怀里。他还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一个快快活活的年轻人，想起他被逮捕时正坐在一家车马店的台阶上弹吉他，那时他心里很快活。他又想起他受鞭刑的那个高台、行刑的刽子手、周围的人群、锁链、犯人、二十六年的囚徒生涯，直到年迈。他苦闷得恨不能一死了之。

"全都是因为那个坏蛋！"阿克肖诺夫想。

于是他心里产生了对马卡尔·谢苗诺夫的强烈的憎恨，要不顾一切地寻报复。他祈祷了一夜，可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第二天，他不愿走到马卡尔·谢苗诺夫跟前去，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阿克肖诺夫夜夜不能成眠，苦闷得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夜里，他在牢房中走动的时候，发现有泥土从一张铺板下面撒出来。他站住看了看。突然间，马卡尔·谢苗诺夫从那张铺板下面钻了出来，神色惊恐地望着阿克肖诺夫。阿克肖诺夫想走过去不看他，可是马卡尔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他在墙脚下挖一个地道，趁出外上工之便，天天用靴筒把泥土带到外面去。他又说：

"不过你别吭声，老头儿，我把你也带走。要是你说出去，叫我挨鞭子，那我可饶不了你——那我就宰了你。"

阿克肖诺夫面对着仇人的时候，恨得浑身发抖。他抽出自己的手，说：

“我没有必要逃走，你也没有必要再杀我，你早就把我杀了。至于我会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那就听上帝的吩咐吧。”

第二天，士兵们领犯人出外上工的时候，发现马卡尔·谢苗诺夫倒土，就去查牢房，终于找着了一个洞。监狱长来了，亲自审问所有的犯人：洞是谁挖的？大家都说不知道。那些知道的人没有供出马卡尔·谢苗诺夫，这是因为他们明白，为这事他会给打得半死。于是监狱长转过来问阿克肖诺夫。他知道阿克肖诺夫是个正直的人。

“老头儿，你为人正直，你当着上帝的面告诉我，这是谁干的？”

马卡尔·谢苗诺夫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望着监狱长，没有转过头去看阿克肖诺夫。阿克肖诺夫的两手和嘴唇都在颤抖，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想：“我要包庇他吗？既然他毁了我，我又为什么要原谅他呢？叫他为我受的苦付出代价吧。如果把他供出来，他肯定要挨鞭子。万一我怀疑错了呢？再说，他挨一顿鞭子我就会好受了吗？”

监狱长又问：“怎么样，老头儿，照实说，是谁挖的洞？”

阿克肖诺夫看了看马卡尔·谢苗诺夫，说：

“我没看见，不知道。”

谁挖了洞这件事终于没有查出来。

这天夜里，阿克肖诺夫正躺在自己的铺板上打盹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个人走过来，在他的床脚坐下了。他向黑暗中看了看，发现是马卡尔。

阿克肖诺夫说：

“你还要我怎么样？来这儿干什么？”

马卡尔·谢苗诺夫没有作声。阿克肖诺夫支起半个身子

又说：

“你要干什么？走开！不然我要叫卫兵了。”

马卡尔·谢苗诺夫向阿克肖诺夫弯下身来，悄声说：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饶恕我吧！”

阿克肖诺夫问：

“饶恕你什么呀？”

“是我杀了那个商人，把刀子塞给你。当时我本想把你也杀了，可是外面有响动，我就把刀子塞进你的袋子里，爬窗户逃走了。”

阿克肖诺夫沉默着，不知说什么好。马卡尔·谢苗诺夫从铺板上滑了下去，跪在地上说：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饶恕我，看在上帝分上，饶恕我吧。我要去自首，说是我杀了商人，他们会赦免你。你可以回家去了。”

阿克肖诺夫说：

“你说得倒容易，可我受了多少罪啊！现在我能上哪儿去？……我妻子死了，孩子们都忘了我，我无家可归了……”

马卡尔·谢苗诺夫不肯站起来，用头叩地说：

“伊万·德米特里奇，饶恕我吧！我挨鞭子的时候也比现在看着你好受一点……你还可怜我，没把我供出来。饶恕我吧，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吧！”他说着大哭起来。

阿克肖诺夫听见马卡尔·谢苗诺夫哭了，自己也流下泪来，说：

“上帝宽恕你，也许我比你坏一百倍！”他忽然觉得心里轻松了。他再也不想家，也不愿离开监狱了，一心只想着生命的最后

时刻。

马卡尔·谢苗诺夫没有听阿克肖诺夫的劝告，去自首了。当阿克肖诺夫被允许回家的通知下达时，他已经死了。

狼和山羊

（寓　言）

狼看见山羊在石山上吃草，可是自己上不去，于是对山羊说：“你下来才好哩。这个地方平坦些，草也鲜嫩多了。”

山羊说：“狼呀，你叫我下去根本不是为我的吃食操心，只不过是为你自己的吃食操心罢了。”

选自《俄语读本第四册》

皇帝和衬衫

（童　话）

一位皇帝有病在身，他说："谁能把我的病治好，我就给他半个国家。"智士们聚在一起议论，怎样才能把皇帝治好。谁也没有办法。只有一位智士说，皇帝是可以治好的。他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幸运的人，把他身上的衬衫脱下来给皇帝穿，皇帝就会康复。于是皇帝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找幸运的人，使臣们奔跑了很久，却连一个幸运的人也找不到。没有一个人是心满意足的。这个人富裕，但是有病。那个人健康，但是穷困。有的人既健康又富裕，可是妻子不好，或者孩子不好。人人都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天夜里，王子从一间农舍旁走过，忽然听见屋里有人说："感谢上帝，我干够了活，吃饱了饭，现在躺下睡觉，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王子高兴极了，立刻下令脱下这人身上的衬衫，他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然后把衬衫呈献给皇帝。使臣们来到这个幸运的人跟前，要脱去他身上的衬衫，不料他竟穷得连一件衬衫也没有。

芦苇和齐墩果树

（寓　言）

齐墩果树和芦苇争论他俩谁强。齐墩果树嘲笑芦苇见风就折腰。芦苇不作声。等到风暴来了，芦苇摆来摆去，弯腰到地，但是它完好无损。齐墩果树绷紧了枝条与风对抗，结果折断了。

狼和农夫

（童　话）

一只狼被猎人紧紧追赶着，忽然碰见一个农夫，那农夫扛着连枷和麻袋从打谷场上走来。

狼说："老乡，把我藏起来吧，猎人在追我。"农夫动了怜悯心，把狼藏进麻袋里，扛在肩上。猎人们骑马赶来，问农夫有没有看见一只狼。

农夫说："没有，没看见。"

猎人走了。狼从麻袋里钻出来，向农夫扑过去，想把他吃掉。农夫说：

"唉，你这个家伙真没良心，我救了你的命，你倒要吃我。"

狼说："前恩不记。"

农夫说："不对，是前恩不忘，你不信去问别人，谁都会说，是前恩不忘。"

狼说："好吧，咱们一块儿往前走，遇见第一个人就问：是前恩不记还是前恩不忘？如果他说，不忘，我就放你走。如果他说，不记，我就吃了你。"

他们向前走去，遇见一匹又老又瞎的母马。农夫问："母马，你说，是前恩不忘还是前恩不记？"

母马说："你瞧，我在主人家里十二年了，给他下了十二头马驹，耕田、拉车一直没断过。去年我瞎了，还拉碾子。前两天我实在转不动，就倒下了。他们打我，揪起我的尾巴，把我扔到崖下去。我清醒过来以后，勉强站起来走，连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走。"

狼说："农夫，你看见了吧，前恩不记。"

农夫说："等一等，咱们再问一次。"

他们又往前走。迎面来了一条老狗，拖着臀部慢慢爬着。

农夫说："老狗，你说，是前恩不记还是前恩不忘？"

老狗说："你瞧，我在主人家里十五年，给他看家，来了生人我又叫又咬。现在我老了，牙也没有了，他们就把我赶出家门，还用辕杆打坏了我的臀部。瞧我拖着走，连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只要远远地离开主人就是了。"

狼说："你听见老狗的话了吗？"

农夫说："等遇见第三个再说吧。"

迎面来了一只狐狸。农夫说："狐狸，你说，是前恩不忘还是前恩不记？"

狐狸说："你干吗要知道这个？"

农夫说："这只狼因为后面有猎人追赶，跑来求我，我就把它

藏在麻袋里了，现在它却要吃我。”

狐狸说：“这么大一只狼能钻进你那麻袋里去吗？我要亲眼看见才能给你们评理。”

农夫说：“整个儿都进去了，不信你问它自己吧。”

狼说：“是真的。”

这时狐狸说：“我没看见就不相信。你钻给我看看。”

狼把头伸进麻袋里去，说：“是象这样。”

狐狸说：“你整个儿都钻进去吧，否则我看不出来。”

狼钻进麻袋里去了。狐狸对农夫说：“现在你把麻袋扎起来吧。”农夫把麻袋扎了起来。狐狸又说：

“好啦，农夫，你在打谷场上是怎么脱粒的，做给我看看。”农夫高兴极了，举起连枷往狼身上打去。

他说：“狐狸，你看看人们在打谷场上是怎么脱粒的吧。”说着他又朝狐狸的头上打去，把狐狸打死了，然后自言自语说：“前恩不记。”

俩 伙 伴

（寓 言）

俩伙伴在树林里走的时候，有只狗熊蹿出来，向他们扑上去。一个连忙逃开，爬到树上去藏身。另一个在原地站着，无可奈何，只好趴下装死。

狗熊走到他身边，左嗅右嗅。他连气也不敢喘。

狗熊嗅了嗅他的脸，以为是一具死尸，就走开了。

狗熊走了以后，藏在树上的那一个才爬下来，笑着问：

"喂，狗熊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呀？"

"狗熊对我说，在危急的时候丢下伙伴不管的人是坏人。"

跳

（纪　实）

一只海船环游了世界，正在归途中。这天风平浪静，人都在甲板上。有只大猴子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引人发笑。它蹦蹦跳跳，摆出种种滑稽的姿态和脸相，还模仿人的举动。看来它知道人们在拿它取乐，因此更加起劲。

它跳到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船长的儿子跟前，扯去他头上的帽子，给自己戴上，然后飞快地爬到桅杆上去了。人们哈哈大笑，那孩子却因为没了帽子，哭不得笑不得。

猴子蹲在桅杆的第一根横木上，把帽子摘下来咬啊撕的。它好象在逗那个孩子，向他比画，做鬼脸。孩子恐吓它、呵斥它，它却把帽子撕扯得更加厉害。水手们的笑声也更高了。孩子红了脸，把上衣一脱，就去追桅杆上的猴子。一转眼，他已经攀着绳索爬到第一根横木上。但是猴子比他还机灵，还快。正当孩子想夺回帽子的时候，猴子又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了。

"你别想跑！"孩子说完向上爬去。猴子又逗他，继续往上爬。孩子斗上了气儿，不肯落后。一会儿工夫，猴子和孩子都爬到了桅杆顶上。猴子用一只后手① 牢牢抓住绳索，伸长了身体，

① 猴子有四只手。——作者注。

把帽子挂在最高的那根横木末端，自己爬到桅杆顶上，在那里搔首弄姿，露齿而笑。从桅杆到挂着帽子的横木末端的距离是两俄尺左右，孩子不放开手中的绳索和桅杆就够不到帽子。

孩子斗上了气儿，他放开桅杆，向横木上迈了一步。甲板上的人都在看猴子和船长的儿子闹，一面看一面笑。可是当他们看到孩子放开绳索、伸出两手摇晃着向横木上迈了一步的时候，他们都吓呆了。

只要孩子踩空一脚，他就会摔到甲板上，跌得粉身碎骨。即使他不踩空，走到了横木末端，取到了帽子，也很难转身回到桅杆这边来。人人都呆呆地望着他，看下一步怎么办。

忽然，有一个人吓得喊了一声“哎呀”。孩子听见了这声叫喊，清醒过来，往下面一看，身子便摇晃起来。

这时，船长——孩子的父亲，从舱房里出来。他拿着一支枪，准备打海鸥。他发现儿子在桅杆上，立刻端起枪对准儿子，口里喊道：“下水！马上跳水！我要开枪了！”孩子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跳水，不然我要开枪了！……一、二……”父亲刚喊到“三”，孩子已经头朝下跳了下去。

孩子的身体象颗炮弹似的落入大海中，浪花还没有盖住他，二十名健壮的水手已经从船上跳下海去。过了差不多四十秒钟——大家都觉得这时间太长——孩子的身体才浮出水面。人们把他抱住，拉上船。又过了几分钟，从他嘴里和鼻孔里流出水来，他又开始呼吸了。

船长看到这个情景，忽然大吼一声，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似的，接着就跑回舱房去了，免得让人看见他哭。

橡树和榛丛

（寓　言）

一株老橡树把一粒橡实落在榛丛脚下。榛丛对橡树说："你的枝桠占的地盘还小吗？把你的橡实抛到空旷的地方去吧。我和我的这些小树在这儿已经够挤的了，我从不把我的榛子扔在地上，而是送给人们。"

橡树回答说："我活了两百年，这粒橡实将来长成一株橡树，也要活这么多年。"

榛丛于是大怒，说："我要压住你的小崽子，叫他连三天也活不成。"老橡树没有再说话，让自己的孩子在橡实中生长。

橡实浸透了水分，绽开来，一瓣幼芽象钩子一样牢牢扎进泥土中，另一瓣往上长。

榛丛压着它，不给它阳光。但是小橡树在榛丛荫下却渐渐拔高，越来越壮。一百年过去了。榛丛早已枯死，而由橡实中生长出来的橡树却高耸入云，它的枝桠向四面伸展开去，树荫如盖。

有害的气体

（纪　实）

在一个节日，尼古拉村的人都上教堂祈祷去了。东家大院里只留下喂牲口的婆娘、村长和马夫。那婆娘去井边打水。井就在院内。她拉起吊桶，可是没有拿住，吊桶滑下去撞在井壁上，扯断了绳子。婆娘回到下房来对村长说：

“亚历山大！劳驾下井去取桶，我把它掉下去了。”亚历山大说：

“你弄掉的，你去取好啦。”婆娘说，她可以自己下去，不过得请村长把她放下去。

村长嘲笑了她一阵，说：

“行，走吧。你现在空着肚子，我还拉得动。吃过午饭以后，我可就拉不动你了。”

村长把绳子系在一根木棒上，让婆娘骑在上面，抓住绳子，然后用绞车慢慢把她放下井去。这井有六俄尺深，水深一俄尺。村长一面放一面不住地问：“还放不放？”婆娘在下面喊道：“再放一点！”

忽然，村长觉得绳子松了，他大声喊那婆娘，婆娘却不答应。村长往井里一看，发现婆娘头朝下躺在水里。村长大喊“来人”，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马夫走来。村长叫他掌管绞车，自己骑到木棒上，下井去了。

马夫刚把村长放到水里，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村长放

开绳子，头朝下摔倒在那婆娘身上。马夫也喊叫起来，接着就跑到教堂里去找人。祈祷结束了，人们从教堂里出来。男男女女都朝井边跑。大家围着水井站着，各人喊各人的，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年轻的木匠伊万挤到井边来，一把抓过绳子，骑在木棒上，叫人们把他放下去。不过伊万还把自己的宽腰带跟绳子扎在一起。两个人把他放下去，其他人往井里看着，注意伊万的情况。他刚下到水面就放开绳子，又要头朝下摔倒，这时候他的腰带拉住了他。人们大叫："把他拉上来！"伊万被拉上来了。

他象个死人似的吊在腰带上，头倒挂着，在井壁上碰来碰去，脸色青紫。人们把他弄上来，解开，放在地上。大家以为他死了，可是他忽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咳了一阵，活过来了。

还有人想下井去，一个老农却说，不能再下去了，因为井里有恶浊的气体，会致人于死地。于是男人们跑去拿了一些钩竿来，放到井里去钩村长和那婆娘。村长的老婆和母亲在井边大声哭着，还有一些人在劝慰她们，男人们用钩竿钩住了井下的死尸，拚命往上拉。有一两次他们已经把村长拉到一半的地方，可是村长的身体太重，衣服扯破了，他又掉了下去。最后用两根钩竿才把他拉上来。接着又把婆娘也拉了上来。两个人都死了，没活过来。

事后人们检查了这眼井，发现井下确实有恶浊的气体。

浊　　气

（说 明 文）

浊气往往很难闻，无论是人还是任何别的生物，都无法在其中生存。

地下某些地方集聚着这样的气体。一个人如果落到那种地方，就会立即死亡。因此，矿坑里要点灯，在人下去之前先把灯放下去。如果灯灭了，人就不能下去，得先往里送些新鲜空气，直到灯能点燃。

那不勒斯市附近有一个这样的洞穴，其中在离地面一俄尺的低处有浊气，而上面的空气却是好的。人走进洞去还不会出什么事，狗一进去就要丧命。

浊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由我们所呼吸的好空气变成的。如果把许多人集合在一个地方，并且紧紧关上所有的门窗，不让新鲜空气进去，那么这里的空气就会变得象那眼井下的空气一样，人们会死亡。

一百年前，印第安人在一次战争中俘虏了一百四十六个英国人，把他们锁在一个不通风的地下洞穴里。

被俘的英国人在洞穴里待了几个小时以后，开始感觉呼吸困难。黎明前就死了一百二十三人，其余的人出来的时候也已经半死不活，或者病倒了。起初洞里的空气是好的，等到俘虏们把好空气用完了，又没有新鲜空气进去，空气就变得恶浊，象那眼井里的空气一样，许多人因此死去。为什么聚在一起的人多

了好空气会变坏？这是由于人呼吸的时候不断吸进好空气、呼出浊气的缘故。

狼和小羊

（寓　言）

狼看见小羊在河边饮水。

它动了吃掉小羊的念头，就一步步走过去，对小羊说："你把我的水搅浑了，叫我没法再喝。"

小羊说："狼呀，我怎能搅浑你的水啊？我站在下游，而且只沾了沾嘴唇。"狼说："那么你去年夏天为什么骂我父亲？"小羊说："狼呀，去年夏天我还没有出世呢！"狼勃然大怒，说："我辩不过你，可是我的肚子空着，就为这个我要吃掉你。"

狮、狼、狐

（寓　言）

一只有病的老狮子躺在洞里。所有的野兽都来探望兽王，只有狐狸不曾露面。狼就抓住这件事到狮子面前去说狐狸的坏话。

狼说："狐狸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一次也不来探望大王。"

狐狸正好在这个时候跑来，听见了狼说的话，心想："哼，你

等着瞧吧。”

狮子看见狐狸就咆哮起来，可是狐狸说：“你先别处死我，听我说一句话。我没来是因为没工夫，我没工夫是因为我跑遍世间，访医求药给大王治病。现在才找到药，所以现在跑来。”

狮子问：“什么药？”

狐狸说：“是这样：把一只狼活活的剥了皮，趁那皮还温和的时候穿上它……”

狮子把狼撕吃了，狐狸笑道：

“老兄，你就不该让主人动恶念，应当让它动善念才是。”

皇帝的新衣

（童　话）

从前有个皇帝最爱穿戴。他成天只想着怎么打扮得更漂亮些。一天，有两个裁缝师傅来求见皇帝，对他说：“我们会做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漂亮衣服。不过蠢人和不称职的人可看不见我们做的衣服，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皇帝听了很高兴，就叫这两个裁缝给他做衣服。他们两个在宫里占了一间屋子，拿到天鹅绒、丝绸、金子，总之，做衣服需要的一切。

一星期以后，皇帝派一位大臣去打听新衣服做好了没有。那位大臣前来询问，两个裁缝回答他说，做好了，并且指了指空无一物的地方。大臣知道蠢人和不称职的人看不见这衣服，就假装看见了，而且称赞了一番。皇帝下令拿衣服给他。裁缝们把衣服带来，指了指空无一物的地方。皇帝也假装看见了新衣服，而

且把自己的旧衣服脱下来，命人给他穿上新的。皇帝穿着新衣服在城里漫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见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但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看不见新衣服，因为人人都听说只有蠢人看不见。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看不见，而别人全能看见。皇帝就这样在城里漫步，大家都夸新衣服好。忽然，有个傻子看见了皇帝，他高声说："你们看哪，皇帝脱了衣服逛大街呢！"皇帝这才感到羞愧，因为他没穿衣服，让别人看见了他的丑态。

狐 狸 尾 巴

（寓 言）

一个人捉到一只狐狸，就问："是谁教你们狐狸用尾巴欺骗狗啊？"狐狸反过来问："怎么是欺骗呢？我们并没有欺骗狗，只不过拚命逃生罢了。"那人说："不对，你们是用尾巴行骗。当狗追上来，要咬住你们的时候，你们把尾巴甩到一边去；等到狗跟着你们的尾巴转过去以后，你们却又朝相反的方向跑了。"狐狸笑道："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欺骗狗，而是为了转弯。当狗追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走直路不行了，就转弯；为了一下子转过这边去，我们得把尾巴甩到另外一边，就象你们人跑步的时候要转弯得甩手一样。这不是我们的发明，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想出这个办法来了，好叫狐狸不致被狗捉光。"

蚕

（故　事）

我家园中有几株老桑树，还是我祖父种下的。秋天，有人给我一佐洛特尼克[1]蚕子，劝我养蚕，抽丝。这些蚕子是深灰色的，很小，比最小的大头针针头还要小。我把这一佐洛特尼克蚕子数了数，总共有五千八百三十五粒。它们完全没有生命，不过你如果去挤压它们，它们会噼啪作响。

我把蚕子扔在桌子上，几乎把它们忘了。

到了春天，有一次我到园子里去，发现桑树已经开始吐芽，在太阳晒得烈的地方，甚至抽出了叶片。我于是想起蚕子，回到家里把它们找出来摊开，摆得稀松一点。大多数蚕子已经不象原来那样呈深灰色，有些成了浅灰的，还有一些颜色更浅，带上了乳白色。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来看蚕子，有的出了蚕蚁，有的涨大了，显得挺饱满。蚕蚁们大约在壳里感觉到桑叶已经长成。

蚕蚁是黑色的，毛茸茸的，小得难以辨认。我用放大镜看，发现它们在壳里盘踡着，出壳以后才伸直。我到园中去采桑叶，摘了三把，铺在我的桌子上，然后按照别人的指点，动手给蚕宝宝预备地方。

我去弄纸的时候，蚕宝宝已经闻到桌上的桑叶了，一齐爬过

---

① 1佐洛特尼克约合4.26克。

来。我就拿一片叶子去逗引它们，它们象狗追一块肉似的在呢桌面上爬着，越过铅笔、剪刀和纸。于是我裁了一张纸，用小刀在上面戳些洞，铺上一层桑叶，盖在蚕宝宝身上，蚕宝宝就钻过纸洞，爬到桑叶上，立刻吃起来。

别的蚕出壳以后，我同样拿铺了桑叶的纸盖在它们身上，它们也都钻过纸洞爬上来吃桑叶。每张纸上的蚕都是大家一齐从叶边上吃起。等到桑叶吃完了，它们就在纸上乱爬，寻找新的食物。于是我再拿铺了桑叶的有孔纸盖在它们身上，它们又爬上来吃。

我把蚕宝宝放在格板上，桑叶吃完以后，它们就在格板上东爬西爬，一直爬到边缘，但是从来不会掉下去，尽管它们没长眼睛。只要一只蚕爬到了边缘，在下去以前，它会吐出一根丝沾在格板边上，然后再下去，吊在空中，探察探察，愿意往下就往下；如果想返回，那么也可以靠这根丝上去。

蚕宝宝日日夜夜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吃。给它们的桑叶要逐渐增加。新鲜桑叶拿来，它们立刻爬上去。接着便可以听到一种类似雨点打树叶的沙沙声，这就是蚕宝宝在吃新鲜桑叶了。

第一批蚕蚁象这样生活五天以后就长大许多，食量也比先前大十倍。我知道第五天它们要睡一觉，一直等着瞧。第五天的前夜，真有一只蚕伏在纸上不吃也不动了。

我观察了它一夜一天。我知道，蚕要蜕几次皮，因为它们一长大，原来的皮就嫌小了，得换上新的。

我和我的朋友轮流观察。到了晚上，我的朋友叫喊起来：“要蜕皮了，快来！”我走过去一看，真的，那只蚕把它的旧皮囊沾在纸上，往嘴边咬一个洞，从那里伸出头来，然后使劲扭动身子，

似乎要挣扎出来，但是旧皮囊不放它出来。我观察了许久，看见它怎样挣扎也出不来，于是想助它一臂之力。我用指甲轻轻挖了一下，立刻发觉我做了一件蠢事。指甲下面出现液体样的东西，蚕也死了。当时我以为这是血，后来才明白，蚕的表皮下面有一种液体，是帮助蚕蜕皮的润滑剂。我一定是用指甲弄坏了它的新皮，因此它虽然蜕了旧皮，却很快死去。

别的蚕我再也不敢碰了，它们全都经过了一番挣扎，只有少数几只失败，大多数虽然受尽折磨，终于从旧皮囊中爬了出来。

蜕皮后的蚕宝宝食量大增，需要采更多的桑叶。四天以后，它们又睡觉了，然后再蜕掉一层皮。桑叶吃得更多了，蚕宝宝长到八分之一俄寸长。再过六天，它们再睡一觉，换一身新皮，变得很粗很长，我们几乎供不上桑叶。

到第九天，老蚕们完全停止吃食，爬到格板顶上和柱子上。我把它们拿下来放在新鲜桑叶上，它们却扭头爬开去。于是我想起，蚕要做茧的时候就完全不吃桑叶，而且往高处爬。

我放下它们，看它们究竟要干什么。

老蚕爬到它们的天花板上，各据一方，吐丝做茧。我观察其中的一只。它爬到一个角落里，向四方八面吐出一俄寸长的丝六根，自己伏在上面，把身子折成马蹄形，然后用头画圆圈，一边画一边吐丝，让丝把它的身子裹起来。晚上，它已经象是堕入雾霭之中，只隐约让人看得到。第二天早晨，它完全被丝网裹住，看不见了。可是它还在继续做茧。

三天以后，它做完茧，寂然不动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天之内它究竟吐了多长的丝。如果把一只蚕吐的丝全部拉直，往往会超过一俄里长，很少例外。算一算，这三天为了吐丝做茧，它的头得围绕身子转多少次，答案是

三十万次。这就是说，每秒钟转一圈，不停歇地转三天。此后我们拾了几个蚕茧，打开一看，发现蚕在里面完全干了，而且发白，象蜡做的一样。

我知道，从这些裹着蜡一样的白色蚕尸的蚕茧中，会飞出蚕蛾来。但是在我看着它们的时候，我无法相信这一点。不过到了第二十天，我还是去观察我们拾来的那几个茧，看它们究竟会怎样。

我知道这一天应该发生变化，可是看不出任何动静。我正以为事情不完全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却忽然发现，一个茧的一端已经发黑，而且湿润。我想，这个茧是不是坏了？正要扔掉，又转念一想，变化会不会由此开始啊？于是静静观察。真的，湿润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好半天没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后来就出现一个象长着触须的头一样的东西。触须动了。接着我又发现，有只小脚从洞里伸出来，随后是第二只。小脚抓着茧往外爬。那东西渐渐露出，我看清了，是一只湿乎乎的蚕蛾。等到它的六只小脚和尾部都从茧子里钻出来，它就伏在那里。蛾子身上晾干以后，变成白色的。它展一展翅膀，飞起来转了一圈，落在窗户上。

过了两天，蚕蛾在窗台上摆下一排排的蚕子，并且把它们粘住。蚕子是黄色的。二十五只蚕蛾摆了子，我收了五千粒蚕子。

第二年我养的蚕更多了，并且抽了更多的蚕丝。

心甘情愿

（一个猎人的故事）

我们出外猎熊。我的同伴开了一枪，伤了熊的臀部。雪地上留下的血迹不多，熊也跑了。

大家在林子里会合，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现在就去寻踪，还是等三天，让那只熊平静下来再说。

我问猎熊的老乡，能不能立刻去围捕。年长的一个说，“不行，得等狗熊老实了，过五天才能围。现在去追只会把它吓跑，它不会躺下。”

年轻的一个却争辩说，现在就可以去围。他说，“狗熊肥胖，在这样的雪地上跑不远。它这就会躺下。即使它不躺下，我踩着滑雪板去准能把它追上。”

我的同伴也不愿意现在去围，建议大家等一等。

我于是说，“何必争来争去，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和杰米扬[1]去跟踪。能围住，很好。围不住呢，反正天还不晚，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我们就这么办了。

其余的人坐上雪橇回村去了，只有杰米扬和我带些面包留在林子里。

他们走了以后，我和杰米扬检查了猎枪，把皮袄下摆掖在腰

---

① 就是上文说的“年轻的一个”。

间，寻踪前进。

天气很好，寒冷而又寂静。不过穿着滑雪板走路很吃力，因为林中的积雪很深而且松软，没有坚硬的地方，加以昨夜又下了一场雪，滑雪板往往陷下去四分之一俄尺，有时还要深。

从远处看得见那只熊的脚印，可以分辨出它怎么走法。在某些地方它陷进积雪中，深及肚腹，以致翻开了积雪。起初我们在高大的树木间寻踪前行。渐渐地，踪迹把我们引进一片稀疏的小云杉林。杰米扬停下来说，“别再跟着狗熊的脚印走，它多半在这儿躺下了，雪地上有它坐过的痕迹。咱们绕圈子吧，不过得悄悄地，别大声说话，也别咳嗽，不然会把它吓跑。”

我们离开熊迹往左边走。走了大约五百步，一看，前面又出现熊迹。我们再寻踪前行，踪迹把我们引上大路。我们在路上停下来观察，看它往哪边走。路上有熊掌印子，连指头都留下了痕迹。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出，一个穿树皮鞋的老乡曾经从这儿走过，显然是往村里去。

我们沿着大路走。杰米扬说，“现在不用往大路上瞧了，狗熊向右边拐也好，向左边拐也好，都能从两边雪堆上看出来。它反正要拐弯，不会到村里去。”

我们象这样沿着大路走了约一俄里，便发现前面的熊迹离开了大路。仔细一看，真希奇！那足迹是狗熊的，可并不是离开大路转向树林，而是从树林里出来上了大路，脚趾朝着大路。我说，“这是另外一只熊。”杰米扬看了看，想了想，说，“不，这就是那只熊，不过它开始要花招了。它是倒退着离开大路的。”我们又寻踪走去，情况果然如此。可以看出，那熊倒退着走了十步左右，到了一棵松树后面，这才转过身来，一直朝前走去。杰米扬停步说，“现在咱们能围住它了。除了这片沼地，它没有地方可待。

咱们绕圈子吧。”

我们开始绕圈子，穿过稠密的云杉林。我乏极了，路也越来越难走。一会儿撞进桧树丛中，被灌木缠住，一会儿让小云杉绊了脚，一会儿是没穿惯的滑雪板翻转过来，一会儿又撞在积雪下面的树根或树墩上。我已觉四肢无力，脱下皮袄，汗流如注。可是杰米扬还象划船似的走得轻松，他脚下的滑雪板仿佛在自动前行，既不会绊在什么东西上，也不会翻转过来。他还把我的皮袄接过去，搭在自己肩上，并且不停地催促我。

我们围着沼泽地绕了一个大约三俄里的圈子。我渐渐落在后面，因为我的滑雪板总是翻转过来，两只脚绊来绊去。忽然，杰米扬在前面停下来，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杰米扬微微俯身，手指前方对我耳语道，“你看见了吗？一只喜鹊在断树枝上头叫，鸟儿远远地闻到了狗熊的气味。是它。”

我们退到一边，又向前走了约一俄里，发现原先的迹印。这说明我们围着那只熊转了一圈，它在我们的圈子中央。我们停下来。我连帽子也脱了，并且敞开衣襟，因为我热得象在澡堂子里一样，浑身都湿透了。杰米扬脸上红扑扑的，正用衣袖擦汗。“老爷，”他说，“行了，现在得休息一会儿。”

晚霞染红了林中的树。我们在滑雪板上坐下来休息，从布袋里掏出面包和盐。我先吃一点雪，然后才吃面包。那面包吃在嘴里真香，我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面包。我们坐了一会儿，天渐渐暗下来。我问杰米扬，村子还远吗？他说，“差不多还有十二里路。夜里能走到，现在得休息一会儿。老爷，你穿上皮袄吧，别冻着。”

杰米扬折了一些云杉树枝，把雪地打实，铺了一张床，我和他并排躺下，枕着手臂。我不知怎样睡着了。大约两小时以后

我才醒过来。有什么东西咔嚓响了一声。

我睡得那么沉，竟忘了自己躺在什么地方。等我向四面一看，真奇怪啊！我在哪里？眼前似乎是白色的厅堂，白色的柱子，所有的东西都在闪光。我举目向上，上头有白色的花纹，花纹间露出湛蓝色的穹隆，点着各色小灯。我环顾四周，想起我们在林子里，披着白雪和寒霜的树木被我当成了厅堂，而那些小灯是天上的星星，它们在树枝间闪烁。

入夜时下霜了，所以树枝上有霜，我的皮袄上有霜，杰米扬浑身都盖着霜，还有霜从上面撒下来。我叫醒杰米扬，两人踩着滑雪板重新上路。林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我们的滑雪板插进松软的雪里，一些树冻得裂开，发出噼啪的声音，在林子里引起低沉的回声。有一次，有个活物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躁动起来，旋即消失。我以为就是那只熊。等我们走过去才看见野兔的踪迹，一些小白杨树的树皮被啃过，是野兔吃的。

我们来到大路上，拖着滑雪板向前走。脚下轻松了，滑雪板在被压实的路上哗啦哗啦滑着，积雪在皮靴底下吱吱作响，寒霜象绒毛一般贴在脸上。星星仿佛沿着树梢向我们迎面奔来，时明时灭，整个天空似乎都在骚动。

我的同伴睡了，我把他唤醒，对他讲了我们围着那只熊走了一圈的情况，并且吩咐主人天一亮就召集老乡们去追捕。我们吃罢晚饭躺下睡觉。

我累了，要不是我的同伴把我叫醒，我会一觉睡到晌午。我一骨碌爬起来，看见我的同伴已经穿好衣服，在弄猎枪。

“杰米扬呢？”我问。“他早就到树林里去了，已经检查过包围圈，刚才跑回来一趟，现在领着老乡们去了。”我洗了脸，穿好衣服，把子弹上好，坐上雪橇出发。

外面寒气逼人，静寂无声，太阳还在茫茫的大雾上头，看不见。下霜了。

我们在大路上滑行了约三俄里，来到林子跟前。一看，低处有青烟缭绕，一群人站在那里，是村夫村妇们，手里拿着棍棒。

我们下了雪橇，走到他们跟前。男人们坐着，在烤土豆，和女人们说说笑笑。

杰米扬也在他们中间。人们站起身来，杰米扬带领他们沿着我们昨天绕的那个圈子布哨。男男女女拉开距离，排成一条线，三十个人（只看得见他们的上半身）进了树林。我和我的同伴跟着他们。

林中的小路虽然被许多人踩过，还是很难走，但不至摔倒，因为我们象是在两堵墙中间行进。

我们走了约半俄里路，发现杰米扬踩着滑雪板从另外一个方向朝我们奔来，招手叫我们到他跟前去。

我们走过去，他指了指我们该站的地方。我站到自己的岗位上，向四周望了望。

我的左侧是高大的云杉林。穿过树木，可以看得挺远，树后有一个黑色人影，是参加围猎的老乡。前方是一片新生的云杉，有一人高，密密层层的，树枝被积雪压得倒挂下来，而且黏在一起。树间有一条被积雪掩盖的小路，正对着我。右侧也是一带稠密的云杉林，尽头有块空地。我看见杰米扬让我的同伴守在那空地上。

我检查了我的两支猎枪，扳起扳机，然后考虑我站在哪儿更好。在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有一株高大的松树。我想，"我就站在那棵松树旁边，把另一支枪靠在树干上。"我朝松树走去，两只腿陷到膝盖以上的地方。我把松树周围一俄尺半宽的积雪踩

实，在那儿待下来，手里端着一支枪，另一支也扳起了扳机，靠在树干上。我还把匕首拔出来，放在一旦有情况容易拿到的地方。

我刚安排停当就听见杰米扬在林子里喊：

“走！出发！走！”杰米扬的话音未落，站在圈上的男人们都七嘴八舌地嚷起来：“走啰！……”女人们也用尖细的嗓子喊道：“哎！走！”

熊在圈子里面，杰米扬在赶它。周围到处有人喊叫，只有我和我的同伴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候。我站着，眼睛注意看着，耳朵注意听着，心脏跳得厉害。我手握猎枪，瑟瑟发抖，心里想，那熊要是钻出来，我就向它瞄准，开枪，叫它倒下……忽然，我听见左侧有什么东西陷进积雪中去了，不过离我还远。我望一望高大的云杉，五十步以外的树木后面有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立在那儿。我举起枪来等着，心里想，它会不会跑过来？再一看，它动了动耳朵，转过身去。从侧面我把它整个儿都看清楚了，是个硕大无朋的野兽！我慌忙向它瞄准。啪！我听见我的子弹擦树而过。穿过硝烟，我看见那熊向包围圈内逃去，消失在林中。我想，糟了，它再也不会朝我这边来了，要么轮到我的同伴开枪，要么它穿过老乡们的警戒线逃走，不会到我这边来了。我站在原地，又顶上一颗子弹，注意倾听。老乡们在四面喊叫，但是从右侧，距我的同伴不远的地方，传来一个村妇的怪叫声：“瞧它！瞧它！瞧它！这边来！这边来！哟，哟！哎呀呀！”

显然是狗熊到了跟前。我已经不指望它会到我这边来，于是向右侧我的同伴那边望去。我看见，杰米扬拿着一根棍子，脚下没穿滑雪板，沿着小路向我的同伴跑去。他在我的同伴身边蹲下，用棍子指了指前方，好象瞄准什么。我又看见，我的同伴

端起枪来，朝着杰米扬所指的方向瞄准。啪！他放了一枪。我想，“好，打死了。”可是一看，我的同伴并没有跑上前去，显然是打偏了，或者没打中要害，那熊会逃走。现在它要向后跑，不会蹿到我这边来！怎么回事啊？忽然我听见前方有个活物一阵风似的猛跑，而且呼哧呼哧喘气，附近树上的积雪纷纷落下。我向前方望去，只见它沿着密林间的小路飞快地径直朝我奔来，显然是吓昏了头。当它离我五步远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了它的黑黑的胸膛、巨大的头颅、棕黄色的毛。它径直朝我奔来，把雪粉撒向四面八方。我从它眼睛里看出，它并没有发现我，只是吓得乱蹿。然而它正朝我身边这棵松树直奔过来。我端起枪，射击，它却离我更近了。我看见子弹没打中，狗熊根本没听见，也没发现我，仍旧朝着我冲上来。我把枪口向下移动，几乎是对准它的脑门子放了一枪。啪！我看见这一枪击中了，可又没把它打死。

它微微抬起头，贴住两耳，露出牙齿，继续向前。我去拿另一支枪，刚刚抓住，它已经冲上来，把我掀倒在雪地上，从我身上跳过去了。我想，“好，它扔下我跑啦。”我刚要起身，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住我不放。那熊方才猛跑的时候停不住脚，从我身上跳了过去，可是它又折回来，把它的整个胸膛压在我身上。我感觉到有个很重的东西压着我，往我脸上喷热气，用它的血盆大口把我的整个面部衔住。我的鼻子已经在它嘴里，我甚至感觉到从那里呼出热气和血腥味儿。那熊用两只巨掌按住我的两肩，我动弹不得，只好把头弯向胸前，让鼻子和眼睛脱离熊口，而它总想咬住我的眼睛和鼻子。我感觉到它的一排上牙在我的额头齐发根的地方，下牙在我两眼下端的骨头上。它的牙齿合紧了。我的头上象有许多把刀子在切割。我拚命挣扎，力图摆脱。

它急了，象狗啃骨头一样死死咬着，咬着。我挣脱开，它又把我咬住。我想，"这下我完了。"忽然，我觉得身上轻松了。一看，狗熊没了，它从我身上跳下去逃跑了。

我的同伴和杰米扬看见狗熊把我按倒在雪地上咬，连忙向我奔来。我的同伴想快一点赶到，但却犯了一个错误。他没走已经踩实的小路，而是往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跑，结果陷进积雪中。在他奋力从积雪中爬出来的当儿，狗熊一直不停地咬我。杰米扬当时没拿猎枪，手里只有一根树枝。他沿着小路奔来，口里喊道："老爷给咬死了！老爷给咬死了！"他一边跑一边对狗熊叫骂："你这个混蛋！干什么？滚！滚！"

狗熊竟听从他的话，丢下我跑了。我站起身来的时候，雪地上的鲜血那么多，就象宰了一头羊。我的眼睛上端挂着一条一条的肉，当时不觉得疼。

我的同伴跑到我跟前，其他人也围拢来，大家查看我的伤口，用雪给我敷上。我忘记了自己的伤，问："狗熊呢？往哪儿跑了？"忽然有人喊："瞧它！瞧它！"一看，狗熊又朝我们这边跑来。我们抓起猎枪，可是谁也没来得及放，狗熊跑过去了。它发狂了，还想咬人，但是看见人这么多，吓破了胆。从它留下的印迹我们发现，它的头在流血，本想跟踪追去，可是我的头大疼起来，只好进城去找医生。

医生给我缝了伤口，现在已经渐渐愈合。

一个月以后，我们再去猎那只熊，可惜没轮到我把它打死。它一直没走出包围圈，只在里面转来转去，发出可怕的咆哮声。杰米扬打死了它。我放的一枪打断了它的下颌骨，打掉了一颗牙齿。

这只狗熊大极了，有一身上好的黑毛皮。

我用这张熊皮做了个标本，它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我额上的伤口长得很好，只留下一点点疤痕，几乎看不出来。

母鸡和小鸡

（寓　言）

一只母鸡孵出一窝小鸡，可是不知道怎样保护孩子们，就对小鸡说："你们再爬进蛋壳里去吧，我还象原先那样伏在你们身上，好保护你们。"小鸡听了这话，就往蛋壳里钻，但是怎么也钻不进去，只把翅膀挤疼了。于是有一只小鸡对母亲说：

"要是我们必须永远待在蛋壳里，你还不如不把我们孵出来呢。"

狮子、毛驴和狐狸

（寓　言）

狮子、毛驴和狐狸一块儿出去觅食，抓到了许多野兽。狮子叫毛驴来分。毛驴把猎物平均分成三份，说："好啦，你们请吧！"狮子勃然大怒，就把毛驴吃了，叫狐狸重分。狐狸把猎物堆成一大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点。狮子看了看，说："你真聪明！是谁教你分得这样好啊？"

狐狸说："你没看见毛驴的下场吗？"

老 杨 树

（故　事）

我家的园子荒废了五年，我雇了几个人，同他们一起拿着斧子和铁铲在园子里干起来。我们除去枯死的、野生的、多余的灌木和树。白杨和稠李滋生得最多，影响其他树种的生长。白杨由根部滋生，拔不掉，必须把地下的根砍断。池塘对岸有一株二人合抱的大杨树，四周是一块空地，空地上长满了小杨树。我命人砍掉这些小杨树，以便把这里弄得更适意一些。而主要的是，我想减轻老杨树的负担，自以为，小杨树既是从老杨树生出，就都要吸取它的汁液。在我们砍小杨树的时候，我有时怀着怜惜的心情看着它们的嫩根怎样从地下被挖出来。随后一株被砍开一点的小杨树由我们四人合力拔也拔不起。这株小树拚命抵抗，不愿死去。我想，既然它们这样顽强地抓住生命，说明它们要活下去。可是不砍又不行，我就砍了。后来我才知道，不该除掉它们，那已经晚了。

我以为是小杨树吸取老杨树的汁液，其实相反。当我砍小杨树的时候，老杨树已经奄奄一息。到了绿叶长成的季节，我发现，它的一根树杈（老杨树总共有两根杈）光秃秃的，当年夏天就枯死了。它早已奄奄一息，而且知道这一点，便把自己的生命传给小树。

这就是小树滋长得那么快的原因，而我却想减轻老树的负担，把小树都弄死了。

稠　　李

（故　事）

由榛林出来的小径上，长了一株稠李，妨碍榛丛生长。要不要把它除掉？我考虑了很久，总舍不得。这稠李不是小灌木，而是一株三俄寸粗、四俄丈①高的大树，繁茂的枝叶纷披着，白色花朵开满枝头，色彩鲜亮，香气四溢。我是不会去砍它的了，不料一个雇工趁我不在的时候动手砍起来（我早先嘱咐过他，要把这株稠李连根砍掉）。等我走来，他已经砍开了一俄寸半。每当他的斧子砍进刀口中去的时候，汁液就从斧子下面噗哧噗哧地溅出来。"没有办法，命该如此，"我这样一想，自己也拿起斧子跟雇工一块儿砍起来。

无论什么活儿干起来都是令人畅快的，砍树也一样。我们高高兴兴地把斧子深深地斜插进树干中去，然后把砍开的部分齐根切掉，再把斧子更深更深地插进树干中去。

我已经把稠李完全抛在脑后，只想着怎样快些把它砍倒。等我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我放下斧子，和雇工一起用两手撑住树干，要把它放倒。我们晃了晃，树上的叶子颤抖起来，把露水和香喷喷的白花瓣洒在我们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由树心里发出一种声音，好象喊叫一般。我们再压下去，树心裂了，那响声仿佛是哭喊，树跟着倒了下去。它

---

① 1俄丈合2.134米。

断了，带着它的枝桠和花朵摇晃着倒在草地上。那些枝桠和花朵在树倒下以后还颤动了一阵，接着便都静止了。

“嘿，真是棵好树！”雇工说。“可惜呀！”我非常心疼，连忙走开，找别的雇工去了。

树怎样走路

（故　事）

有一天，我们在池塘边的小土坡上清扫一条杂树丛生的小路，砍了许多野蔷薇、柳丛、白杨，后来碰到一株稠李。这稠李就长在那条路上，很粗，也很老，树龄不下十年。可是，据我所知，五年前清理过园子。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此地怎么会有一株这么老的稠李。我们砍倒了它，继续往前走。前面是另外一片密林，里面也有一株这样的稠李，甚至长得更粗壮。我仔细看了看它的根部，发现它长在一株老椴树下。那老椴树的枝桠妨碍它生长，它的树干就顺着地面伸出约五俄尺，等到见得着阳光了，才抬起头来，开始开花。我把它齐根砍倒，奇怪的是，这树虽然还生气勃勃，它的根部却已腐烂。我砍倒了它以后，雇工们就和我一起来拖，可是无论我们怎样拖也拖不动，它好象粘在地上了。我对一个雇工说：“你看看，是不是哪儿挂住了。”他趴下去，接着嚷道：“这树还有一条根，就在路上！”我走到他身边，发现果真如此。

为了不至被椴树压在下面，稠李从老椴树的覆盖下走到小路上来，离开原来的老根三俄尺远。我砍掉的老根已经腐烂，枯

干，新根却还鲜嫩。看来这稠李感觉到它无法在老椴树下面生存，就把一根树枝变成树根，用它抓住地面，向外伸展，而把老根抛弃了。这时我才明白，先头小路上那株稠李是怎么长出来的。它大概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它已经彻底抛弃了老根，所以我没有发现。

公秧鸡和母秧鸡

（寓　言）

公秧鸡迟迟才来草场上做窝，以致到了割草季节，母秧鸡还在孵蛋。农民们大清早来到草场上，脱下呢袍，磨快大镰，一个跟着一个去割草，割倒的草一行行躺下。公秧鸡飞出来看割草人在干什么，于是看见有个农民一刀下去把一条蛇斩成了两段。公秧鸡高兴极了，连忙飞回母秧鸡身边，说："你别怕这些农民，他们是来斩蛇的，我们早就叫蛇害的不得安生了。"母秧鸡却说："农民们是在割草，不管碰到什么都随草一起砍掉，蛇啦，秧鸡窝啦，秧鸡脑袋啦，都不能幸免。我觉得事情不妙，可是我既不能把蛋带走，也不能丢下窝让蛋冻着。"

割草的农民走到秧鸡窝这里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一挥刀，砍掉了母秧鸡的头，然后他把秧鸡蛋拣起来揣在怀里，带回去给孩子们当玩意儿了。

乘 飞 船

人们跑来看我怎样起飞。气球做好了，由四根缆索拉着。它抖动着向上飘，时而起皱，时而涨得鼓鼓的。我向亲人们道了别，上了飞船，检查我所有的食物和用具是否都搁好了，然后喊了一声："放！"四条缆索砍断了，气球升上天去，起初缓缓地，象刚放开的马儿，不时回顾。忽然，它猛地往上一蹿，飞行速度快得使船身摇晃起来。下面的人便鼓掌，欢呼，挥动头巾和帽子。我也向他们挥帽，还没来得及把帽子重新戴上，已经飞得很高，难以辨清下面的人了。最初我觉得毛骨悚然，浑身发冷。后来忽然心情舒畅了，以致忘记了害怕。我已经不大听得见城市的喧嚣。人们在下面象蜜蜂似的发出嗡嗡的声音。城里的街道、房屋、河流、花园在我看来就象是一幅画。我觉得自己是统治这个城市和这些人的王，在他们头上真快活。我迅速升上去，只是飞船的绳索有时抖动。还有一次，一阵风吹来，叫我在原地转了两圈。随后我又不知道自己是在飞，还是停在一个地方。只因看见下面城市的画面变得越来越小，我才发现自己在向上飞。下面的大地似乎在扩展，越来越宽。我忽然发现，下面的大地成了一只碗，四边凸起，而城市就在碗底。我越来越快活，呼吸也轻松、舒畅，真想唱歌。我唱了一句，可是声音很弱，使我既吃惊又害怕。

太阳还高，西天却有一抹乌云，这乌云忽然遮住了太阳。我又觉得毛骨悚然了。为了找点事做，我拿起气压表来看了看，

发现我已升到四俄里的高度。当我把气压表放回原处的时候，我身边有个东西乱动起来，于是我发现一只鸽子。我想起来了，这只鸽子是我带来的，为了叫它送信下去。我在一张纸上写道：我活着，而且健康，在四俄里的高度。然后我把这张纸系在鸽子的脖子上。鸽子蹲在飞船边上，用一双发红的眼睛盯着我。我觉得它在求我别把它推下去。自从天色阴晦以后，下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没有办法，必须把鸽子送下去。当我把它抓在手里的时候，它全身的羽毛都在颤抖。我伸出手去放了它。它迅速扇动着翅膀，侧着身子，象石块一般落下去了。我看看气压表，现在已经在离地面五俄里的高空。我感到空气稀薄，呼吸急促起来。我拉一拉绳子，想把气放掉，以便下降。但是阀门不开，也许是我没有力气，也许是什么东西失灵了。我呆了。我感觉不到自己在上升，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我想："如果我不把气球停住，它会爆炸，那我就完了。"为了弄清我是在继续上升，还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我把一叠纸从飞船中扔了出去。那些纸象石块一般落下去了，说明我在急速上升。我拚出全身气力抓住绳子，拉了一下。感谢上帝，阀门开了，什么东西发出哨音。我又扔了一张纸，这张纸在我周围飘了一阵，升上去了。这说明，我在下降。下面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雾海。我落到雾海中，那就是云。后来起风了，把我吹向某处。不久，太阳露出脸来，我又看见下面那碗一样的大地。但是看不见我们那座城市，只有一些树林和两条蓝色的带子——那是两条河。我又快活起来，不想下去了。突然，在我近旁有响声，我看见一只老鹰，它用惊讶的眼睛望着我，停在空中不动了。我象石块一般落下去。我开始扔沙袋，以便减低下降的速度。

不久我就看见了田野、树林和林边的村庄，一群牲畜正朝村

庄走去。我听见了人和畜的声音。我的气球缓缓下降。人们看见我了。我一面喊一面把绳子扔给他们。人们聚拢来。我看见一个男孩首先抓住绳子。其他人也上来抓住绳子，把气球拴在一棵树上，我出了舱。我只飞了三小时。这棵树是在离我们的城市二百五十俄里远的地方。

母牛和山羊

（童　话）

老太婆有一头母牛和一头山羊。母牛和山羊经常一起跟着畜群出外吃草。挤牛奶的时候，母牛总是焦躁不安。老太婆拿出一些面包和盐来喂母牛，口里说："好好站着，亲爱的，吃吧，吃吧，只要你乖乖地站着，我再给你拿来。"

第二天傍晚，山羊比母牛先回来。它叉开四条腿，站在老太婆面前。老太婆拿起毛巾向它甩了一下，它还是站着不动。它记得，老太婆说过，只要母牛乖乖地站着，就给母牛面包吃。老太婆见山羊没有反应，拿起棍子揍了它一顿。

等山羊走开了，老太婆又去喂母牛吃面包，用好言好语哄它。

"人们真没有是非！"山羊想，"我比母牛乖，可是我却挨了一顿打。"

它走到一边去，然后向前急跑，一头撞在挤奶桶上，把牛奶洒了一地，还碰伤了老太婆。

老乌鸦和小乌鸦

（寓　言）

老乌鸦在一个岛上做了窝。等到小乌鸦孵出来了，老乌鸦就想把小乌鸦从岛上搬到大陆上去。老乌鸦抓起一只小乌鸦飞去，飞到中途肚子就饿了，越来越扇不动翅膀，于是心里想：现在我身强力壮，孩子还弱小，我能带着孩子飞过大海。等孩子长大，强壮起来，而我变得衰老无力，孩子会想得起我今天的辛苦、带着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吗？老乌鸦就问小乌鸦："等我变得衰弱无力、而你身强力壮的时候，你会把我带来带去吗？你对我说实话！"小乌鸦害怕自己被父亲扔进大海，就说："会。"但是老乌鸦不相信，松开爪子扔了小乌鸦。小乌鸦象石块一般落到海里淹死了。老乌鸦独自飞回岛上去。后来老乌鸦抓起另一只小乌鸦，要飞越大海。飞到中途，肚子又饿了，于是问小乌鸦，等父亲老了，儿子会不会带着父亲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儿子害怕自己被父亲扔掉，就说："会。"

老乌鸦也不相信这只小乌鸦的话，把小家伙扔进了大海。这次老乌鸦再飞回窝里，那儿只剩下一只小乌鸦了。老乌鸦抓起最后一只小乌鸦，带着飞越大海。飞到中途，肚子饿了，便又问："我老了你会不会养我，并且把我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啊？"小乌鸦说："我不。"老乌鸦问："为什么？"小乌鸦说："等你老了，我也长大了，我会有自己的窝，自己的儿女。我得养自己的儿女，把它们带来带去。"老乌鸦想："它说的倒是真话，我就加把劲

把它带过大海去吧。”结果老乌鸦没有扔掉这只小乌鸦，而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扇动翅膀，飞到大陆上，让这只小乌鸦在那边做窝，生儿养女。

世上为什么会有恶

（寓　言）

一位隐士住在森林里，鸟兽都不怕他。他们彼此交谈，互相理解。

有一天，隐士躺在树下，一只乌鸦、一只鸽子、一只鹿、一条蛇也到这里来宿夜。鸟兽们在一起议论，为什么世上会有恶。

乌鸦说：“世上的恶都是由饥饿产生的。要是能吃个痛快，蹲在高枝上叫几声，心里该多高兴啊，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只要饿上一天两天，那就看着什么都讨厌，总想换地方，东飞西飞，安定不下来。一看见肉，那更糟了，也不管是好是坏，立刻扑上去。有时人们拿起棍子和石头来打，狼和狗冲上来咬，可你还是放不下那块肉。我们乌鸦有多少因为饥饿这样丧生的啊！一切恶都是由饥饿产生的。”

鸽子说：“我却认为，一切恶都不是由饥饿产生，而是由爱情产生。如果我们单独过日子，那就不至于有这么多痛苦。单独过不会受穷，就是受穷，也不过穷在一个身上。现在我们总是成双成对地过日子。一爱上自己的伴儿，你就不得安生了，心里老想着伴儿：吃饱了吗？身上可暖和？只要伴儿一飞开，你就六神无主，总惦着：可别叫老鹰抓去，也别让人逮住，自己憋不住要去

找。这一下可就倒霉了，要么碰见老鹰，要么陷入罗网。万一失去了伴儿，那就万念俱灰，不吃也不喝，成天找啊哭的。多少鸽子因此丧生啊！一切恶都不是由饥饿产生的，而是由爱情产生的。”

蛇说：“不对，恶不是由饥饿产生，也不是由爱情产生，而是由怨恨产生。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不动怒，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好。可是一旦有了不顺心的事，发起脾气来，那就什么都不合意了，而且只想拿人撒气。在这种情况下，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个劲儿嗞嗞地叫着东爬西爬，要找个人咬一口，对谁都不留情，直到自取灭亡才罢休。世上的恶都是由怨恨产生的。”

鹿说：“不对，世上的恶都不是由怨恨，或爱情，或饥饿产生的，而是由恐惧产生的。如果能够做到不害怕，那就一切都好了。我们鹿都是快腿，而且有的是力气。碰到小兽，用角抵御。碰到大兽，远远避开。可是不怕不行。只要林子里有一根树枝响，或者树叶动了，我们都会吓得浑身颤抖，心也怦怦跳起来，似乎要蹦出心窝。于是我们就拚命地奔逃。有时不过是一只野兔跑过，或者一只鸟儿在抖动，或者一根枯枝断了，我们就以为有野兽来了，竟朝着野兽跑去。有时为了逃避狗，却撞上了人。我们常常吓得无目的地乱跑，一下子冲到悬崖下面，那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睡觉的时候我们也只闭上一只眼睛，耳朵总在听，心里总在害怕，不得安宁。一切恶都是由恐惧产生的。”

这时隐士说：

“饥饿、爱情、怨恨、恐惧都不是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我们的肉体才是世上一切恶的根源。饥饿、爱情、怨恨、恐惧都是由肉体产生的。”

加尔瓦尼

（说 明 文）

从前意大利有一位科学家，名叫加尔瓦尼。他有一台放电的机器，用来向学生证明，什么是电。他拿一方有油的绸子用力摩擦一块玻璃，然后把一个被固定在玻璃中的小铜球移近那块玻璃，从其中就有火花进到铜球中去。他对学生解释说，火漆和琥珀也能产生这样的火花。他还证明，羽毛和纸片有时受电吸引，有时为电排斥，并且解释原因何在。他做了许许多多电的实验，全部表演给学生看。

一天，他的妻子病了。他请来一位医生，问医生病人应该怎样治疗。医生说，得给病人做一碗田鸡汤。加尔瓦尼叫人去捉田鸡。田鸡捉来了，宰了，放在他的桌子上。

厨娘还没有把田鸡拿走，加尔瓦尼继续向学生表演火花放电。

忽然，他看见桌子上那些死田鸡的腿在抖动。他再仔细一看，发现每当他的机器放电的时候，田鸡的腿都要抖动。加尔瓦尼又找了一些田鸡来做实验。每次都是机器一放电，死田鸡就象有生命似的抖腿。

加尔瓦尼于是想，活田鸡之所以抖腿，是不是因为有电从其中通过呢？加尔瓦尼知道，空气中也有电，只不过火漆、琥珀、玻璃带电的现象明显一些。空气中有电，雷鸣电闪就是由空气中的电产生的。

于是加尔瓦尼又试验，空气中的电会不会使得死田鸡的腿抖动起来。为此他拿了几只死田鸡，剥去外皮，切下它们的头和前爪，用铜钩将它们挂在屋顶上的铁溜槽下。他想，等到雷电大作的时候，空气中会有许多电，那电通过铜丝跑到田鸡体内去，田鸡就要动了。

结果雷雨发作了几次，而田鸡并没有动。当加尔瓦尼去把田鸡取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田鸡腿碰到了铁溜槽，这只腿便抖动了一下。加尔瓦尼取下田鸡，又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把一根铁丝系在铜钩上，用这根铁丝去碰田鸡的爪子，结果爪子抖动起来。

加尔瓦尼于是作出结论：一切动物之所以有生命，都是因为体内带电，电由大脑传至肌肉，动物才会运动。当时没有人认真做过这种实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就都相信了加尔瓦尼的话。但是有一位名叫伏打的科学家用自己的方法开始实验，并且向大家证明，加尔瓦尼错了。他不象加尔瓦尼那样用系着一根铁丝的铜钩去碰田鸡，而是用系在铜钩上的一根铜丝或者系在铁钩上的一根铁丝去碰田鸡，结果田鸡一动也不动。只是当伏打用一根与铜丝联结在一起的铁丝去碰田鸡时，田鸡才动。

伏打因此认为，带电的不是死田鸡，而是铁和铜。他又做实验，于是证明，铁和铜联结在一起就会产生电，是电使得死田鸡的腿抖动。伏打再试着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产生电。过去是用摩擦玻璃或火漆的方法产生电。伏打开始用联结铁与铜的方法产生电。他试着把铁、铜，以及其他金属联结在一起，结果发现，只要把银、铂、锌、锡、铁这些金属联结在一起，就能产生电火花。

在伏打以后，又有人想出加强电力的新方法，即在不同金属之间注入不同的液体，如水和酸。这些液体使得电力增强。从此再也不必象以前那样摩擦生电了。只需把各种金属块放在一

只碗里，注入不同的液体，这只碗里就有电，电火花会通过金属线迸发出来。

这种电一经发现，就被利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发明用电镀金、镀银，有人发明电灯，有人发明用电远距离传送符号。

为此，人们把不同的金属块放在几只杯子里，注入不同的液体。杯子里充满了电，用一根金属丝将电引到需要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将金属丝插入地下。泥土中的电通过另一根金属丝又跑回杯中去。于是电就在两地之间不停地环流——通过金属丝到地下，再通过金属丝从地下返回。如果将金属丝缠绕在铁块上，使它通电，那么这块铁就会成为磁铁，能够吸住别的铁。

电报是这样做成的：把金属丝缠在一根铁杆上，在铁杆上端横放一只小铁锤。当电通过金属丝的时候，被金属丝缠绕着的铁杆就吸住铁锤。只要这金属丝的终端（哪怕它延伸到一百俄里以外）分了杈，电就不再环流，铁杆不再是磁铁，也就吸不住小铁锤了。一旦分杈的终端合拢，铁杆又能吸住小铁锤。可以从这个站向那个站敲小铁锤，用这种敲击声来传达约定的符号。

农夫和水鬼

（寓　言）

农夫把斧子掉进河里了，因此坐在岸边伤心地哭起来。

水鬼听见了，挺可怜农夫，就从河里捞出一柄金斧子给他，并且问："这是你的斧子吗？"

农夫说:“不,这不是我的。”

水鬼又捞出一柄银斧子。

农夫还是说:“这不是我的斧子。”

最后水鬼捞起原来那柄斧子。

农夫说:“这才是我的斧子。”

水鬼把三柄斧子都送给了农夫,因为他说真话。

农夫回到家里,把斧子拿给朋友们看,而且讲了它们的来历。

有一个农夫也想照样做。他来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扔进水里,然后坐在岸边哭起来。

水鬼捞出金斧子,问道:“这是你的斧子吗?”

那农夫高兴得大喊:“是我的,我的!”

水鬼没有给他金斧子,也没有还他原来的那一柄,因为他说假话。

大乌鸦和狐狸

(寓　言)

大乌鸦弄到一块肉,蹲在树上。狐狸想吃肉,走上前来说:

“喂,大乌鸦,我看凭你那魁伟的身材和美丽的相貌,你就该做王!如果你有嗓子,肯定已经做王了。”

大乌鸦张开大嘴,用尽气力喊了一声。那块肉掉下去了。狐狸接过肉,说:“唉,大乌鸦,如果你也有脑子,做王真不成问题呢。”

高加索的俘虏

（纪　实）

一

有位贵族老爷在高加索服役。他是军官，姓日林。

一天，他收到家信，是老母亲写来的。信上说："母已到垂暮之年，谢世前欲见爱儿一面。望儿归来与母永诀，将母安葬，事毕愿上帝保佑儿再前去服役。母已为儿相亲，女既聪明貌美，且有产业，若中儿意，或可成婚家居也未可知。"

日林思索起来："的确，老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说不定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应该回去。如果姑娘长得好，也可以结婚。"

他向上校告了假，与伙伴们一一道别，还招待下属士兵喝了四小桶[1]伏特加酒，准备起程。

当时高加索有战事，路上白天黑夜都不能通行。只要俄罗斯人一离开要塞，鞑靼人不是把他们打死，就是把他们劫到山里去。因此有规定，要塞与要塞之间一星期两次派出士兵护送行人，前后走士兵，中间夹着行人。

事情发生在夏季。一清早，车队已在要塞外面集合好，护送兵走出来，上了大路。日林骑马，他的行李车在车队中间。

他们须走二十五俄里。车队行进的速度很慢，有时士兵们

---

① 1小桶合12.3升。

要歇脚，有时大车轮子会出毛病，或者马不肯走，大家就得停下来等着。

日头已过晌午，车队才走了一半路。尘土飞扬，暑热难当，太阳火辣辣的，可又没有阴凉的地方。光秃秃的一片草原，沿途不见一棵树，连灌木丛也看不到。

日林一个人跑到前头去了，他勒住马，等车队跟上来。这时，他听见身后响起了号角声，车队又休息了。日林于是想："没有士兵护送，一个人走行不行？我的坐骑是匹好马，即使碰上鞑靼人也能脱身。要么还是别走吧？……"

他站在那里左思右想。一位姓科斯特林的军官背着枪骑着马跑上前来，对他说：

"日林，我们两个走吧！累死了，肚子又饿，再加上天气这么热。我身上的衬衫都拧得出水来。"科斯特林是个身体肥胖笨重的男子，他满面通红，汗流如注。日林想了想，说：

"你的枪上了子弹吗？"

"上了。"

"那好，我们走。不过先说定，可别走散了。"

他二人顺着大路向前走去，边走边说着话儿，不时地左顾右盼。这一带是草原，视野十分开阔。

草原到了尽头，道路就向两山之间的峡谷伸去，日林说：

"应该到山上去看看，万一从山背后钻出来一伙人，我们不能及时发现。"

科斯特林却说：

"看什么？往前走吧。"

日林没有听他的话。

"不行，"日林说，"你在下面等着，我去看看就来。"

日林纵马向左边山上驰去。这马是行猎用马（日林花一百卢布从马群中挑来，亲自由马驹驯练而成），它象长了翅膀一样，轻快地跃上陡崖。日林刚登上去就发现，前方不到一百俄丈处有三十来个骑马的鞑靼人站在那里。他一见这情景，立刻掉头往回跑，可是鞑靼人也看见他了，跟着追过来，一面急驰，一面拔枪。日林飞速向崖下冲去，并且对科斯特林喊道：

“举枪！”而心里却在求自己的马：“亲爱的，你可要挺住，别绊脚。你绊一下，我就完了。只要能跑到枪跟前，我决不会让他们抓住。”

科斯特林没有在下面等候，他一发现鞑靼人就拚命向要塞方向逃去。他来回抽打马的两肋，尘雾中只见马尾在摆动。

日林看到事情不妙，武器带走了，单凭一把军刀对付不了，他便策马回护送队，以为甩得掉鞑靼人。不料有六个鞑靼人赶来断他的路。他的马虽好，鞑靼人的马更好，而且是横切过来。他试图减速，以便转弯，但是马已经撒开了腿，收不住，径直向六个鞑靼人冲上去。有个留一部火红胡子、骑一匹灰马的鞑靼人渐渐逼近。他呲牙咧嘴，尖声叫着，手里端着枪。

“哼，”日林想，“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你们如果把我活捉了，就会把我扔在一个坑里用鞭子抽打。我决不让你们活捉了去。”

日林虽然身材矮小，却很勇猛。他抽刀出鞘，纵马向那个红胡子冲上去，心里想：“我要么用马撞，要么拿刀砍。”

当日林与红胡子相隔一马之距的时候，有人朝他背后开了几枪，击中了他的坐骑。那马在飞速奔驰中一头栽倒在地，压住日林的一条腿。

日林想站起来，可是两个臭气熏天的鞑靼人已经骑到他身

上，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他拚命挣扎，想把背上的鞑靼人甩开，可是又有三个鞑靼人下马扑过来，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眼睛一黑，身子也摇晃起来。鞑靼人抓住他，解下鞍上的备用马肚带把他的手反绑了，打一个鞑靼结，拖他到另一匹马跟前。他的帽子给打掉，长统靴给抢走，衣袋搜遍了，钱和表都掏去，衣服也撕得不成样子。

日林回头看看自己的马，可怜它仍旧象刚才倒地时那样侧身躺着，只有腿在抽搐，够不着地面。它的头部打穿一个洞，从那里喷出黑色的血液，把周围一俄尺内的土都浸透了。一个鞑靼人走过去，要把鞍子取下来。那马不停地挣扎，鞑靼人便抽出匕首割断了它的喉管。从它喉管中发出一声长啸，它又抽搐了一下，就断了气。

鞑靼人解下鞍具。红胡子上了马，其余的人把日林弄到红胡子的马上去，用皮带把日林和红胡子拦腰捆在一起，免得他从马上摔下来，就这样把他带到山里去。

日林骑在红胡子背后，摇摇晃晃，脸总碰着红胡子的臭烘烘的脊背，眼前只有红胡子的壮健的脊背、青筋暴突的脖颈和露在帽檐下的剃得发青的后脑勺儿。日林的头给打破了，血凝结在眼睛上端。他既不能换一个舒服点的姿势，也不能擦去脸上的血。他的两手绑得很紧，因此锁骨疼得钻心。

他们翻山越岭地走了很久，又涉过一条河，这才上了大路，走在谷中。

日林想记住这条路，可是他的双目都给血糊住，身子也动弹不得。

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们又过了一条小河，登上一座石山，于是闻见了炊烟，听到了狗吠。

他们进入一个鞑靼村庄。鞑靼人纷纷下马，一群鞑靼孩子围拢来，向着日林尖声喊叫，手舞足蹈，接着便拣起石子打他。

红胡子驱散孩子们，把日林从马上解下来，然后呼唤他的雇工。来了一个诺盖人，颧骨高高的，只穿一件衬衫，衬衫破了，露出整个胸膛。红胡子向雇工吩咐了几句。雇工拿来一副足枷，是两段橡木，由几个铁环联在一起，其中一个环上有锁扣和一把锁。

他们给日林松了绑，戴上足枷，领他走进一间板棚，把他往里面一推，然后锁上门。日林倒在粪上。他歇了一会儿，在黑暗中摸到一处软和点的地方，就躺下了。

二

这一夜日林几乎通宵未眠。那正是昼长夜短时节。他从墙缝里看见天渐渐亮了，于是起身，把墙缝挖大一点，向外张望。

他从墙缝里看见，有一条路往山下去，右边是一座鞑靼式平顶屋，屋旁长着两棵树。一只黑狗躺在门坎上，母山羊带着几只小山羊甩着尾巴走来走去。他还看见，一个鞑靼少女从山下走上来，她穿一件宽腰花布袍，一条长裤，一双长统靴，拿一件男长裾外衣罩在头上，顶着一大洋铁罐水。她弯着身子走路，脊背上的肌肉在抖动，一只手还牵着个剃光了头、只穿一件衬衫的小男孩。少女顶着水进屋去了，从里面走出昨天那个红胡子鞑靼人，穿一件绸面短袄，皮带上挂着银把匕首，鞋就套在赤脚上。他头上戴一顶高高的黑色羊皮帽，推在脑后。他走出户外，伸了伸懒腰，抹了抹红胡子。他站了一会儿，向雇工吩咐了几句，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有两个孩子骑马去饮水。马儿打着响鼻。又有一些剃光头的男孩，只穿一件衬衫，光着屁股跑出屋外，结成一伙走到板棚跟前，拣起干树枝从墙缝里塞进来。日林向他们吼了一声，他们尖叫着连忙跑开，只见他们的赤裸的膝头在晃动。

日林渴极了，很想喝水。他正希望来人查看，忽然听见有人在开板棚的门锁。是红胡子走进来，他后面还跟着一个鞑靼人，个子矮些，肤色微黑，眼睛又黑又亮，脸上有红晕，胡须剪得短短的，神情快活，面上总带着笑容。这个黑脸鞑靼人衣着更加考究，他身上的蓝绸面短袄缀着金线边饰，宽宽的腰带上挂着银把匕首，一双红鞋是上等山羊皮做的，也缀着银边饰。在这双精致的红鞋外面套着一双肥大的皮鞋。他头上戴一顶高高的白羔皮帽。

红胡子走进来说了几句话，仿佛是骂什么人，之后就站在那里，把臂肘支在门框上，晃了晃匕首，象狼一样蹙眉斜眼地盯着日林。那黑脸鞑靼人动作灵活，浑身象装了弹簧一般。他径直走到日林跟前蹲下，咧开大嘴，拍拍日林的肩膀，说出一串连珠炮似的鞑靼话。同时挤眉弄眼。他不断弹着舌头说："好乌罗斯，好乌罗斯！"

日林什么也听不懂，只说："水，给我水喝！"

黑脸鞑靼人笑了。他还在一个劲儿地说他的"好乌罗斯。"

日林用嘴唇和双手示意他要喝水。

黑脸鞑靼人明白了，哈哈大笑。他向门外望了望，喊了一声："金娜！"

一个小姑娘跑来。她长得纤细瘦弱，十三岁左右，面孔象黑脸鞑靼人，看来是他的女儿。小姑娘也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相貌挺美。她穿一件长袍，是蓝色的，袖子肥大，没系腰带，长袍

的下摆、前胸和袖子上都有红色缘饰；下身是一条长裤，脚上一双小皮鞋，小皮鞋外面套一双高跟鞋。她脖子上挂一串钱币，全部是俄国的半卢布银币；头上没戴帽子，也没系头巾，垂一条黑辫子，辫子里缠着丝带，丝带上挂着些金属小牌，还有一个银卢布。

她听了父亲的吩咐，跑开了，不久重又出现，拿来一洋铁罐水。她递过水，自己便蹲在地上，把身子低低弯下，用两个膝头夹着肩头。她蹲在那里，睁大眼睛望着日林，看他怎样喝水，就象观察一只野兽。

日林喝罢水，把罐子还给她，她却象只野山羊似的纵身跳开，连她父亲也哈哈大笑起来。父亲又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提起水罐跑了，随后用一块圆木板端来无酵饼，又蹲在地上，弯下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日林。

鞑靼人走了以后，板棚的门又锁上了。

不久，那诺盖人进来对日林说：

"哎达，东家，哎达！"

他也不会说俄语。日林只意会到诺盖人要他到什么地方去。

日林拖着足枷一瘸一拐地走，迈不开步子。他跟着诺盖人趔趄着出了板棚，一看，眼前是个鞑靼村庄，约十户人家，有一座他们的教堂，带塔楼。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三匹未卸鞍座的马，几个小男孩拉着缰绳。黑脸鞑靼人就从这小屋里跑出来，挥了挥手，叫日林去。他脸上挂着笑容，嘴里不知说些什么，又进屋去了。日林跟着也进了屋。是个漂亮房间，四壁用泥抹得溜光。正面墙边放一堆五颜六色的绒毛被褥，两侧墙上挂着贵重的壁毯，壁毯上挂着步枪、手枪、军刀，一律是镶银的。在一侧墙脚砌了一

个小灶，挖进墙里去，与地面平。地面是泥土的，象打谷场一样光洁。上座地上铺毡子，毡子上面铺地毯，地毯上有绒毛枕垫。黑脸鞑靼人、红胡子和三位客人脱了套鞋坐在地毯上。他们都倚着绒毛枕垫，面前一块圆木板上摆了些黍子饼、一碗牛油、一小罐鞑靼啤酒——布扎。他们用手抓着吃，手上沾满了油。

黑脸鞑靼人跳起身来，命雇工把日林带到一边去坐在没铺地毯的泥地上，自己又回到地毯上去劝客人吃饼喝酒。雇工把日林安顿好，脱掉自己的套鞋，放在门边，跟其他人的套鞋排在一起，然后在靠近主人的毡子上坐下，看他们吃喝，直擦口水。

男人们吃罢饼，一个女人走进来。她也穿一件长袍，一条长裤，跟那小姑娘一样，不过头上包着头巾。她撤了牛油和饼，拿出一个好看的木盆和一只细颈水罐。大家开始洗手，洗罢手便合十跪在那里，向四面吹一口气，念了祷文。接着他们又用鞑靼语交谈了一阵，一位客人转过脸来对日林用俄语说：

“卡济—穆罕默德，”他说着指了指红胡子，“抓到了你，把你交给阿卜杜勒—穆拉特，”他又指了指黑脸鞑靼人，“现在阿卜杜勒—穆拉特是你的东家。”日林不做声。

阿卜杜勒发话了，手指着日林，满脸堆笑，连连说：“乌罗斯兵，好乌罗斯。”

翻译说：“他叫你写信回家要赎金。钱一送到，他就放你走。”

日林想了想，说：“他要的赎金多吗？”

几个鞑靼人交头接耳谈了一阵，翻译又说：

“三千卢布。”

“不行，”日林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阿卜杜勒跳起来，挥舞着双手，对日林不知说了些什么，总

以为日林都能听懂。翻译把他的话译过来，说："你打算给多少呢？"

日林想了想，说："五百卢布。"

鞑靼人一听这话都嚷开了。阿卜杜勒扯着嗓子对红胡子喊叫，语音急促，唾沫飞溅。红胡子只眯起眼睛弹他的舌头。

等他们静下来，翻译又说：

"东家嫌五百卢布太少。他买你就花了两百卢布。卡济一穆罕默德欠他的钱，抓了你来还债。要三千卢布，少了不放你。如果你不写信，那就叫你蹲大坑，吃鞭子。"

"嘿，"日林想，"跟他们打交道越软越糟。"于是他跳起来，说：

"你对他这狗养的说，如果他威吓我，那么我就连一个戈比也不给他，信也不写。我从来不怕，也不会怕你们这班狗养的！"

翻译把这话译过去，鞑靼人嚷开了。

他们吵了半天，最后黑脸鞑靼人跳起来，走到日林跟前，说：

"乌罗斯，吉希特，吉希特乌罗斯！"

吉希特在他们的语言中意思是"好样的"。他笑着又对翻译说了句什么话，翻译说：

"给一千卢布吧。"

日林坚持说："五百卢布，多了不给。如果你们打死我，那就一文钱也拿不到了。"

鞑靼人又谈了一阵，把雇工派出去，几个人一会儿看看日林，一会儿看看门外。雇工回来了，后面跟着个胖子，衣服破烂不堪，光着脚，也套着足枷。

日林认出胖子是科斯特林，大吃一惊。科斯特林也给抓来了。两人坐在一起，交谈起来，鞑靼人默默地望着他们。日林讲了自己的遭遇。科斯特林说，他的马不肯走了，枪也没打响，是

这个阿卜杜勒追上来抓住他的。

阿卜杜勒跳起来，指着科斯特林说了一串话。

翻译说，他们两个现在属于同一个东家，谁先交赎金，谁先得自由。

“瞧，”他对日林说，“你老发脾气，你的伙伴可听话了，他已经写信回家要五千卢布。我们会给他好吃好喝，不会亏待他。”

日林说：

“我的伙伴愿意怎么办，那是他的事，也许他有钱，可我不宽裕。我刚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你们要杀就杀，不过没好处。超过五百卢布，我不写信。”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阿卜杜勒又跳起来，捧出一只小木箱子，从中取出钢笔、墨水和纸，塞给日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写吧。我同意要五百卢布。”

“等一等，”日林对翻译说，“你告诉他，要让我们吃好穿好，把我们放在一起，这样我们心情好些。还要把足枷解下来。”他望着主人笑。主人也在笑，听完他的话，说：

“我给他们最好的衣服——一件切尔克斯卡①、一双长统靴，简直可以娶亲了。吃得会跟王爷一样好。如果他们愿意住在一块儿，那就让他们住板棚。足枷不能解下来，他们会逃走。夜里睡觉的时候我给松开。”他又跑到日林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好，我的好！”

日林写了信，不过信封是胡写的，故意让它寄不到，心下暗想：“我一定要逃走。”

鞑靼人把日林和科斯特林带到板棚里，给他们送去些玉米

---

① 高加索山民穿的束腰无领袍。

秸，一罐水，一些饼，两件旧的切尔克斯卡，两双士兵穿的破长统靴，看样子是从打死的士兵脚上脱下来的。就寝时，鞑靼人给他俩解了足枷，然后锁上了板棚门。

三

日林和他的伙伴就这样过了整整一个月。主人总是面带笑容。“你的，伊万，好。我的，阿卜杜勒，好。”可是吃得不好，只有黍子饼，有时甚至是生面团。

科斯特林又写了一封信回家，总盼着有人送钱来，心里烦闷。他整天坐在板棚中算，什么时候信能送到，或者干脆睡觉，日林知道自己的信根本送不到，也没有再写。

他想：“母亲上哪儿去拿这么多钱来赎我啊！她大半还靠我寄回去的钱过日子呢。叫她凑五百卢布等于叫她彻底破产。上帝保佑，我自己想办法吧。”

他不停地观察，刺探，考虑如何逃走。有时他吹着口哨在村中走来走去，有时坐下来干点手工活儿，或者捏泥人，或者编荆条筐。无论做什么手工，日林都是行家。

有一次，他捏了一个有鼻子有四肢、穿一件鞑靼长袍的泥人，放在屋顶上。

女人们出门去打水，主人的女儿金娜发现了泥人，就叫她们来看。她们都把水罐子放在地上，望着泥人笑。日林把泥人拿下来递给她们，她们只是笑，不敢接。日林把泥人搁下，回板棚去，从旁观察事情究竟怎样发展。

金娜跑过去，回头望一望，抓起泥人就逃。

第二天清早，日林看见金娜捧着泥人站在门口，她已经拿红

布头给泥人穿戴上了，象哄娃娃似地摇晃着它，嘴里哼着歌儿。老婆子走出来，骂了她一顿，夺去泥人，摔得粉碎，差她到什么地方去干活。

日林做了一个更好看的泥人送给金娜。有一天，金娜送水来。她把罐子一放就坐下来望着日林，笑嘻嘻地指指水罐。

"她高兴什么？"日林想。他拿起水罐来喝，以为是水，结果是奶。他喝了奶，说了声"好"。金娜高兴极了！

"好，伊万，好！"她跳起来，鼓了鼓掌，夺过水罐跑出去了。

从此金娜每天偷偷地给他送奶来。有时鞑靼人用羊奶做乳饼，放在屋顶上晾，她把乳饼也偷来给他。一天，主人宰羊，她拿了一块羊肉，藏在袖子里送来。扔下就跑。

还有一天，雷电大作，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小时。所有的山溪都浑浊了。原来可以涉过的水面，现在涨高了三俄尺，水冲着山上的石头滚滚而下。到处都是奔流的溪水，山间传来轰鸣的声音。雷雨过后，村里水流成河。日林问主人要了一把小刀，做了一根小轴、两块小木板，安上一个轮子，又在轮子两边各安一个偶人。

小姑娘们给他送来些布头，他把一个木偶装扮成村夫，另一个木偶装扮成村妇。做好以后，把轮子放在溪沟里。轮子一转，两个木偶就蹦蹦直跳。

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聚拢来看，弹着舌头说：

"瞧这个乌罗斯！瞧这个伊万！"

阿卜杜勒有一只俄国表，坏了。他把日林叫去，指着表弹他的舌头。日林说：

"拿来，我修。"

日林用小刀把表拆开，修好了，还给主人。表又走了。

主人很高兴，把他的一件破烂不堪的短袄拿出来送给日林。有什么办法，日林只好收下，至少夜里可以拿它盖一盖身子。

从此日林出了名，被看成能工巧匠。远近的村子都有人来找他，修枪栓啦，修手枪啦，修表啦。主人给他弄来一套工具，有镊子、钻子、锉子。

一天，一个鞑靼人病了，派人来找日林："你去给治治病吧。"日林根本不会治病。他去了，看了病人，心想："也许他自己会好起来。"日林回到板棚里，取了点水和沙子，搅匀了，当着一些鞑靼人的面对着水念了咒语，给病人喝下去。他真走运，病人恢复了健康。他渐渐听得懂一点鞑靼语了，跟他混熟了的鞑靼人一有事就来叫他："伊万，伊万！"其他人看他就象看一头野兽似的。

红胡子不喜欢日林，看见日林就皱起眉头，转过脸去，或者骂几句。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老头，不在这个村住，是从山下来的。只有当他到礼拜寺来做礼拜的时候日林才见得着他。这个老头身材矮小，帽子上缠着白毛巾，胡须剪得短短的，白得象羽绒，脸上布满皱纹，而且象砖一样红。他的鼻子钩着，象鹰嘴，眼睛是灰色的，神情凶狠，牙齿差不多都掉了，只剩下两颗犬齿。他来的时候头上缠着头巾，手中拄着拐杖，象狼一样左顾右盼。一看见日林，他就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并且扭过头去。

一天，日林下山去看那老头究竟住在什么地方。他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看见一片园子，围着石墙，墙内有樱桃树、杏树、一间平顶小屋。他再走近一点，又见那里还有一些用玉米秸编成的蜂房，蜜蜂嗡嗡地飞。老头跪在一座蜂房旁边忙碌着。日林想爬高一点看，弄响了足枷。老头转过脸来，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他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日林扳了一下。幸亏日林闪到山石后面，躲过了这粒子弹。

老头跑来向主人抱怨。主人把日林叫去笑问道：

"你干吗到老头那儿去啊？"

日林说："我并没有惹他呀，我是想看看他怎么过日子。"

主人转达了这句话。老头还是生气，声音嘶哑地叨唠着，露出两颗犬齿，向日林挥舞他的双手。

日林没有完全听懂，不过他明白，老头是叫主人把俄罗斯人杀掉，别留在村里。最后老头终于走了。

日林于是问主人：这老头是什么人？主人说：

"这可是个大人物！他本是头等的骑手，杀了许多俄罗斯人。从前很阔，有三个老婆、八个儿子，都住在一个村里。俄罗斯人来了，抢了村子，杀了他的七个儿子。剩下的一个投靠了俄罗斯人。老头自己也去投靠俄罗斯人。他在俄罗斯人那边待了三个月，找到了儿子，亲手把他杀了，又逃回来。从此他不愿再打仗，去麦加朝过圣。所以他缠头。去过麦加的人叫哈吉，而且要缠头。他不喜欢你们俄罗斯人，叫我把你杀了。可是我不能，你是我花钱买来的啊。再说，伊万，我爱上你了，我不单不想杀你，也不想放你走，可惜我答应了。"他又笑着用俄语说："你的，伊万，好，我的，阿卜杜勒，好！"

四

日林象这样生活了一个月。白天他在村里走来走去，或者做手工。天一黑，村里静下来，他就在板棚中挖洞。石头多，很难挖。他用锯子去磨石头，在墙脚挖了一个能钻出去的洞，心想，"只要好好熟悉这一带地方，知道往哪边走就行了。可是鞑靼人谁也不肯说。"

他抓住主人出门的机会，午饭后到村外山上去看地形。可是主人临行前吩咐他的儿子监视日林，寸步不离。小伙子就跟在日林背后，对他喊道：

“别走！父亲不许。我要喊人了！”

日林于是想法说服他。

“我不走远，”他说，“只到这座山上去，我得采点草药来给你们的人治病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吧，我戴着足枷跑不了。明天我给你做弓箭。”

小伙子给说服了，他们一块儿走了。那座山看上去不远，但是戴着足枷行路艰难。日林走啊走，好不容易登了上去。他坐下来察看地形。午后山那边的谷地里有马群吃草，可以看见下面还有一个村庄。从这个村庄往前走又是一座山，比这一座更陡，而那座山后面还是山。两山之间是青翠的树林，群峰叠起，一个比一个高。最高的几座终年积雪，象白糖一样白，其中一座比别的高出一头。向东看也好，向西看也好，一律是这样的高山，峡谷中有几个村庄，冒着轻烟。日林想：“这一带都是他们的地方。”他又向俄罗斯那个方向望，脚下是一条小溪和他所在的那个村庄，四周都是园子。女人们坐在溪边洗衣服，看上去小得象玩偶。村庄那边是一座稍矮的山，过了那座山还有两座山，长满了树，两山之间有一块绿色的平地，平地上远远的好象有一缕轻烟。日林开始回忆，当他在要塞住的时候，太阳从哪边升起，往哪边落下。他于是发现，要塞肯定在这块平地上。应该往这边逃。

太阳渐渐下沉。雪峰由白转红，黑黝黝的群山间阴暗下来，谷地里升起了炊烟，要塞应在的那块平地被夕阳映照得如同在火焰中燃烧。日林再仔细观察，于是发现平地上矗立着一个东

西，就象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他想，这就是俄罗斯的要塞了。

天晚了，传来穆拉[1]的呼喊声。畜群回村，母牛哞哞地叫着。小伙子总催日林，日林真不想回去。

回到村里，日林想："好，现在我已经知道地形，该逃走了。"他本想当天夜里就逃，那几天夜里正是缺月，很黑。不巧的是鞑靼人傍晚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往往赶着畜群，兴高采烈。这一次却没赶回畜群，只用马驮来一个被打死的鞑靼人，是红胡子的兄弟。他们一个个气呼呼的，聚在一起准备埋葬死者。日林也走出去看。他们拿白布裹尸，不装棺材，用青冈木把尸体抬到村外，放在草地上。穆拉来了，老人们聚在一起，拿白布巾缠在帽子外面，脱了鞋，在死者面前并排盘腿坐下。

穆拉在前面，后面是三个缠白布巾的老人，坐成一排。再后面是别的鞑靼人。他们坐下来，垂头不语。他们静默了许久，穆拉抬起头来说：

"阿拉（即上帝）！"说完又垂头静默了许久，大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这之后穆拉再一次抬起头来说：

"阿拉！"众人也都说了一声："阿拉！"大家又沉默了。死者躺在草地上不动，众人也象僵尸似的坐着。没有一个人动一下。只听见青冈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后来穆拉念了一段祈祷文，众人起身，把死者举起来，抬到一个大坑边上。这个坑挖得不同寻常，象个地窖。人们抓住死者的腋下和脚踝，把他的身子蜷起，轻轻放下去，取坐的姿势塞进洞穴中，再让他的两只手搭在肚子上。

当雇工的诺盖人拉来些青芦苇，铺在坑里，迅速将泥土撒下

---

① 穆拉是由穆斯林教徒推举的教士。

去，把坑填平，在死者的头上竖一块石碑。众人把土踩实，又在墓前一排排坐下，静默了许久。

“阿拉！阿拉！阿拉！”大家念罢站起身来。

红胡子给了几个老人一些钱，站起身来，用鞭子在自己的额头上敲了三下，然后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日林看见红胡子牵一匹母马向村外走去，身后跟着三个鞑靼人。到了村外，红胡子脱下短袄，挽起袖子露出两只粗壮的胳膊，拔出匕首在磨刀石上磨了一阵。三个鞑靼人把母马的头吊起来，红胡子走过去，割断母马的喉管，让母马倒在地上，然后开始剥皮，取内脏。他紧握两只大拳头将皮撕开。媳妇和姑娘们来洗肠子和内脏。接着母马给砍成几块，拉回家去。全村的人都到红胡子家里来吃丧酒。

大家吃了三天母马肉，喝了三天布扎酒，祭奠死者。所有的鞑靼人都在家。第四天正午，日林看见人们象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赴宴。大约有十个人牵来马匹，穿戴整齐，就出发了，红胡子也在其中，只有阿卜杜勒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刚露出一弯新月，夜还很暗。

“好了，”日林想，“今天得逃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科斯特林，可是科斯特林不敢。

“怎么逃啊？我们连路也不认得。”

“我认得路。”

“夜里走不到。”

“如果走不到，就在树林里过夜。我存了一些面饼。难道说你就坐在这儿等？要是能送钱来当然好，万一凑不齐呢？鞑靼人凶起来了，因为俄罗斯人杀了他们的人。他们正商量要处死我们。”

科斯特林左思右想，最后说：

"好吧，我们走。"

五

日林爬进洞去，把通道再挖宽一点，好让科斯特林能钻过去，然后他俩坐在那儿等村里安静下来。

村里的人声刚刚沉寂，日林就钻进墙脚的洞里，爬了出去，然后悄声对科斯特林说："爬呀！"科斯特林也爬了出去，但是他的一只脚碰着了石头，弄出了响声。主人家有看门的，是一只非常凶恶的花斑狗，名叫乌利亚申。日林事先喂它吃过一点东西。它听见响动就吠叫着冲过来，后面还跟着几只别的狗。日林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扔下一块面饼，乌利亚申认出了日林，就摇着尾巴不再叫了。

主人听见狗叫，在屋里喊道："嗨！嗨！乌利亚申！"

日林挠挠乌利亚申的耳朵。狗不叫了，摇着尾巴用身子擦他的腿。

日林和科斯特林在墙角坐了一会儿。一切复归沉寂，只听见一只绵羊在圈里咩咩地叫，坡下的山溪从小石间流过去，发出淙淙的声音。四下里黑沉沉的，繁星高高挂在天上，山头一弯红红的新月，钩朝上，正在下落。谷中弥漫着雾气，象牛奶一样白。

日林站起来对同伴说："喂，伙计，走！"

他们出发了。刚走几步就听见穆拉在屋顶上大声说："阿拉！贝斯米拉！伊尔拉赫曼！伊尔拉赫曼！"意思是人们该上礼拜寺去了。他俩又躲在墙角，在那里坐了许久，等人们走过去。最后一切又静下来。

"好了，上帝保佑！"他俩画了十字，向前走去，经过一个院子，到了崖下的小溪边，又涉过小溪，到了谷地里。雾气浓重，不过只在低处，头上星光灿烂。日林按照星星所指的方向走去，雾气令人感觉凉爽，脚下轻快，只是靴子有些不适，绊来绊去。日林把靴子脱下来扔了，光着脚走，从一块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不时抬头望一望星星。科斯特林渐渐落后。

"走慢点，"他说，"该死的靴子总磨脚。"

"你脱了就好走了。"

科斯特林也光着脚走起来，可是情况更坏，两只脚都给石头划破了，仍旧跟不上。日林对他说：

"脚磨破了还能长好，让人追上可就要送命，那更糟糕。"

科斯特林没有做声，他一边走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他俩在谷地里走了许久，终于听到右边有狗吠声。日林站住，向四下里望了望，用两手摸索着往山上爬去。

"唉，"他说，"我们走错了，太靠右。这是另外一个村子，我从山顶上看见过。得向后转，往左进山里去。那边应该有一片树林。"

科斯特林却说：

"等一下再走也好啊，让我喘一口气，我的两只脚都在流血。"

"哎，伙计，脚会长好的，你跳的时候脚步要放轻一点，象这样！"

于是日林向后转，从左边进山，朝树林所在的方向跑去。科斯特林总跟不上，不断地呻吟。日林不时地向他嘘一声，自己不停地向前走。

他俩上了山。不错，是有一片树林。他俩进了树林，荆棘扯

破了他俩的最后一身衣裳。在树林里发现一条小路，他俩沿这条小路走去。

“站住！”路上有嘚嘚的蹄声。他俩停步倾听。象是一匹马，踏了几下又停下来。他俩刚走几步，又听见蹄声。他俩站住，蹄声也停止了。日林便向前爬行，朝路上有亮光的地方望去，似乎有个东西站在那里，马不象马，驮着个古怪东西，又不象人。可以听见喷鼻息的声音。“真怪！”日林轻轻吹了一声口哨，那东西立刻钻进树丛中，树枝噼哩啪啦地响起来，好似风暴来临。

科斯特林吓得趴下，日林却笑道：

“是一只鹿。你听见它的犄角碰断树枝的声音吗？我们怕它，它也怕我们。”

他俩继续前行。大熊星已经偏西，天快亮了。不知道走的方向对不对。日林觉得他似乎是沿这条路被带到此地来的，离自己人还有大约十俄里，不过并没有准确的标志，再说走夜路也难看清。他俩来到一片林间空地上。科斯特林坐下说：

“你自便吧，我走不到了，两只脚不行啦。”

日林劝他走。

“不行，”他说，“我走不到了。”

日林生气地啐了一口唾沫，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再见！”

科斯特林跳起来，继续前行。他俩又走了四俄里左右。林中的雾气更加浓重，眼前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星星也只依稀能辨。

忽然，前方传来马蹄声，马蹄铁碰在石头上铮铮地响。日林卧倒，把耳朵贴在地上听。

“不错，骑马人朝我们这边来了。”

他俩连忙离开小路，在灌木丛中坐下静待。日林悄悄爬到路旁观察，原来是个鞑靼人，骑一匹马，赶着一头母牛，嘴里咕噜咕噜不知在说什么。等他过去了，日林又回到科斯特林身边。

"好了，上帝叫他过去了，起来吧，我们走。"

科斯特林刚站起来又倒下去。

"我不行了，无论如何不行了，没劲啦。"

科斯特林是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他出了一身汗，在树林里又碰上冰冷的雾气，加以两只脚都磨破，于是就象瀰了的面团一样。日林用力拉他起来，他忽然大叫：

"哎哟，好痛！"

日林吓呆了。

"你喊什么？那鞑靼人走过去不远，会听见的，"日林说，可心里暗自思忖："他的确没劲了，我拿他怎么办啊？丢下伙伴是不行的。"

"喂，"他说，"站起来，你走不动，我背你。"

日林背起科斯特林，朝路上走去。

"不过，"日林说，"看在基督分上，你别勒我的脖子。抓住我的肩膀吧。"

日林走得吃力，他的两只脚也在流血，而且乏极了。他不得不时时弯下腰去，把科斯特林往上抬一抬，勉强背着他向前走。

那鞑靼人显然听见了科斯特林的喊声。日林听见背后有人跟上来，用他的话喊着。日林连忙钻进树丛。那鞑靼人端起枪来放了一枪，没打中，喊着跑了。

"哼！"日林说，"我们完了，伙计！这狗东西马上会召集一帮鞑靼人来追赶。得再走三俄里，否则就完蛋。"他心里却想："活见鬼，我真不该带上这个包袱。要是我一个人，早就走远了。"

科斯特林说："你一个人走吧，干吗让我连累你啊。"

"不行，我不走，不能丢下伙伴。"

他又背起科斯特林缓步前行。他象这样走了大约一俄里，仍然在树林中，望不到头。雾渐渐消散，天上仿佛起了乌云，星星已经看不见了。日林累得半死。

他发现路旁有一眼山泉，四周砌着石头。他便停步，把科斯特林放下来，说：

"让我休息一会儿，喝口水。我们吃点饼。大概不远了。"

他刚俯下身去喝水，就听见背后有马蹄声。他俩又向右跑，钻进崖下的灌木丛，躺在地上。

传来一群鞑靼人说话的声音，这些人在他俩刚离开的地方停下来，交谈了一阵，接着就嗾使狗上前寻找。只听得灌木丛中一阵断裂的声响，不知谁家的一条狗出现在他俩面前。狗站在那儿狂吠起来。

鞑靼人也过来了，也是外村的，把他俩逮住，捆绑了，用马驮走。

他们走了三俄里左右，便看见主人阿卜杜勒和另外两个鞑靼人迎上来。阿卜杜勒同这些鞑靼人谈了一阵，把他俩挪到自己的马背上，拉回村去。

阿卜杜勒不再对他俩微笑，也不对他俩说一句话。

黎明时分，他俩被带回村里，扔在街上。孩子们跑来，用石块和短鞭打他俩，同时尖声叫着。

鞑靼人围成一圈，山下那个老头也来了。他们开始讨论。日林听见他们在合计如何处置他俩。一些人说，得把他俩送进深山里去。那老头却说："应该杀了。"阿卜杜勒可不同意，他说："我花钱买了他俩，我得要赎金。"老头又说："他们才不会给钱

呢，只会叫我们遭殃。再说，养着俄罗斯人真是罪过。杀了完事。”

大家散了以后，主人走到日林跟前对他说：

“要是没人送钱来赎，我过两个星期就打死你们。要是你再逃跑，我就象宰一条狗似的宰了你。写信吧，好好写一封！”

鞑靼人拿来纸，他俩写了信。鞑靼人又给他俩戴上足枷，带到礼拜寺后面去，那里有一个约五俄尺深的坑，他俩被推到这个坑里。

六

现在他俩的处境简直坏透了。足枷一刻都不给解开，也不让见天日，只给生面团，就象喂狗一样，外加一罐水。坑里臭烘烘的，又闷又湿。科斯特林完全病倒了，他浑身浮肿，酸痛，不是呻吟，就是昏睡。日林也泄了气，眼看事情不妙，可是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

他开始挖地道，但泥土没处放。主人发现了，威胁说要杀死他。

一天，他蹲在坑底，想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心里十分愁闷。突然，一块面饼落到他的膝头上，接着是第二块，还有樱桃撒下来。他抬头一看，是金娜。金娜望了他一会儿，大笑着跑开了。日林想："金娜会不会帮忙呢？"

他在坑底清理出一小块地方，又挖了一点粘土，捏起泥人来。他捏了一些小人、小马、小狗，心想："等金娜来了，我就扔给她。"

不过第二天金娜没有露面。日林听见一阵马蹄声，有人过

去了，是些鞑靼人，他们聚集在礼拜寺旁争吵，嚷叫，提到俄罗斯人。其中有那老头的声音。日林听不大懂，但可以猜出，俄罗斯人来到附近一带地方，鞑靼人怕他们进村，不知道如何处置俘虏。

他们说了一阵就走了。忽然，日林听见上面传来沙沙的声音。他一看，是金娜蹲在那里，把头埋在膝间，脖子上那串钱币垂下来，在土坑上空晃来晃去。她的两只眼睛象星星似的闪光。她从袖筒里掏出两个生面饼扔给日林。日林接了，说：

"怎么好久不来了？我给你做了些玩意儿呢。拿去！"于是他一个一个地扔给了她。她摇头，并不看那些玩意儿。

"别做了，"金娜说。她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又说，"伊万！他们要杀你呢。"说着用手指了指脖子。

"谁要杀我？"

"我父亲，是老人们要他这样干。我真可怜你。"

日林又说：

"你既是可怜我，那就给我拿根长竿子来。"

她摇摇头，表示"不行"。他双手合十求她：

"金娜，我求你！好金娜，给我拿来吧！"

"不行，他们会发现，都在家。"金娜说完就走了。

晚上日林坐在坑底想：

"究竟会怎么样啊？"他总抬头向上面望。星星依稀可辨，月亮还没有升上天空。穆拉已经呼喊过了，一切都静下来。日林开始打盹儿，心想："小姑娘不敢。"

忽然，有泥土落到他头上，他抬头一看，一根长竿戳在坑边。过了一会儿，那竿子渐渐往下移动。日林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抓住，是一根结实的竿子，他先前在主人家屋顶上见过。

他抬头望了望，星星在高高的天上闪烁，坑口是金娜的两只眼睛，象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金娜把头探到坑边，悄声唤着："伊万，伊万！"同时用双手向他示意"轻点！"。

"什么？"日林问。

"全都走了，只剩两个人在家。"

日林于是说，"喂，科斯特林，我们走，再试这最后一次，我托你上去。"

科斯特林连听也不愿听。

"不，"他说，"看来我跑不了啦。连翻身都没力气，我还能上哪儿去啊？"

"那就再见吧，请多包涵。"于是日林同科斯特林吻别。

他抓住竿子，叫金娜握紧，然后往上攀登。因为足枷碍事，他滑下去两次。科斯特林托住他。费了好大劲，他总算爬上去了。金娜用两只小手抓住他的衬衣拚命往上拉，同时嘻嘻地笑。

日林提起竿子，说：

"放回原处去吧，金娜！让别人发现竿子没了，你就要挨打啦。"

她拖走竿子，日林就下山了。他爬到崖下，拣了一块锋利的石头去砸足枷上的锁。锁很结实，怎么也砸不开，而且也不好砸。他听见有人轻轻地跳跃着跑下山来，心里想："一定又是金娜。"金娜跑来了，拿起石头说：

"让我来。"

她跪在地上砸锁，那两只小胳膊细得象树枝，一点力气也没有。她扔下石头哭起来。日林又接过来砸，金娜蹲在他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日林回头一看，左边山后有一片红光，月亮快出来了。他想："在月亮出来以前得走过谷地，钻进树林。"他站

起来，扔了石头。带着足枷也得走。

“再见吧，好金娜，”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

金娜拉着他，两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要找个地方给他塞几个面饼。日林接了面饼。

“谢谢你，乖孩子，”日林说。“我走了以后谁给你捏泥人啊？”说完他摸了摸金娜的头。

金娜大哭起来，她两手掩面，象头小山羊似的跳着跑上山去，黑暗中只听见她辫子里的钱币碰在背上发出的声响。

日林画了十字，提起足枷上的锁，免得弄出响声，沿山路走去。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不停地朝月亮升起的地方那片红光张望。路线他已经知道，得一直往前走大约八俄里。一定要在月亮升上去以前到达那片树林。他涉过小溪的时候，山后的红光已经发白。他走在谷地里，边走边望天，月亮还看不见。红光已经变白，谷地的一边越来越亮。暗影向山下移动，离日林渐渐近了。

日林始终走在暗处。他走得很急，然而月亮上升的速度却更快，右边的树梢已经亮起来。他快走到树林了，月亮也从群山后面露出脸来，四下里象白昼一般明亮。树上的叶片都被照得清清楚楚。山里寂静无声，朗若白昼，象是一切都已死去。只听得山下一条小溪在潺潺地流。

日林进了树林，没有遇见一个人。他在林中选了一个暗处坐下来休息。

他喘喘气，吃一个饼，拣起一块石头又去砸锁。两只手都磨破了，锁还是砸不开。他站起来，继续前行。又走了一俄里，浑身无力，脚痛得要命。他勉强走了十来步就停下来。“毫无办法，”他想，“只要有一点力气，我就得走。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

了。要塞走不到了，天一亮我就在树林里躺下，休息一天，黑了再走。”

他走了一夜。只遇见两个骑马的鞑靼人，日林远远地听见他们过来了，就隐蔽在树后。

月光渐渐暗淡，下露了，东方即将破晓，日林还没走到林子的尽头。他想："我再走三十步就折进树丛中去休息。”他走了三十步以后，发现到了林子的尽头。他走出林子，天已经大亮，草原和要塞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左边山下不远的地方有火光，是渐渐熄灭的篝火，冒着黑烟，火边有人。

日林仔细一看，枪支闪闪发光，是一群哥萨克兵。

日林高兴极了，他鼓起剩下的全部气力向山下走去，心里想："在开阔的地方可千万别让骑马的鞑靼人发现，虽然要塞近在眼前，我还是跑不掉。”

他刚想到此，一看，左边岗子上站着三个鞑靼人，大约在两百俄丈以外。他们发现他了，向他飞奔而来。他的心直往下沉。他挥舞着双手声嘶力竭地大喊：

“弟兄们！救命啊！弟兄们！”

自己人听见了，骑上马冲过来，想切断鞑靼人的去路。

哥萨克们离得远，鞑靼人离得近。日林拚上最后一口气，用手抓着足枷，不顾一切地向哥萨克那边跑去，一面画十字一面喊：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哥萨克一共十五名。

鞑靼人怕寡不敌众，没跑到就渐渐止步。于是日林逃到哥萨克那边去了。

哥萨克们围住他，问他是谁，干什么的，从哪里来。日林涕

泪交流，口里只会说：

“弟兄们！ 弟兄们！”

士兵们也跑上来围住日林，有人给他面包，有人送来粥，有人递上酒，有人为他披上军大衣，有人帮他砸开足枷。

军官们认出了日林，把他送进要塞中。士兵们高兴极了，同事们都来看他。

日林讲了他的全部经历，然后说：

“我回家结婚的情况就是如此！ 算了吧，看来命运注定我不该回家结婚。”

于是他留在高加索继续服役。一个月后科斯特林才被赎回来，花了五千卢布赎金。他回到要塞已经奄奄一息了。

人靠什么活着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翰一书》第 3 章第14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第 3 章第17节）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第 3 章第18节）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第 4 章第 7 节）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 4 章第 8 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第 4 章第12节）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 4 章第16节）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第4章第20节）

一

从前有一个鞋匠，同妻儿们住在向农民租来的小木屋里。他无房无地，靠手艺为生。粮食贵，手工贱，他挣的钱刚够餬口。夫妻俩只有一件皮袄，就连这件皮袄也穿得破破烂烂，他想买块羊皮来做新袄已经想了一年多。

入秋前，鞋匠凑了点钱，不过是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藏在他妻子的大木箱中，村里的农民还欠他五卢布二十戈比。

一天早晨，他准备到村里去买羊皮。他把妻子的黄土布短棉袄拿来穿在贴身衬衣上，外面再套一领直襟呢袍，把三卢布的钞票装进衣袋里，撅了一根棍子，吃罢早饭就上路了。他想："我去收回那五卢布欠款，加上衣兜里的三卢布，就能买羊皮做新袄了。"

鞋匠到了村里，走进一户农家，当家的不在，他老婆不给钱，只答应一星期内叫丈夫送上门。鞋匠去找另外一个农民，那人指天发誓说他没有钱，只付了二十戈比修靴费。鞋匠打算赊购一块羊皮，可是卖羊皮的信不过他。

"钱拿来，随你挑，"卖羊皮的说，"我可知道要帐的滋味。"

鞋匠什么事也没办成，只收了二十戈比修靴费，另外接了一个农民交给他缝补的一双旧毡靴。

鞋匠泄气极了，跑到小酒馆去喝掉这二十戈比，空着手往家

走。早晨他还觉得挺冷，现在喝了酒，身上不穿皮袄也暖烘烘的。他一手用棍子杵着冰冻的路面，一手挥着毡靴，边走边自言自语。

他说："我不穿皮袄也暖和。一杯下肚，浑身发热。皮袄就用不着了。高高兴兴走我的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可愁的？没有皮袄我也能活下去。我一辈子不要皮袄，不过我老婆会不高兴。再说也真叫人委屈，你给人家干活，人家倒坑你。这回等着瞧吧，你不送钱来，我饶不了你，上帝在上，饶不了你。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啊？一次只给二十戈比！二十戈比能干什么？喝掉，只能喝掉！他说他穷！你穷，我就不穷吗？你有房子，有牲口，样样齐全。我呢，什么都没有。你有自己种的粮食。我呢，吃粮靠买。不管我有钱没钱，光是买面包一星期得给三卢布。等我到家，面包吃完了，又得掏出一个半卢布。你还是把帐给我付清吧！"

鞋匠就这样向转弯处一座小礼拜堂走去。忽然，他看见小礼拜堂那边有个发白的东西。天色已晚，他怎么也弄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心里想："原先这儿并没有这么一块石头啊！是牲口吗？不象牲口。脑袋象人，不过太白了。如果是人，他干吗待在这儿？"

鞋匠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一清二楚了。怪事，真的是个人，不知是死是活，光了身子坐着，一动不动地靠在墙壁上。鞋匠害怕起来，心想："他准是给人杀了，扒了衣服扔在这儿。再往前走我可就脱不了干系啦。"

鞋匠绕过去，走到小礼拜堂后面就看不见那个人了。他走过小礼拜堂以后，回头一望，却发现那个人不再靠着墙壁，而且动弹起来，好象在仔细看他。鞋匠更加胆怯，心想："我是走到他跟

前去呢，还是绕开？到他跟前去会不会倒霉？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他落到这个地方来准没好事。要是我走到他跟前去，他跳起来掐住我的脖子，我可就跑不脱了。要是他不掐我的脖子，我也会给他缠上。他连件衣服也没有，我拿他怎么办？总不能把我身上的衣服，最后一件衣服，脱下来给他啊！上帝保佑，让我免了这场灾难吧！”

于是鞋匠加快了脚步。他就要绕过去了，良心却不允许他这样做。

鞋匠在路上站住。

他对自己说：“谢苗，你怎么啦？人家遭了难，快死了，你还这么胆小，想绕开走。难道说你已经富得怕强盗抢你的财物了吗？唉，谢苗，这可不大好！”

谢苗转身朝那人走去。

二

谢苗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那人年轻力壮，皮肉完好，只是冻僵了，也吓坏了。他靠墙坐着，并不看谢苗，好象已精疲力尽，连眼皮也抬不起来。谢苗走到他跟前，忽然间，那人似乎清醒了，转过头来，睁开眼睛，看了看谢苗。这一看就中了谢苗的意。谢苗把手里的毡靴扔在地上，又解下腰带搁在毡靴上，然后脱了呢袍。

“闲话休讲！穿上这衣服吧！来！”他说。

谢苗抓住那人的胳膊肘儿，扶他起来。那人站起身来。谢苗发现他的皮肤白嫩，胳臂和腿没断，脸上有一副引人爱怜的表情。谢苗把呢袍搭在那人肩头上，可是那人的手插不进袖子里

去。谢苗又帮他把手插进去，穿好，掩上衣襟，系紧腰带。

谢苗还把自己头上的破帽子摘下来，打算戴在那人头上，可是自己的头光着很冷。他想："我的脑袋全秃了，他还长着挺长的鬈发呢。"便又把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我不如给他穿上靴子。"

谢苗又让那人坐下，给他穿上毡靴。

鞋匠给陌生人穿好以后说：

"好啦，伙计。你活动活动，暖暖身子。有什么事都让人家去断吧。能走吗？"

那人站起来，令人爱怜地望着谢苗，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怎么不说话啊？总不能在这儿过冬吧？得到有人家的地方去。好，把我的棍子拿去，走不动就拄着。打起精神来！"

那人迈开腿走去，走得挺轻松，并不落后。

他们一同沿着大路走去，谢苗问：

"你是哪里人？"

"我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我都认识。那么你是怎么到这小礼拜堂来的？"

"我不能告诉你。"

"是有人欺侮你吧？"

"谁也没有欺侮我。是上帝惩罚我。"

"那当然，上帝主宰一切，不过你总得找个地方栖身啊。上哪儿去好呢？"

"哪儿都一样。"

听见这话，谢苗吃了一惊。那人并不象个喜欢胡作非为的，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可是不肯暴露自己。谢苗心下暗想："天下什么样的事没有啊！"他于是对那人说：

“好，就上我家去，哪怕暖暖身子呢。”

谢苗向前走去，那人同他并肩而行，并不落后。起风了，风吹透了谢苗的内衣，他的醉意渐渐消失，身上越来越冷。他一边走一边吸鼻子，裹紧穿在身上的妻子的短棉袄，心里想：“嘿，皮袄，出门为了做皮袄，回来的时候连呢袍也没了，还带上一个光着身子的人。玛特廖娜不骂才怪！”一想起玛特廖娜，谢苗就发开了愁。可是再看看那人，回想他在小礼拜堂后面的情景，谢苗的心潮又激荡起来。

三

谢苗的妻子早早地就已收拾停当。柴劈好了，水打满了，孩子们吃饱了，她自己也吃过了，她于是寻思：什么时候发面好，今天还是明天？还剩一大块面包。

她想：“要是谢苗在那边吃午饭，那么晚饭就吃不下多少，面包够维持到明天。”

玛特廖娜把那块面包拿在手里翻了几下，心想：“今天我不发面了。剩下的面粉只够做一炉面包，得熬到星期五。”

玛特廖娜把剩下的那块面包收起来，在桌边坐下，给丈夫补衬衣。她一面缝一面想象丈夫怎样去买做皮袄的羊皮。

“可别叫卖羊皮的骗了他。我男人太老实。他从来不骗人，可是连小孩子也能把他骗了。八个卢布真不少啊。能置一件好皮袄了。哪怕不是熟皮，总还是皮袄。去年冬天没有皮袄真难熬啊！不敢下河边，哪儿也不能去。他一出门，把衣服全穿走，我什么穿的也没有。他今天走得不算早，不过也该回来了。会不会喝酒去了呢？”

玛特廖娜刚想到这儿，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进了屋。玛特廖娜把针一插，走到穿堂里一看，进来的是两个人：谢苗和一个男人，那人头上没戴帽子，脚下穿着毡靴。

玛特廖娜立刻嗅出丈夫身上有酒气，心想："瞧，真喝酒了。"又见他身上没有呢袍，只穿着一件短袄，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而且一声不响，扭扭捏捏的，玛特廖娜的心沉下去了。"他把钱都喝光，跟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鬼混，还把他带回家来。"

玛特廖娜让他们进了里屋，自已也跟了进来，发现陌生人年轻瘦弱，穿着她家的呢袍。呢袍下面没有衬衣，头上没有帽子。他进来以后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眼睛也不抬。玛特廖娜想：这不是正经人，他心虚。

玛特廖娜皱起眉头退到炉灶跟前去，冷眼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谢苗象正经人那样摘了帽子，在板凳上坐下来。

他说："玛特廖娜，准备晚饭吧！"

玛特廖娜嘟哝了一句，站在炉灶边不动，一会儿看看谢苗，一会儿看看陌生人，不住地摇头。谢苗见他妻子脸色不对，也没有办法，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拉起陌生人的手说：

"坐吧，伙计，咱们就吃晚饭。"

陌生人在板凳上坐下来。

"怎么，饭还没做？"

玛特廖娜的火气上来了。

"饭倒是做了，就是没有你的。我看你已经喝糊涂了。出门去买皮子，回来连呢袍也没了，还带上个光膀子要饭的。我这儿没有你们酒鬼的饭吃。"

"玛特廖娜，别瞎说！你先打听打听这是什么人……"

"你说说，钱上哪儿去啦？"

谢苗摸摸呢袍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张钞票，将它展开。

"钱在这儿，特里丰诺夫没给，答应明天给。"

玛特廖娜的火气更大了，她丈夫不仅没买皮子，连最后一件呢袍也给一个光膀子要饭的穿上了，还把他带回家。

她把桌上的钞票一把抓过来，拿去藏起，嘴里说：

"我这儿没有饭吃。光膀子的酒鬼多的是，喂不过来。"

"唉，玛特廖娜，口下留情啊。你先听我说……"

"你这贪酒的糊涂虫还能说出什么道理？我本来就不愿意嫁给你这个酒鬼。我娘给我的布叫你喝掉了，买皮子的钱又叫你喝掉了。"

谢苗想对妻子解释，他只喝掉二十戈比。他想说明他是在哪里发现这个陌生人的。但是玛特廖娜不让他插嘴，东拉西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把十年前的事情也搬出来。

玛特廖娜说着说着就冲到谢苗跟前，揪住他的袖子。

"把我的短袄还给我。只剩这一件，你还从我身上扒去给自己裹上。拿来，麻狗，该死的东西！"

谢苗动手脱自己身上的女短袄，把一只袖子翻过来，他妻子一扯，衣服就开了绽。玛特廖娜夺了短袄，往头上一搭便去开门。她想出去，但又在门边站住，拿不定主意。她既想发一顿脾气，又想知道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四

玛特廖娜在门边站住，说：

"是正经人不会光膀子，他连件衬衫也没穿。你办的是正经

事，你就会说，到底从哪儿弄来这么个体面人。”

“我跟你说吧，路上碰见这个一丝不挂的人坐在小礼拜堂外面，冻僵了。又不是夏天光膀子。上帝领我走到他跟前，不然他就完了。你说怎么办？天下什么样的事没有啊！我就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带回家来了。你平平气吧。罪过啊，玛特廖娜。我们都有死的一天。”

玛特廖娜本想破口大骂，可是看了陌生人一眼就不说了。那人在板凳边上坐下来以后，一动也不动。他的两只手放在膝上，头垂在胸前，眼睛闭着，双眉紧皱，似乎透不过气来。玛特廖娜没有做声。谢苗于是说：

“玛特廖娜，你心里就没有上帝吗？！”

听了这话，玛特廖娜再看看陌生人，忽然觉得气消了。她从门边走到炉灶跟前去，把晚饭端出来。她在桌子上放了一只碗，倒满一碗克瓦斯，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面包也摆上，又摆了一把餐刀和两把勺子。

“吃吧，”她说。

谢苗推了推陌生人，说：

“过来，好汉。”

谢苗把面包切开，捻碎以后就吃起来。玛特廖娜在桌子一角坐下，用一只手托着下巴，望着陌生人。

玛特廖娜开始可怜那陌生人，而且喜欢他了。陌生人也忽然高兴起来，不再皱眉头，而且抬起眼睛来看玛特廖娜，向她笑了笑。

他们吃罢晚饭，玛特廖娜收拾完了，便问陌生人：

“你是哪里人？”

“我不是本地人。”

“你怎么跑到大路上去的呢?”

“我不能告诉你。”

“谁抢了你啦?”

“是上帝惩罚我。”

“你就光着膀子躺在那儿?”

“我就光着身子躺着,冻坏了。谢苗看见了我,可怜我,把呢袍脱下来给我穿上,叫我上这儿来。到了这儿,你又可怜我,给我吃给我喝。上帝保佑你们吧!”

玛特廖娜站起身来,拿起搁在窗台上的谢苗的旧衬衫,就是她刚才缝补的那件,递给陌生人。她还找了一副包脚布给他。

“拿去,我看你连衬衫也没有。穿上这件,爱睡哪儿睡哪儿,高板上、灶炕上都行。”

陌生人脱下呢袍,穿上衬衫,裹好包脚布,躺在高板上。玛特廖娜灭了灯火,拿起呢袍,到丈夫身边去了。

玛特廖娜用呢袍下摆盖着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老琢磨那陌生人。

想起最后一块面包已经让他吃掉,明天没有面包了;再想起衬衫和包脚布也给了他,玛特廖娜难过极了。可是一想到陌生人的微笑,她的心潮又激荡起来。

玛特廖娜久久不能入睡,她感觉到谢苗也没睡着,直把呢袍往他那边扯。

“谢苗!”

“嗯!”

“面包吃光了,可我没发面。明天不知道怎么办。得上玛拉尼娅亲家母那儿去借一点。”

“咱们能活下去,咱们能吃饱肚子。”

玛特廖娜一声不响地躺了一会儿。

“这人看样子不错，不过他干吗不说自己的来历呢？”

“想必是不能说。”

“谢苗！”

“嗯！”

“咱们倒给别人，可是怎么没人给咱们啊？”

谢苗答不上来，只说“少啰嗦”，然后翻了个身，径自睡去了。

五

早晨谢苗醒来，孩子们还睡着，妻子到邻居家里去借面包。昨天来的陌生人裹着旧包脚布，穿着一件衬衫，独自在板凳上坐着，两眼向上望。他的气色比昨天好。

谢苗说：

“喂，亲爱的，肚子要吃，身子要穿。得养活自己。你会干活吗？”

“我什么也不会。”

谢苗吃了一惊，又说：

“人只要肯学，没有学不会的事。”

“大家都干活，我也要干活。”

“你叫什么名字？”

“米哈伊尔。”

“那么，米哈伊尔，你不想说自己的来历就算了，可是得养活自己。你照我的话做，我养着你。”

“上帝保佑你，我一定学。你说吧，我干什么？”

谢苗拿一点麻，绕在手指上搓线头。

“这事不难，你瞧……”

米哈伊尔看了看谢苗，也把麻绕在手指上，跟着他搓。

谢苗教他上蜡，他也立刻明白了。谢苗又教他如何捻入鬃毛，如何上靴子，他同样一下就明白。

无论谢苗教他干什么，他都领会得很快。第三天他干起来就象缝靴缝了一辈子似的。他不停地埋头干活，吃得很少，在间歇时刻也不说话，只抬眼望天。他不出门，不多嘴，不闲聊，也不笑。

只有一次他露出了笑脸，那是在第一天晚上，当女主人给他端来晚饭的时候。

六

日子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看看已是一年。米哈伊尔仍旧在谢苗家住着，干他的活。他的名声传开了，谁做靴子也没有谢苗的雇工米哈伊尔做得利落、结实。这一带的人都找谢苗做靴子，谢苗渐渐富裕起来。

冬季里的一天，谢苗和米哈伊尔正坐在一起干活，有辆三驾马车摇着铃铛驶到屋前。他俩向窗外一望，这辆车停在对面，一个汉子从车夫座上跳下来，打开车门。由车厢里钻出一位穿皮大衣的老爷。他下了车就朝谢苗家走，上了台阶。玛特廖娜连忙跑去开门。那位老爷弯下腰进了屋，然后把身子一挺，脑袋几乎顶着天花板，人占了屋角一大块地方。

谢苗起身施了礼，惊讶地望着老爷。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谢苗筋肉强壮，但是身材细瘦，米哈伊尔也是个瘦子，玛特廖娜更加象木片一样干瘪。这位老爷却似从另外一个世界

来的，红红的脸油光油亮，脖子和公牛的一样粗，整个身子如铁打的一般。

老爷吐了一口气，脱去皮大衣，在板凳上坐下来说：

“谁是鞋匠老板？”

谢苗上前一步说：

“我，大人。”

老爷便对自己的仆人喊道：

“喂，费季卡，把皮子拿来。”

那小子拿着一个包袱跑进屋。老爷接过包袱，放在桌上。

“解开，”他说。那小子解开了包袱。

老爷用手指戳了戳皮子，又对谢苗说。

“鞋匠，你听我说。你看见这皮子了吗？”

“看见了，大人。”鞋匠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货吗？”

谢苗摸了摸皮子说：

“好货。”

“嘿，好货！你这个蠢东西，还没见过这样的货吧？这是德国货，值二十卢布。”

谢苗怯生生地说：

“我们哪儿见过啊。”

“可不是。你能用这块皮子给我做一双靴子吗？”

“行，大人。”

老爷对他嚷起来：

“什么‘行’。你知道你拿什么皮子给什么人做鞋吗？你得给我做一双一年穿不坏、不变形、不开绽的靴子。能做，你把皮子拿去裁了。做不了呢，你就别拿去裁。我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不

到一年靴子开了绽，变了形，我就叫你坐牢。一年不变形，不开绽，我给十卢布工钱。”

谢苗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回头看看米哈伊尔，用胳膊肘儿碰了碰他，低声问：

“接不接活儿？”

米哈伊尔点点头说：“接活儿。”

谢苗听了他的话，决定做这种一年不变形、不开绽的靴子。

老爷叫他的仆人来给他的左脚拓鞋样，并且伸出脚来。

“留个尺寸！”

谢苗缝了一张十俄寸长的纸，弄平了，跪在地上，用围裙擦净手，以免弄脏老爷的袜子，然后量起来。谢苗量了脚掌、脚背，又去量小腿肚，但是纸不够。小腿肚粗得象根圆木。

“小心点，可别把靴筒做瘦了。”

谢苗再缝上一张纸。老爷坐着，脚指头在袜子里动来动去，其他人在屋里东张西望，发现了米哈伊尔。

“这是你什么人？”

“他就是我这儿的师傅，靴子由他做。”

“小心点，”老爷对米哈伊尔说，“记着，要一年穿不坏。”

谢苗回头看看米哈伊尔，发现米哈伊尔的眼睛并不看老爷，而是盯着老爷身后的屋角，好象在仔细打量一个人。米哈伊尔看着看着，忽然露出笑容，显得很高兴。

“你这个蠢东西乐什么？你还是留点神，到时候得做成。”

米哈伊尔说：

“该做成的时候就做成。”

“这就对啦。”

老爷穿上靴子、皮大衣，掩上衣襟，向门口走去。他忘了弯

腰，把脑袋碰在门楣上。

老爷大骂。他揉了揉脑袋，坐上车走了。

老爷走后，谢苗说：

“这个人跟石头似的，棒槌也打不死他。门框都要撞倒了，他没事。”

玛特廖娜说：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能不壮吗？连死神也挪不动这块大石头呢。”

七

谢苗对米哈伊尔说：

“活儿我们接了，可别惹祸才好。皮子贵重，老爷又凶。可不能出岔子。你比我眼力好，手也巧些。把尺寸拿去，你裁料，我上靴头。”

米哈伊尔没有违拗，他接过老爷送来的皮子，铺在桌面上，一折二，拿起刀子就裁。

玛特廖娜走过来看米哈伊尔裁皮子，她觉得奇怪，不知道米哈伊尔在干什么。玛特廖娜对做靴子这行手艺也很熟悉，她发现米哈伊尔并没有按长统靴的要求裁料，而是裁了两张圆片。

玛特廖娜本想指出来，可是又想：“也许我没明白该怎么给老爷做靴子，米哈伊尔比我清楚，我还是别插嘴吧。”

米哈伊尔裁好一双鞋，拿起线头缝起来，不是象靴子要求的那样用两个线头朝两边出线，而是用一个线头缝，跟缝便鞋一样。

玛特廖娜看见这情形也很惊讶，但是仍然没有插嘴。米哈

伊尔一直缝下去。到了晌午，谢苗站起身来一看，米哈伊尔拿老爷的皮子做了一双便鞋。

谢苗惊叫了一声，心里想："米哈伊尔在我这儿整整一年了，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今天怎么闯下这样大的祸？老爷定做的是有缘条的靴子，可他做的是一双不掌底的便鞋，把皮子糟蹋了。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啊？上哪儿去找这种料啊？"

于是他对米哈伊尔说：

"你这是怎么啦，亲爱的？真要我的命！老爷定做的是靴子，可你做的是什么？"

他的话音未落，门环响了，有人敲门。他俩向窗外一望，看见有个人骑马来了，正在拴马。他们开了门，进来的是那位老爷的仆人。

"你好！"

"你好。什么事？"

"太太派我来说靴子的事。"

"怎么啦？"

"怎么啦！老爷不要靴子了，他已经归天。"

"你说什么？"

"他从你们这儿出去，还没到家就死在车里了。车到家以后，我们去扶他下车，他象个蒲包似的倒在里面，身子都僵硬了，我们费好大劲才把他拖出来。太太对我说：'你去告诉鞋匠，有位老爷在他那儿定做一双靴子，留下了皮子，你就说，靴子不用做了，赶快拿那块料做一双给死人穿的便鞋。你等着，等他们做好了带回来。'所以我就来了。"

米哈伊尔捡起桌上的剩料，卷成一个圆筒，把两只做好的便鞋拿在手里敲了敲，又用围裙擦了擦，然后递给来人。那小子接

过便鞋说：

“再见了，老板！万事如意！”

八

又过了一年，两年，米哈伊尔在谢苗这里已是第六个年头了。他象往常一样，不出门，不多嘴，这些年来只笑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主人给他端上晚饭的时候，第二次是向那位老爷笑。谢苗对自己的雇工满意极了，再也不问他的来历，只怕他离开。

一天，他们都在家。女主人正把铁锅塞进炉膛，孩子们在板凳上跑来跑去，有人往窗户里张望。当时谢苗在一扇窗户下面上靴子，米哈伊尔在另一扇窗户下面钉鞋跟。

一个男孩从板凳上跑到米哈伊尔跟前，扶着他的肩头向外看，并且说：

“米哈伊尔叔叔，你瞧，老板娘带着她的小姑娘们好象是上我们家来了。有个小姑娘是瘸子。”

他刚说完，米哈伊尔就放下活计，转过头去向外张望。

谢苗觉得希奇。米哈伊尔从不向外张望，今天却扒在窗户上，不知看什么。谢苗也向窗外看了一眼，的确，有个女人上他家来了，身上穿得干干净净，一手牵着一个穿皮袄、戴绒头巾的小姑娘。两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其中一个左腿有毛病，一步一跛的。

那女人上了台阶，走进穿堂，摸到房门，抓住把手推开了门。她让两个孩子走在前头，自己跟着也进了屋。

“你好，老板！”

“请坐。什么事啊？”

女人在桌边坐下，两个孩子靠着她的膝头，惊讶地望着屋里的人。女人说：

"我想给两个小丫头做皮鞋，春天穿。"

"行啊。我们还没做过这么小的，不过行。有缘条，没缘条，都行。我们米哈伊尔手艺高。"

谢苗回头看米哈伊尔，只见他放下活计，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个小姑娘。

谢苗心下奇怪。他想，不错，两个小姑娘挺可爱：黑黑的眼睛，胖乎乎、红通通的脸蛋，小皮袄、小头巾都挺漂亮。他不明白的是，米哈伊尔望着她们的神情象是认识她们。

谢苗心下奇怪，便和那女人谈起生意来。讲好价钱，量了尺寸。女人把腿瘸的那个孩子抱起来放在膝头上，说：

"这个孩子得量两个尺寸，有毛病的左脚做一只鞋，没毛病的右脚要三只鞋。她俩的脚一样大，她们是双瓣儿。"

谢苗量了尺寸，指着小瘸子说：

"她是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的？多好看一个小姑娘，生下地就这样吗？"

"是她母亲给压的。"

玛特廖娜想知道那女人是什么人，孩子又是哪家的，于是插进来问：

"你不是她俩的母亲？"

"我不是她俩的母亲，也不是亲戚，我收养了她们。"

"不是亲生的，可你真疼她们！"

"怎么能不疼啊，她俩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本来有个男孩，上帝领去了，我对那孩子不如对这两个这么疼爱。"

"这两个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呢？"

九

那女人就讲起来。

“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她说，“还不到一个星期，两个女孩就成了孤儿：星期二埋了爹，星期五死了妈。爹过世三天以后，两个女孩生下地，妈活了不到一天。那时候我和我男人在乡下种地，跟他们是邻居，两家紧挨着。他们家只有当家的一个男人，在林子里干活。有一回，一棵树放倒的时候压在他身上，把五脏六腑都压出来，抬到家就断了气。那个星期他女人生下一对女儿，就是这两个。家里穷，又没人帮忙，上没老下没小。那女人孤零零地生下孩子，又孤零零地死了。

“第二天清早我过去探望，进屋一看，那女人已经僵硬了。她死的时候倒在这个孩子身上，把她的一只腿压瘸了。村里人都赶来，给那女人洗身，装殓，下葬。都是好人帮的忙。两个女孩儿没爹没妈，怎么办？村里的妇女只有我在奶孩子——我生头胎那个男孩才七个多星期——就把两个丫头暂时抱到我家去了。男人们聚在一块儿商量怎么办好，后来他们对我说：‘玛丽亚，你先养着这两个丫头，等我们再想想。’我先喂饱这个腿没毛病的，有毛病的那个就不喂，没指望她能活。可是后来我寻思，干吗亏待那个小东西啊？心里也可怜她，就连她一起喂了。自己的一个，加上这两个，我一下奶三个孩子！那时候我年轻力壮，吃得又好。上帝给的奶水多得直往外冒。我经常是先喂两个，让第三个等着。一个吃饱了，把第三个抱起来。上帝让这两个长大了，而我的孩子第二年就死了。以后上帝再也没有给我孩子，可是日子越过越好。现在我们在磨坊干活，挣得挺多，生活挺好。

就是没生孩子。要是没有这两个丫头，我一个人日子怎么过啊！我怎么能不爱她们！她们是我的心肝宝贝！”

女人一只手搂着瘸腿小姑娘，另一只手抹着脸上的泪水。

玛特廖娜叹了一口气，说：

“没有爹娘，要活不难；没有上帝，活不下去。这话真不假啊。”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那女人站起来要走。主人送她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看米哈伊尔，只见他坐在那里，把叉在一起的两手搁在膝头上，望天微笑。

十

谢苗走到他跟前去问：你怎么啦，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从板凳上站起来，放下活计，解了围裙，向男女主人鞠了一躬，说：

“请主人原谅。上帝已经宽恕了我，请你们也宽恕我。”

于是主人看见，米哈伊尔浑身放光。谢苗向米哈伊尔施礼，对他说：

“米哈伊尔，我看出来了，你不是凡人，我不能留你，也不能盘问你。只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发现你，领你回家的时候，你闷闷不乐，而当我女人给你端来晚饭的时候，你向她笑了笑，从那以后就高兴些了？为什么那位老爷来定做靴子的时候，你又笑了一次，从那以后更加高兴？为什么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进门的时候，你笑了第三次，一点不高兴的影子都没有了？米哈伊尔，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身上放光，为什么你笑了三次？”

米哈伊尔说：

“我身上放光是因为上帝本来惩罚我，现在宽恕了我。笑三次是因为我知道了上帝的三个道理，那是我必须知道的。你妻子可怜我的时候，我知道了第一个道理，因此第一次笑了。那阔佬来定做靴子的时候，我知道了第二个道理，因此笑了第二次。现在看到这两个小姑娘，我知道了最后一个道理，也就是第三个道理，因此笑了第三次。”

谢苗于是说：

“米哈伊尔，你告诉我，上帝为什么惩罚你，上帝的三个道理又是什么，好叫我知道。”

米哈伊尔说：

“上帝惩罚我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旨意。我本是天上的天使，可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我本是天上的天使，上帝派我去取一个女人的灵魂。我降到地上，看见一个女人病在床上，她一胎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小东西在母亲身边蠕动，母亲无力起来喂她们吃奶。她看见我，明白是上帝派我来取她的灵魂，就哭了，并且说：‘天使啊！我男人刚死，是在林子里给树砸死的。我没有姊妹，也没有三姑六婆，没人帮我养孩子。你先别取我的灵魂，让我自己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孩子没爹没娘活不成啊！’我听信了她的话，把一个小姑娘放在她怀里吃奶，另外一个让她搂着，自己又升到上帝那里去。我飞上去对上帝说：‘我不能取一个产妇的灵魂。她男人给树砸死了，她一胎生了两个，求我别取她的灵魂，说让她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因为孩子没爹没娘活不成。我就没取她的灵魂。’上帝说：‘你去取这产妇的灵魂，以后你会明白三个道理：人心里有什么，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人靠什么活着。等你知道了这三个道理，再回天上来。’我又飞到地上去，取了那产妇的

灵魂。

“两个婴儿从母亲怀里摔到床上，母亲的身体倒下来的时候压坏了一个婴儿的一条腿。我升到这个村子上空，准备把产妇的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一阵风吹来，折断了我的翅膀。那灵魂独自到上帝那里去了，我摔到地上，倒在大路旁。”

十一

谢苗和玛特廖娜这才明白，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的饭、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究竟是什么人。夫妻二人又是害怕，又是高兴，禁不住眼泪直流。

接着天使说：

“我一个人在野地里，光着身子。从前我不知道人间的饥寒，现在我变成了人。我肚子饿，身上冷，却不知道怎么办。我看见，在野地里为上帝建造了一座小礼拜堂，就走过去，想在那里面栖身。小礼拜堂的大门锁着，进不去。于是我坐在墙后避风。天渐渐黑下来，我饿得难受，冻得发僵，完全病倒了。忽然听见，路上来了一个人，他背着一双靴子，边走边自言自语。我变成人以后还是第一次看见凡人的面孔，心里害怕，就转过身去不看。我听见这人自言自语地盘算他冬天该穿什么衣服避寒，如何养活妻儿。我想：‘我又冷又饿，快要不行了，可是这个人只关心怎样置一件皮袄来给自己和妻子蔽体，怎样弄到面包来给一家人餬口。他不会帮助我。’这个人看见了我，皱起眉头，面色更加可怖地走了过去。我感到绝望。忽然，我听见他又转回来。我抬眼一看，简直认不出原先那个人了。他脸上本来只有死，现在忽然有了生命，我在他脸上认出了上帝。他走到我跟

前，给我衣服穿，把我带到他家里去。我进了他的家门，他女人迎上来说了一番话。这女人比她男人更可怕——从她嘴里出来的是死的气味，死的恶臭使我喘不上气来。她想把我赶到冰天雪地中去。我知道，她如果赶我出门，我就会死去。忽然，她男人向她提到上帝，她立刻改变了。她给我们端来晚饭的时候，眼睛望着我，我发现她身上已经没有死的影子了，她活了，我在她脸上认出了上帝。

“于是我想起了上帝的第一句话：‘你会知道人心里有什么。’我知道了，人心里有爱。上帝已经开始向我显示他答应向我显示的东西，因此我高兴极了，第一次露出了笑脸。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我还不明白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以及人靠什么活着。

“我在你们这里住下来，生活了一年。有个人来定做一年不会坏、不开绽、不变形的靴子。我看了他一眼，忽然发现他背后站着我的朋友，死亡天使。只有我看得见这位天使，我认识他，并且知道，在日落以前这个阔佬的灵魂就要被取去。于是我想：‘这人要给自己预备一年用的东西，却不知道他活不过今夜。’我便想起上帝的第二句话：‘你会知道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

“我已经知道人心里有什么了。现在我又知道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那就是人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肉体需要什么。所以我笑了第二次。我高兴的是看见了我的朋友死亡天使，同时上帝向我揭示了第二个道理。

“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我还不明白人靠什么活着。于是我继续等待上帝向我揭示最后一个道理。第六年来了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女人，我认出这两个小姑娘，知道她们是怎样活下来的。于是我想：‘当那位母亲求我为了两个孩子留下她的灵魂的

时候，我听了她的话，以为孩子没爹没娘就没法活下去，结果是一个陌生女人把她们抚养大了。’当这个女人怜爱别人的孩子而且流下泪来的时候，我在她脸上看见了真正的上帝，并且明白了，人靠什么活着。我明白，上帝向我揭示了最后一个道理，并且宽恕了我，所以我笑了第三次。”

十二

天使的身体裸露出来，他全身光华四射，使肉眼不能看他。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洪亮，仿佛不是来自他的体内，而是来自天上。天使说：

“我知道了，人活着不是靠自己为自己操心，而是靠爱。

“那位母亲不可能知道，她的孩子需要什么才能活下去。那阔佬不可能知道，他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天黑以前究竟是他的活着的肉身需要一双靴子，还是他的尸体需要一双便鞋。

“当我变成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是靠自己为自己操心活下去，而是靠一个过路人和他妻子心中的爱，他们给了我怜悯和爱。两个小孤女能够活下来也不是靠人们为她们操心，而是靠一个陌生女人心中的爱，是这个女人给了她们怜悯和爱。所有的人都不是靠他们为自己操心活着，而是靠人们心中的爱。

“从前我也知道，是上帝给了人生命，要人活着。现在我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我明白了，上帝不愿意叫人们分开过日子，所以不让他们知道，每一个人单为了自己需要什么。上帝要人们共同生活，所以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大家，需要什么。

“我现在明白了，人们只是自以为他们靠自己为自己操心活着，其实他们活着完全是靠爱。谁生活在爱中，谁就生活在上帝里面，谁心中就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于是天使唱起了赞美上帝的颂歌，他的歌声震动了小木屋。天花板开了，一根火柱从地上升到天上。谢苗和他的妻儿们一个个匍伏在地。天使的背上张开一对翅膀，他升上天去了。

等谢苗清醒过来，这屋子和从前一样，屋里只有他的家小，没有一个外人。

两弟兄和一堆金币

古时候，离开耶路撒冷城不远，有同胞弟兄二人，哥哥叫阿法纳西，弟弟叫约翰。他们住在一座山上，离城不远，靠布施过日子。两弟兄天天干活。他们不是给自己干，而是给穷人干。哪里有劳苦的人、病人、孤儿、寡妇，他们就到哪里去干活，离开的时候不取分文。一个星期内两弟兄各干各的，星期六晚上才回自己家里团聚。星期日一天他们留在家中祈祷，交谈。天使常到他们这里来，为他们祝福。星期一他们又各自东西。两弟兄象这样生活了许多年，每个星期天使都到他们这里来，为他们祝福。

有一个星期一，两弟兄照例出门干活，各自已朝不同的方向走去，哥哥阿法纳西舍不得和亲爱的弟弟分手，便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约翰低着头往自己那个方向走，没有回头看。忽然，约翰也站住了，似乎发现了什么，手打遮阳、全神贯注地朝那边看。接着他走上前去，忽然又跳开，头也不回地跑下山坡，上了另一座山，远远地离开那东西所在的地方，就象有只猛兽在他背后追赶。阿法纳西心下奇怪，转身向那地方走去，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叫他弟弟这么害怕。他走过去，就看见有样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再走近一些，发现草上有一堆金币，大约两捧的样子，象是从斗里倒出来的。这堆金币和弟弟的一跳使阿法纳西感到更加奇怪。

“他害怕什么，为什么逃走？”阿法纳西想，“金子无罪，有罪的是人。金子可以用来作恶，也可以用来行善。这堆金币能给多少孤儿寡妇饭吃，给多少穷人衣穿，给多少病人治病啊！我们现在为大家服务，可是我们的力量小，做的事情就少。有了这堆金币，我们能够为大家多做些事情了。”阿法纳西这样思索了一番，打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弟弟。但是约翰已经走远了，他已经登上另一座山，看去象小甲虫一样。

于是阿法纳西脱下外衣，包了一大包金币，直到他拿不动为止，然后扛在肩上，进城去了。他来到一家旅店，把金币交给老板，再去取剩下的。他把剩下的金币全部扛来以后，就到商人那里去买了城中的一块地皮，采办了石料、木料，雇了工人，动手盖房子。阿法纳西在城里住了三个月，盖起三座房子，一座用来收容孤儿寡妇，一座用来开医院给病人治病，一座是流浪人和乞丐栖身的地方。阿法纳西又找来三位虔诚的长老，叫一位管孤寡收容所，一位管医院，一位管流浪人之家。阿法纳西手里还剩三千金币。他给了每位长老一千，让他们施舍给穷人。这三座房子渐渐住满了人，大家都称赞阿法纳西的善行。阿法纳西很高兴，不想离开这座城市了。但是他爱自己的弟弟，因此告别了城里的人，一枚金币也不要，仍旧穿着进城时穿的那身衣服，回老家去。

阿法纳西走到老家所在的山下时心里想：“弟弟看见金币就跳开逃走了，他的想法不对。我这样做不是更好吗？”

阿法纳西刚刚动这个念头，忽然看见前面站着那位常来为他们两弟兄祝福的天使，满脸怒气地望着他。阿法纳西吓得发呆，只会说：

“主啊，这是为什么？”

天使开口说：

“走开。你不配和你弟弟同住。你弟弟那一跳比你用你的金币所做的一切更加可贵。”

阿法纳西把他养活了多少穷人、流浪人，收留了多少孤儿等等讲了一遍。天使对他说：

“教你说这些话的是魔鬼，他把金币放在那儿就是为了诱惑你。”

这时阿法纳西的良心也揭露他，使他认识到，他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上帝，于是他痛哭流涕，忏悔不已。

天使给他让开路，前面站着约翰，他正等待哥哥到来。从此阿法纳西再也不受撒金币的魔鬼的引诱，他认识到，只能以劳动，而不是以金币为上帝和人们服务。

两弟兄仍旧象从前那样生活下去。

伊利亚斯

从前乌法省有个巴什基尔人，名叫伊利亚斯。他父亲给他完婚后只一年就去世了，留下一份微薄的产业。那个时候伊利亚斯有七匹母马、两头母牛、二十只绵羊。但他是个好当家人，渐渐发迹。夫妻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整天忙碌，一年比一年富。伊利亚斯就这样在辛勤劳动中生活了三十五年，积攒了很大一份家业。

他总共有二百匹马、一百五十头牛、一千二百只羊，雇着男仆放牧马群、牛群和羊群，雇着女仆挤马奶、牛奶，做马奶酒、奶油和干酪。伊利亚斯要什么有什么，地方上的人都很羡慕他的生活，说："伊利亚斯真有福气，样样齐全，事事称心。"有钱有势的人纷纷前来攀附，甚至不远千里而来。伊利亚斯一律接待，一律宴请。无论来者是谁，都要给他端上马奶酒、热茶、果汁、羊肉。客人一到，立刻要宰一只到两只羊。客人多的时候，还要宰马。

伊利亚斯本来有两男一女，都已成婚。当伊利亚斯还穷的时候，两个儿子跟着他劳动，放牧马群、牛群。等到他富起来，儿子们就都养娇了，有一个还喝上了酒。大儿子打架被人打死，小儿子娶一个厉害的媳妇以后就不听爹的话了，伊利亚斯只好跟他分家。

伊利亚斯跟小儿子分家的时候，给小儿子一座房屋和一些

牲畜，他的产业就减少了。不久，他的羊闹瘟疫，死了许多。接着是荒年，干草收不上来，那一冬又死了许多牲畜。后来最好的一群马也给吉尔吉斯人抢去。伊利亚斯的产业越来越少，景况越来越差。他的精力也不如从前。等他活到七十岁的时候，他竟靠卖家私度日，卖掉了皮袄、地毯、马鞍、马车，最后把牲畜也卖光。他不知不觉地成了穷光蛋，到了暮年还不得不带着妻子出去做工。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一身衣服、一件皮袄、一顶帽子、一双皮鞋和套鞋，还有妻子莎姆-舍玛吉，也是老太婆了。分出去的小儿子远远地离开了家乡，女儿也死了。没有人来照顾两个老人。

邻居穆汗默德沙赫很同情两个老人。他自己不穷也不富，还能平安度日，为人很好。他想起伊利亚斯当年如何慷慨好客，很同情他，对他说："伊利亚斯，你和你老伴就到我家来住吧。夏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在我的瓜地里干点活儿，冬天帮我喂牲口，你老伴就挤马奶做马奶酒好了。我管你们两老吃穿，需要什么只管说，我会给你们。"伊利亚斯向邻居道了谢，带着妻子到他家去当雇工。起初觉得吃力，渐渐也就习惯了。两个老人在那边住下来，根据自己的体力干活。

主人雇这样的人来给他干活很合算，因为两个老人本来是好当家，样样明白，事事在心，干活不惜力。只是主人看到原先那么气派的人如今败落到这步田地，心中不免难过。

有一次，从远方来了几个亲戚，教士也来了。主人叫宰羊。伊利亚斯把羊剥了皮，收拾干净，煮熟了给客人们端去。客人们吃罢羊肉，喝过茶，开始喝马奶酒。他们和主人都坐在地毯上，靠着绒毛垫子，边喝马奶酒边聊天。伊利亚斯收拾完毕，从门口走过。主人看见了他，就对一位客人说：

“你看见这个从门口走过的老头了吗？”

客人说：“看见了，怎么啦？”

“他本是我们这地方的首富，名叫伊利亚斯，也许你听说过吧？”

客人说：“怎么没听说，虽然没见过面，可是久仰大名。”

“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在我家当雇工。他老伴也跟着他，在这儿挤马奶。”

客人听了觉得希奇，连连摇头，口里啧啧说：

“是啊，看来福气就象车轮一样飞快地向前滚，一会儿把这个人举上去，一会儿把那个人放下来。那么老头挺伤心吧？”

“谁知道啊，他不声不响地过日子，活儿干得挺好。”

客人又说：

“能跟他谈谈吗？问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

“行啊！”主人说着向门外喊道：

“老爷爷，你来喝点马奶酒，把老奶奶也叫来。”

伊利亚斯带着妻子进去。他先向客人们和主人问了安，念了祷词，然后才在门边盘腿坐下。他妻子走到帘子后面去跟女主人坐在一起。

他们递给伊利亚斯一碗马奶酒。伊利亚斯向客人们和主人祝了酒，施了礼，呷了一口，放下碗。

一位客人对他说：“老爷爷，你看着我们，想起你从前的好日子，心里难受吧？从前的好日子你是怎么过的，现在这苦日子又怎么过啊？”

伊利亚斯笑了笑，说：

“让我来跟你讲我的福和祸，你可能不相信。你最好问我老伴，女人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她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

你。”

客人就向坐在帘子后面的人说：

“喂，老奶奶，你说说，你怎么看从前的好日子和现在的苦日子？”

莎姆-舍玛吉在帘子后面说：

“依我看，我和我老头一块儿过了五十年，一直在找福气，可是没找着。一年多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了，来这儿当雇工，现在倒找着了真正的福气，别的什么福气我们都不要。”

客人觉得希奇，主人也觉得希奇，竟欠起身来，拉开帘子，想看一看老奶奶。老奶奶交叠着两只手站在那里微笑，眼睛望着她的老头，老头也在微笑。老奶奶又说：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笑话。我们俩找福气找了五十年，家里富裕的时候总找不着。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出来当雇工，反倒找着了再好不过的福气。”

“你们现在的福气是什么呢？”

“我们家富裕的时候，我和我老头没有一点闲工夫，连说说话，想想自己的灵魂，向上帝祈祷的工夫都没有。一天到晚操多少心啊！客人上门，得操心拿什么招待，送什么礼品，可别让人说我们的不是。客人一走，我们得去看雇工们是不是偷空歇着，大吃大喝；得去看，别丢了什么东西——罪过啊。我们还得小心，别叫狼咬了马驹牛犊，别叫贼把马群赶跑。上了床也睡不着，生怕羊羔给母羊压死，夜里得起来去看。刚放下心来，又担心过冬的饲料不够。这还不算，我跟我老头总拌嘴。他说得这么办，我说得那么办，这就吵起来啦，罪过啊。这些年我们愁这愁那，罪上加罪，没过一天好日子。”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跟我老头一早起来说的都是恩爱话，和和气气，没什么可争吵，没什么可担心，只想着怎么给主人干。我们有多大力干多大活儿，高高兴兴干，不让主人吃亏。干完回来有现成饭吃，有马奶酒喝。冷了，烧干粪烤火，皮袄也有。也有工夫说说话，想想自己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了。我们找福气找了五十年，现在才找到。"

客人们听罢哈哈大笑。

伊利亚斯说：

"请大家别笑，这可不是笑话，而是人生啊！我跟我老伴从前是蠢人，丢了财产的时候伤心得哭。现在上帝让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向你们说出来可不是自己宽慰自己，而是为你们好。"

教士说：

"这席话说得好，伊利亚斯讲的句句是真理。经书上就是这么写着。"

客人们不再笑了，大家低头沉思起来。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从前城里有个靴匠，名叫马丁·阿夫杰伊奇。他住在地下室，那是一间只有一扇窗户的斗室。窗户朝大街开，从里面可以看见来往的行人。虽然只看得见他们的脚，可马丁是凭靴子认人的。马丁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熟人很多。附近难得找到一双靴子没有经过他的手一次两次。有的要上鞋掌，有的要打补丁，有的要缝，也有要换靴头的。他从窗户里经常可以看见自己做的活儿。马丁的活儿很多，因为他做得结实，用料又好，价钱也公道，还讲信用。到期能交活他才接，不然他会把话说在前头，决不骗人。大家都知道马丁的为人，因此他的活儿做不完。马丁一向规规矩矩做人，到了晚年，他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灵魂，于是更加与上帝接近。当他还在老板家干的时候，他的妻子就过世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夫妻俩以前也生过几个孩子，都夭折了。马丁起初打算把小儿子送到乡下妹妹家里去，后来又不忍心这样做："孩子在别人家长不好，我还是把他留在身边吧。"马丁从老板家搬出来以后，租了一间房子，带着小儿子过。上帝没有让马丁享孩子的福。那孩子刚长大一点，能帮爸爸干活了，叫人爱不过来，谁知竟一病不起，发烧一个星期以后死去。马丁安葬了儿子，伤心得不得了，以至于埋怨起上帝来。他心里太难过，不止一次求上帝赐他一死，责怪上帝为什么不把他这个老头子召去，而要召他心爱的独根苗。他再也不愿进教堂门了。

一天，家乡有个老头从圣三一修道院来到马丁家，那老头云游四方已七年有余。马丁和他谈天，向他诉苦：

"圣人，我真不想活下去，只求上帝赐我一死。现在我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老头对他说：

"你这话说得不好，马丁，咱们可不能议论上帝的事。那由不得咱们，上帝才能作主。上帝要你儿子归天，要你活着，就是说，这样更好。你觉得没指望是因为你活着只为了自己快活。"

"那么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马丁问。

老头说：

"应当为上帝活着，马丁。上帝给了你生命，你就应当为他活着。只要你为他活着，你就再也不发愁了，只会觉得一身轻。"

马丁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呢？"

老头说：

"至于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你识字吗？去买本《福音书》来念，从那里面你会明白，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那里面讲得清清楚楚。"

马丁把这些话记在心中。当天他就去买了一本大号字体的《新约全书》来念。

马丁本打算只在节假日念，可是一开了头，心情就好起来，于是他天天念这本书。有的时候他念到油干灯尽还放不下。马丁就这样天天晚上念圣书，念得越多越明白：上帝要求他做什么，应当怎样为上帝活着，心情也越来越轻松。过去他躺下睡觉的时候，总是唉声叹气，想念小儿子。现在呢，他口里只念着："圣哉我主，圣哉我主！这是你的旨意。"从此他的整个生活都改

变了。过去，逢节假日他爱上小馆喝茶，有时也来一杯伏特加酒。跟熟人在一起喝酒，虽说不到醉的程度，从小馆出来总有点失去常态，话也多了，对人又是嚷又是骂。如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他安安静静、高高兴兴地过日子。一早起来就干活，干完一天的活，把钩子上挂着的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再把《福音书》从格板上拿下来，摊开，坐下念书。他念得越多，懂得越多，心里就越亮堂，越舒畅。

一天，马丁念《福音书》念到深夜。他念的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他往下念，主说："你们为甚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象甚么人。他象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象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

马丁看到这些话，心里很快乐。他摘下眼镜，放在书上，两手托着头沉思起来。他用这些话衡量自己的一生，心里想：

"我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呢，还是盖在沙滩上？如果在磐石上，那就好了。一个人坐在这儿心里也舒坦，因为什么事都是按上帝的吩咐做的。只要一放松自己，又会犯罪。我得坚持下去。这样太好啦！主啊，求你帮助我！"

他这样思索了一阵，打算上床睡觉，可又舍不得放下《福音书》。他便接下去念第七章，其中讲到一个百夫长，一个寡妇的

儿子，耶稣回答约翰的门徒的话，还有一个富裕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做客，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擦他的脚，用自己的眼泪洗他的脚，他说她做得对。第七章第四十四节说："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么。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他念过这一节以后心里想："没有给我水洗脚，没有与我亲嘴，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马丁又摘下眼镜，放在书上，沉思起来。

"这个法利赛人显然跟我过去一样。我过去也是只顾自己。只要自己有茶喝，有衣穿，有人照料，却不为客人想一想。客人是什么人？客人就是我主。如果他到我这儿来了，我会那样做吗？"

他两手托着头，不知不觉睡着了。

"马丁！"忽然有人在他耳边轻轻唤了一声。

马丁一怔，迷迷糊糊地问：

"谁啊？"

他转过脸来向门口望去，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打起盹儿来。忽然，他分明听见：

"马丁，马丁！明天你注意外面，我要来。"

马丁清醒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揉了揉眼睛，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真听见了这句话。他灭了灯，上床睡觉。

第二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祷告过上帝，生着了火，燉上汤和稀饭，烧上茶炊，系好围裙，在窗前坐下干活。他坐在那里干活的时候，心中一直想着昨晚的事。他一会儿觉得是自己迷糊了，

一会儿又觉得他听到的声音是真的。“得了，”他想，“这种事也是有的。”

马丁坐在窗前干活，可眼睛总向外面张望。只要有人穿着他不熟悉的靴子走过，他便弯下身去，好看清这个人的面孔。扫院子的工人穿一双新毡靴过去了，运水车也过去了，接着是个尼古拉一世时代的老兵，脚上穿一双包皮边的旧毡靴，手里拿一把铁锨。马丁是凭他脚上的毡靴认出他来的。这老兵名叫斯捷潘内奇，寄居在隔壁一个商人家里。他得帮扫院子的工人干活，所以他就在马丁的窗户对面扫起雪来。马丁看了看他，继续干自己的活。

“嘿，我真老糊涂了，”马丁嘲笑自己说，“是斯捷潘内奇扫雪，我还以为基督到我家来了呢。真糊涂了，老家伙！”

马丁缝了十来针，又忍不住向窗外望了一眼。他看见，斯捷潘内奇把铁锨靠在墙脚，不知是想暖暖身子还是想歇一口气。

本来嘛，他人老体衰，扫雪吃力得很。马丁想：要不要请他喝杯茶呢？正好茶炊开了。马丁把锥子一插，站起身来，将茶炊端上桌，灌了茶水①，然后用手指敲敲窗玻璃。斯捷潘内奇转身走到窗前，马丁做手势要他进来，接着便去开房门。

“进来暖和暖和好不好？”他说，“冻坏了吧？”

“基督保佑！我浑身骨头疼啊，”斯捷潘内奇说。

斯捷潘内奇进了门，先抖去身上的雪花，接着又擦脚，免得把地板踩脏。他连站也站不稳。

“别费神了。等一会儿我弄，我反正是要打扫的，过来坐吧，”马丁说。“喝杯茶。”

---

① 茶炊分两部分，下面是个带小龙头的大水壶，上面坐一把小茶壶。茶叶放在小茶壶里泡，等下面大水壶里的水开了，才将茶水灌进去。

马丁接满两杯茶水，给客人一杯，把自己的一杯端起来，倒一点在碟子里，用嘴去吹。

斯捷潘内奇喝完他那杯茶，把杯子翻转来扣在桌子上①，把咬剩的糖块放在杯子底上，道了谢。但是看样子他还想喝。

"再喝点，"马丁说着又给自己和客人各接一杯。

马丁喝茶的时候还不时抬头向窗外张望。

"你在等什么人吗？"客人问。

"等什么人？说起来真难为情，不是我等什么人，有句话印在我脑子里了。是不是看见异象了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念《福音书》了，说我们主耶稣怎么受苦，怎么在各地走来走去。你听到过这些吧？"

"听到过，听到过，"斯捷潘内奇说，"我没文化，不识字。"

"我念到基督怎么在各地走来走去，有一天来到法利赛人家里，那个法利赛人没有好好接待他。你看，昨天我正好念到这一节，心里想：他怎么不好好欢迎我们主耶稣啊？举例说，要是碰到我还是谁，真不知道怎么接待才好呢。那个法利赛人根本不接待。我这样想着想着就打起盹儿来啦。我迷迷糊糊的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觉得有人轻声对我说：你等着，我明天要来。说了两次。你相信吗，这话印在我脑子里了，我自己骂自己糊涂，可还是在等他，等主耶稣。"

斯捷潘内奇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他喝完茶，把杯子放下，马丁又拿起来接了一杯。

"尽量喝吧。我想，主耶稣在各地走来走去的时候，从不嫌弃人，而且多半和老百姓来往。他总是到老百姓家里去，他收的

---

① 表示喝够了。

门徒也多半是我们这样的人，干活的人。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又说，你们称呼我主，可我给你们洗脚。他还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贫穷的人、谦卑的人、温柔的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斯捷潘内奇忘了喝茶，他年纪大了，心肠又软，听着听着竟流下泪来。

“再喝一点，”马丁说。可是斯捷潘内奇画了十字，谢了主人，把杯子推开，起身离座。

“谢谢你，马丁·阿夫杰伊奇，”他说，“你请我喝了茶，让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得饱足。”

“请吧，请吧，下次再来，欢迎你，”马丁说。

斯捷潘内奇走了，马丁接了最后一杯茶，喝下去，收拾了茶具，又在窗前坐下干活——缉鞋后跟。他一面缉一面不时向窗外张望。他还在等待基督到来，心里总想着他和他的事迹，脑子里不断出现基督说过的话。

两个士兵走过去了，一个穿着公家发的长统靴，一个穿着自己的。隔壁家的主人穿一双擦得干干净净的套鞋也过去了，接下去是卖面包的小贩。人们都过去了。窗外出现一个穿羊毛袜和乡下人的毛窝的女人。她走过去以后，在墙边站住。马丁弯下腰去望了她一眼，看见是个陌生女人，衣服破旧，抱着个孩子。她在墙边背风站住，想把孩子裹起来，可又没有东西好裹。那女人穿的单薄而破旧。马丁在窗内听得见孩子的哭喊，女人哄着孩子，但是怎么也哄不好。马丁站起来，开门出去，在楼梯上喊道：

“喂！喂！”那女人听见了，转过身来。“天这么冷，你抱着孩子站在那儿干什么？进屋吧，这儿暖和就好哄了。这边来。”

女人惊讶地回过头来，看见是个鼻子上架着眼镜、腰里系着

围裙的老头儿在呼唤她，就跟他去了。

他们走到楼梯下面，进了屋。老头儿把女人带到一张床前，对她说：

"你到这儿来坐，这边靠炉灶近。你烤烤火，喂喂孩子。"

"没有奶啊，我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女人说，可她还是把孩子搂进怀里。

马丁摇摇头，走到桌边，拿出面包和碗，然后去打开灶门，倒了一碗菜汤，再把稀饭罐拿出来，但是稀饭还没熬好，他只得把那碗菜汤端到桌上去。他还从铁钩上取下一块毛巾，也放在桌上。

"坐下吃吧，"他说，"孩子让我哄，我也养过孩子，会哄。"

女人画了十字，走到桌边坐下，吃了起来。马丁坐在床沿上对孩子咂嘴，他没有牙了，咂不响。孩子不停地哭喊。马丁伸出一个指头去吓唬他，放到他嘴边又缩回来，没伸进他嘴里去，因为指头被线蜡染黑了。孩子盯住这个指头看，渐渐停止了哭喊，后来竟张嘴笑了。马丁很高兴。女人一边吃一边说，告诉马丁她是什么人，从哪里来。

"我丈夫到远处当兵去了，走了七个多月，没有音信。我给人家当厨娘，生下孩子以后人家就不雇我了。这两个多月我找不到活儿干，把东西都卖了吃了。我想当奶妈，也没人要，说我太瘦。我这是来找一家商户，我们村有个大姐在那家干活，说能雇我。我以为谈成了。可人家叫我过一星期再来。路这么远，我累坏了，把孩子也折磨苦了。亏得老板娘看在基督面上可怜我们，让我们先住下。要不我怎么办啊！"

马丁叹了一口气，说：

"暖和的衣服有吗？"

"现在是该穿暖和的衣服了，可昨天我把最后一块头巾当了二十戈比。"

女人走到床边，抱起孩子。马丁起身走到板壁跟前，翻了一阵，拿出一件旧男上衣，对女人说：

"拿去吧，虽说旧了，还能裹住孩子。"

女人看看衣服，又看看马丁。她接过衣服，掉下泪来。马丁转过脸去，他又把床底下的一只木箱拖出来翻了一阵，然后在女人对面坐下。

女人说：

"基督保佑你，老爷爷，看样子是基督把我送到你的窗前，不然我这孩子就冻死了。我出门的时候天气还暖和，现在冷成这样。是主耶稣叫你往窗外望，叫你可怜我这苦命人。"

马丁笑了笑说：

"是他叫我这样做的。我不是平白无故向窗外看啊。"

于是马丁对女人讲了自己的梦，讲他听见主耶稣说今天要来这里。

"天下什么事没有啊，"女人说着站起身来，用那件男上衣裹了孩子，又向马丁鞠躬道谢。

"看在基督面上，你收了吧，"马丁说着递给她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拿去把头巾赎回来。"女人画了十字，马丁也画了十字，把女人送出门外。

女人走后，马丁喝了菜汤，收拾了桌子，又坐下干活。他一边干一边还惦着窗外，只要窗口一暗，他立刻抬头看是什么人走过。走过去的有熟人，也有生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不寻常的人。

忽然，马丁发现有个沿街叫卖的老婆子在他窗户对面站住。她提着一篮苹果，剩下不多了。肩上扛着一袋碎木片，大约是工

地上拣的，拿回家去烧。看来袋子太重，她想换一个肩膀扛，就把袋子放在人行道上，又把苹果篮放在一个桩子上，然后去抖弄袋中的木片。正当她抖弄的时候，突然有个戴破帽子的小男孩跑过来，从篮子里抓了一个苹果。眼看他就要溜走，老婆子发觉了，转身抓住小孩的袖子。小孩挣扎着，想跑，老婆子用两只手抓住他，把他头上的帽子打落，揪住他的头发。小孩喊叫着，老婆子破口大骂。马丁来不及插好锥子，只往地板上一扔就跑出门去，在楼梯上绊了一下，掉了眼镜。马丁跑到街上，看见那老婆子揪住小孩的头发甩着骂着，要把他拖到警察跟前去。小孩挣扎着说：

“我没拿，你干吗打我？放我走。”

马丁把他们拉开，牵着孩子的手对老婆子说：

“放他走吧，老奶奶，看在基督面上，宽恕他吧！”

“我宽恕他，叫他忘不了笤帚的滋味。我得把这小流氓送到警察局去。”

马丁又劝老婆子：

“放他走吧，老奶奶，他再也不敢了。看在基督面上放他走吧！”

老婆子放了孩子，孩子想逃走，可是马丁拉住他说：

“向老奶奶道个歉，说以后不拿了。我刚才看见你拿了。”

孩子哭起来，向老婆子道了歉。

“是拿了。给你苹果。”

马丁从篮子里拿了一个苹果递给孩子，转身对老婆子说：

“老奶奶，我给钱。”

“你要把这帮可恶的东西惯坏的，”老婆子说。“得赏他们鞭子吃，叫他们屁股疼得一星期坐不下去。”

"唉，老奶奶，老奶奶！"马丁说，"按咱们的意思是这么办，可按上帝的意思不能这么办。要是他拿一个苹果就该挨打，那么咱们犯下这么些罪该受什么罚呢？"

老婆子不作声了。

于是马丁向她讲了一个圣经故事：有个主人免了他仆人的一大笔债，那仆人出去，却把欠他钱的人的喉咙掐住①。老婆子听了这个故事，小孩子也听了。

马丁说："上帝吩咐我们要宽恕，不然我们就得不到宽恕。要宽恕一切人，这不懂事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老婆子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话是这么说，"她说，"可他们也太淘气了。"

"我们做长辈的就该教他们，"马丁说。

"我也是这么说，"老婆子说，"我生了七个孩子，只剩下一个女儿。"

接着老婆子告诉马丁她住在女儿家，有几个外孙。

"我已经不行了，可还得干活。我疼我的外孙，他们都挺可爱，谁都不象他们那样欢迎我。阿克秀特卡整天跟着我，姥姥长姥姥短，别人她谁也不跟……"老婆子说着心软下来。

"孩子嘛，都是淘气的，上帝保佑他们吧，"老婆子指着男孩子说。

老婆子正想把那袋木片扛到肩上，那男孩赶上前去说：

"老奶奶，让我来背，我顺路。"老婆子摇摇头，把袋子放到小孩的肩上。

一老一小并肩走去，老婆子甚至忘了问马丁要苹果钱。马丁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俩的背影，听见他俩一边走一边说话。

①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至三十五节。

马丁送走老奶奶和小男孩，转回自己屋里，在楼梯上找到了眼镜，眼镜没有摔坏。他拣起锥子，又坐下去干活。他干了一会儿天就黑得看不见缝鞋了，上灯人已走过窗前去点街灯。马丁想："该点灯了。"他添足灯油，挂好，又干起活儿来。一只靴子完工以后，他拿在手里翻了几下，看见活儿做得不错。他收拾好工具，扫净碎皮子，卷起鬃毛和线头，取下油灯放在桌上，再从架上拿下《福音书》。他想翻到昨天用一小块羊皮夹着的地方，可是翻开的却是另外一页。他刚翻开就想起了昨夜的梦。他刚想起昨夜的梦就听见有人在他背后走动。马丁回过头去，看见似乎有几个人站在屋角暗处，但是辨不清究竟是什么人。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

"马丁呀，马丁！你没认出我吗？"

"谁啊？"马丁问。

"是我，"有声音说。"就是我。"

斯捷潘内奇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笑了笑，又象云雾一般消失了……

"就是我，"有声音说。

那个抱孩子的女人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笑了笑，孩子也笑了。接着他们也消失了。

"就是我，"有声音说。

老婆子和拿着一个苹果的男孩走出来，两人都笑了笑，也消失了。

马丁心中快乐极了，他画了十字，戴上眼镜，开始念《福音书》，念他翻开的那一页，上面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①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五节。

在这一页的下面还有一句话：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①

马丁明白了，他的梦没有骗他，救主这天真的到他家里来过，他真的接待了救主。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四十节。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古时候有一位好主人，他什么也不缺，一大群奴仆侍候着他。奴仆们都夸自己的主人，说："天下没有比我们的主人更好的主人了。他给我们好吃好穿，派的活儿也合适，从不出口伤人，也不欺压人，不象别的主人折磨奴仆比折磨牲口还厉害，有过无过都要责罚，嘴里没有一句好话。我们主人心向着我们，为我们做好事，对我们说好话。我们用不着要更好的生活了。"

奴仆们就这样称赞自己的主人。可是魔鬼不喜欢看到奴仆们生活得好，不喜欢奴仆们和主人相亲相爱。于是他笼络了这位主人的一个名叫阿列布的奴仆，叫他去诱惑别的奴仆。当所有的奴仆在一起休息并且称赞自己的主人的时候，阿列布起来说：

"弟兄们，你们用得着这样夸咱们主人吗？要是咱们去孝敬魔鬼，连魔鬼也会发善心。我们侍候主人侍候得好，样样叫他称心。他刚一动脑筋，我们就猜到他的心思，照他的意思做了。他能不对咱们好吗？要是咱们不孝敬他，给他使坏，他也会跟别的主人一样，以牙还牙，说不定比最凶的主人还凶呢。"

别的奴仆听见这话就同阿列布争论起来。他们争论了一阵，打了赌。阿列布自告奋勇去惹好主人发火，条件是，如果做不到，他就要失去过节的衣服；如果做到了，其他奴仆都得把自己的过节衣服给他。此外，如果主人要给他戴镣铐，大家还得在

东家面前庇护他；如果要将他下狱，那就得设法放了他。奴仆们打了赌，阿列布答应第二天早晨就去惹主人发火。

阿列布在主人的羊圈里干活，管一群珍贵的纯种公羊。第二天早晨好主人陪着客人到羊圈里来，指给客人看他心爱的珍贵的纯种公羊，这时候魔鬼的奴仆向伙伴们挤了挤眼，意思是：

"你们瞧着，我这就去惹主人发火。"

奴仆们都来了，站在门外朝羊圈里看，魔鬼爬到树上，从那里向院内张望，看那个奴仆怎样为他效力。主人在羊圈里走来走去，指给客人看他的母羊和羊羔，他忽然想让客人看看他最好的一只公羊。

他说："公羊都不错，可这只犄角陡直的公羊是无价宝，我看得比我的眼睛还重。"

公羊、母羊见有人来，急忙跳到一边去，客人们看不清哪一只是珍贵的公羊。它刚一站定，魔鬼的奴仆就去吓唬母羊，而且装出是无意中惊搅了羊群的样子。客人们弄不清哪只公羊是无价宝。主人终于耐不住了，说：

"阿列布，亲爱的朋友，你帮个忙把最好的那只犄角陡直的公羊仔细逮住，抓着他。"

主人的话音刚落，阿列布就象头狮子似的扑到羊群中间去，揪住那只宝贝公羊的颈毛。他一只手抓住羊的颈毛，另一只手抓住羊的左后腿，就在主人面前把羊举起来，把它的左后腿向上一扳，啪的一声，好象折断了一根干树枝。阿列布把宝贝公羊的一只腿折断了。公羊咩咩地叫着跪倒在地上。阿列布又抓住它的右后腿一提。左后腿脱骱了，象鞭子似的甩来甩去。客人和奴仆全都吓呆了。魔鬼看见阿列布为他干得这么漂亮，非常高兴。主人气得面色铁青，他皱起眉毛，低下头去，一句话也没有

说。客人和奴仆都不作声……他们等着瞧。主人沉默了一会儿，抖了抖身子，似乎想甩掉什么，然后抬起头来，两眼望着天空。他望了许久，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开来，露出了笑容。他看了看阿列布，说：

“阿列布啊，阿列布！你的主人叫你惹我发火，可是我的主人比你的主人强，你没有能够使我发火，我倒要使你的主人发火了。你害怕我会惩罚你，你希望得到自由。阿列布，听着，我不惩罚你。既然你想得到自由，我就当着客人的面让你自由。你走吧，带上你的过节衣服，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好主人陪自己的客人进屋去了。魔鬼恨得咬牙切齿，他从树上掉下来，陷进地里不见了。

小姑娘比大人聪明

这年复活节来得早①。刚刚收起橇车，外面还铺着皑皑白雪，化雪的水已经在村里流淌。两座农舍之间的小巷里有个粪堆，下面积了一大滩水，形成水洼。两个小姑娘，一个小些，一个大些，从两座农舍里出来，走到水洼边。她们的母亲都给她们穿上了新的无袖长裙，小的一个穿的是蓝裙，大的一个穿的是带花的黄裙。两个小姑娘都系着红头巾。午祷结束以后，她们来到这里，互相展示了自己的漂亮衣服，一块儿玩起来。她们想踩踩水。小的一个穿着小皮鞋，就要下水去，大的一个对她说：

"玛拉莎，别下去，妈妈要骂。等我把鞋脱了。你也脱鞋吧。"

两个小姑娘脱了鞋，提起长裙，面对面地走到水洼里去。玛拉莎走到水齐脚踝的地方，说：

"阿库莉卡，水深着呢，我害怕。"

阿库莉卡说："没关系，就这么深了，到我这儿来。"

两个小姑娘渐渐靠拢。阿库莉卡又说：

"玛拉莎，你慢慢走可别溅到我身上。"

话音刚落，玛拉莎一脚下去，扑的一声把泥浆溅到了阿库莉

---

① 复活节是基督教会的大节，纪念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第三天复活。节日规定在由春分日起出现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可能在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

卡的长裙上。长裙脏了，鼻子上、眼睛里也都溅了泥水。阿库莉卡看见长裙脏了，很生玛拉莎的气，就破口大骂，而且跑过去要打她。玛拉莎看见自己闯了祸，吓得从水洼里跳出来，想逃回家去。阿库莉卡的妈妈经过这里，看见女儿的长裙和衬衫都脏了，就问：

"贱货，你这是怎么弄的？"

"是玛拉莎故意溅的。"

阿库莉卡的妈妈揪住玛拉莎，在她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玛拉莎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妈妈走出门外骂道：

"你干吗打我女儿？"两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越骂越凶。男人们也跳出来，街上集合了一大群人。个个都在喊叫，谁也不听谁的。骂啊骂，这个推那个一把，那个搡这个一下，就要打起来了，阿库莉卡的奶奶走到男人们中间劝道：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应该高兴才对，可你们造这样的孽。"

人们不但不听老婆子的话，甚至险些把她推倒。当女人们对骂的时候，阿库莉卡擦了擦自己的长裙，又向水洼走去。她拣起一个石子，蹲在水边挖沟，好把水放掉。她挖着挖着，玛拉莎也过来帮她的忙，用一块木片开沟。男人们要打架的时候，水洼里的水已经顺着两个小姑娘开的小沟流到街上的大水沟中去了。小姑娘们把木片扔进水里，水就把木片漂到街上，一直漂到老婆子给男人们拉架的地方。两个小姑娘在大水沟两边跑着。

"抓住，玛拉莎，抓住它！"阿库莉卡喊道。玛拉莎也想说什么，可是笑得说不出话来。

两个小姑娘跑着，看见木片在水里一沉一浮，高兴得哈哈大笑。她们一直跑到男人们中间。老婆子看见了，对男人们说：

"你们就不怕上帝吗？你们为了两个小丫头要打架，可她们早就忘了，又亲亲热热在一块儿玩了。她们比你们聪明啊！"

男人们看看两个小姑娘，感到很羞愧，就自己嘲笑着自己散开了。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①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

纵火容易灭火难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第22节)

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第23节)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第24节)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第25节)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第26节)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第27节)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第28节)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第 29 节）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第 30 节）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第 31 节）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第 32 节）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象我怜恤你么。（第 33 节）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第 34 节）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第 35 节）

从前乡下有个农民叫伊万·谢尔巴科夫。他日子过得不错，自己身强力壮，是村里头一个能干活的，三个儿子都已成人，老大娶了亲，老二定了婚，老三虽未成年，也会赶车、耕地了。伊万的老伴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儿媳妇不声不响，只知道干活。一家人过得很称心。吃闲饭的只有老爷子一个人，他有气喘病，在灶炕上躺了六年多了。伊万什么也不缺，他有三匹马、一匹马驹、一头母牛、一头一岁牛犊、十五只绵羊。女人给男人做鞋缝衣，还下地帮忙；男人管种地。打下的粮食一年吃不完。单是燕麦就够上税、派家用。伊万和儿子们本来可以好好过下去。可是

隔壁住着瘸子加夫里洛——戈尔杰伊·伊万诺夫的儿子，他跟伊万结了仇。

戈尔杰伊老头在世、伊万的父亲还当家的时候，两家就是好邻居。女人要用个筛子、木桶啦，男人要个棉絮垫或者换个车轮啦，两家送过来送过去，互相帮助。如果牛犊跑到打谷场上去了，只消把它赶开，说一声“拴着点儿，我们家的饲料还没收呢”就行了。在打谷场上或者板棚里藏东西、加大锁，或者互相诬赖这一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父辈过去是这么相处的。自从子辈当家以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起因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

伊万的儿媳妇养了一只母鸡，它早早地就开始下蛋了。媳妇要存下鸡蛋过复活节，天天到板棚下面的大车上去拣蛋。有一回，大概是孩子们把母鸡吓跑了吧，它飞过篱笆，到邻居院里去下了蛋。媳妇听见母鸡叫蛋，心里想：现在我没空，得收拾屋子准备过节，等一会儿再去拣吧。晚上她到板棚下面的大车上去看，鸡蛋没了。她跑去问婆母，又问小叔子，都说没有拿。三弟塔拉斯卡说：“你的凤头鸡把蛋下到隔壁院里去了，在那边叫了蛋才飞过来的。”媳妇看了看凤头母鸡，它和公鸡并排蹲在架子上，已经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了。媳妇真想问问母鸡把蛋下到哪里去了，可惜它不会答话。媳妇只好到邻家去。邻家老奶奶迎上来问：

“你要什么，媳妇？”

“奶奶，我的母鸡今天飞到你们家来了，是不是把蛋下在这边啦？”

“我们没见着。我们自个儿有鸡，上帝保佑早就下蛋了。我

们拣自个儿的蛋，可不要别人的。媳妇，我们可不上别人家院里去拣蛋。”

媳妇听了这话不高兴，多说了一句，老奶奶回敬两句，她俩就吵起架来。伊万的老伴挑水回家，也卷进去。加夫里洛的老婆跳出来骂，把实有的事和没有的事都数叨了一番。两家越吵越凶，众人一齐叫嚷，两句话并作一句说，而且都是难听的话。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你是小偷，你是娼妓，你连你老公公也不给饭吃，想把他饿死，你这个没人样的东西。

“你这个要饭的，把我的筛子捅破了！我们家的扁担也在你那儿，还我扁担！”

两个女人抢扁担，水泼了，头巾扯掉了，她们打起来。加夫里洛从地里回来，站在自己的老婆一边。伊万和他儿子也冲进人堆里。伊万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谁都敌不过他。加夫里洛的一撮胡子给揪掉了。村里人跑来，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加夫里洛把揪掉的一撮胡子用信纸包了，拿到乡里去告状。

他说：“我留胡子可不是给麻子伊万揪的！”

他的老婆跑到别人家去夸口，说他们告了伊万的状，要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从此两家就结了仇。

躺在灶炕上的老爷子第一天就劝他们，可是儿孙都听不进去。老爷子说：

“屁大的事你们闹什么？你们想想，这全都是为了一个鸡蛋。孩子们拣去了，上帝保佑，让他们去吧，一个鸡蛋有什么便宜可占？上帝不会让人挨饿。她说了不中听的话，你不会给她指出来，教教她该怎么说话？好了，打了架，这事难免，人都是会犯罪的。那你们去认个错，事情就完了嘛。结仇对你们可没好

处。”

儿孙都不听老爷子的劝告，还认为他老糊涂了，说话东拉西扯的。

伊万不肯向邻居低头。

他说：“我又没扯他的胡子，是他自己扯的。他儿子倒把我的纽襻揪掉了，我身上的衬衫也给他撕的不成样子，瞧！”

于是伊万去告状。他们先吵到调解法官那儿，后来又吵到乡里。他们正打官司的时候，加夫里洛的大车主轴不见了。他家的女人赖伊万的儿子，说：

“我们看见他夜里从窗口走过，往大车那边去了。亲家母说他到酒馆去过，硬要把车轴卖给酒馆老板。”

于是又打一场官司。在家也没有一天不吵嘴打架。连孩子们都对骂，他们是跟大人学的。女人们到河边洗衣服碰见了，不去捶衣服，而是动舌头，话说得可毒辣了。

起先男人们互相诬赖，后来只要东西没收好，就真的抄走，给女人和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糟。伊万·谢尔巴科夫同瘸子加夫里洛打官司打到村民大会上，又打到乡里，一直闹到调解法官那儿，最后叫法官们都烦透了。一会儿是加夫里洛要罚伊万的款，或者送伊万进拘留所，一会儿是伊万要罚加夫里洛的款，送他进拘留所。他们越是互相糟蹋，就越是互相仇恨。两只狗打架只会越打越凶。你打这只狗的屁股，它也以为是那只狗咬了它一口，火气更大。这两个农民也是一样：他们打官司，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给罚了款或者抓进拘留所，彼此就更加仇恨对方，说“你等着我跟你算帐”。他们象这样闹了六年。只有躺在灶炕上的老爷子一直在劝解，他说：

“孩子们，你们怎么啦？别再算帐了，干你们的正经事去吧，

对人还是和为贵。仇越结越深啊。”

但是他们不听老人的话。

到了第七年，在一次婚宴上，伊万的儿媳妇当众揭了加夫里洛的短，说他偷马给人抓住了。当时加夫里洛已经喝醉，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就打了伊万的儿媳妇，打得她一星期起不了床，而她有孕在身。伊万高兴极了，跑到侦察官那里去递了状子，心想：“这回看我收拾他吧，叫他不是坐牢就是上西伯利亚。”不料伊万的事没有办成。侦察官不肯接他的状子，因为人家来给他儿媳妇检查的时候，他儿媳妇已经起床，没有被打伤的痕迹。伊万又去找调解法官，调解法官把案子转到乡里。伊万到乡里去奔走了一阵，请文书和乡长喝了半小桶甜酒，结果是加夫里洛被判鞭刑。他们在法庭上向加夫里洛宣读了判决。

文书宣读道：“法庭决定：罚农民加夫里洛二十大鞭，在乡公署执行。”宣读时伊万在场，他望着加夫里洛，看他这回怎么办。加夫里洛听了判决，脸色煞白，转身向穿堂走去。伊万跟着他出了门，正要去牵马，忽然听见加夫里洛说：

“好吧，他要拿鞭子抽我的脊背，叫我的脊背发烧，说不定他自个儿会烧得更厉害。”

伊万听见这话，立刻转回去对法官们说：

“公正的法官哪！他威胁要烧我，你们听听，有证人。”

法官们把加夫里洛叫来问：

“你真的说了吗？”

“我什么也没说，你们既然有权，那就拿鞭子来抽我好了。看来我得一个人受冤枉罪，他干什么都可以。”

加夫里洛还想说下去，可是他的嘴唇和两颊都颤抖起来。他转过脸去对着墙壁。连法官们看见他那副样子都吓坏了，心

想：他可别真的对邻居或对自己做绝了。

一位老法官说：

"老乡们，你们两个还是讲和为好。加夫里洛老弟，你打了一个孕妇，这事干得好吗？幸亏上帝宽恕，不然你的罪过可大了。这好吗？你向他认错，赔个礼，他也就原谅你了。我们还可以改判。"

文书听了这话说：

"那可不行，因为根据第一百一十七条进行调解并未成功，而是由法庭判决，判决应当执行。"

老法官没有听从文书的话。

他说："你别废话！第一条是要记着上帝，上帝命我们和解。"

老法官又劝两个农民一阵，但是没能说服他们。加夫里洛不听他的话。

他说："我就要满五十岁了，儿子都娶了媳妇。我一辈子没让人打过，现在麻子伊万倒叫我吃鞭子，我还给他赔礼！哼……伊万，等着我跟你算帐！"

加夫里洛的声音又颤抖起来。他说不下去了，转身走出大门。

由乡公署回村有十俄里路，伊万到家天色已晚。女人们都出门迎牲口[①]去了。他把马卸下来，收拾停当，走进屋去。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孩子们还没从地里回来，女人们在迎牲口。伊万进屋以后，在板凳上坐下来，低头沉思。回想起人家怎样向加夫里洛宣读判决书，加夫里洛怎样气白了脸，转过身去面壁而

① 俄国农民的大牲畜在村社公用牧场集中放牧。

立，他心里难过起来。他设身处地想了一下，要是人家判他鞭刑怎么样？他可怜加夫里洛了。这时他听见老爷子在灶炕上咳嗽，翻身，接着爬下炕来。老人下炕以后，慢慢走过来，在板凳上坐下。走这点路也把他累得咳喘不已。他咳了一阵，扶着桌子说：

"怎么？判了？"

伊万说：

"判二十大鞭。"

老人摇摇头。

"造孽啊，伊万。唉，真造孽！你害的不是他，是你自个儿。把他的脊背抽烂你就痛快了？"

"以后他就不干了，"伊万说。

"他不干什么？他有比你干得狠的事吗？"

"什么，他还要怎么干？"伊万说，"他本想打死我儿媳妇，现在还威胁说要放火呢。叫我为这个去给他赔礼？"

老人叹了一口气，说：

"伊万，你天南海北到处走，我在炕上躺了这么多年，你以为你什么都明白，我什么都不明白。不对，小子，你什么也看不清，仇恨蒙住了你的眼睛。别人的罪过在眼前；自己的罪过在脑后。你说：他干的可恶毒了！要是只有他一个人干坏事，那就结不成仇。单方面的原因能叫人结仇吗？仇是两方面结的。他的不是你看见了，你的不是你就看不见。光他一个人坏，你好，那就不会结仇。他的胡子是谁揪掉的？草垛是谁搬走的？谁到处告他的状？可你把什么都推到他头上。你自个儿不好好过日子，所以日子过不好。从前我可不是这样过日子、也不是这样教你们的。我跟他爹是这样过的吗？我们是怎么过的啊？——好街坊。他的面吃完了，女人就过来说：弗罗尔大叔，要点面！我就

说：'你到园里拿去吧，要多少拿多少。'他家没人放马，我就说：'小万尼亚[1]，你把他的马牵走。'我缺什么，也上他那儿去。'戈尔杰伊大叔，我要点这个，要点那个。''拿吧，弗罗尔大叔！'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连你们也过得挺好。现在呢？前两天那个当兵的讲起普列夫纳[2]。你们之间干的仗比普列夫纳还要糟。这叫过日子吗？这是造孽啊！你是男子汉，一家之主。你要负责。你怎么教女人和孩子们呢？没人样。前两天塔拉斯卡那个没出息的东西把阿林娜大婶臭骂一顿，他妈在一边看笑话。这好吗？你有责任啊！你想想自个儿的灵魂吧。能这么办吗？你说我一句，我就说两句，你给我一嘴巴，我给你两嘴巴。不行啊，小子！基督在世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教咱们这些蠢人的。人家骂你，你不作声，人家自个儿会觉得有愧。主耶稣是这么教咱们的。人家打你嘴巴，你凑上去让他再打，说：我该挨打你就打吧。他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他就心平气和，听得进你的话了。主耶稣是这么吩咐的，可没让咱们逞强。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这么回事？"

伊万默默地听着。

老人咳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口痰来，接着又说：

"你想想，基督教咱们做坏事了吗？都是为咱们好啊。你想想你在尘世上的生活吧，自从你们干仗以来，你过得好些还是坏些？你算算，你打官司花了多少钱，来回赶路吃饭花了多少钱？孩子们都挺有出息，日子本该越过越好，可你的家当一天天少下去。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你逞强。你应该跟孩子们一块儿下

---

① 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爱称。

② 普列夫纳是保加利亚一地名。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中这里发生过激烈战斗。

地，亲自播种，可你让仇人支使到法官还是什么官那儿去了。到时候不耕地，到时候不下种，那地就不长东西。燕麦今年为什么不长？你什么时候下的种啊？从城里回来以后。告状告出什么了？背上一个大包袱。唉，小子，得把自个儿的事放在心上，跟孩子们一块儿下地干活，在家干活。有人欺侮你了，按上帝的吩咐宽恕他。这样你干事的时候就可以放手干，心里也总是高高兴兴的。”

伊万不作声。

“万尼亚！你听老爹的话吧。套上杂毛马，这就奔乡公署，把案子都结了，明天一早到加夫里洛家去，按上帝的吩咐宽恕他，再请他过来，明天逢节（圣母诞辰），烧个茶炊，打一瓶烧酒，把你们造的孽都解了，今后不干了，让娘儿们、孩子们都不许再干了。”

伊万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老爹的话对。”他的气就消了。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做，怎样和解。

老人似乎猜到了伊万的心思，又说：

“万尼亚，别磨蹭，去吧。灭火要在刚着火的时候，等燃大了就来不及了。”

老人还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女人们就进了屋，象雀儿似的叽叽喳喳嚷成一片。她们什么都知道了：知道加夫里洛被判鞭刑，他威胁说要放火。她们打听到所有的细节，自己再编上点细节，已经在牧场上跟加夫里洛的娘儿们又吵了一架。她们说，加夫里洛的儿媳妇拿办案的人来压她们，说办案的要帮加夫里洛的忙了，要把整个案子都翻过来；小学老师又给沙皇上书告伊万的状，什么事情都提到了：车轴的事啦，菜园子的事啦，这回半个家宅都要归他们所有了。伊万听到这些话，心又凉了，就打消了

同加夫里洛和解的念头。

一家之主是大忙人。伊万没有跟女人们说话，起身出了家门，到打谷场和堆房去转一转。他在那边收拾完毕又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孩子们也从地里回来了，他们要在入冬前把春播地浅耕一遍。伊万迎上去，询问了耕地的情况，帮着收拾，把破了的马轭卸下来修理。他本来还想把竿子收到板棚下面去，但是天已经黑尽。他只好把这件事搁到明天去做，给牲口扔下点饲草，敞开大门，让塔拉斯卡把吃夜草的马赶出去，然后又关好大门，堵上大木门槛。“现在可以吃饭睡觉了，”伊万想。他拿起破马轭走进屋去。这时他忘记了加夫里洛，也忘记了父亲说过的话。他刚抓起门环，跨进穿堂，就听见篱笆外邻居嘶哑着嗓子在骂人。“他顶个屁！”加夫里洛不知对什么人吼道，“该杀的东西！”听见这话，原先对邻居的仇恨又一齐涌上伊万的心头。加夫里洛在骂人的时候，伊万站住听了一会儿。等加夫里洛不骂了，伊万才进里屋去。里屋已经上灯了，儿媳妇坐在屋角纺线，老伴做晚饭，大儿子搓绑树皮鞋用的绳子，二儿子捧着一本书坐在桌边，塔拉斯卡准备夜里出去放马。

家里样样都好，叫人高兴，要不是那该死的邻居成了心病……

伊万气呼呼的走进来，一巴掌把猫儿从板凳上打下去，又骂娘儿们木盆放的不是地方。伊万觉得心烦，他坐下，皱紧眉头，开始修理马轭，脑子里一直装着加夫里洛说过的话，记着他在法庭上怎样威胁人，刚才哑着嗓子不知对谁吼了一句：“该杀的东西！”

老伴给塔拉斯卡端上晚饭，他吃了，穿上皮袄、呢袍，系好腰带，拿了面包，到外面去找他的马。他大哥本想送他出去，伊万

自己站起身来，走到门外台阶上。外面漆黑一片，天空布满乌云，起风了。伊万下了台阶，扶小儿子上马，轰走他身后的马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小儿子出门，听见他从村里走过，跟别的孩子会合在一起，渐渐远去。伊万在大门口站着，心里总想着加夫里洛说过的话："说不定他自个儿会烧得更厉害。"

伊万想："他可做得出来。现在天气干燥，又刮风。他从后院过来，放一把火，这种事有过。坏蛋放火烧了别人，自己却逍遥法外。要是把他当场抓住，他就脱不了干系啦！"伊万脑子里产生了这个念头，他就没有转身走上台阶，而是径直出了大门，朝拐角那边走去。" 我绕到屋后看看。谁知道他会怎么样啊。"伊万轻轻悄悄地经过门前。

他刚走到拐角上，顺着篱笆向屋后望过去，忽然觉得那边拐角上有什么东西蹿了一下，象是伸出来又缩了回去。伊万站住，屏息静听，注意观察，四下里没有声息，只有风吹着藤上的叶片，掀着麦秸，发出沙沙的声响。虽然黑得伸手不见掌，伊万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他看得见对面那个房角，看得见木犁和屋檐。他停了一会儿，观察了一下："什么人也没有。"

"是我花了眼吧，"伊万想，"不过我还是绕过去看看。"他顺着板棚外墙蹑手蹑脚地向前走。他穿着树皮鞋，走得又轻，连自己也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他走到那个房角一看，发现木犁旁边不知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不见了。伊万的心顿时沉了下去，他停住脚步。他刚停下来，那东西燃得更亮了，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个戴帽子的人背对着他蹲在地上，正在点燃手中的一束麦秸。伊万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象个弹簧似的蹦了过去，心想："这回他跑不脱了，当场抓住！"

伊万只差两步了，忽然前面雪亮雪亮的，不是在刚才那个地

方，也不是一点小火光，而是一股火苗烧着了屋檐下的麦秸，正向屋顶上蹿，加夫里洛站在那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伊万象老鹰抓云雀似地向瘸子扑过去，心想："让我收拾他，这回他跑不了啦！"瘸子显然听见了脚步声，扭过头来看了一眼，就象兔子一样顺着板棚外墙溜了，也不知哪里来了这股灵巧劲儿。

"你跑不了啦！"伊万喊叫着冲上去。

伊万刚要抓住加夫里洛的衣领，加夫里洛挣脱了。伊万又抓住对方的衣服下摆，下摆扯破了，他跌倒在地上。他跳起身来大喊："来人哪！抓住他！"接着又追上去。

当伊万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加夫里洛已经到了自家院外，但伊万还是追上他了。伊万正要抓他，突然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象是一块石头砸在他的天灵盖上，这是加夫里洛举起自家院墙边的一根橡木桩子，等伊万跑过来，就使出全身气力朝他头上打下去。

伊万愣了一下，两眼直冒金星，接着眼前一黑，他就站不稳了。等到他清醒过来，加夫里洛已经不见了，天象白昼一样亮，从他的家宅那边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还有什么东西劈劈啪啪地响。伊万转过身来，看见后院板棚已是一片火海，侧面的板棚也着火了，火星、烟雾、烧着的麦秸冒着黑烟，都朝正房屋顶上飞。

"怎么弄的啊，乡亲们！"伊万拍着大腿惊呼道。"我只要从屋檐底下抽出来踩灭就完了！怎么弄的啊，乡亲们！"他又说了一遍。

他想大喊一声，可是喘不上气来，声音也哑了。他想跑，两条腿又动弹不得，象是互相拉扯着。他迈步向前，刚跨出一步就

摇晃起来，又上气不接下气了。他站着喘了一会儿，再往前走。等他走到起火的地方，侧面的板棚也成了一片火海，而且蔓延到正房的一角和大门，火从屋里蹿出来，院子也进不去了。许多人跑来，但是已经无法可想。邻居们纷纷往外搬自己的东西，把牲口赶出院外。伊万的家宅烧起来以后，加夫里洛的家宅也着了火，风一刮，火就烧到了街对面。半个村子都完了。

伊万家的人只救出了老爷子，其他东西什么也顾不上拿。除去吃夜草的马以外，别的牲口全部烧死，鸡烤糊在架子上，大车、木犁、铁耙、女人的箱笼、囤里的粮食，统统烧光。

加夫里洛家把牲口赶出了大门，另外还抢出一点东西。

火烧了一夜。伊万站在自家院子外面看着，嘴里老念叨那句话："这是怎么弄的啊，乡亲们！我只要扯出来踩灭就完了。"可是当正房的天棚往下垮的时候，他竟冲进火海，抓住一根烧焦的圆木往外拖。女人们看见了，叫他回来，他却拖出一根又去拖第二根，结果身子一晃，倒在火里。他儿子跑上去把他救了出来。伊万的头发和胡子都燎尽，身上的衣服烧坏，胳膊摔伤，而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周围的人说："他气糊涂啦。"火势渐弱，而伊万还站在那里不住地说："乡亲们这是怎么弄的啊！我只要扯出来……"第二天清早村长的儿子来找他。

"伊万大叔，你父亲快死了，叫你去见最后一面。"

伊万已经忘记了父亲，不明白人家对他说什么。

"谁的父亲？"他问，"叫谁去？"

"叫你去，见最后一面，他在我们家，快死了。走吧，伊万大叔，"村长的儿子说着就去拉他的手。伊万跟着村长的儿子走了。

老爷子被抬出屋的时候，烧着的麦秸掉下来灼伤了他。人

们把他送到村长家去，那个街区离这里还远，火没烧到。

伊万来见父亲的时候，屋里只有村长的老伴和灶炕上的几个孩子。其他人都在火场上。老爷子躺在长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支蜡烛，眼睛斜盯着房门。他儿子进门的时候，他动了动。村长的老伴走过去对他说，儿子来了。他让老婆子叫儿子到他跟前去。伊万到了他跟前，老爷子才说：

"万尼亚，我跟你说过了吧，是谁烧了村子啊？"

"爹，是他，"伊万说，"我撞见他了。他在我眼皮底下把火塞到屋檐下。我要是扯出那把麦秸，踩灭了火，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伊万，"老人说，"我的死期到了，你也有死的一天。究竟是谁的罪过？"

伊万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父亲，说不出话来。

"你在上帝面前说吧：是谁的罪过？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这时伊万才醒悟过来，彻底明白了。他抽泣着说：

"爹，是我的罪过！"他跪倒在父亲面前哭着说，"宽恕我吧，爹！我在你面前，在上帝面前都有罪。"

老人改用左手拿蜡烛，想把右手举到额前画一个十字，但是举到一半就没力气了，只好停下来。

"主啊，荣耀归于你！主啊，荣耀归于你！"他说完，又斜过眼睛去望着儿子。

"万卡！万卡！"

"你想说什么，爹？"

"现在怎么办？"

伊万不停地哭泣。

"我不知道，爹，"他说。"现在怎么过啊，爹？"

老人闭上眼睛，动了动嘴唇，似乎在用力鼓劲。接着他又睁开眼睛，说：

“你们能活下去。和上帝在一起，就能活下去。”

老人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说：

“万尼亚，你可别去说是谁放的火。掩护人一次，上帝就宽恕你两次。”

老人两手捧着蜡烛，搁在胸口下面，叹了一口气，伸伸腿就死了。

伊万没有告发加夫里洛，谁也不知道那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伊万对加夫里洛的怨恨从此烟消云散。加夫里洛见伊万并没有向人告发他，心里很奇怪。起初加夫里洛害怕伊万，后来渐渐习以为常。两个农民不再吵架，他们的家人也就不吵了。在重建房舍的日子里，两家人住在一块儿。等到这村子重建完毕，他们的庭院都扩大了，伊万和加夫里洛仍旧是近邻。

伊万和加夫里洛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和睦相处。伊万·谢尔巴科夫记住了老父的遗训和上帝的旨意：灭火要在刚着火的时候。

如果有人伤害了他，他不图报复，而是力求补救。如果有人对他说了难听的话，他不去回敬一句更难听的话，而是想法教人家不说难听的话。他也象这样教导自己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们。伊万·谢尔巴科夫不仅重建起自己的家园，而且比以前过得更好了。

两 个 老 头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第二十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第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第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第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一

有两个老头想去古城耶路撒冷朝圣。一个是富裕农民，他叫叶菲姆·塔拉西奇·舍韦列夫。另一个叫叶利赛·博德罗夫，他不富裕。

叶菲姆是个规规矩矩的农民，不喝酒，不吸烟，也不嗅鼻烟，从来不骂脏话，为人一板一眼，说一不二。他任过两届村长，离职的时候帐目都清清楚楚。他有一大家人：两个儿子，一个娶了亲的孙子，几代人在一块儿过。他是个壮汉，留一把大胡子，腰板挺直、七十多岁了胡子才挂上几根银丝。叶利赛不富也不穷，他早先在外面做木匠活儿，上年纪以后待在家里养蜂。一个儿子出门谋生去了，另一个儿子在家。叶利赛是个乐呵呵的好心人。他喜欢喝几口，嗅嗅鼻烟，还喜欢唱歌，但是从不惹事，跟家里人和街坊都处得很融洽。叶利赛的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胡子鬈曲着。他象他的庇护圣徒先知以利沙① 一样，头完全秃了。

两个老头早已许下愿，而且讲好一起去朝圣，但叶菲姆总是没空，事情不断。一件事刚要结束，另一件事又开始了。一会儿是给孙子娶媳妇，一会儿是等小儿子服役期满，一会儿又要盖新房了。

有一天，逢节气，两个老头见面了，在一堆圆木上坐下来。

叶利赛说："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愿？"

叶菲姆皱了皱眉头，说：

"还得等一等，今年我日子不好过。当初我张罗盖这房子，以为一百卢布够了。现在已经用到三百，料还没办齐。看样子得等到夏天。到了夏天，要是上帝让去，咱们一定去。"

"依我看，"叶利赛说，"没必要再拖下去，现在就应该走。春天最合适。"

"时候是好，可事情开了头怎么能扔下？"

"你就没人可委托？让儿子去办好了。"

---

① "叶利赛"这个俄国名字来源于《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以利沙"。

么去办啊！我老大靠不住，他好喝酒。”
咱们死了，朋友，他们照样要活下去。得让儿子学学。”
是这么说，可总想亲眼看着事情办成。”
，亲爱的朋友！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前两天我们家的
先洗涮涮，收拾屋子准备过节。这样要做，那样也要做，
儿做得完！我大媳妇是个聪明人，她说：‘幸亏节气不等
怎么干也准备不齐。’”
菲姆低头沉思。
盖这房子花了好多钱，”他说，“上路也不能空着手啊。得
与布，数目不小。”
利赛笑道：
了吧，朋友。你的财产是我的十倍，你还提钱的话。你
什么时候动身，我就是现在没钱，到时候也会有。”
菲姆也笑了。
，来了个阔佬！”他说。“你上哪儿去弄钱啊？”
家搜一搜，凑一笔。要是不够，我把十窝蜜蜂拿去卖给
也早就想买。”
一今年分群多，你不心疼？”
疼?!不，朋友！我这辈子除了为自己的罪过心疼，什么
疼。”
话不错，可家里的事没安排妥当总是不好。”
是咱们灵魂上的事没安排妥当，那可更糟。咱们既然许
们就去。真的，咱们去吧。”

二

叶利赛说服了朋友。叶菲姆左思右想，第二天一大早来找叶利赛。

“走就走，”他说，“还是你说的对。生死由上帝做主。趁咱们活着，力气也有，应该现在去。”

一个星期以后，两个老头准备停当。

叶菲姆家里有钱。他拿一百卢布上路，留给老伴两百。

叶利赛卖给街坊十窝蜜蜂，加上这十窝蜜蜂能产的幼蜂，总共拿到七十卢布。然后他在家搜刮了一遍，人人都搜到了，凑齐那不足的三十卢布。老伴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她本想留一笔安葬费，儿媳妇也掏出了自己的私房钱。

叶菲姆把家务一一交代给大儿子：什么地方割多少草，往哪儿运粪肥，怎么修房子，怎么上房顶。样样考虑周全，事事指点清楚。叶利赛只嘱咐老伴，已经卖掉的十窝蜜蜂所出的幼蜂得单放一处，如数交给街坊。至于家务，他根本不提，只说：该怎么办到时候就知道了。你们自己做主，怎么样更好就怎么办。

两个老头准备停当。烤足了家常饼，缝好了袋子，裁下新的包脚布，穿上新的桦树皮鞋，再带上几双备用的树皮鞋，他们就上路了。家人把他们送到村外才一一告别。两个老头踏上征途。

叶利赛是高高兴兴离开家的。刚一出村，他就把自己的私事抛在了脑后，一心只想着路上如何照顾同伴，对人说话客气，和睦友爱地走到目的地再返回家园。叶利赛一边走一边低声祷告，或者背诵他熟悉的圣徒行传。路上碰见人，或者宿夜碰见

人，他总是尽力热情相待，按上帝的教导说话。在旅途中他心情欢畅。只有一件事他做不到。他本想戒掉嗅鼻烟的瘾，把烟盒也扔在家里了，可是心痒难熬。路上有个人给了他一盒，他走着走着就要落在同伴后面去嗅一下，免得引诱同伴犯罪。

叶菲姆在路上的心情也不错。他坚定地向前走，不做错事，不说闲话，只是精神上还有包袱。他一直在为家务操心，总琢磨，家里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事情忘记向儿子交代？儿子是不是照嘱咐办？路上看见别人种土豆或者运粪肥，他也要想：儿子是不是按他的话去做啊？恨不能回去一一指点，或者干脆亲自动手。

三

两个老头走了五个星期，家里带出来的树皮鞋都穿破了，开始买新的，这时他们就到了小俄罗斯境内。离家以来，一路上宿夜吃饭都是付了钱的。可是一进小俄罗斯境内，当地人却争着请他们两个去白吃白住，还塞给他们面包，甚至家常饼，让他们在路上吃。他们象这样一文不花地走了约七百俄里，再经过一个省份，来到一处闹饥荒的地方。人家也让他们白住，可是没有东西给他们吃。面包不是到处都有，就是花钱也不一定买得着。当地老百姓说，去年颗粒不收。阔人破了产，卖尽当光。原来还过得去的，现在一贫如洗。穷人要么逃往他乡，要么靠乞讨为生，要么在家勉强挣扎。冬天只能吃糠咽菜。

一天，两个老人在一个小镇上宿夜，买了十五磅面包，住了一晚，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好趁凉快多走点路。他们走了十俄里，来到一条小河边，两人坐下，舀起一碗水，把面包浸透，吃了，

换了一双鞋，坐在那里休息。叶利赛掏出烟盒。叶菲姆对他摇摇头，说：

“怎么，还不扔掉那脏东西！”

叶利赛挥了挥手，说：

“犟不过罪孽，有什么办法啊！”

他们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十俄里左右，进了一个大村子。穿过这个村子，太阳已经热辣辣的了。叶利赛乏得要命，很想休息休息，喝口水，但是叶菲姆不停地向前。叶菲姆挺能走路，叶利赛跟得吃力。

“喝口水吧，”他说。

“行啊，你喝吧。我不想喝。”

叶利赛停下来。

“你别等我，”他说，“我到那边小屋里去喝水，一会儿就赶上。”

“好吧。”叶菲姆一个人向前走，叶利赛转身向那座小屋跑去。

叶利赛到了那边，发现是一小间土坯房，下面黑，上面白，灰泥脱落，看样子很久没抹过墙了，一侧的屋顶已经掀开。门前有个院子。叶利赛走进院里，看见墙脚边躺着一个人，没留胡子，骨瘦如柴，衬衫下摆塞在裤子里——小俄罗斯人都这样穿衣服。看样子这人本来躺在阴凉处，现在太阳正晒着他。他躺在那里，并没有睡着。叶利赛呼唤他，问他要水喝，他没有回答。“他要不是有病，就是不爱理人，”叶利赛这样想着朝门口走去。他听见屋里有孩子啼哭的声音，用门环敲了敲门。“老板！”没有人答应。他又用拐杖敲了敲门。“基督徒们！”还是没有动静。“上帝的仆人们！”仍旧无人答话。叶利赛正要离开，忽然听见门后似

乎有人呻吟。“这儿的人是不是遭难啦？得看一看！”叶利赛决定进去。

四

叶利赛转了转门环，发现没上锁。他推开大门，进了穿堂。里屋的门开着。左边是炉灶。正对面是上首，屋角供着圣像，下面摆一张桌子，桌边有条长板凳，长板凳上坐着个老婆子，她只穿一件内衣，没系头巾，伏在桌上。她身边还有个小男孩，瘦瘦的，皮肤蜡黄，肚子很大，揪着老婆子的衣袖哭喊，好象要什么东西。叶利赛走进里屋。那儿空气污浊。他一看，炉灶后面的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她脸朝下，闭着眼睛，喉咙里发出呦呦的声音，一条腿时伸时缩。她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身上有股臭气，显然是流了屎尿，无人帮她收拾。老婆子抬起头来，看见了陌生人，说：

“你要什么？要什么？这儿什么也没有。”①

叶利赛听懂了她的话，走上前去，说：

“我是上帝的仆人，来找水喝的。”

“没有，我说没有。没东西打水。你走吧。”②

叶利赛又问：“你们就没有一个没病的人能给这个妇女收拾干净吗？”

“一个也没有。男人在院子里快死了，我们也要死在这儿了。”③

那孩子看见陌生人便停止了哭喊，等老婆子一开口说话，他

---

①②③ 原文为乌克兰语。

又抓住她的袖子哭道："面包，奶奶，面包！"①

叶利赛还要问老婆子，那男人踉跄着进了屋，扶着墙想到长板凳上去坐，还没走到就跌倒在门口的屋角。他没有爬起来，一字一喘地说：

"都一病了，闹一饥荒。他要一饿死了！"② 男人用头指了指孩子，哭起来。

叶利赛抖了抖背上的袋子，抽出两只胳膊，把袋子扔在地上，然后又提起来，放在板凳上，解开绳子。他打开口袋，掏出面包和小刀，切下一块面包，递给男人。男人不接，指指男孩和女孩，意思是说，你给他们吧。叶利赛把面包给了男孩。男孩闻到了面包香，伸出两只小手抓住就往嘴里塞。从炉灶后面爬出来一个小女孩，两眼盯住面包。叶利赛也给了她一块。他还切了一块给老婆子。老婆子接过去就啃。

"得打点水来，"她说，"嘴干得开裂。我记不得是昨天还是今天，我想去打水，摔倒了，没走到，桶就扔在那儿，要是没人拿的话。"

叶利赛问他们的井在什么地方。老婆子告诉了他。他跑去找到了桶，打了一桶水回来，给大家喝了。孩子们又就着水吃面包，老婆子也吃了，男人却不肯吃。他说："我吃不下去啊。"那女人始终没有起床，也没有清醒过来，只不断地翻滚着。叶利赛到村中小铺里去买了黄米、盐、面粉、油。他又找出一柄斧子，劈了柴，然后去生火。小女孩过来帮他。叶利赛熬了一锅粥和一锅糊糊汤，叫他们吃。

---

①② 原文为乌克兰语。

五

男人吃了一点，老婆子也吃了，小女孩和小男孩把碗都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姐弟俩搂着睡了。

接着男人和老婆子就讲起事情的经过来。

“我们的生活本来不宽裕，又碰上颗粒不收的荒年，秋天就开始吃存粮。吃完存粮只好向街坊和善心人要。开头人家还给，后来就不给了。乐意给的没东西可给，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要：欠人家钱、面粉、面包还不起。我去找工作又找不到。出门找饭吃的人在哪儿都是一大群。干完一天活儿又得去找两天。老奶奶就带着小孙女到远处去讨饭。讨不着多少，谁都没有粮食了。我们就这么将就着，盼着能熬到新粮下来。可是从春天以来什么也讨不着了，又闹上病。真没法过。有一顿没两顿。我们就吃野菜。不知是不是野菜的关系，我老婆病了。她一躺下，我也不行了，又没法子可想。”

老婆子说：“我一个人顶着，没吃的，慢慢就顶不住了，没力气了。小丫头也没力气了，又怕羞。叫她去找街坊，她不去。往屋角一蹲，就是不去。前天街坊的娘儿们来了一趟，看见我们又饿又病，转身就走。她男人走了，小家伙们也没吃的。我们只好躺在这儿等死。”

叶利赛听了他们的话，就打消了当天去追赶同伴的念头，在这里住下了。第二天早上，叶利赛起来以后，立刻动手帮这家人干活，好象他自己是主人一样。他和老婆子一起和面，生炉子，又带着小姑娘到邻家去想办法。什么都缺，家用什物也好，穿的也好，都卖光吃光了。叶利赛给他们储存下必需品，有的自己动

手做，有的去买。叶利赛在这里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小男孩恢复了体力，能够在板凳上走来走去，总缠着叶利赛。小姑娘整天高高兴兴的，样样事都帮着做。她总跟着叶利赛：“老爷爷，老爷爷！”[1]老婆子也硬朗起来，可以到邻家去走走。男人也可以扶着墙走来走去。只有女人还躺着，不过第三天她清醒了，知道要吃了。叶利赛想：“没想到我耽误这么多时间，现在该走了。”

六

第四天逢开斋节。叶利赛想：“我跟这家人一起开斋吧，给他们买点东西过节，晚上再走。”叶利赛又到村里去，买了牛奶、面粉、脂油。他和老婆子一起熬了油，烤了饼。早上叶利赛还去做了祈祷，回来以后就跟这家人一起开斋。这天那女人也起来了，在屋里慢慢走动。男人刮了脸，穿上干净衬衫（是老婆子给他洗的），到村里一个富裕农民家去求情。他的草场和麦地抵押给这个富裕农民了，现在求对方退还，等到新粮下来再说。晚上那男人满脸愁容地回来，进门就掉眼泪。原来富裕农民不肯施恩，只说：“拿钱来。”

叶利赛又动开了脑筋。“他们怎么过啊？别人就要去割草，他们没草可割，草场押出去了。黑麦一天天成熟，别人准备收麦（今年长得多好啊，我的天！），他们也没什么可盼的，一俄亩麦地抵押给富裕农民了。我一走，他们又不知怎么办了。”叶利赛左右为难，结果晚上并没有走，把行期推迟到第二天清晨。他到院子里去睡觉，做过祷告以后躺下来，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该走

[1] 原文为乌克兰语。

了，钱和时间都花了不少，可是这些人也真可怜。“看样子什么都给是给不过来的。起先我只是想给他们打点水，一人给一块面包，现在可好，我得去赎回草场和麦地。赎回麦地以后还得给孩子们买一头奶牛，再给那男人买一匹马运麦捆。叶利赛老兄，你分明是结下绳子绊住了自己。钱花完了事还办不完。叶利赛坐起来，把当枕头用的呢袍展开，找出烟盒，嗅了嗅，想理清自己的思绪，但是不成功。他想了又想，毫无结果。他认为自己应该走，但又可怜这些人。究竟怎么办，他不知道。他又把呢袍卷起来，枕着它躺下。躺着躺着，鸡叫了。他困倦得很。忽然间，似乎有个人来把他唤醒。他发现自己象是已经穿戴完毕，背着行囊，拿着拐杖，要进一道门，可是这道门很窄，只能过一个人。他进去的时候，行囊被这边的篱笆挂住。他正要挣脱，包脚布又被那边的篱笆挂住，松开来。他拉拉行囊，发现行囊并没有被篱笆挂住，而是那小姑娘扯着，口里喊道：“老爷爷，老爷爷，面包！”[1]他再看看脚下，原来是小男孩扯着他的包脚布，老婆子和那男人正向窗外张望。叶利赛醒过来，自言自语说：“明天我去把麦地和草场赎回来，再买一匹马，还有够吃到新粮下来的面粉，也要给孩子们买一头奶牛。不然我漂洋过海去朝拜基督，在自己心里却把基督丢了。一定要把这些人安排好！”接着叶利赛就一觉睡到早晨。他早早地醒来，到富裕农民那里去赎回黑麦田，又拿钱把草场也赎回。他买了一把大草镰（他们家的大草镰也卖掉了），拿回去，叫那男人去割草，自己又串东家走西家，在酒馆老板那儿找到一匹待卖的马和一辆大车，跟他讲好价钱，买下来，还买了一袋面粉，放在大车上，再去买奶牛。叶利赛走着走着，

---

① 原文为乌克兰语。

赶上两个小俄罗斯女人，她俩一面走一面闲聊。叶利赛听见她们讲的是小俄罗斯话，但是听得懂议论的是他本人。

“开头他们好象不认识他，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进门要水喝，就住下了。他给他们买了多少东西啊！听说他今天从酒馆老板那儿买了一匹马和一辆大车。这种人世上真不多见。咱们得去看看。”①

叶利赛听见这话，明白两个女人在称赞他，就不去买奶牛了。他转回酒馆，付了买马的钱，套上车，把面粉拉到那户人家里去。到了院门口，他喝住马，从大车上下来。主人看见马，非常吃惊。他们心里想，这马可能是给他们买的，只是不敢说。男人出来开了院门。

“老爷爷，你从哪儿弄到的马？”他问。

“买的，”叶利赛说。“价钱便宜。你去割点草放在槽里给它夜间吃。把这袋面粉也搬下来吧。”

男人卸了马，把面粉搬进粮囤里，又去割了一大抱草，放在槽里。一家人都睡了。叶利赛睡在屋外，天一黑他就把自己的行囊拿到外面去。等大家都睡着了，他起来捆好行囊，系好鞋子，穿好呢袍，出发去追赶叶菲姆。

七

叶利赛走出去约五俄里，天渐渐亮了。他在一棵树下坐下来，解开行囊数他的钱。结果他还剩十七卢布二十戈比。“嘿，”他想，“这点钱可不够过海！如果以基督的名义去筹路费，我的

---

① 原文为乌克兰语。

罪过可就更大了。叶菲姆老朋友一个人也走得到，他会替我供上一支蜡烛。看样子我到死也还不了愿啦。好在主是慈悲的，他能宽容。”

叶利赛站起来，抖了抖背上的行囊，转身往回走。不过那村子他绕开了，免得让人家看见。不久他就回到了家。出去的时候好象路挺难走，有时费很大力气才勉强跟上叶菲姆。往回走呢，上帝保佑，简直不觉得累。轻轻松松，跟玩一样，挥挥拐杖，一天走七十俄里。

叶利赛回到家，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家中人看见老头回来，高兴得不得了，都来问长问短：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拉下了？为什么没走到就回来？叶利赛没有对他们解释，只说：

“是上帝没引我走到。路上丢了钱，又拉下了，所以就没往前走。看在基督面上，宽恕我吧。”

他把剩下的钱交给老伴，又详细问了问家中的事务，知道一切都好，样样事情都办完了，没有遗漏，一家人很和睦。

当天叶菲姆家的人也知道叶利赛回来了，跑来打听他们家的老头。叶利赛对他们说的也是那几句话。

“你们家老头可能走路啦，”他说，“圣彼得节前三天我跟他分了手，本想赶上去，但是出了事，我丢了钱，没法往前走，所以就回来了。”

大家都觉得奇怪，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出了门，没走到，白丢了钱。大家奇怪了一阵也就把这件事忘了。叶利赛也忘了。他动手料理家务，跟儿子一起备下冬天用的木柴，跟女人们一起脱粒，修板棚顶，收藏蜜蜂，把十窝蜜蜂和它们产的幼蜂给街坊送去。老伴想把卖掉的十窝蜜蜂分出多少群的实情隐瞒下来，可叶利赛心里有数，哪些分群哪些不分群他都

知道，一共给街坊送去十七窝蜜蜂。叶利赛把家务料理好以后，就叫儿子出门去打短工，自己一冬在家编树皮鞋，凿木墩子做蜂箱。

八

叶利赛在病倒的那家人屋里留下那天，叶菲姆一直在等他的伙伴。他往前走了不远就坐下来，左等右等，睡着了又醒过来，继续等，总不见伙伴的影子。他眼睛都望穿了，太阳已经落到大树后面，还不见叶利赛。他想："是不是我睡着的时候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或者坐别人的车过去了，没看见我？他不可能没看见我啊！在草原上能看得很远。要是我往回走，而他又往前走了，怎么办？那我跟他就越走越碰不上了。我还是向前走，到过夜的地方再会合吧。"他进了一个村子，跟甲长说好，要是看见一个这样长相的老头，就带他来相见。叶利赛没有到这里来宿夜。叶菲姆继续前进，见人就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秃顶的老头啊？谁也没有看见。叶菲姆觉得奇怪，但是他一个人往前走了，心里想："到了敖德萨，或者上船以后，总会碰见。"他就不再考虑这件事了。

叶菲姆在路上遇见一个云游僧，他戴一顶僧帽，穿一件法衣衬袍，留着长发，去过阿托斯圣山，现在是第二次去耶路撒冷。两人在宿夜的地方碰上了，谈起来，然后一同上路。

到敖德萨一路上很顺利。在敖德萨等船等了三天三夜。这里等船的朝圣者很多，各地来的都有。叶菲姆又打听叶利赛的下落，谁也没有看见他。

叶菲姆领到一张出国护照，花了五卢布。一张去耶路撒冷

的来回票要四十卢布。他还买了面包、青鱼，准备路上吃。船装好了，朝圣的人都上了船，叶菲姆和云游僧也在其中。接着便起锚开船，驶向大海。白天平安无事，傍晚起了风，又下雨，船摇晃得厉害，还进了水。大家都慌了，女人乱喊乱叫，体弱胆小一点的男人也跑来跑去找地方藏身。叶菲姆也感到害怕，但是不动声色。他上船后就坐在甲板上，挨着由坦波夫来的几个老头，现在仍在这里不动，坐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整天，只是抱住自己的行囊，什么话也没说。第三天风平浪静。第五天在帝城[1]靠岸。有些朝圣者上岸去看圣索菲亚大教堂，那里现在已由土耳其人占领。叶菲姆没有上岸，坐在船上不动。他只买了点白面包。船在这里停了一昼夜，然后继续航行。他们还在斯米尔纳城[2]、亚历山大市停留了一下，顺利抵达雅法市。朝圣者全部在雅法上岸。由这里到耶路撒冷还得步行七十俄里。下船的时候大家又受惊了：船很高，人被一个个扔到下面的小船上去，小船在摇晃，一不当心就会扔到小船外面去。有两个人下了水，不过最后大家都安全上岸。上岸以后，大家步行前进，第三天午前走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城外一家俄国客店住下，签了护照。吃罢午饭，叶菲姆同云游僧一起去朝拜圣地。当时还不让看主耶稣的棺椁。他们先去牧首修道院，朝圣者都聚集在那里，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另一边。他们都得脱掉鞋子，围成一个圆圈坐下。一位修士拿着一条毛巾出来给大家洗脚。他给每个人都洗一洗，擦干，吻一下。叶菲姆的脚也让他擦了，吻了。他们做了晚祷和晨祷，供了蜡烛，递上追荐名录，以便祈祷时念到他们的父母的名字。他们还在这里用了餐，喝了葡萄酒。第二天一早去

① 即君士坦丁堡。

② 即伊斯密尔。

看埃及的玛丽亚苦修赎罪的僧房。他们供上蜡烛，做了祈祷。从那里出来就去亚伯拉罕修道院，看见了亚伯拉罕要将儿子宰杀向上帝献祭的地方。接着他们又去看基督向抹大拉的玛丽亚显圣的地方，还有以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命名的教堂。云游僧带叶菲姆去看了所有的圣地，每到一处都告诉他，该奉献多少钱。中午回到客店，吃了午饭。他们正准备睡觉，云游僧忽然惊叫了一声，在自己身上翻找了一阵，说：

"我的钱包给人掏了，有二十三卢布，两张十卢布钞票，三卢布零钱。"

他愁啊愁，没法可想，只好躺下睡觉。

九

叶菲姆躺下以后，遇到了试探。"没人掏云游僧的钱，"他想，"我看他根本就没有钱。他走到那儿都不奉献。叫我奉献，自己却不奉献，还从我这儿拿走了一个卢布呢。"

叶菲姆想到这里，立刻责备自己："我怎么能论断别人，罪过啊。快别想了。"他刚把这事抛在脑后，又想起那云游僧眼里只有钱，他说他的钱包给人掏了，不象真有其事。"他根本没有钱。完全是为了转移目标。"

凌晨大家起来去复活大圣殿做礼拜，看主耶稣的棺椁。云游僧寸步不离叶菲姆，和他走在一起。

他们来到圣殿。这里聚集了许许多多朝圣者，有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叙利亚人，什么民族都有。叶菲姆跟着大家进了圣门。一位修士领着他们经过土耳其的岗哨，走到救主被拿下十字架并且敷油的地方，这里有九个大烛台燃

着烛火。那修士一一指给他们看了，并且加以讲解。叶菲姆又供上一支蜡烛。然后修士们领着叶菲姆向右走，顺着石级登上各各他，即当年十字架所在的地方。叶菲姆在这里做了祈祷。接着人家就指给叶菲姆看裂缝，这里的地面一直陷到地狱中；还有十字架上用铁钉钉住基督的手脚之处，以及亚当的坟墓，基督的血流到了亚当的遗骨上。后来他们走到戴上荆棘冠的基督当时坐过的那块石头跟前，又走到基督被捆在上面受鞭打的柱子跟前。然后叶菲姆看见一块石头，上面有基督的两个深深的脚印。人家本来还想给他们看一些东西，可是他们都急着要去洞穴小教堂看主耶稣的棺椁。那边刚刚做完天主教的弥撒，东正教的祈祷开始了。叶菲姆跟着人群去洞穴小教堂。

叶菲姆想甩开那云游僧（他脑子里一直对他转着罪恶的念头），可是云游僧总不离左右，跟他一起到主耶稣的棺椁前去祈祷。他俩本想往前站，可是晚了。人已经挤得让你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叶菲姆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前方，一面祈祷一面不时地摸自己的钱包。他心里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云游僧骗他，另一种想法是云游僧没骗他，真的让人掏了钱包，那么但愿这种事别出在他身上。

十

叶菲姆象这样站着祈祷，眼睛望着前方，望着小教堂，主耶稣的棺椁在那里面，上方点着三十六盏长明灯。叶菲姆站着，从人们头上望过去，真奇怪呀！就在燃着圣火的长明灯底下，在所有的人前面，站着一个穿原色粗呢直襟大袍的小老头，他那秃得光光的头同叶利赛的头一样发亮。叶菲姆想："是象叶利赛。不

过叶利赛不可能在这儿！他不可能比我先到。我们前面的一班船比我们早开一个星期。他赶不上。我们那条船上没有他。所有同船的朝圣者我都看到过。”

叶菲姆刚这样想，那小老头开始祈祷了。他拜了三拜，先向前拜上帝一拜，然后向左右两边的东正教会众各拜一拜。当他把头转向右边的时候，叶菲姆立刻认出他就是叶利赛。的确是他——黑黑的、鬈曲的大胡子，两颊上有些白毛，那眉毛、眼睛、鼻子，整个外貌没有一处不象叶利赛。

叶菲姆终于找到了同伴，万分欣喜，奇怪的是，叶利赛怎么赶到他前面去啦？

“这个叶利赛！”他想，“跑得这么快！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人，有带路的。等出去以后我把他找着，甩开这个云游僧。跟叶利赛一道走，说不定他能把我带到前面去。”

叶菲姆一直望着叶利赛，唯恐放走了他。祈祷结束了，人群走动起来，纷纷上前去吻主耶稣的棺椁，把叶菲姆挤到一边。他又害怕起来，担心自己的钱包会被人掏了。他用一只手按住钱包，从人群中挤过去，一心只想往宽绰处走。他挤出来以后，到处寻找叶利赛，把圣殿的僧房一间一间都走遍，看见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有的吃饭，有的喝酒，有的睡觉，有的看书。可是哪里也没有叶利赛。叶菲姆回到客店，而同伴始终找不着。这天晚上云游僧没有回来。他失踪了，那一个卢布也没有归还。剩下叶菲姆一个人。

第二天，叶菲姆又跟一个从坦波夫来的老头一起去看主耶稣的棺椁，这老头和他同船。叶菲姆想往前站，但是又被挤到一旁，他只好在一根柱子旁边祈祷。他朝前一望，前面长明灯下，紧挨着主耶稣的棺椁，又站着叶利赛，象祭坛前的神父那样伸开

双臂，光秃的脑袋闪闪发光。叶菲姆想："嘿，这回我可不能把他放走。"他拚命往前挤，挤到前面一看，叶利赛不见了，显然已经走了。第三天，叶菲姆再到主耶稣的棺椁旁去，看见叶利赛还是清清楚楚地站在那个地方，伸开双臂，举目向上，似乎看见上方有什么东西，他的秃头放射着光辉。叶菲姆想："这回我可不能把他放走，我到门口去站着，那就不会错过了。"叶菲姆到外面去站了半天，人都走光了也没发现叶利赛。

叶菲姆在耶路撒冷待了六个星期，朝拜了各处圣地，如伯利恒、伯大尼、约旦河，在主耶稣的棺椁旁给自己未来的寿衣加了印，从约旦河中取了一瓶水，还拿了一点圣土和燃过圣火的蜡烛，在八个地方留下要追荐的亡灵的名字，把钱都花了，只剩下回家的路费。于是他起程返回。走到雅法，他上了船，直达敖德萨，然后步行回家。

十一

叶菲姆一个人原路返回。离家渐渐近了，他又开始担心，这段时间他不在，家里不知怎样。他想："一年光阴不短。治家一辈子，破产一下子。他不在，儿子把事情办成什么样啊？开春情况如何？牲畜如何过了这一冬？房子是不是按他的想法盖完的？"叶菲姆走到去年他和叶利赛分手的地方。当地的人完全变了样。去年他们受穷，今年人人饱足。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人们恢复了元气，已经忘了过去的苦日子。叶菲姆傍晚时分来到去年叶利赛逗留过的那个村子。他刚进村就有个穿白衬衣的小姑娘从农舍里跑出来，口里喊道：

"老爷爷！老爷爷！上我们家来吧。"

叶菲姆想往前走，可是小姑娘抓住他的衣襟不放，一面笑一面往她家拖。

一个女人领着个小男孩走到台阶上来，也招呼他：

“老爷爷，进来吃晚饭吧，就在这儿过夜。”

叶菲姆去了。他想：“我正好打听叶利赛的下落，说不定他当时就是到这家来喝水的。”

叶菲姆进了屋，那女人把他的背囊解下来，打水给他洗脸，请他坐席，给他端上牛奶、甜馅饺子、稀饭。叶菲姆道了谢，称赞他们善待香客。那女人摇摇头说：

“我们不能不善待香客。是香客教我们懂得了生活。从前我们过日子过得把上帝也忘了，上帝就惩罚我们，一家人只有死路一条。去年夏天一家人都躺下了，没吃的，还生病。幸亏上帝派来一个象你一样的老头，要不我们都活不成。他大中午来要水喝，看见我们的情况，可怜我们，就留下不走了。他打水给我们喝，弄饭给我们吃，让我们恢复了元气，还给我们赎回了地，买了一匹马和一辆大车，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老婆子进来打断了女人的话，说：

“我们真不知道他是凡人还是天使。他爱我们，疼我们，可连名字也不留就走了，弄得我们不知道该为谁向上帝祈祷。当时的情景好象就在眼前：我躺在这儿等死，忽然看见一个老头走进屋来，貌不出众，头上光秃秃的，要水喝。当时我这个罪人还想：这些人还逛什么？可他做了多少事啊！一看见我们，他赶快放下背包，就放在这儿，然后解开。”

小姑娘插进来说：

“不对，奶奶，他开头把背包放在屋子当中，后来才放在板凳上。”

于是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叶利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在哪里坐过，又在哪里睡过，做了什么事，对谁说了什么话。

天黑了，主人，也就是他们家的男人，骑着马回来，也讲起叶利赛当时在这里的情形。

“要是他不到我们家来，”男人说，“我们就都要死在罪里了。我们在这儿等死，怨天咒地，没有一点办法。是他让我们恢复了元气，教我们认识了上帝，相信世上有好人。基督保佑他吧！从前我们象畜生一样过日子，是他让我们象个人样了。”

这家人给叶菲姆吃喝，安排他宿夜，然后自己才躺下睡觉。

叶菲姆躺在那里睡不着，总想着他在耶路撒冷三次看见叶利赛在最前面的情景。

他想：“原来他是这样赶到我前面去的！我辛苦一场不一定被主接纳，而他已经被主接纳了。”

第二天清早，这家人送叶菲姆上路，给了他许多烤饼，然后就干活去了。叶菲姆继续赶路。

十二

叶菲姆出门整整一年。春天回到家里。

他是傍晚时分到家的，儿子不在，上酒馆去了。儿子喝得醉醺醺的才回来，叶菲姆开始盘问他。很明显，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儿子走上了邪路，把钱都胡花了，事情却没有做。于是父亲申斥儿子。儿子对父亲很无礼，他说：

“你本来就该亲自掌管嘛，谁叫你出门，还把钱也带走了，现在拿我问罪。”

老人气得把儿子打了一顿。

第二天清早，叶菲姆到村长那里去谈他儿子的事，路过叶利赛家。叶利赛的老伴站在台阶上向他打招呼：

“你好啊，大哥，这一路还顺利吧？”

叶菲姆站住，回答道：

“感谢上帝，走到了，就是把你老头子丢了，听说他已经回来啦。”

老婆子爱聊天，就打开了话匣子。

“回来了，”她说，“当家的早回来啦。象是刚过圣母升天节那会儿。上帝把他送回来，我们可高兴啦！他不在家我们真没意思。要说他这么大年纪，能干什么活儿啊，可总还是一家之主，在一块儿大家更快活。儿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爹不在就象看不见亮光似的。他不在我们真没意思。我们都喜欢他，疼他。”

“现在他在家吗？”

“在家呢，大哥，在养蜂场上分群。他说今年分得可好啦。上帝赐给蜂子这么大的劲，我老头从来没见过。他说，上帝赏赐可不是因为我们有罪。进来坐坐吧，大哥，我老头该多高兴啊！”

叶菲姆经过穿堂、后院，到了养蜂场。他一进养蜂场就看见叶利赛穿一件灰长袍站在那里，没戴头罩，也没戴手套。他站在一株白桦树下，伸开双臂，两眼望天，光秃的脑袋闪闪发亮，就象他在耶路撒冷主耶稣的棺椁旁站着一样。而在他头上，阳光穿过白桦树枝直射下来，如火焰一般，金色的蜜蜂围着他的头飞舞，形成一个光环，但并不蜇他。叶菲姆停住脚步。

叶利赛的老伴唤了丈夫一声，说：

“大哥来了！”

叶利赛回头一看，高兴地迎上来，一面轻轻地把蜜蜂从大胡

子里弄出去。

“你好啊，大哥，你好啊，亲爱的朋友……顺利走到了吧？”

“脚是走到了，我还给你带来约旦河的水，你到我家去拿吧。可就是不知道主有没有接纳我……”

“感谢上帝，求基督保佑你。”

叶菲姆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的脚到了那里，可是心呢？是我到了，还是另外一个人到了……”

“这是神的大能，大哥，是神的大能啊！”

“我回来的时候也去过那户农家，就是你待下来的地方……”

叶利赛吃了一惊，连忙说：

“这是神的大能，大哥，是神的大能。走吧，进屋坐坐，我去拿蜜。”

叶利赛岔开话头，讲起家务来。

叶菲姆叹了一口气，不再提那户农家，也不说他在耶路撒冷看见叶利赛的事。他明白了，上帝命人一生在世要以爱和善行还愿。

蜡　　烛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第5章第38、39节)

这是地主时代的事了。说起地主，什么样的都有。一些人临终的时候还想到了上帝，萌生出怜悯之心。另外一些人就跟畜生一样，别提了。而最坏的要数农奴出身的长官，小人得势！在这种人手下日子最难过。

在一处地主庄园里正好有这么一个管事。当时农民服劳役。地多得很，而且肥沃。水啦，草啦，树林啦，什么也不缺，东家和农民都不缺。可是老爷从另外一处领地的家奴中挑了一个人来这儿当管事。

管事掌了权就骑在农民头上。他本是有家小的人：妻子、两个出嫁的女儿，钱也攒得不少，规规矩矩过他的称心日子多好！可是他太贪心，结果陷进罪恶里。起先他强迫农民多服劳役。他开了个砖厂，叫村里的男男女女拚死拚活干，烧出砖来他拿去卖钱。农民到莫斯科去向老爷告状，没有结果。他们空着手回来，管事照旧无法无天。管事打听到农民去告过状，就要报仇。农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农民中间出了几个不可靠的人，他们到管事跟前去说自己弟兄的坏话，并且互相使坏。老百姓

的心不齐了，管事也更加凶恶起来。

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后来老百姓怕管事就象怕猛兽一样。只要他从村里过，大伙就象避狼似的东躲西藏，生怕让他撞上。管事看在眼里，知道大伙怕他，心头那火气就更大了。他不是打人就是逼人干活，农民受尽了他的折磨。

这种坏蛋给人杀了的事也是有的。农民们传来传去。他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聚在一起，胆子大一点的人就说："咱们还要忍受多久啊？豁出去啦，这种人打死了不犯罪！"

复活节前的一天，农民们来到树林里，是管事派他们去收拾东家的林子。他们聚在一处吃饭，就议论开了。

"咱们怎么活下去啊？他要把咱们折磨垮。不管是咱们还是娘儿们，日夜都不得休息，辛苦死了。一点不合他的心，他就找碴儿，拿鞭子抽人。谢苗就是给他打死的。阿尼西姆又戴上了枷。咱们还等什么？晚上他一来，又要使坏了。干脆把他从马上拖下来，给他一斧子完事。挖个坑象埋狗似的埋了，不留痕迹。不过先讲好：大家一条心，不能出卖人！"

这是瓦西里·米纳耶夫说的话。他最恨管事。管事每个星期都拿鞭子抽他，还把他的老婆抢去给自己当厨娘。

农民们象这样议论了一阵，傍晚管事来了。他是骑马来的，一到就找碴儿，说农民们砍树砍得不对。他在砍倒的树里发现一棵椴树。

"我可没叫你们砍椴树，"他说。"是谁砍的？快说，不然我叫你们都吃鞭子！"

于是他开始查究，看这棵椴树在谁砍的那一行里。结果证明是西多尔干的。管事狠狠地打了西多尔一顿，打得他满脸是血。接着又抽了瓦西里一顿鞭子，说他砍得少，然后就回去了。

晚上农民们又聚在一起，瓦西里开言道：

"唉！我看大伙不象是人，倒象麻雀。'咱们挺着，咱们挺着，'该干了，大伙又躲到房檐底下去了。麻雀就是象这样对付老鹰的，'别出卖，别出卖，咱们挺着，咱们挺着！'等到老鹰一扑上来，大伙却只顾逃命。老鹰想抓哪一只就抓走哪一只。麻雀再跳出来：'吱吱，吱吱！'少了一只。'谁没了？万卡①没了。嘿，他活该，自作自受。'你们也是这样。既然说了别出卖，那就别出卖！他拿西多尔开刀，你们就该一齐上去结果了他。可你们嘴上说：'别出卖，别出卖，咱们挺着，咱们挺着！'人家一扑上来，你们就落荒而逃。"

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农民们终于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管事。复活节前那个星期，管事叫农民们准备好在复活节那周去服劳役——耕燕麦地。农民们觉得这样做太欺负人，他们聚集在瓦西里家后院又议论开了。

"既然他连上帝也不放在心上，干出这种事来，当真应该把他打死。豁出去啦！"

彼得·米赫耶夫这回也来了，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庄稼人，不爱参与农民之间的议论。他来了，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说：

"弟兄们，你们想干的事罪过可大了。毁灭一个人的灵魂可是件大事。别人的灵魂要毁灭容易，不过自己的灵魂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作恶嘛，会有恶报。弟兄们，得忍耐才对。"

瓦西里听了这话很生气，他说：

"你老说：杀人罪过。当然，是罪过，问题是杀什么人？杀好人罪过，象这种畜生上帝让杀。要怜悯人就得把疯狗打死。不

---

① 万卡是伊万的小名，这里是举例来说，好象汉语中的"张三、李四"。

打死它罪过更大。干吗让他残害百姓啊！我们就是因此受苦受难，那也是为了百姓。百姓会感激我们。再这么窝囊下去，他要把人都害死完。米赫伊奇①，你尽说没用的话。基督复活节我们大伙去干活，这个罪过还小吗？你自己就不会去！”

米赫伊奇说：

“干吗不去？叫我去耕地，我就去耕地。又不是给我自己耕。上帝知道是谁犯罪，我们只要心里有上帝就行。弟兄们，这话不是我想出来的。要是我们应该以恶除恶，上帝的法会这样向我们指明。事实上我们应该做的事正好相反。你去以恶除恶，恶就转移到你身上。杀死一个人不难，可他的血会粘在你心上。杀死了别人，血污了自己的灵魂。你以为杀了一个坏人，你以为除了恶，可是一看，你在自己身上种下了更大的恶。你在灾祸面前低头呢，灾祸也就低头了。”

农民们终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各有各的想法。一些人按瓦西里的话考虑问题，另外一些人又同意彼得的说法：不能犯罪，应该忍耐。

农民们庆祝了复活节周第一日，复活日。晚上村长陪着地方长官从东家大院来对大家说，管事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下令明天指派农民全体翻耕燕麦地。村长和地方长官在村里转了一圈，通知大家明天都出去耕地，有的去河对面，有的去大路边。农民们掉了眼泪，可是不敢违抗，一早就带上木犁出去耕地。教堂里打钟预告早祷要开始了。无论什么地方，人们都在过节，可是这里的农民在耕地。

管事米哈伊尔·谢苗内奇这天醒得不算早，他起床以后就

---

① 即米赫耶夫的父称。

去办事。家属们——他的妻子、一个守寡的女儿(回来过节的)收拾打扮好，雇工给她们套了车，送她们去做礼拜，然后又接回家，女仆端上茶炊，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也回来了，全家一起喝茶。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喝够了茶，点上烟斗，把村长叫了来。

"怎么样，派农民去耕地了吗?"

"派了，米哈伊尔·谢苗内奇。"

"都去了吗?"

"都去了，是我亲自分派的。"

"分派是分派，谁知他们干不干啊！你去看看，跟他们说，我吃了晌午饭就去，一俄亩地要耕完两遍，而且得好好耕！要是让我发现漏耕的地方，我可不管过节不过节！"

"是，大人。"

村长刚要走，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又把他叫回来。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把他叫回来以后，犹豫不决，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怎么说。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

"还有，你听听这帮强盗怎么议论我。谁骂我，说了什么，你都来告诉我。我可知道这帮强盗，他们可不爱干活，光想躺着，偷懒。他们就爱吃喝玩乐，也不想想，错过耕地的日子就误了农时。所以你要注意听他们说话，谁说什么，都向我报告。我得知道。去吧，注意，要统统向我报告，不得隐瞒。"

村长转身出来，骑上马，到地里去找农民。

管事的妻子听见了丈夫同村长说的话，走上前去向他求情。管事的妻子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心地善良。她总是尽力平息丈夫的怒气，在丈夫面前为农民说话。

她走到丈夫跟前去求情。

“我亲爱的米申卡①，”她说，“今天是大节，主耶稣的节日，看在基督面上，你别作孽，放农民回家去吧。”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不听妻子的话，只嘲笑她说：

“你是不是好久没尝鞭子的滋味了，胆子这么大，竟敢管闲事？”

“亲爱的米申卡，我做了一个噩梦，跟你有关系。听我的话，把农民放回去吧！”

“我就说嘛，你大概是油吃多了，以为鞭子抽不疼你了。小心点吧！”

谢苗内奇发火了，拿点燃的烟斗去戳他妻子的嘴，把她赶出去，命人给他开饭。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吃了肉冻、烤饼、猪肉菜汤、烤小猪、牛奶面条，喝了樱桃汁，还吃了点甜饼，然后把厨娘叫来弹唱，自己也用吉他伴奏。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打打饱嗝，拨拨琴弦，和厨娘说说笑笑。村长走进来，向他施了礼，然后开始报告他在地里看到的情况。

“怎么样，他们在耕地吗？耕得完吗？”

“已经耕了一多半了。”

“没有漏耕的地方？”

“我没看见，他们耕得挺好，都害怕。”

“那么地整得好不好呢？”

“挺软，就跟撒罂粟花籽一样。”

管事沉默了片刻。

“好，他们说我什么了，骂我了吗？”

① 米申卡是米哈伊尔的爱称。

村长踌躇起来，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叫他原原本本照实说。

“都说出来吧，又不是你的话，是他们的话。你照实说了，我就奖赏你。你护着他们呢，那对不起，我就拿鞭子抽你一顿。哎，卡秋莎，给他来一杯烧酒壮胆。”

厨娘给村长端来一杯烧酒。村长道了谢，喝干了这杯酒，擦擦嘴，开始报告。他心里想：“大伙不夸他又不是我的过错，他叫我照实说，那我就照实说吧。”村长胆子大起来，他说：

“大伙抱怨呢，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都在抱怨。”

“究竟说什么了？你告诉我。”

“一句话：你不信上帝。”

管事笑了。

“这是谁说的？”

“都这么说。他们说，你听魔鬼差遣。”

管事笑道：

“好。你分开讲，谁说了什么话。瓦西卡[1]说什么了？”

村长本不愿意供出自己人，可是他跟瓦西里早就有仇。

“瓦西里骂得最凶，”他说。

“究竟骂什么了？你说呀。”

“说出来都吓人。他说你准不得好死。”

“嘿，好样的。他磨蹭什么，怎么不来杀我啊？看样子是办不到吧？得了，瓦西卡，等着我跟你算帐！那么季什卡那条狗大概也会骂我。”

“嗯，大伙没有一句好话。”

“究竟说什么了？”

---

[1] 瓦西卡是瓦西里的俗称。

"提起那话真叫人恶心。"

"恶心什么？你别怕。"

"他们说，要叫你开膛破肚。"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听了很高兴，竟至哈哈大笑起来。

"等着瞧吧，看谁先开膛破肚。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是季什卡吗？"

"谁也没说一句好话，都在骂人，威胁人。"

"那么彼得·米赫耶夫怎么样？他说什么？我看，也骂人了吧？"

"没有，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彼得没骂。"

"他怎么啦？"

"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没说。他可是个聪明的庄稼汉！真叫我纳闷啊，米哈伊尔·谢苗内奇！"

"怎么回事？"

"他干的那事呀，所有的农民都纳闷！"

"他干什么了？"

"真是怪事。我走到他跟前去，他在图尔金坡上耕那一俄亩地。我走过去，听见有人在唱歌，嗓子细细的，挺好听，犁把间闪闪发光。"

"哦？"

"那儿闪闪发光，就象是灯火。我再走近点，看见横木上点着一支五戈比的蜡烛，风都吹不灭。他穿一件新衬衫，一边耕地一边唱复活圣诗。他掉头也好，抖土也好，那蜡烛总不熄灭。他当着我的面抖了土，重新放好拨土板，推着犁往前走，那蜡烛一直燃着，没有灭！"

"他说什么话了吗？"

“什么话也没说。他一看见我，就上前和我吻了三次庆祝基督复活，接着又唱起圣诗来。”

“你总跟他说话了吧？”

“我没说，别的农民走过来笑他，说：瞧，米赫伊奇复活节耕地，这罪过他祷告一辈子也赦不了啦。”

“他说什么呢？”

“他只说：‘愿地上太平，愿人间得福！’又扶起木犁，赶着马，用细细的嗓子唱起圣诗来，那蜡烛还在放光，没有熄灭。”

管事不再笑了，他放下吉他，低头沉思。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把厨娘和村长都支出去，自己走到帘子后面，往床上一躺，又是叹气，又是呻吟，就象在运一大车麦捆似的。他妻子进来左问右问，他也不回答，只说：

“他胜过我了！现在轮到我倒霉了！”

妻子劝他说：

“你去把他们放了吧。也许不会出什么事！你做过多少事都没怕过，现在怎么这样胆小？”

“我完了，”管事说，“他胜过我了！”

妻子对他喊道：

“你怎么老是这句话：‘胜过了，胜过了。’你去把农民放走就好了。去吧，我叫人备马。”

马牵来了，妻子劝丈夫到地里去把农民放回家。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骑上马，动身到地里去。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一个农妇给他打开大栅门，他就进了村子。老百姓一见管事，连忙躲开，有的缩进院内，有的藏在墙角后，有的跑到菜园里。

管事从这个村口走到那个村口，那个村口的大栅门闩着，他

骑在马上没法开门。他喊啊喊，想叫个人来给他开门，可是一个人也叫不应。他就自己下马把门开了，紧接着又上马。他把一只脚塞进马镫里，抬起身子，正要跨上鞍座，不料马被一头猪吓惊了，猛地往栅栏这边一跳，他的身子肥胖笨重，没有落在鞍座上，而是越过鞍座将肚子扎在栅栏上了。这栅栏只有一根木桩尖朝上，而且比其他木桩长。管事的肚子正好扎在这根木桩上。他扎破了肚子，摔倒在地上。

农民们耕完地回来，马走到这里直喷鼻，不肯进大栅门。农民们一看，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仰面躺在地上，伸开双臂，眼睛动也不动，五脏六腑都流出来，地上积了一摊血，已经渗不下去了。

农民们吓坏了，连忙掉转马头。只有彼得·米赫伊奇一个人下马，走到管事跟前，看见他已经死了，就给他合上眼睛，套了一辆大车，跟他儿子一起把死人装进棺材，拉到东家大院去。

东家老爷全知道了，他从此让农民改为纳代役租，免得日后再生事。

农民们这才明白，上帝的力量不在恶行中，而在善行中。

傻子伊万的故事

一

从前某国有个富裕农民。这个富裕农民生了三个儿子：武士谢苗、大肚皮塔拉斯、傻子伊万，还有一个哑巴女儿——老姑娘马拉尼娅。武士谢苗出门打仗，为皇上效力去了，大肚皮塔拉斯进城到一个商人家里经商，傻子伊万和姑娘在家干活，以劳动为生。武士谢苗作战有功，当了大官，得了封地，并且娶了贵族的女儿为妻。他的俸禄优厚，领地也大，可总是入不敷出——无论他积攒多少，他的贵族太太全给他挥霍光，因此总是缺钱。武士谢苗到领地上来收贡赋。管事对他说：

"收不上来，我们没有牲畜，没有挽具，没有马，没有奶牛，没有犁，没有耙。要把这些都置办起来，才会有收入。"

武士谢苗就去找父亲。

"爹，"他说，"你这么阔，可什么也没给我。把产业分给我三分之一吧，我合并到自己的产业中去。"

老人说：

"你什么也没给我带回家来，干吗给你三分之一？伊万和姑娘会觉得委屈。"

谢苗说：

"伊万是傻子，姑娘是哑巴，他们需要什么？"

老人说：

“看伊万怎么说吧。”

可是伊万说：

“行啊，让他拿去。”

武士谢苗从家里拿去一份，合并到自己的产业中，然后又到皇上跟前效力去了。

大肚皮塔拉斯赚了许多钱，娶了个做生意的女人为妻，可是他还嫌不够，跑来对父亲说：

“把我的一份分给我。”

老人也不愿意给塔拉斯一份。他说：

“你什么也没给过我们，家里的东西都是伊万挣来的。不能叫他和姑娘受委屈啊。”

塔拉斯说：

“留给他有什么用？他是傻子，不能娶亲，谁也不会嫁给他。哑巴姑娘也不需要什么。伊万，你把粮食分给我一半，挽具我不要，牲口我只要那匹灰毛种马，它给你耕地不合适。”

伊万笑道：

“行啊，我去给你套马。”

塔拉斯也得了一份。他把粮食拉进城去，把灰毛种马牵回家，伊万只剩一匹老母马，依旧务农赡养父母。

二

这三弟兄析产没有吵架，而是友爱地分手，使得老魔鬼很恼火。他叫了三个小鬼来，对他们说：

“你们看，有三弟兄：武士谢苗、大肚皮塔拉斯、傻子伊万。

应该叫他们都吵翻，可是他们和睦相处，彼此厚待。这个傻子把我的事情全弄糟了。你们三个去，一个管一个，叫他们闹纠纷，混战一场。你们做得到吗？”

三个小鬼说：“做得到。”

“你们打算怎么办？”

小鬼们说：“我们先叫他们破产，穷得吃不上饭，然后再把他们拉到一块，他们就会打得不可开交。”

“好吧，”老鬼说，“我看你们都挺内行，去吧，不叫他们三个闹起来，就别回来见我，不然我就剥你们三个的皮。”

三个小鬼跑到沼泽地里去商量，这事到底怎么干。他们争吵了半天，谁都想弄个轻松的活儿。最后大家决定抽签，抽到什么算什么；又讲好，无论谁先腾出手来，都要去帮另外两个的忙。三个小鬼抽了签，定了在沼泽地碰头的日子，以便了解谁已经腾出手，该给谁帮忙。

碰头的日子到了，三个小鬼如约来到沼泽地。他们谈了谈各自的事情干得怎么样。第一个小鬼从武士谢苗那儿来，他说：

“我的事情干得挺顺手。明天我的谢苗就回父亲家里去。”

另外两个小鬼问他：

“你是怎么干的？”

他说：“我先让谢苗胆大包天，竟向皇上承诺要征服天下。皇上就命谢苗为统帅，派他去征服印第安人的首领。两军对阵，当天晚上我把谢苗军中的火药全部浸湿，又跑到印第安人的首领那边去用麦秸做了无数的兵。谢苗手下的兵看见无数的麦秸兵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就慌了神。武士谢苗下令射击，大炮、长枪都打不响。谢苗的兵吓得望风而逃。于是印第安人的首领打败了他们。武士谢苗名誉扫地，封地被夺，明天要上断头台。我

也只剩下一天的活儿了，就是放他出狱，叫他逃回家去。明天我就能腾出手来，你们说吧，我帮谁的忙？”

第二个小鬼从塔拉斯那儿来，他接着讲自己的事。

“我不需要帮忙。我的事也挺顺手，塔拉斯顶多再活一星期。我是先让他长出一个大肚皮，患上眼馋病。他变得对别人的财物特别眼馋，不管是什么，见了就要买。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买了数不清的东西，现在还在买，不过花的是借来的钱。他已经欠下许多债，脱不了身了。再过一星期就到还债的日子，我要把他的货物全部变成大粪，他还不起债，就会到父亲那儿去。”

这两个小鬼又问从伊万那儿来的小鬼：

“你的事情怎么样？”

“唉，”他说，“我的事情可不顺手。我先是往他那罐克瓦斯里吐了几口痰，好叫他肚子疼；然后到他的地里去，把土砸得象石头一样硬，好叫他耕不动。我以为他耕不成，没想到这个傻子把犁拉来干上了。他肚子疼得直哼哼，可还是不停地耕地。我把他的木犁弄坏，他回家去另做新的，又耕起来。我钻到土底下去拉他的铧，怎么也拉不住。他一使劲，铧很锋利，割伤了我的两只手。他的地差不多要耕完了，只剩下一小条。弟兄们，帮帮我吧，要是我们治不了他一个人，我们就白辛苦一场。让傻子得逞，继续务农，他们就不缺吃穿。傻子会养活他的两个哥哥。”

从武士谢苗那儿来的小鬼答应明天去帮忙，他们三个就散了。

三

伊万翻耕了休闲地，只剩下一小条。今天又来，想把它耕完。他肚子疼，但是活儿也得干。他挥起鞭子把牲口赶下地，扶好犁，向前进。他刚掉头往回走，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住，就象有树根缠住了一样。这是小鬼把两只脚盘在木犁的叉梁上拖着他。“真奇怪！”伊万想，“这个地方本没有树根，是从哪儿来的啊！”伊万伸手到犁沟里去摸，有个软软的东西。他抓住这东西，揪出来一看，黑黑的，象是根，但是根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再一看，是个活生生的小鬼。

“瞧你，”伊万说，“真叫人恶心！”

伊万一挥手，打算把小鬼砸死在犁上，小鬼吱吱地叫起来：

“别砸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会做什么？”

“你只管说好了。”

伊万抓抓后脑勺，说：

“我肚子疼，你能治吗？”

“能。”小鬼说。

“那好，你来治吧。”

小鬼俯身用爪子在犁沟里摸索了一阵，揪出一根三叉草根，递给伊万，说：

“瞧，只要吞下一叉，什么病都没了。”

伊万接过三叉草根，扯下一叉吞下去，肚子立刻不疼了。

小鬼又求伊万：

“现在你把我放了吧，我钻到地下去，再也不来了。”

"行啊，上帝保佑你！"

伊万刚提到上帝，小鬼就钻进地里不见了，好象石沉大海一般，只留下一个窟窿。伊万把剩下的两叉草根塞进帽子里，继续耕地。他耕完这一小条地，把犁翻过来，回家去了。到家卸了马，走进屋里，大哥武士谢苗和大嫂坐在那儿吃晚饭。他的封地被夺，自己好不容易出了监狱，到父亲家来栖身。

谢苗看见伊万，对他说：

"我到你这儿来住，在我没找到新的去处以前，你就先养着我和你大嫂吧。"

"行啊，"伊万说，"住下吧。"

伊万正要坐到板凳上去，贵族太太不喜欢他身上的气味，就对丈夫说：

"我不能和臭庄稼汉一块儿吃晚饭。"

武士谢苗于是说：

"我太太说，你身上的气味难闻，你最好到穿堂去吃。"

"行啊，"伊万说，"正好我该牵母马出去吃夜草了。"

伊万拿了面包、呢袍，出门放马去了。

四

这天晚上，武士谢苗身边的小鬼腾出手来，如约赶到伊万的小鬼那里去帮忙。他走到地里去找了一阵，哪儿也没有朋友的影子，只发现一个窟窿。他想："看样子朋友出事了，得去顶替他才行。地已经耕完，等傻子来割草的时候再跟他捣乱。"

小鬼跑到草场上，给伊万的草场灌了水，和了泥。清晨伊万放马吃夜草回来，磨快了大草镰，就去草场割草。伊万到了草场

上，开镰割草。他挥起镰刀，一下，两下，刀刃钝了，割不动，又得磨。伊万坚持了一阵。

“不行，”他说，“我得回去把打刃的工具拿来，再带上一个大圆面包。哪怕耽误一星期我也不走，非割完不可。”

小鬼听见这话，心里想：

“这个傻子真真死硬，治不了他。得要别的花招才行。”

伊万又来到草场上，他把刀刃打直，动手割草。小鬼爬到草里去抓镰刀，让刀尖扎进土里。伊万干得吃力，但他还是割完了这一片，只剩下沼泽地上的一小块。小鬼爬到沼泽地上，心里想：

“就是切断我的手我也不让你割这儿的草了。”

伊万来到沼泽地上，这里的草看上去长得并不密，可镰刀就是插不进去。伊万发火了，他使出全身的气力拚命挥刀，小鬼渐渐招架不住，眼看事情不妙，只好躲进矮树丛里。伊万一刀下去，嚓的一声砍了矮树丛一刀，砍掉了小鬼的半条尾巴。伊万割完草，叫姑娘来耙，自己又去割黑麦。

伊万带了一把弯钩镰刀走到黑麦地里，断尾巴小鬼已经在这儿了。他把麦秆弄得乱七八糟，弯钩镰刀怎么也插不进去，伊万回家拿了一把月牙镰刀来割，这回就割完了所有的黑麦。

“现在该割燕麦了，”伊万说。

断尾巴小鬼听见这话，心里想：“在黑麦地里捣乱不成，那就到燕麦地里去捣乱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好了。”早上小鬼跑到燕麦地里，燕麦已经割完：伊万连夜割燕麦，这样可以少掉麦粒。小鬼火冒三丈，他说：

“这个傻子砍伤了我，让我吃尽苦头。就是在战场上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倒霉的事！该死的家伙，连觉也不睡，叫人跟不上

趟！我干脆钻到麦垛里去，让他的麦子霉烂完。”

于是小鬼跑到黑麦垛里去，让麦捆发霉。麦捆热起来，把小鬼烤得暖烘烘的，他渐渐睡去。

伊万套上母马，和老姑娘一起下地运麦捆。他把大车赶到麦垛跟前，接着就往车上扠麦捆。他刚扔了两捆，一下子把草叉扠在小鬼的屁股上，举起来一看，是个活生生的小鬼，小鬼断了半条尾巴，在草叉上乱扭，想跳下去。

“瞧你，”伊万说，“真叫人恶心！怎么又来了？”

“我是另外一个，”小鬼说，“前一个是我兄弟。我开头在你哥哥谢苗那儿。”

“不管你是哪一个，”伊万说，“都是一样的下场！”他正想把这小鬼砸死在大车边上，小鬼哀求道：

“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会做什么啊？”

“任你指一样东西，我都能把它变成士兵。”

“要士兵有什么用？”

“你想叫他们干什么都行，他们什么都会。”

“会演奏歌曲吗？”

“会。”

“那好，你变吧。”

于是小鬼说：

“你拿起一捆黑麦往地上一戳，口里说：‘我的奴仆命令这捆麦秸变成士兵，有多少根变多少个。’”

伊万拿起一捆往地上一戳，象小鬼教的那样说了。麦捆立刻散开，变成许多士兵，还有一名号手和一名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伊万笑道：

"真有你的！让姑娘们高兴高兴倒挺不错。"

小鬼说："现在你放我走吧。"

伊万说："不行，我要用脱过粒的麦秸变，别糟蹋粮食。你教教我，怎么把士兵再变成麦捆。我先脱粒。"

小鬼说：

"你就说：'有多少名士兵变多少根麦秸。我的奴仆命令你们再变成麦捆！'"

伊万照着说了一遍，士兵又变成了麦捆。

小鬼又哀求道：

"现在放我走吧！"

"行啊！"

伊万把小鬼挂在大车边上，用一只手扶着，把他从草叉上扯下来，对他说：

"上帝保佑你。"伊万刚提到上帝，小鬼就钻进地里不见了，好象石沉大海一般，只留下一个窟窿。

伊万回到家里，二哥塔拉斯和二嫂也坐在那儿吃晚饭。大肚皮塔拉斯还不清帐，跑到父亲这里来躲债。看见伊万进门，他说：

"伊万，在我发财以前，你就先养着我和你二嫂吧。"

"行啊，"伊万说，"住下吧。"

伊万脱下呢袍，走到桌边坐下。

二嫂说：

"我不能跟傻子一块儿吃饭，他一身汗臭。"

大肚皮塔拉斯于是说：

"伊万，你身上的气味不好闻，到穿堂去吃吧。"

"行啊，"伊万说。

他拿起面包到院子里去。说：

“正好我该牵母马出去吃夜草了。”

五

这天晚上塔拉斯身边的小鬼也腾出手来，如约去帮朋友们跟傻子伊万捣乱。他跑到休闲地上找了一阵，一个朋友也没有找着，只发现一个窟窿。他再到草场上去，结果在泥沼中找着半条尾巴，后来在黑麦地里又发现一个窟窿。他想：“看样子朋友们都出事了，得去顶替他们跟傻子干。”

他去找伊万，伊万已经离开麦地，在林子里砍树。

两个哥哥住在一起不自在，叫傻子砍树来给他们盖新房。

小鬼进了树林，爬到树上去，不让伊万放倒砍好的树。伊万按规矩砍好树，想把它放倒在空地上，可是它乱倒一气，夹在树枝间了。伊万砍了个炉叉样的东西，费好大劲才把树叉到一边去放倒。伊万接着砍第二棵树，结果仍然是这样。他又费了好大劲才把树拉出来。他再砍第三棵树，还是如此。伊万本打算砍好五十根原材，结果砍了不到十根天就黑了。伊万累坏了。他浑身冒汗，好象林子里升起了雾气。但他还是不肯罢休。他又找了一棵树，砍出一个缺口以后，脊背疼得他实在没有力气再干下去，他便把斧子扎在树干上，坐下休息。小鬼听见伊万停了工，非常高兴，心里想：“他没劲了，不干了，我也休息一下吧。”他坐在高高的树枝上，正洋洋得意，伊万站起身来，拔出斧子，用力向相反的一面砍去，这棵树立刻裂开，轰隆一声倒在地上。小鬼没料到这一着，不等他把腿抽出来，树枝已经断了，并且夹住他的爪子。伊万来削树枝的时候，发现一个活生生的小鬼，很是

惊讶。

“瞧你，”伊万说，“真叫人恶心！怎么又来了？”

“我是另外一个。”小鬼说，“是从你哥哥塔拉斯那儿来的。”

“不管你是哪一个，都是一样的下场！”

伊万举起斧子，正想用斧背把小鬼砸死，小鬼哀求道：

“别砸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到底会做什么啊？”

“你要多少钱，我就能变出多少钱来。”

“行啊，变吧。”

于是小鬼教给伊万变钱的方法。

“你从这棵橡树上扯下几张叶子，放在手心里搓，金币就会掉到地上。”

伊万扯下几张树叶，放在手心里一搓，金币就从手里撒到了地上。

“这真不错，”伊万说，“过节的时候好哄孩子玩。”

“你放我走吧，”小鬼说。

“行啊！”伊万拿起那大木叉，把小鬼叉出来。“上帝保佑你！”伊万刚提到上帝，小鬼就钻进地里不见了，好象石沉大海一般，只剩下一个窟窿。

六

两个哥哥盖起了新房，分开过日子。伊万收完地里的庄稼，酿了啤酒，请两个哥哥过来玩。两个哥哥都不去伊万家做客。

“农民怎么玩，我们不想看。”

伊万请了村夫村妇来吃喝，自己也喝醉了，走到外面去跟人

家跳环舞。伊万走到跳环舞的人跟前，叫妇女们向他唱喜歌，并且说：

“我给你们一样你们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妇女们笑了一阵，向他唱起喜歌来。唱完以后说：

“喂，把东西拿来吧。”

“就来，”伊万说。他提起一个播种筐就往林子里跑。妇女们笑道：“这个傻子！”然后把他抛在脑后。不一会儿，伊万跑回来了，提着满满一筐东西。

“要分给你们吗？”

“分吧。”

伊万抓起一把金币朝妇女们扔过去。天哪！妇女们都抢着去拣，男人们也跳出来，互相争夺。有个老婆子差一点给人踩死。伊万哈哈大笑。

“哎，你们这些傻子，”他说，“干吗踩一个老大娘啊。慢慢来，我再给你们好啦。”他又向人群中扔金币。大家都围上来，伊万扔完了一筐。人们还要，伊万说：

“就这么多。下回再给吧。现在咱们跳舞唱歌。”

妇女们唱起歌来。

“这歌不好听，”伊万说。

“什么歌好听啊？”妇女们问。

“你们等着，我就来。”

伊万跑到打谷场上，抽出一捆麦子，把麦粒打掉，往地上一戳，说：

“喂，我的奴仆，叫这捆麦秸变成士兵，一根变一个。”

这一捆麦秸散开来，变成许多士兵，有的打鼓，有的吹号。伊万命令他们演奏歌曲，和他们一起来到街上。人们都惊呆了。士

兵们演奏了一阵，伊万又把他们带回打谷场去，但是不许任何人跟他去。他把士兵重新变成麦捆，扔到垛上，然后回到家中，躺在靠炉灶的角落里睡了。

七

第二天早上，大哥谢苗听到这些事情，过来找伊万，对他说：

"告诉我，你从哪儿领来些士兵，后来又领到哪儿去了？"

"干吗告诉你？"伊万问。

"干吗？有了士兵干什么都行。可以征服一个王国啊。"

伊万很惊讶。

"哦？你怎么不早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变多少。幸好我和姑娘存下许多麦秸。"

伊万把大哥带到打谷场上，对他说：

"瞧着，我把他们变出来，你可得带走，不然他们一天就能把整个村子吃光。"

武士谢苗答应把士兵带走，于是伊万开始给他变。他拿起一捆麦秸在打谷场上一戳就变出一连人；再拿起一捆一戳，又出来一连人。最后他变出来的士兵把一块田都占满了。

"怎么样，够了吗？"伊万问。

谢苗高兴地说：

"够了。谢谢你，伊万。"

"那好，"伊万说。"要是还想要，你再来，我再变。今年麦秸多的是。"

武士谢苗立刻集合好军队，率领着他们出征去了。

武士谢苗刚走，大肚皮塔拉斯来了，他也听到了昨天发生的

事情，向弟弟问道：

“告诉我，你的金币是从哪儿弄来的？要是我有这么一笔本钱，那我就能把世上的钱统统赚来。”

伊万很惊讶。

“嘿！”他说，“你早告诉我就好了。你要多少我给你搓多少。”

二哥高兴极了。

“你就给我三筐吧。”

“行啊，”伊万说，“咱们到树林里去，不，还是套辆车去吧，你拿不动。”

他们赶着车进了树林，伊万从橡树上扯下叶子就搓，堆起一大堆。

“够了吧？”

塔拉斯高兴地说：

“暂时够了。谢谢你，伊万。”

“那好，”伊万说，“要是还想要，你再来，我再搓，叶子还多着呢。”

大肚皮塔拉斯装了一大车金币，出门去做买卖。

老大老二都走了。谢苗去打仗，塔拉斯去经商。武士谢苗征服了一个王国，大肚皮塔拉斯赚了一大堆钱。

老大老二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告诉那个他的士兵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告诉这个他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

武士谢苗对弟弟说：

“我征服了一个王国，日子过得挺好，就是缺钱，得养着这些士兵啊。”

大肚皮塔拉斯说：

"我赚的钱堆成了一座山，叫我发愁的只是没人给我看守这些钱。"

武士谢苗说：

"咱们去找伊万弟弟，我叫他再变些兵来给你看守钱，你叫他再搓些钱来给我养我的兵。"

老大老二就去找伊万。到了伊万家里，谢苗说：

"弟弟，我的兵不够，你再给我变一些吧，哪怕再变两捆麦秸也好。"

伊万摇摇头，说：

"没好处，我再也不给你变了。"

"怎么，"老大问，"你不是答应过吗？"

"答应过，"伊万说，"可是我不干了。"

"傻子，你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你的兵把人打死了。前两天我在路边耕地，看见一个女人运一口棺材过来，哭哭啼啼的。我问她：'谁死了？'她说：'谢苗的兵打来的时候把我丈夫打死了。'我本以为这些兵是去演奏歌曲的，结果他们杀了人。我再也不给了。"

他坚持这一点，再也不肯变了。

大肚皮塔拉斯也上前求傻子伊万，要伊万给他再变些金币。

伊万摇摇头，说：

"没好处，我再也不搓了。"

"怎么，"老二问，"你不是答应过吗？"

"答应过，"伊万说，"可是我不干了。"

"傻子，你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你的金币把米哈伊洛夫娜的奶牛抢去了。"

"怎么抢去了？"

“是这么抢去的。米哈伊洛夫娜本来有一头奶牛，孩子们有奶喝。前两天她的孩子们来向我要奶。我就问他们：‘你们家的奶牛呢？’他们说：‘大肚皮塔拉斯的管事来过，给了妈妈三个金币，妈妈就把奶牛给他了，现在我们没有奶喝了。’我原先以为你拿金币去玩，结果你把孩子们的奶牛抢走了。我再也不给了！”

傻子坚持不给。两个哥哥只好走了。

两个哥哥离开以后，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他们的难题。谢苗说：

“咱们这样办。你给我一些钱养兵，我给你半个王国，外加一些兵去看守你的钱。”

塔拉斯同意了。这么一来，两弟兄都做了国王，而且都很富有。

八

伊万仍旧在家赡养父母，和老姑娘一起下地干活。

有一次，伊万的一条老看家狗病了。它满身疥癣，只剩一口气。伊万很可怜它，就从哑巴妹妹那里拿了一点面包，放在帽子里，带出去扔给它吃。帽子破了，一根草根随着面包掉在地上，老狗把它们一起吞了下去。老狗刚把草根吞下去，立刻活蹦乱跳，摇着尾巴汪汪地叫，病完全好了。

父母亲看见了，非常惊讶。

“你拿什么把狗治好了？”他们问。

伊万回答说：

“我有两根三叉草根，能治百病，这狗吞了一根。”

正好在这个时候，公主病了，皇上向全国城乡降旨：谁治好

公主的病，就奖赏谁；若是个单身汉，就把公主许配给他。伊万家所在的那个村子也领了旨。

父母亲把伊万叫到跟前，对他说：

“你听到圣旨了吗？你说过，你有一根三叉草根，快去把公主的病治好，你会永远幸福。”

“行啊，”伊万说。

伊万收拾好行装。家里人给他穿好衣服，他走到台阶上，看见一个要饭的女人站在那里，她的手残废了。

“我听说你会治病，”那女人说，“把我的手治好吧，我自己连鞋都穿不上。”

伊万说：

“行啊！”

他拿出三叉草根，递给女人，叫她吞下去。她吞下去就好了，立刻把手举起来挥舞。父母亲出来送伊万上路，听到伊万把最后一根三叉草根给了人，没法为公主治病了，就骂他：

“你怜惜一个要饭的，就不怜惜公主！”

伊万觉得公主也可怜，于是套了一辆车，把麦秸扔到车上，坐上车，准备出发。

“你上哪儿去，傻子？”

“去给公主治病。”

“你还能拿什么治啊？”

“没关系，”伊万说着赶车走了。

他到了皇宫门口，刚踏上台阶，公主的病就好了。

皇上高兴极了，把伊万叫去，给他衣服穿，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

“你做我的驸马吧，”皇上说。

"行啊，"伊万说。

伊万娶了公主。不久皇上驾崩。伊万就做了皇帝。三弟兄都做了皇帝。

九

三弟兄各过各的日子，统治着自己的王国。

大哥武士谢苗过得很好。除了麦秸变的士兵以外，他又招募了许多真正的士兵。他下令全国每十户人家送一个人当兵，当兵的人要身材魁伟，肌肤白净，五官端正。他招募了许多这样的士兵，加以训练。只要有人违抗他的意志，他立刻派出这些士兵去执行他的任何命令。人人都怕他。

他的日子过得很好，凡是他想得到、看得见的东西，全都归他所有。他把士兵派出去，这些士兵就去抢夺他需要的一切，给他送来。

大肚皮塔拉斯也过得很好。他从伊万那里得来的钱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他在自己的王国里建立起良好的制度。钱存在大木箱里，老百姓要纳税，有人头税、烧酒税、啤酒税、婚嫁税、丧葬税、通行税、车马税、树皮鞋税、包脚布税、绑鞋绳子税。只要他想得到的东西他都有。他花钱可以叫人给他送去一切东西，给他干活，因为人人都需要钱。

傻子伊万过得也不错。他安葬了岳父以后，立刻脱下皇帝的衣服，交给妻子收藏在大木箱里，仍旧穿上麻布衫裤和树皮鞋，出去干活。

"我闷得很，"他说，"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把父母亲和哑巴妹妹接来，又干他的活去了。

人家对他说：

“你是皇上啊！”

“没关系，皇上也要吃饭嘛，”伊万说。

一位大臣来谒见，对他说：

“我们没有钱支付俸禄了。”

“没关系，不付好了，”伊万说。

“没有俸禄大家不肯供职，”大臣说。

“没关系，”伊万说，“他们不供职就能腾出手来干活，叫他们去运粪，他们的粪积得够多的了。”

有人到伊万这里来打官司。一个说：

“他偷了我的钱。”

伊万说：

“没关系！说明他需要钱。”

大家打听出伊万是傻子。他妻子对他说：

“人家说你是傻子。”

“没关系，”伊万说。

伊万的妻子左思右想，可她也是个傻子。

“难道我还能违抗丈夫？”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

她脱下皇后的衣服，收进大木箱里，去找哑巴姑娘学干活。她学会了以后，就帮丈夫的忙。

于是所有的聪明人都离开了伊万的王国，只剩下些傻子。谁也没有钱，大家都靠劳动为生，自己养活自己，也养活善良的人。

十

老魔鬼一直在等候小鬼们的消息，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叫弟兄三人破产的，可是音信全无。他就亲自去打听。他找来找去，哪儿也没有找着，只发现三个窟窿。他想："看样子他们吃了败仗，得我自己上阵才行。"

他去找弟兄三人，而他们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最后在三个王国里找到了他们，他们都过得挺好，各人统治着一个王国。老魔鬼大失所望。

"好，"他说，"我亲自来！"

他先去见谢苗皇帝，但不是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而是变做一个将军。

"谢苗皇帝，"老魔鬼说，"听说你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士，我对这一行也很精通，愿为你效力。"

谢苗皇帝考问了他一阵，看到他是个聪明人，就决定用他。

新来的将军教给谢苗皇帝，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第一件事，"他说，"要多招些兵，不然你这个王国里闲待着胡闹的人太多。得把年轻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抓来当兵，这样你的军队就会比原先多四倍。第二件事，要造新的枪炮。我来给你造一种枪，一次能够放一百发子弹，噼噼啪啪就象爆豆子一样。我再造一种炮，能够喷火。无论是人，是马，是墙，统统烧光。"

谢苗皇帝听从新将军的话，下令把年轻人一个个都抓来当兵，又开了新的工厂，制造出新的枪炮，接着就去攻打邻国。对方的军队刚迎上来，谢苗皇帝就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他们开枪开

炮，立刻使一半人残废或者烧死。邻国国王吓得向他投降，把自己的王国也交给了他。谢苗皇帝大喜。

"现在我要去征服印第安人的首领，"他说。

印第安人的首领听到了谢苗皇帝的种种做法，都搬了过去，再加上自己设想的一套。他不仅抓年轻人当兵，连单身妇女也都抓了去，把军队扩充得比谢苗皇帝的还要庞大。枪炮也是照搬谢苗皇帝的，甚至发明了在天上飞、从天上扔下炸弹来的新鲜事。

谢苗皇帝去攻打印第安人的首领，自以为又能象上次那样征服对方，不料竟玩火自焚。印第安人的首领不等谢苗皇帝的军队开枪，就派妇女们从天上向谢苗的军队扔炸弹。妇女们向谢苗的军队扔炸弹好象用硼砂打蟑螂一般，打得他们四散而逃，只剩下谢苗皇帝一个人。印第安人的首领夺了谢苗的国，武士谢苗逃往他方。

老魔鬼收拾了老大以后去找塔拉斯皇帝。他变做一个商人，到塔拉斯的王国去落了户，办起一个企业，制造货币。这个商人肯出高价买一切东西，人们都跑到他那里去挣钱。人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把欠下的税款都缴清了，从此一切税都能按时交纳。

塔拉斯皇帝高兴极了，他想："真要感谢这个商人，现在我的钱会更多，日子也会过得更好。"于是塔拉斯皇帝有了新的主意，打算修一座新的皇宫。他晓谕百姓，要求百姓给他运木料、石料，出工，答应出大价钱。塔拉斯皇帝以为人们会象过去一样为了钱纷纷到他这里来干活。结果一看，木料和石料全都往商人那边运，工人也都往那边跑。塔拉斯皇帝便提价，商人也跟着加钱。塔拉斯皇帝的钱很多，商人的钱更多，最后商人占了皇帝的

上风。皇宫停建。塔拉斯皇帝又想辟花园。秋天到了。塔拉斯皇帝晓谕百姓，要他们来为他种园子，但是谁也不来，大家都给商人挖池塘去了。冬天到了。塔拉斯皇帝要买貂皮做新皮袄。他派使臣去买，使臣回来说：

“没有貂皮了，都给商人买光了，他出的价钱更大，把貂皮拿去做地毯。”

塔拉斯皇帝需要买马。他派使臣去买，使臣回来说：好马全都在商人那里，给他运水灌池塘。皇帝要办的事情一件件都停顿下来，谁也不给皇帝干，大家都去给商人干，只把商人付的钱拿来向皇帝纳税。

再说皇帝的钱也多得没有地方收藏了，而日子却越过越差。皇帝不再出什么主意，能勉强度日就不错，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情况越来越窘迫。厨子、马伕、仆从一个个都离开皇帝跑到商人那边去了。渐渐连吃饭也困难起来。皇帝派人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市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都给商人买去了，人们只向皇帝纳税。

塔拉斯皇帝大怒，把商人驱逐出境。商人在边界上住下来，继续那样干，人们为了要商人的钱，还是什么都给商人拿去。皇帝的情况很不妙，他整天不吃不喝，还有人传说，商人夸下海口要把皇后也买去。塔拉斯皇帝恐慌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武士谢苗到他这里来，对他说：

“帮我一把吧，印第安人的首领打败了我。”

但是塔拉斯皇帝自顾不暇。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说。

十一

老魔鬼收拾了老大、老二，就去找伊万。他变做一个将军，来劝伊万建立一支军队。

他说："皇帝没有军队没法过日子。只要你下命令，我就从你的百姓中招募士兵，建立一支军队。"

伊万听了他的话，说：

"行啊，你去建立一支军队，好好教他们演奏歌曲，这我喜欢。"

老魔鬼走遍伊万的国土，征募士兵。他宣布，应征者每人可得一升烧酒、一顶红帽。

傻子们笑道：

"我们的酒不是官家给的，我们自己酿。帽子要什么样的，老婆就给做什么样的，哪怕是带毛边的花帽子也做得出来。"

谁也不去当兵。老魔鬼又来找伊万。

"你的傻子们都不愿意应征，"他说，"得强拉硬抓才行。"

"行啊，"伊万说，"你去硬抓吧。"

老魔鬼于是出通报，要所有的傻子都来登记服兵役，谁若不来，伊万就将谁处死。

傻子们到将军这里来说：

"你向我们宣布，要是我们不肯当兵，皇上就把我们处死，可是你没说，我们当兵以后会怎么样。听说，当兵是会给打死的。"

"不错，这事免不了。"

傻子们一听这话更不干了。

"我们不当兵，"他们说，"情愿在家等死。反正人免不了一

死。”

“你们这些傻子！”老魔鬼说。“当兵倒不一定会给打死，不当兵肯定要给伊万皇帝处死。”

傻子们作难了，他们去问傻子伊万皇帝：

“有个将军叫我们都去当兵，说‘你们当了兵，不一定会给打死，不当兵呢，肯定要给伊万皇帝处死。’这话是真的吗？”

伊万大笑。

“怎么，”他说，“我一个人能把你们全都处死？我要不是傻子的话，一定能向你们讲清这个道理，可惜连我自己也不懂。”

“那我们就不当兵了，”大家说。

“行啊，”伊万说，“别当好啦。”

傻子们又到将军那里去，一个个都拒绝当兵。

老魔鬼看见目的没有达到，就跑去巴结蟑螂王，对他说：

“咱们去攻打伊万皇帝，把他征服。他的粮食、牲畜、各样宝物都很多，只缺钱。”

于是蟑螂王出征去了。他集结了庞大的军队，备齐枪炮，到了边界上，要向伊万的国土进发。

有人来向伊万报信，说：

“蟑螂王来攻打我们了。”

“没关系，”伊万说，“让他来好了。”

蟑螂王带着军队越过边界，派先头部队去侦察伊万的军队。他们找来找去，就是没有，等了又等，心想：会不会在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关于伊万的军队一点消息也没有，跟谁打仗啊！蟑螂王派人去占领村庄。一批士兵来到一个村庄，傻子们都跑出来吃惊地望着他们。士兵去抢夺傻子们的粮食和牲畜，傻子们让他们拿，谁也不自卫。士兵们又到另一个村庄去，情况也是这

样。士兵们走了一天，两天，到处都一样，傻子们什么都给，谁也不自卫，还叫他们住下，说：

"亲爱的，要是你们在那边日子过得不好，那就到我们这边来过吧。"

士兵们走啊，走啊，根本看不见军队，到处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自己养活自己，也养活别人，不仅不自卫，反而邀请士兵们住下。

士兵们觉得乏味，回来对蟑螂王说：

"我们没法打仗，把我们调到别处去吧。要打就真打，这叫什么，跟切果子羹似的。在这儿我们没法打仗。"

蟑螂王大怒，下令军队走遍这个王国的领土，毁掉村庄和房舍，烧尽粮食，杀光牲畜。

他说："你们要是不听命令，我就把你们统统处决。"

士兵们吓坏了，只好执行命令。他们开始烧房舍、粮食，宰杀牲畜。傻子们还是不自卫，只知道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哭作一团。

"你们干吗欺负我们？"他们说，"你们干吗糟蹋东西？如果你们需要，最好拿去。"

士兵们心里都别扭起来。他们不愿继续干下去，整个军队就瓦解了。

十二

老魔鬼用军队打不垮伊万，只好走开。

接着老魔鬼又变成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到伊万的王国来落户。他想按照对付大肚皮塔拉斯的办法，用金钱打垮伊万。

“我愿意为你们做好事，教你们变得聪明起来，”他说。“我要在你们这儿盖房子，办企业。”

“行啊，”傻子们说，“住下吧。”

这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走到广场上去，拿出一大袋金币和一张纸，说：

“你们过得跟猪一样，我要教你们知道，应当如何生活。你们照这张图纸给我盖一座房子。你们干活，我指挥，然后我付给你们金币。”

他把金币拿给傻子们看，傻子们很惊讶，因为他们从不使用货币，而是以物易物，用劳动支付。他们吃惊地望着金币，说：

“这玩意儿真好。”

傻子们开始用自己的劳动去换那绅士的金玩意儿。老魔鬼也象在塔拉斯那里一样，开始制造金币。人们为了换金币，什么东西都肯拿出来，什么活都愿意干。老魔鬼高兴极了，心里想：“这下我的事情成了！我要叫傻子象塔拉斯一样破产，再把他的灵魂和肉体买过来。”可是傻子们得到金币以后就分给妇女们去做项链，女孩子们把金玩意儿编在发辫里，小孩子们拿到街上去玩。傻子们都有了很多金币，他们就不再要了。而绅士的房子连一半也没建成，粮食和牲畜也不够吃一年。于是绅士通知傻子们去给他干活，供应他粮食和牲畜，无论拉什么东西去，无论干什么活，都能得到很多金币。

谁也不去干活，谁也不运东西给他。只是间或有一个小男孩或者一个小女孩拿一个鸡蛋去换一枚金币。绅士渐渐没有东西吃了。他肚子饿，就到村子里去，想买点东西吃。他闯进一户人家，掏出一枚金币，要买一只鸡，女主人却不肯接这枚金币。

“我已经有很多了，”她说。

他又去找一个寡妇买青鱼，给她一枚金币。

那女人说："亲爱的，我不需要。我没孩子，没人玩金币，我已经留下三个来看稀奇。"

绅士再去找一个农民买面包。农民也不要他的钱。

"我用不着钱，"农民说，"你要是奉基督的名讨饭，那就等着，我叫我老婆给你切一块面包。"

老魔鬼忍不住啐了一口跑开了。别说奉基督的名去讨饭，连这句话他都不愿意听——比刀子还厉害。

老魔鬼终于没有买到面包。大家都已拿到金币。无论老魔鬼走到哪里，谁也不肯再拿东西出来卖钱，人人都说：

"你另外拿一样东西来，要么给我们干活，要么奉基督的名去讨饭。"

可是老魔鬼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也不愿意干活，奉基督的名去讨饭更是不可能的事。他十分恼火。

"我给你们钱还不行？"他说，"你们还要什么？有了金币就可以随便买东西，随便雇工。"

傻子们不听他的话。他们说：

"不，我们不需要金币，我们不付款，也不纳税，要钱来做什么？"

魔鬼只好空着肚子躺下睡觉。

这件事传到傻子伊万那里。人们来问他：

"我们怎么办？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喜欢吃好的喝好的，身上穿得干干净净，就是不愿意干活，也不肯奉基督的名去讨饭，光给大伙金玩意儿。没得到金玩意儿以前，大伙还肯给他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不愿意再给了。我们拿他怎么办？可别叫他饿死啊。"

伊万听了这话，说：

"嗯，得养着他。让他象牧人那样挨家吃派饭吧。"

没有办法，老魔鬼只好挨家吃派饭。

轮到伊万皇帝家了。老魔鬼来吃午饭，伊万的哑巴妹妹正在准备开饭。她常常受懒人的骗，那些人不把活干完就早早地跑来吃饭，把粥喝光。于是她想出一条妙计，凭手来识别懒汉：谁手上有茧子让谁入席，谁手上没有茧子就给他吃剩饭。老魔鬼先坐下，哑巴姑娘过来抓起他的手看，发现那手又干净又光滑，留着长长的指甲，可是没有茧子。哑巴姑娘呜呜地叫着把他拉到席外去了。

伊万的妻子对他说：

"先生，你别见怪，我们小姑子不让手上没有茧子的人入席。等别人吃完了你再吃剩下的渣儿吧。"

老魔鬼看到皇帝的亲属要给他吃猪食，很不高兴。他对伊万说：

"你这个王国的法律真愚蠢，竟然叫人们都用手干活。你们是蠢人，所以才想出这种办法。人能单用手干活吗？你认为聪明人是用什么干活啊？"

伊万说：

"我们傻子哪能知道，我们都想方设法用手和脊背干。"

"这正是因为你们傻。我来教你们用脑袋干，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用脑袋干比用手干更好。"

伊万感到惊奇。他说：

"嘿，难怪人家管我们叫傻子。"

老魔鬼说：

"不过用脑袋干活不容易。你们因为我手上没有茧子就不给

我饭吃，可是你们不知道，用脑袋干活要难一百倍。有时候脑袋都会裂开。”

伊万沉思了一会儿，说：

“亲爱的，你干吗这样折磨自己？脑袋裂开是轻松的吗？你还不如干点轻松的活儿，用手和脊背干。”

魔鬼说：

“我折磨自己是因为我可怜你们这些傻子。要是我不折磨自己，那你们就永远是傻子。我用脑袋干过活，现在可以教给你们了。”

伊万觉得希奇。

“教吧，”他说，“有时候手累得要命，可以用脑袋替换一下。”

魔鬼答应教他们。

伊万晓谕全国：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要教大家用脑袋干活，用脑袋比用手干的多，大家都来学吧。

伊万的王国里筑有一座高高的了望台，一道扶梯直通塔顶。伊万把绅士带到塔顶上去，好让大家看得见他。

绅士登上了望台，从那上面向傻子们讲话。傻子们聚在下面望着他，以为绅士要向他们示范，怎样不用手而用脑袋干活。不料绅士光是讲了一通不干活能活下去的道理。

傻子们什么也没有听懂。他们看了一阵就散了，各人还干各人的去。

老魔鬼在了望台上站了一天，两天，不停地讲啊讲。他肚子饿了。傻子们也没想到还需要给他送面包来。他们以为他用脑袋干比用手干更好，用脑袋挣点面包根本不费力气。老魔鬼在了望台上站了两天，一直在讲。人们走过来看看他，又散开了。伊万便问他们：

"怎么样，那位先生开始用脑袋干活了吗？"

"还没有呢，"他们说，"还在那儿唠叨。"

老魔鬼在了望台上站了三天以后，身体开始支持不住，脚下一晃，头撞到柱子上。有个傻子看见了，跑去告诉伊万的妻子，伊万的妻子又跑到地里去告诉丈夫：

"咱们去看看，听说那位先生开始用脑袋干活啦。"

伊万惊讶地说了一声：

"哦？"

他掉转马头，向了望台赶去。他到那里的时候，老魔鬼已经饿得虚弱无力，摇摇晃晃，脑袋总撞在柱子上。伊万刚走到他跟前，他脚下一绊，身子一歪就摔倒了，并且沿着扶梯咚、咚、咚一直滚到台下，用脑袋把所有的梯级都数了一遍。

"嘿，"伊万说，"衣冠楚楚的先生说的倒是实话，有时候脑袋是会裂开的。这可不比茧子，这种活儿干下来脑袋上要起疙瘩。"

老魔鬼滚倒扶梯下面，一头栽在地上。伊万正要走过去，看看他干得多不多，地突然裂开，老魔鬼掉下去，只剩一个窟窿。伊万抓抓后脑勺，说：

"瞧你，真叫人恶心！又是他！一定是那几个的爹，好厉害！"

伊万现在还活着，人们纷纷迁到他的王国里去，两个哥哥也去了，伊万养着他们。只要有人来，说一声：

"养着我们吧。"

他都回答："行啊，住下吧，我们样样都有，多得很。"

不过这里有一个风俗习惯：谁手上有茧子，请上桌吃饭。谁手上没有茧子，你就捡剩渣儿吧。

三 位 长 老

你们祷告，不可象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第6章第7、8节)

一位主教乘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出发，去索洛韦茨群岛。在同船的人中间，有一些去朝见圣徒的香客。那天刮顺风，天气晴朗，船走得很平稳。香客们有的在甲板上躺着，有的吃东西，有的三五成群地围坐一处，彼此交谈着。主教也走出来，在桥台上踱步。他走到船头，看见那里聚集了一群人。一个乡下人指着海上在说什么，大家静静地听。主教停住脚步，看看那乡下人所指的方向，什么也没看见，只有海水在阳光下闪烁。主教再走近些，仔细听他说什么。乡下人看见主教，就摘下帽子闭上了嘴。其他人也看见了主教，也都脱帽肃立。

"别客气，弟兄们，"主教说，"我也是来听的，你请讲呀！"

"这渔民刚才给我们讲长老们的事呢，"一个商人说，他的胆子大一些。

"讲长老们的什么事？"主教一面问，一面走到船舷附近，在一只木箱上坐下来。"也讲给我听听吧。你刚才指什么呢？"

“瞧那个小岛，”乡下人指着右前方说，“长老们就住在那个岛上求灵魂得救。”

“岛在哪儿啊？”主教问。

“您顺着我的手望过去。瞧那朵云彩，在云彩左下方，看得见一条带子。”

主教望啊望，海水在阳光下冒金星，他的眼睛不习惯，什么也看不见。

“我看不见，”他说。“这岛上住着什么样的长老？”

“都是虔诚敬神的人，”渔民说。“我早就听说了，可是没有见过面，前年夏天我亲眼看见了。”

渔民又从头讲，他怎样出海去打渔，怎样漂到那个岛上，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早上走到岛上去，发现一座土坯小屋，屋旁有一位长老，后来又出来两位。他们让渔民吃饱了肚子，把他身上的衣服烘干，帮他修好小船。

“他们象什么样子呢？”主教问。

“一个身材矮小，弯腰驼背，年纪很大了，穿一件旧法衣，肯定有一百多岁，白胡子都泛青色，可是脸上总挂着笑容，象天使一样。另外一个身材高一些，也老了，穿一件破呢袍，留一把大胡子，白中带黄，可是力气很大，他把我的小船翻转过来，就象翻一只木桶，我都来不及插手。他也是高高兴兴的。第三个最高，雪白的胡子长及膝盖，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眉毛长得挂在眼睛上，不穿衣服，只在腰里系一块草席。”

“他们跟你说话了吗？”主教问。

“他们多半不作声，彼此也很少说话。一个看另一个一眼，另一个就明白了。我问高个子长老，他们是不是早就住在那儿了。他皱着眉头说了句什么话，好象是生气了，小个子长老连忙

过来拉着他的手微笑，他的气也就消了。小个子长老只说了一句'宽恕我们吧'，脸上露出笑容。"

渔民讲这话的时候，船离岛子更近了。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了，"商人说。"主教大人您看，"他指着前方又说。

主教一看，的确看见了一条黑线，就是那个岛子。他望了一阵，转身向船尾走去，走到舵手跟前。

"前面看得见的是什么岛？"主教问。

"无名岛，这种岛多着呢。"

"听说有几位长老在那里求灵魂得救，真有这事吗？"

"听说有这事，主教大人，我可不知道真不真。渔民们说看见过。不过瞎编的事也是有的。"

"我想到岛上去看看长老们，"主教说，"怎么靠岸？"

"这船不能靠岸，"舵手说，"坐小划子可以，不过得问问船长。"

他们把船长请了出来。

"我想去看看长老们，"主教说，"能把我渡过去吗？"

船长说，"可以是可以，不过耗时太多，再说，容在下秉告主教大人，也不值得去看。听说这些长老都是愚不可及的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说，就象海里的鱼一样。"

"我想去，"主教说，"我出钱，请把我渡过去吧。"

没有办法，船员们得到命令，重新使帆，舵手掉转船头，朝岛子驶去。人们给主教搬出一把椅子，放在船头。他便坐下来了望。乘客们都聚集在船头，望着小岛。眼尖的人已经看见岛上的石头了，并且指着那座小土坯屋。有一个人甚至看见了三位长老。船长把望远镜拿出来望了一阵，然后递给主教，说："真

的，在岸上一块大石头的右边，有三个人站在那里。”

主教用望远镜望了一阵，把镜筒对准那个地方。真的，是站着三个人：一个挺高，一个矮些，一个很矮小，他们手拉着手站在岸上。

船长走过来对主教说：“主教大人，该停船了。您既是要去，请从这里坐小划子去，我们在这里抛锚等候。”

缆索放下来了，抛了锚，收起了风帆，船摇晃起来。一只小划子已经下海，几个荡桨人跳了下去，主教也沿着小舷梯往下走。主教下去以后，坐在小船里一张板凳上。荡桨人打起桨儿朝小岛划去，一会儿工夫就到了那边，看见站着三个老人。高个子没穿衣服，腰里系一块草席；比他矮一点的一个穿一件破呢袍，最老的一个驼背，穿一件破法衣，三个人手拉着手站在那里。

荡桨人将小划子靠岸，用篙子插稳。主教走上岸去。

三位长老向他施了礼，他为他们祝福，他们又向他更深地鞠躬。接着主教对三位长老说：

“我听说众位长老在此求灵魂得救，为他人向基督我主祈祷。我是基督的不肖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这个教区主事，牧养信徒，所以想见见你们这几位主的仆人，如果可以，也向你们布道。”

三位长老一声不响，微笑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怎样求灵魂得救，怎样侍奉上帝，”主教说。

中间的那位长老叹了一口气，看看年纪最大的。高个子长老皱起眉头，也看看年纪最大的。年纪最大的长老微微一笑，说：“上帝的仆人，我们不会侍奉上帝，我们不过是侍奉自己，养活自己。”

“那你们怎样祈祷呢?”主教问。

年纪最大的长老说:“我们象这样祈祷:你们是三个,我们是三个,宽恕我们三个。”

年纪最大的长老刚说完这句话,三位长老一齐举目望天,同声说:“你们是三个,我们是三个,宽恕我们三个!”

主教笑道:

“你们是听到圣三一的说法了,不过你们祈祷得不对。敬神的长老们,我爱上你们了。看得出,你们想叫上帝欢喜,但是不知道怎样侍奉他。不能象这样祈祷,你们听我教你们。我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教你们,而是按《圣经》上写的,上帝命所有的人都那样向他祈祷。”

于是主教开始向长老们讲解,上帝如何向人显明自己,还向他们说明圣父、圣子、圣灵:

“圣子到地上来拯救人,他象这样教所有的人祈祷,你们听着,跟着我说。”

主教说:“我们,”一位长老跟着说:“我们,”第二位长老也说:“我们,”第三位长老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三位长老跟着说:“在天上的父。”中间那位长老弄错了词,说得不对。个子最高、没穿衣服的长老也念不上来,因为胡子把他的嘴堵住了,他说不清楚。年纪最大、掉了牙齿的长老也说得含含糊糊。

主教重复了一遍,长老们也重复了一遍。主教在石头上坐下来,三位长老围着他,看着他的嘴一字一字学。主教教他们一直教到晚上,一个字念了十遍,二十遍,甚至一百遍,长老们跟着念。他们弄错了,主教就给他们纠正,叫他们重新再来。

主教一直教到他们学会念主祷文才罢休。他们跟着他念得上来了,自己念也念得上来了。中间的一位长老最先明白,他从

头到尾念了一遍。主教又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另外两位也能完整地念出来了。

天色已晚，月亮冉冉上升，主教才起身回船上去。主教向长老们告别，长老们向主教叩头。主教拉他们起来，和他们一一亲吻，嘱咐他们要照他教的这样祈祷，然后坐上小划子返回大船上去。

主教的小划子向大船漂去，大家都听见三位长老大声念着主祷文。小划子向大船靠近的时候，长老们的声音听不见了，只见月光下的海岸上，就在原来的地方，站着三位老人，个子最小的一位在中间，最高的在右边，不高不矮的在左边。主教到了大船跟前，登上甲板，接着起锚，扬帆，风鼓起船帆，船开动了，继续航行。主教走到船尾，在那里坐下来，眼睛一直望着小岛。起初还看得见长老们，后来他们便从视野中消失，只看得见小岛。最后连小岛也消失了，只有大海在月光下闪烁。

香客们都躺下睡觉了，甲板上静悄悄地。主教却不想睡，一个人坐在船尾，两眼望着大海，望着消失了的小岛所在的地方，想着三位善良的老者。他想起三位老人学会念主祷文的时候是何等高兴，心里便感谢上帝领他来帮助这几位虔诚敬神的长老，教给他们说神的话。

主教象这样坐着，想着，望着大海，望着小岛消失的地方。他的眼睛冒金星了，水波上时而这里，时而那里，有光在嬉戏。忽然，他看见在月亮投下的光柱中有什么东西一闪一闪，颜色发白。是海鸥呢，还是一只小船上的风帆？主教仔细看了看，心里想："是只小船扬帆跟着我们追，而且很快就要赶上了。有时看上去还很远，很远，现在又已经近在眼前。小船不象小船了，也不象风帆。不知是什么跟着我们追，要赶上我们了。"主教弄不

清那是什么，船不象船，鸟不象鸟，鱼不象鱼，象一个人，但是太大，而且人是不可能在海上走的。主教站起身来，走到舵手跟前，说：

“你看看，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兄弟？那是什么？”主教一面问，一面自己就看出来了，那是长老们在海上奔跑，他们的大胡子发白，而且在闪光，三个人离大船越来越近，似乎大船静止不动。

舵手回头一看，吓得扔下船舵大声喊道：

“天哪！长老们追上来了，就象在陆地上走一样！”乘客们听见这话，都爬起来，奔向船尾。大家看见，三位长老手拉着手跑来，左边的和右边的两位在挥手，叫停船。三个人在海上跑就象在陆地上跑一样，而且不动腿。

船还没有停住，长老们已经到了船边，抬起头来同声说：

“上帝的仆人，我们已经把你教的祷词忘了！我们念的时候记得，后来有一会儿没念，忘了一个字，别的就都乱了。现在我们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你再教一遍吧。”

主教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弯身到船舷外对长老们说：

“你们的祷词也能到达上帝那里，虔诚的长老们！本不该由我来教你们。请你们为我们这些罪人祷告吧！”

主教向长老们跪拜。长老们转身由海上回去了。一直到早晨都看得见他们所去的那个方向在放射光辉。

小鬼怎样将功抵过

有个穷苦农民没吃早饭就出门去耕地，他随身带了一块面包。他放好木犁，把面包搁在小树丛下，用呢袍盖住，然后开始干活。等到马干累了，农民的肚子也饿了。农民把犁插在地里，卸了马，放它去吃草，自己走到那放呢袍的地方去吃午饭。他拿起呢袍一看，面包不见了。他左找右找，把呢袍翻过来倒过去，抖了几下，还是没有。农民觉得奇怪。“真是怪事，”他想，“没看见一个人，可是面包给人拿走了。”这是小鬼趁农民耕地的时候偷去了，现在正坐在小树丛下听着，听他怎样骂人咒鬼。

农民挺伤心，可是说：

“得了，我饿不死！他既然拿走，想必是需要。让他吃个饱吧！”

于是农民走到井边去，喝了一肚子水，休息了一会儿，把马牵过来套上，又干起活来。

小鬼没有能够引诱农民犯罪，着慌了，跑去向鬼王报告。他对鬼王讲，他如何偷走农民的面包，农民不仅没有咒骂，反而说：“让他吃个饱吧！”鬼王听了很生气。他说：

“农民这回战胜了你，是你的过失，怪你不会办事。要是农民和他们的娘儿们都养成这种脾气，那就没有咱们的活路了。不能由他们这样！你再到农民那儿去，将功抵过。限你三年内胜过他，不然我就叫你洗圣水澡。”

小鬼吓坏了，又跑到地上来，一心要将功抵过。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好人，跑去给那个穷苦农民当雇工。他教给农民在干旱的夏天到沼泽地上去种粮食。农民听了雇工的话，在沼泽地上下了种。别人的庄稼都让太阳晒死了，而他的庄稼长得密密层层，茎秆又高穗又多，打下的粮食吃到新粮下来还剩好多。第二年雇工又教给农民到山上去种粮食。第二年夏天雨水多，别人的庄稼都倒伏，沤坏了，颗粒不饱满，而他的庄稼在山上长得穗大粒满，沉甸甸的。余粮就更多了，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于是雇工教这个农民捣碎粮食酿酒。农民酿了大量的酒，自己喝上了，还叫别人喝。小鬼跑到鬼王跟前去吹嘘，他如何将功抵过了。鬼王就亲自去看。

鬼王来到农民家里，看见农民请来一些阔人，正用酒款待他们。女主人上来给客人斟酒，刚走了几步就给桌子绊了一下，把一大杯酒洒了。农民很生气，大骂他的妻子。

"该死的蠢娘儿们！"他说，"这又不是泔水，你笨手笨脚的，把这么好的东西往地上浇！"

小鬼用胳膊肘儿碰鬼王，说："你注意，看他这回是不是还舍得给面包。"

农民把妻子大骂一通以后，自己来斟酒。有个穷苦农民不请自来。他向主人问过安，在桌边坐下，看见大家在喝酒；他干活干累了，也想喝。他坐在那里左等右等，直咽唾沫，可主人就是不给他斟酒，只嘟哝说："人人都喝哪够啊！"

鬼王见此情景非常喜欢，小鬼又得意地说："你等一等，还有呢。"

那些富裕农民喝干了一杯酒，主人也喝干了一杯酒，他们就

开始互相吹捧，互相奉承，满嘴是骗人的鬼话。

鬼王听着听着，又叫起好来。他说："人们喝了这种饮料竟会这样吹牛拍马，互相欺骗，这下他们都要给我们捏在掌心里了。"小鬼说："等一等，看他们还干什么。让他们再喝一杯。现在他们象狐狸一样互相摇尾巴，互相欺骗。你瞧着，他们马上就要象恶狼一样了。"

农民们又喝干了一杯，说话声音更大，也更粗野了。他们不再说甜言蜜语，而是骂起人来，你向我发狠，我向你发狠，互相揪着打架，彼此抠破对方的鼻子。主人也卷了进去，而且给打伤了。

鬼王见此情景，也非常喜欢。

"这样很好，"他说。

可是小鬼又说："你等一等，还有呢！让他们喝下第三杯。现在他们象狼一样互相发威，等他们喝下第三杯酒，他们马上就要象猪一样了。"

农民们喝干了第三杯酒，一个个烂醉如泥，话也说不清楚了，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嚷什么，谁也不听谁的。散席了，有的一个人走，有的三三两两同行，出去以后全都倒在街上。主人送客出门，竟脸朝下倒在水坑里，滚一身泥，象公猪似的躺在那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鬼王更加喜欢。

"你发明这饮料真好，"他说，"将功抵过了。不过你跟我说说，这饮料是怎么做的？准是开头放些狐狸血在里面，农民因此变得象狐狸一样狡猾。后来放些狼血，农民因此象狼一样凶狠。最后显然是放了些猪血，农民因此变成了猪猡。"

"不对，"小鬼说，"我不是这样做的。我只不过让他有了余

粮。这兽血嘛，他身上本来就有，但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显不出来。那时候他连最后一块面包也舍得给人。可是一有了余粮，他就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于是我教他喝酒。等到他把上帝的赐物酿成酒来寻开心的时候，他身上的狐狸血、狼血、猪血就都沸腾起来。现在只要他喝酒，他就总是跟野兽一样。”

鬼王夸了小鬼一阵，宽恕他拿那块面包时犯下的过错，还让他做了一个头目。

忏悔的罪人

〔这个人〕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第23章第42、43节)

从前有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他一生都是在罪恶中度过的。后来他病倒了，仍不忏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流着泪说："主啊，求你象宽恕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宽恕我吧！"他刚说完这句话，灵魂就离开了躯体。这个罪人的灵魂仰慕上帝，相信上帝的仁慈，来到天堂门外。

他敲着天堂的门，请求让他进去。

门内传来声音，说：

"是什么人在敲天堂的门？这个人一生中做了些什么事？"

接着听见起诉者历数这个人的罪行，却没有提到一件善事。

门内的声音说：

"罪人不能进天国。走开吧。"

这人说：

"主啊，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你的面孔，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声音回答说：

"我是使徒彼得。"

罪人说：

"怜悯我吧，使徒彼得，请想一想人的软弱和上帝的仁慈。你不是做过基督的门徒吗？你不是听到了他亲口讲的道理、看到了他的活榜样吗？你回想一下，他那时心里很忧伤，三次要求你别睡着，要祷告，可是你睡着了，因为你的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他三次都发现你睡着了。我也是这样。

"你再回想一下，你曾经亲口答应他，到死也不会不认他，可是当人们带他去见该亚法① 的时候，你三次不认他。我也是这样。

"你再回想一下，鸡叫了的时候，你就出去痛哭。我也是这样。你不能不放我进来。"

天堂门内的声音岑寂了。

罪人等了一会儿，又敲起门来，请求让他进天国。

他听见门内另外一个声音说：

"这是什么人？他在人世间是怎样度过一生的？"

起诉者回答的时候，又把这个罪人的恶行数了一遍，却没有提到什么善行。

门内的声音说：

"走开吧，这样的罪人不能和我们一起住在天堂里。"

罪人说：

"主啊，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你的面孔，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

① 该亚法是古犹太大祭司，事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那声音说：

“我是先知大卫王①。”

罪人没有绝望，没有走开，他说：

“怜悯我吧，大卫王，请想一想人的软弱和上帝的仁慈。上帝爱过你，让你高居于众人之上。你什么都有：王国、荣誉、财富、妻妾、儿女，可是当你站在屋顶上看见一个穷人的妻子时，罪就潜入你的体内，你夺去了乌利亚的妻子，还借亚门人的剑杀死了乌利亚②。你很富有，但却抢走了一个穷人的唯一的羊羔，把那个穷人置于死地。我也是这样。

“你再想一想，后来你忏悔了，并且说：‘我认清了自己的过失，因自己所犯的罪而痛心。’我也是这样。你不能不放我进来。”

门内的声音岑寂了。

罪人等了一会儿，再去敲天国的门，请求放他进去。门内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这是什么人？他在人世间是怎样度过一生的？”

起诉者回答的时候，第三次列举这个人作的恶，没有提到一件好事。

门内的声音说：

“走开吧，罪人不能进天国。”

罪人说：

“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你的面孔，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声音说：

---

① 大卫是古以色列王，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五章。

② 事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我是基督所爱的门徒圣约翰。”

罪人高兴地说：

“这回不会不放我进去了。彼得和大卫若放我进去是因为他们知道人的软弱和上帝的仁慈。你放我进去是因为你心里充满爱。难道不是你，圣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写道：上帝就是爱，谁不爱，谁就不认识上帝？你年老的时候还对人说过一句话：“弟兄们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现在你怎么能恨我，赶我走啊？要么你否认自己说过的话，要么你爱我，放我进天国。”

于是天堂的门开了，约翰拥抱了忏悔的罪人，让他进天国去了。

鸡蛋大的麦粒

孩子们在山谷里发现一样东西象鸡蛋那么大，中间有一道沟，很象一粒麦子。一个过路人看见孩子们拿着这东西，就用一个五戈比的铜板买了下来，带进城去，当一件珍品转卖给皇帝。

皇帝召见众智士，叫他们辨认这东西究竟是鸡蛋还是麦粒。智士们左思右想，谁也答不上来。这东西搁在窗台上，一只母鸡飞上去，啄了一阵，啄出一个洞，大家才看清它是麦粒。智士们去禀告皇帝："这是一粒黑麦。"

皇帝觉得希奇，又叫智士们去考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智士们想了又想，在书本中找来找去，结果什么也没有找着。他们禀告皇帝：

"我们回答不出来。书上没有写。得去问农民，看看老人当中有没有人听说过，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种过这样的麦子。"

皇帝派人去领一个老农来见他。臣仆们找了一个老头，引他来见皇帝。老头脸色发青，牙齿脱落，拄着两根拐杖艰难地走进门。

皇帝把麦粒拿给老头看，老头的视力已经很差，一半靠手摸。

皇帝问他：

"老爷爷，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在自家地里有没有种过？或者从前在什么地方买过？"

老头的耳朵也聋，费了好大劲才听见，又费了好大劲才明白。他回答说：

"我在自家地里没种过这样的粮食，也没收过，更没买过。我们买的粮食跟现在的一般小。得去问我爹，也许他听说过。"

皇帝派人去找这个老头的父亲，并且把他带来。老头的父亲给找到了，并且给带到皇帝面前。他是拄着一根拐杖来的。皇帝把麦粒拿给他看，他还看得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皇帝便问他：

"老头，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在自家地里有没有种过？或者从前在什么地方买过？"

老头的耳朵也有点聋，但却比他儿子听得清楚。他说：

"我在自家地里没种过这样的粮食，也没收过，更没买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兴造货币。人人都吃自己种的粮食，要是缺粮呢，互相匀一匀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虽说我们那个时候的麦子比现在粒大，比现在出数，可是象这样大的我还没见过。听我爹说，他那个时候的粮食比我们那个时候的还要好，更出数，粒更大。得去问他。"

皇帝派人去找这个老头的父亲。老爷子也给找到了，并且给带到皇帝面前。他进门没有拄拐杖，走得挺轻快，而且耳聪目明，口齿清楚。皇帝把麦粒拿给老爷子看。老爷子看了看，又拿在手里翻了几下，说：

"我很久没见过这种古老的粮食了。"

老爷子把麦粒放到嘴里咬了一口，嚼了几下，说：

"就是这种。"

"老爷爷，你告诉我，什么地方长这种麦子？你在自家地里种过吗？或者从前由别人手里买过？"

老爷子说：

“我们那个时候到处都长这种粮食。我自己吃的是这种，给别人吃的也是这种。”

皇帝又问：

“那么，老爷爷，你再告诉我，你是买这种粮食来吃，还是在自家地里种？”

老爷子笑道：

“我们那个时候谁也想不出象买卖粮食这样的缺德事，更不知道什么是钱。人人都有自己的粮食，吃不完。我本人就种过这样的粮食，自己收，自己打。”

皇帝说：

“老爷爷，你再告诉我，你在哪儿种过这样的粮食，你的地在哪儿？”

老爷子说：

“我的地是上帝的。我耕过哪块，哪块就是。那个时候地不受限制。我们不知道有自己的地，只知道有自己的劳动。”

皇帝说：“你再告诉我两件事。第一，为什么从前地里长这么大的麦粒，现在不长了？第二，为什么你的孙子走路拄两根拐杖，你的儿子拄一根拐杖，而你走得这么轻快，眼睛明亮，牙齿结实，口齿清楚，说话和气？你说说，老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啊？”

老爷子说：

“这都是因为人们不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了，而是对别人的劳动眼馋。古时候的人不是象这样生活的。古时候的人听上帝的话，只要自己的东西，不贪别人的东西。”

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

一

姐姐从城里到乡下来看妹妹。姐姐嫁给一个商人，住在城里。妹妹嫁给一个农民，住在乡下。姊妹俩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姐姐得意地吹嘘她在城里的生活如何好：住得宽敞舒服，身上干干净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有好吃好喝，还可以坐车兜风、游乐、上剧场。

妹妹听了不高兴，她就贬低商人的生活，抬高农民的生活。

"我才不拿我的生活换你的呢，"她说，"我们虽说过得平淡，可是不担惊受怕。你们过得好些，可是要么赚一大堆钱，要么赔光。常言道：赔本是盈利的大兄弟。往往是，今天有钱，明天讨饭。我们务农要稳当些，农民肚里油水少，但是命长。我们阔不了，但是吃得饱。"

姐姐说：

"跟猪啊牛啊在一块儿能饱到哪儿去！既没有摆设，又不讲风度！不管你们当家的怎么卖力气，一辈子跟猪粪牛屎打交道，孩子们也要这样过日子。"

"那有什么，"妹妹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不过吃得踏实，不用求谁，也不用怕谁。你们住在城里到处是诱惑，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碰上魔鬼了，不是勾引你们当家的去赌牌，就是

勾引他去喝酒，再不就是勾引他去找女人。一下子全都败光。不是常有这种事吗？”

妹夫帕霍姆躺在灶炕上听两个女人闲聊。

“这话千真万确，”他说，“我们农民从小种地，脑袋里装不进那些荒唐事。叫我们发愁的只是地太少！要是地没有限制，我别说不怕人，连魔鬼也不怕！”

两个女人喝完茶，又聊了一会儿服装，然后收拾茶具，躺下睡觉。

魔鬼坐在炉灶后面全听见了。他感到高兴的是，那农妇引她丈夫夸下海口，说什么他要是有地，那就连魔鬼对他也奈何不得。

“好吧，”他想，“咱们来打个赌。我给你很多地，就用地来治服你。”

二

这附近住着一个不太阔的女地主。她有一百二十俄亩[①]地。从前这位太太和农民和睦相处，没欺压过谁。后来她雇了一个退伍兵来当管事，农民就开始吃罚款的苦头了。无论帕霍姆怎样小心谨慎，不是他的马跑到女地主的燕麦地里去，就是他的母牛闯进人家的园子里，再不就是他的牛犊进了人家的草场，每次都罚他的款。

帕霍姆付了款，回来就打骂家里人。一个夏天帕霍姆就给管事坑害了许多次。等到牲口该圈起来过冬了，帕霍姆反倒高

① 1俄亩约合1.09公顷。

兴，——虽说青牧草没有了很可惜，但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冬天听人说这位太太要卖田卖地，大路上一家客栈的老板打算买下来。农民们都很恐慌："客栈老板把地买去，以后罚起款来要比太太更厉害。我们又都挨着她住，没有这地就活不成。"他们一起到太太跟前去，求她别把地卖给客栈老板，而是卖给他们，并且答应出大价钱。太太答应了。农民们又在一起商量，怎样把太太的田地全部买下来。他们商量了一次、两次，都没有谈成。魔鬼使他们各持己见，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最后他们决定各人买各人的，谁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太太也同意了，帕霍姆听说邻居买了太太的二十俄亩地，先交一半钱，另外一半太太让他一年以后再交。帕霍姆很羡慕，心里想："等大伙把地都买去，我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他跟妻子商量：

"人家都在买地，咱们也应该买十俄亩。要不没法过日子，管事拿罚款把咱们害苦了。"

他们考虑了如何筹款买地。手头已经有一百卢布存款，卖掉一匹马驹，再卖掉一半蜜蜂，把儿子抵押给人当雇工，向连襟借一点，这就凑齐了一半款子。

帕霍姆筹到了钱，看中了一块地，有十五俄亩，带一片小树林，然后到太太那里去谈买卖。他谈好买十五俄亩，击掌为定，交了定钱。他们又进城去，签了契约。他交了一半款子，另外一半他必须在两年内交齐。

于是帕霍姆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借了一些种子，播在买来的地里，庄稼长得很好。一年以后他就把欠太太和连襟的帐都还了。帕霍姆成了地主，他种自己的地，在自己的地上割草，砍树，放牧。每当他出去翻耕永远是自己的土地或者看庄稼和草场的时候，心里都甜滋滋的。连他那地上的野草、野花在他眼里

也与别处的完全不同。过去他从这块地旁边经过的时候，觉得很平常，现在却大不一样了。

三

帕霍姆兴致勃勃地过日子。本来样样都称心，只是农民们常来糟蹋他的庄稼和草场。他劝阻他们，但是没有用，一会儿放牛的把母牛放到他的草场上来了，一会儿吃夜草的马又进了他的庄稼地。帕霍姆一次次把牲口赶走，原谅他们，没有告谁的状。后来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就到乡里去告状。他知道，都是因为农民的地太少，谁也不是有意这样做。不过他又想："也不能总由着他们，这样下去他们会把我的地都糟蹋光。得教训教训他们。"

他通过法庭教训了老乡一次、两次，罚了一两个人的款。邻居们渐渐对他怀恨在心，有时候就故意坑害他。有一个人竟趁天黑钻进他的小树林，砍了十棵小椴树去剥内皮。帕霍姆从树林里过的时候，发现那边白晃晃的。他走近些一看，剥过皮的小树干扔在地上，小树桩子一个个立在那里。插花着砍也罢了，这个坏蛋象剃头似的砍掉一片。帕霍姆大怒，心里想："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看我收拾他。"究竟是谁呢？他想来想去，觉得"不是别人，肯定是谢苗"。他跑到谢苗家去查，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光吵了一架。帕霍姆更加确信是谢苗干的。他递上状子。来了传票。打了半天官司，因为没有罪证，谢苗被宣告无罪。帕霍姆觉得很委屈，于是同乡长、法官都吵翻了。

"你们跟做贼的拉拉扯扯，"他说，"要是你们光明正大，那就不会为这种人开脱。"

帕霍姆同法官和左邻右舍都吵遍了。有人威胁说，要烧他的房子。帕霍姆的地虽然多了，在乡亲们中间，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这时候又有消息说，许多人迁移到新的地区去。帕霍姆想："我没必要扔下自己的地到那边去，要是有人从这儿搬走，我们倒可以宽松一点。我就把他们的地拿过来，跟自己的并在一处，日子会好过些。现在还不自在。"

一天，帕霍姆在家坐着，有个过路的乡下人进了门。帕霍姆留他宿夜，招待他吃饭，和他聊天，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乡下人说，他从伏尔加河下游来，在那边当雇工。

你一句，我一句，乡下人就讲到许多人在往那边迁移。他那个村的人迁过去以后，加入了村社，每个人分到十俄亩地。

"那边的地可好啦，"他说，"种下黑麦，长起来能没了马背，抓五把就是一捆。有个农民穷得丁当响，空着手去的，现在有六匹马、两头母牛了。"

帕霍姆的心热起来。他想："既然能够过得那么好，何必在这儿挨挤。我把土地、家宅都卖掉，到那边去另起炉灶。挤在一块儿总生事。不过我得亲自去把情况了解清楚。"

他准备好行装，夏天一到就上路。先坐船沿伏尔加河往下走，到萨马拉；然后步行四百俄里左右，到目的地。情况的确是那样。农民的地很多，每人分种十俄亩，村社乐意吸收新来的人。如果有钱，除了种份地，还可以买永远属于自己的私地，爱买多少买多少，最好的三卢布一俄亩。

帕霍姆把情况都打听清楚以后，入秋回到家里，开始变卖。他带点赚头把地卖了，房子也卖了，牲口卖光，退出这个村社，开春后全家迁往新的地区。

四

帕霍姆带着一家人来到新的地区，申请加入一个大村子的村社。他请长辈们喝过酒，领到各种证件，正式加入了村社。他家五口人分到五十俄亩地，不都在一处，牧场是公用的。帕霍姆盖起房子，买了牲口。现在他的份地比过去多两倍，而且是良田。日子过得比从前好十倍。饲料也有的是，养多少牲口都行。

起初帕霍姆忙于安家治产，觉得一切都好；等到习惯了以后，便又觉得这些地还是不够。头一年他在份地上种了小麦，收成很好。于是他想多种些，可是份地少，现有的又不适合再播。当地人都在休闲地和熟荒地上种小麦，种一年两年就停下来，让它长茅草。这种地要的人很多，不可能人人有份，为此常常发生争吵。殷实些的人家愿意自己种，困难户又要拿去租给商人，以便弄些钱来交税。帕霍姆想多种小麦。第二年他向一个商人租地，租期一年。他多种了些小麦，收成很好。但是那块地离家太远，约有十五俄里大车路。帕霍姆看见一些兼做生意的农民单有自己的庄院，生活富裕。他就想："要是我也买点私地，建一个庄院，那才好呢！周围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于是他开始盘算，怎样买私地。

帕霍姆象这样过了三年。他租地种小麦，年年收成好，钱越存越多。他本来可以象这样好好过下去，可是他烦了，不愿意每年为租地去奔波、争夺：一听说哪儿有好地，农民们立刻飞也似的跑去，一抢而光。要是租不上，那就种不成。第三年他同一个商人合伙向几个农民租了一片牧场，而且已经翻耕了，不料那几个农民为地打起官司来，耕地的活儿也白干了。"如果这地是我

的，”帕霍姆想，“我就用不着求这个求那个，也不会出什么事了。”

于是帕霍姆到处打听，上哪儿能买到永远归己的土地。他遇见一个农民，那人买了五百俄亩地，现在破了产，要贱价卖出。帕霍姆跟他谈这笔生意，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商定给一千五百卢布，先交一半现钱。这事差不多要办成了，不料有个过路的商人到帕霍姆家门口停下来喂马，并且同主人一起喝茶聊天。他说他从巴什基尔人聚居的地区来，在那边买了他们的五千俄亩地，才花了一千卢布。帕霍姆便详细打听了一番，商人说：

“只要把头头脑脑们哄好就行，我花一百卢布买些袍子、地毯送给他们，再加一箱茶叶，请能喝酒的喝酒。结果一亩地才花二十戈比就买下来了。”商人说着把地契拿出来给帕霍姆看。“地在河边上，整个草原长满了茅草。”

帕霍姆又提了一些问题。商人说：

“那边的地多得一年也走不遍，都是巴什基尔人的。巴什基尔人象羊似的没有脑子，那地差不多可以白拿。”

帕霍姆想：“我何必出一千卢布买五百俄亩地，还要背债。一千卢布拿到那边去能买多少地啊！”

五

帕霍姆问清楚怎么去法，刚送走商人就准备上路。他把家丢给妻子管，自己带一个雇工出门。他们先进城买了一箱茶叶，一些酒，还有别的礼品，跟商人说的一样。然后走了大约五百俄里，第七天来到巴什基尔人聚居的地方。一切都跟商人说的一样。巴什基尔人用毡子搭帐篷住在草原上，靠近一条河。他们

不种地，不吃面包。草原上放牧着羊群、马群。马驹拴在帐篷后面。巴什基尔人一天两次把母马赶来喂马驹吃奶。他们挤马奶，做马奶酒。女人搅马奶酒，做干酪。男人只知道喝马奶酒，喝茶，吃羊肉，吹笛子。他们都养得好好的，高高兴兴的，整个夏天什么事也不做。这个民族完全不开化，也不懂俄语，但是秉性温和。

他们一看见帕霍姆，就从帐篷里出来，把他团团围住。找来一个翻译，帕霍姆对翻译说，他是来看地的。巴什基尔人很高兴，上前拉住他，把他请进一座漂亮的帐篷，让他坐在地毯上，垫着羽绒靠枕，大家围着他坐下，请他喝茶，喝马奶酒。他们还宰了羊，请他吃羊肉。帕霍姆从大马车上拿下礼品来，分送给巴什基尔人。巴什基尔人很高兴，彼此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阵，然后叫翻译转达。

“他们叫我告诉你，”翻译说，“他们喜欢你，我们的风俗是要想方设法让客人高兴，受了礼得回报。你送了礼品给我们，现在请你说，你喜欢我们的什么，我们可以送给你。”

“我最喜欢你们的地，”帕霍姆说，“我们那儿地少，而且都种完了。你们这儿的地又多又好，这样好的地我从来没有见过。”

翻译转达了他的话。巴什基尔人又交谈了一阵。帕霍姆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看得出，他们很高兴，又是嚷又是笑。随后他们安静下来，望着帕霍姆，翻译说：

“他们叫我告诉你，为了回报你的好意，你要多少地，他们乐意给你多少。你只需用手指一指，那就是你的了。”

他们又说了一阵，而且象是有了争论。帕霍姆问，他们争论什么。翻译说：

“有些人说，地的事得先问一问头头，他不在场不行。另外

一些人说，他不在场也行。”

六

巴什基尔人正争论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戴狐皮帽的人。大家都闭上嘴站起身来。翻译说：

“这就是头头。”

帕霍姆连忙拿出一件最好的袍子，呈献给头头，外加五俄磅茶叶。头头接了礼品，在首席坐下。巴什基尔人便七嘴八舌地对他说了一阵。头头听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意思是要大家安静，然后用俄语对帕霍姆说：

“行啊。你喜欢哪儿就拿去好了。地多得很。”

帕霍姆想：“我怎么才能把我想要的地拿到手？得想办法定下来。不然现在说‘是你的’，以后又收回去。”

“谢谢你们的好意，”他说，“你们的地多得很，我只要一点。不过我想知道，哪一块是我的。总得丈量一下，给我定下来吧？不然人的生死由上帝作主，你们这些好人给了我，将来你们的后代也许要收回呢。”

“你说的不错，”头头说，“可以定下来。”

帕霍姆于是说：

“我听说有个商人到你们这儿来过。你们也给了他一些地，还立了一份地契。你们也象这样给我办好了。”

头头全听明白了。

“这都可以办到，”他说，“这儿有一个文书，我们跟你进城一趟，盖上所有的印。”

“价钱是多少呢？”帕霍姆问。

"我们只有一个价：一天一千卢布。"

帕霍姆不明白。

"一天是什么尺子？一天等于多少俄亩？"

"这我们可不会算，"头头说，"我们是按天卖地。你一天能绕完多少地，那些地就是你的，价钱一千卢布。"

帕霍姆吃了一惊。

"一天走下来，那地可多啦！"他说。

头头大笑。

"都是你的！"他说，"不过有一条，要是你在一天之内不能绕回到出发的地方，你的钱就白丢了。"

"那么我走过的地方怎么做记号？"帕霍姆问。

"我们到你看中的地方去站着，你去绕一圈，手里拿一把铲子，需要在哪儿做记号就在哪儿做一个记号，在拐弯的地方挖一个坑，把草皮堆起来，以后我们要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扶着犁走一遍。你想绕多大一圈就绕多大一圈，不过日落前一定要回到出发的地方。你圈起来的地都是你的。"帕霍姆高兴极了。他们说好一大早出去。大家又交谈了一阵，继续喝马奶酒，吃羊肉，喝茶。天黑了，巴什基尔人安排帕霍姆在羽绒褥子上睡觉，答应第二天天一亮就集合，日出前走，然后纷纷散去。

七

帕霍姆躺在羽绒褥子上怎么也睡不着，一心想着土地。"我要拿下一大片，"他想。"我一天能走五十俄里呢。现在是天最长的季节。五十俄里绕成一个圈是多大一片地啊！差一点的我卖掉，或者租给农民种。好的我自己经营，买两头公牛来拉犁，

雇两个人来帮工。我种五十俄亩，剩下的做草场养牲口。”

帕霍姆一夜没合眼，天快亮的时候才打了一个盹儿。他刚一迷糊就做梦，梦见他在这个帐篷里躺着，听见外面有人狂笑。他想看看是什么人在笑，便起身走出帐篷。一看，原来是那个巴什基尔人的头头坐在帐篷前面捧腹大笑。他走上前去问：“你笑什么？”却发现此人不是巴什基尔人的头头，而是前不久路过他家、跟他谈起土地的那个商人。他刚张口问商人：“你早就在这儿了吗？”眼前坐着的已经不是商人，而是那个路过他的老家往伏尔加河下游走的农民。帕霍姆再一看，也不是那个农民，而是有角有蹄的魔鬼坐在那里哈哈大笑，他面前躺着一个人，光着两只脚，穿一套农民的衣服。帕霍姆仔细端详了一番以后，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了，而且就是他自己。帕霍姆大吃一惊，醒了过来。他想：“一个人什么梦不做啊！”回头一看，开着的门外面已经发白，天渐渐亮了。“得把他们叫醒，该走了，”他想。帕霍姆起来，叫醒了睡在大马车上的雇工，命他套车，然后又去叫巴什基尔人。

“到时候了，”他说，“去草原上量地吧。”

巴什基尔人纷纷起来，集合在一起，头头也来了。他们又开始喝马奶酒，还要请帕霍姆喝茶，但是帕霍姆等不下去了。

“说走就走吧，”他说，“到时候了。”

八

巴什基尔人集合起来，有的骑上马，有的坐上大马车，出发了。帕霍姆和他的雇工坐自己的车去，还带了一把铲子。他们来到草原上的时候，朝霞已经染红了天边。登上一个小岗子以

后，众人才下车下马，聚在一起。头头走到帕霍姆跟前，用手一指，说：

"瞧，一眼望得到的土地都是我们的。随你挑选。"

帕霍姆眼红极了，这片土地全是熟荒地，象手掌一样平坦，而且黑油油的，低洼的地方各种杂草长得齐胸高。

头头把狐皮帽子摘下来放在地上，说：

"这就是记号。你从这儿出发，再回到这儿来。你圈的地就都是你的了。"

帕霍姆把钱掏出来放在帽子上，脱去呢袍，只穿一件腰部带褶的上衣，紧了紧腰带，把一小包面包揣在怀里，又把水壶挂在腰带上，拉拉靴筒，从雇工手里接过铲子，准备出发。他考虑了一下，不知往哪边走——处处都是好地。最后他想："我朝着日出的方向走就是。"于是他面向东方站着，活动了一下身子，等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脸来。他想："我一定要抓紧时间，趁凉快好走路。"阳光刚从地平线下面射出来，帕霍姆扛起铲子就走到草原上去了。

帕霍姆起初走得不紧不慢。走了一俄里左右，他停住脚步，挖了一个坑，把草皮堆起来，让人更容易看见。接着他又向前走。现在他的筋骨活动开了，于是加快了步子。走了一段以后，他又挖了一个坑。

帕霍姆回头望了望。小土岗子在阳光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人们站在那里，大马车的轮子闪闪发光。帕霍姆估计他走了大约有五俄里。身上暖起来，他脱下腰部带褶的上衣，搭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差不多五俄里，他觉得热了。看看太阳，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辰。

"一程已经走完，到打尖喂牲口的时候了，"帕霍姆想。"一

天要打四次尖，现在转过去还早。等我把靴子脱掉。”他坐下，把靴子脱了，别在腰里，继续往前走。现在脚下挺轻松。他想：“我再走五俄里就往左拐。这地方太好了，丢掉可惜。越走地越好。”他又一直向前走去。等他回头望的时候，小土岗子只隐约可辨，人也象蚂蚁一般，黑糊糊的，还有个东西发出一点点亮光。

“我往这边走得够远的了，”帕霍姆想，“得拐过去。再说我出一身汗，想喝口水。”他停下来，挖了一个大一点的坑，把草皮堆在那里，解下水壶，喝足了水，向左转九十度。他走啊走，这边的草长得很高，真热。

帕霍姆渐渐累了，看看太阳，已到中午。他想：“我得休息休息。”于是他又停下来，坐在地上，吃了些面包，喝了些水，但是没有躺下，怕躺下会睡着。他坐了不多一会儿，又起来向前走。起初走得轻松，因为吃下东西添了力气。只是天气热极了，而且困倦得很，但他不停地走着，心里想：忍耐一时，享用一世。

他往这个方向又走了许多路，正想向左转，忽然发现眼前是一片潮湿的洼地，扔了可惜。他想：“在这儿种亚麻一定长得好。”便又向前走去。走完这片洼地以后，他在那边挖了一个坑，拐了第二个弯。帕霍姆看看小土岗子，那边是一片蒸腾的热气，隐约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晃动，岗子上的人在雾障后面几乎分辨不出。他们大约在十五俄里以外。帕霍姆想：“那两边已经很长，这一边得短一些。”他走第三边的时候加快了步伐。等他抬头望一望太阳，已经到吃午茶的时辰，而他在第三边才走了两俄里。第四边有十五俄里。“不行了，”他想，“只好要一块斜地，我得走直路赶回去。就要这么多，地已经够多的了。”帕霍姆连忙挖一个坑，取直路朝岗子走去。

九

帕霍姆径直朝着岗子走去。他开始觉得吃力。身上出了许多汗，脱掉靴子走路使两只脚多处被划破，而且肿胀，瘫软。他很想休息一下，但是不能，怕日落前走不到终点。太阳不等人，越来越低。“唉，”他想，“我是不是做错了，要得太多？赶不回去怎么办？”他看一看前方的土岗，又看一看太阳，终点还远，而太阳已经快到天边了。

帕霍姆继续这样向前走，他觉得吃力，但是还在不断地加快步伐。他走啊走，终点还是很远。于是他小跑起来。他扔掉了上衣、长靴、水壶、帽子，只拿着那把铲子当拐杖。“唉，”他想，“我太贪心，把事情全弄糟了，日落前肯定跑不到。”因为害怕跑不到，他更加喘不过气来。帕霍姆继续往前跑，衬衫和裤子都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口干得发苦，胸膛里好象在拉风箱，心跳得象一把小锤在敲击，两条腿已经麻木。帕霍姆恐惧起来，心想：“可别断了气啊。”

他怕死，可又不愿停步。“我已经跑了这么多路，现在倒停下来，人家准会叫我傻瓜。”他跑啊跑，渐渐接近终点，而且听见巴什基尔人在对他贼叫了。他们的呼声使他心中的火烧得更旺。他拚出最后一点力气向前跑去，太阳已经到了天边，落进雾气中，变得又大又红，象血一般红，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太阳离地平线这样近，终点也不远了。帕霍姆已经看见岗子上的人在向他挥手，催他快跑。他还看见地上的狐皮帽子和帽子上的钱，看见头头坐在地上，两手捧着肚子。于是帕霍姆忆起他做的梦，心里想：“地够多的，可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来这儿住。唉，我毁

了自己，我跑不到了。”

帕霍姆看看太阳，太阳已经到了地平线上，并且开始下沉，形成一个弯弓。他使出最后的气力向前冲去，两只脚好不容易跟上，使身体不至扑倒。他跑到岗子跟前的时候，天色忽然暗下来。他抬眼一看，太阳落下去了。他惊呼一声，心里想："我的辛苦都白费了。”他想停下来，可是听见巴什基尔人还在喊叫，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他在低处觉得太阳落下去了，从岗子上看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呢。他憋足一口气，登上岗子。上面还挺亮。他登上去就看见那顶帽子，帽子前面坐着头头，头头正捧腹大笑。帕霍姆又忆起他的梦，叫了一声啊呀，两腿一软扑倒在地，两手伸出去够着了帽子。

“哟，好样的！”头头叫起来。“你得了一大片土地！”

帕霍姆的雇工跑过去，想扶他站起来，而他口吐鲜血，已经死了。

巴什基尔人都啧啧叹息。

雇工拾起铲子，给帕霍姆掘了一个墓穴把他掩埋了，墓穴有三俄尺长，正好放下他的躯体。

教　　子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38、39 节）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第 12 章第 19 节）

一

有个贫苦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他高兴极了，跑去请邻居来给孩子当教父。邻居不肯，不愿意给贫苦农民的孩子当教父。那农民去找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也不来。

他走遍了整个村子，没有一个人肯来。他就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结果碰见一个过路人。那人停下来问他：

“你好哇，老乡，上哪儿去？”

农民说：“上帝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玩意儿，老了有安慰，死后也有人奠祭了。可是因为我穷，我们村没有人肯给我孩子当教父。我是出来找教父的。”

过路人说：

“你就找我当教父吧。”

农民很高兴，向过路人道了谢，说：

“那么找谁当教母呢？”

过路人说：“教母可以找商人的女儿当。你进城去，城里广场上有座带铺面的石头房子，你到这房子的大门口去求商人让他女儿来当教母。”

农民觉得这事靠不住。他说：

“我的亲家，怎么能上阔老板家去啊？他准嫌弃我，不会让女儿来。”

“你别发愁，只管去求他。明天早上你准备好，我一定来参加洗礼。”

农民转身回家，然后赶车进城去找商人。他刚把马拴在院子里，商人就走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商人问。

“老板，上帝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玩意儿，老了有安慰，死后也有人奠祭了。请你让你女儿做我这孩子的教母吧。”

“什么时候举行洗礼啊？”

“明天早上。”

“行，上帝保佑你，她明天一早就去。”

第二天教母来了，教父也来了，婴儿受了洗。洗礼一结束，教父就走了，大家都没打听他是什么人，此后再也没见到他。

二

孩子渐渐长大，父母亲爱不过来。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头脑聪明，性格温顺。孩子十岁那年，父母亲送他去读书。别人要学五年的东西，他一年就学会了。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可学的

时候。

复活节，孩子去看望了教母，向她祝贺基督复活。回到家孩子就问：

“爹，妈，我教父在哪儿住？我想去看望他，向他祝贺基督复活。”

父亲对他说：

“宝贝，我们不知道你教父在哪儿住。我们自己也发愁，自从他参加你的洗礼以后，我们就没见过他的面，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既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孩子向父亲、母亲鞠了一躬，说：

“爹、妈，让我去找我教父吧。我要找到他，向他祝贺基督复活。”

父母亲让他去了。于是孩子出门去找教父。

三

孩子出了家门，沿着大路走去。他走了半天路程，碰见一个过路人。那人说：

“孩子，你好哇，上哪儿去？”

孩子说：

“我到教母那儿去祝贺基督复活了，回家以后就问父母亲：‘我教父在哪儿住啊？我要去向他祝贺基督复活。’父母亲对我说：‘孩子，我们不知道你教父在哪儿住。他参加你的洗礼以后就走了，我们没听到他的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很想见一见我的教父，所以就出来找他。”

过路人说：

"我是你的教父。"

孩子高兴极了，连忙向教父祝贺基督复活。

"教父，"孩子说，"现在你上哪儿去啊？如果是到我们那边去，请到我家坐坐；如果是回自己家，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教父说：

"我现在没有工夫上你家去，我要到一些村子里去办事，明天才回自己的家，你明天来找我吧。"

"教父，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

"你朝着日出的方向走，一直走下去，走进一座森林，林中有片空地。你在空地上坐下来休息休息，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等到你从森林里出来，你会看见一个花园，园中有座金顶屋子，那就是我的家。你到大门口来，我亲自在那儿迎接你。"

教父说完就在教子眼前不见了。

四

孩子按教父的吩咐走去。他走着走着就进了那座森林。等他到了林中空地上，就看见空地中央有一棵松树，树枝上系着一根绳子，吊着一段橡木，约有三普特重。这段橡木下面摆了一木槽蜂蜜。孩子正在想，这里为什么摆一木槽蜂蜜，为什么吊一根橡木，树林里忽然有了响声。他一看，出来了几只熊，打头的是一只母熊，后面跟着个一岁的小熊崽，再往后还有三只小熊。母熊用鼻子嗅了嗅，径直向木槽走去，几只小熊跟着它。母熊把嘴伸进蜜里，叫小熊们也过去。小熊们三跳两跳都挤在木槽边。吊着的橡木往前一晃，再晃回来，碰到了小熊。母熊看见了，就举起巨掌推开橡木。橡木晃得更高了一些，回来的时候撞在这

群小熊中间，有的背上挨了一下，有的头上挨了一下。小熊们大声叫着逃走。母熊吼了一声，用两只前掌抓住头上的橡木，将它甩了出去。橡木高高地飞上去，小熊崽连忙跑到木槽边，把嘴伸进蜜里，贪馋地吃着。别的熊也往回走，还没走到木槽边，橡木已经飞回来，打在小熊崽的头上，把它打死了。母熊咆哮得更厉害了，它抓住橡木，使尽全身气力推了出去。这回橡木飞得比树枝还高，绳子都松软了。母熊走到木槽边，小熊们跟着它。那橡木飞到上面停了片刻又往下走，速度越来越快，力量越来越大，咚的一声狠狠地撞在母熊的脑袋上，母熊倒翻一个筋斗，伸伸腿就断了气。小熊们四散而逃。

五

孩子惊叹了一阵，继续向前走。他来到那座大花园，花园里有座高大的金顶屋子，大门口站着教父，他在那里微笑。教父向教子道了好，领他进了大门，在花园里走了一遭。孩子做梦也没见过这样美丽、这样快乐的地方。

教父领孩子进屋里去，屋里更加美丽。教父让孩子看了所有的房间，一间比一间好，一间比一间喜气。最后走到一扇加封条的门前。

"你看见这扇门了吗？"教父说，"门上没有锁，只有封条。门是打得开的，但是我不允许你开。你爱在哪儿住在哪儿逛，你想怎么住怎么逛，全都由你。你就高高兴兴享受吧。只是有一条，这道门你不能进去。如果你进去了，那你就想一想你在森林看见的情景吧。"

教父说完这些话就走了。教子一个人在这里住下来。他非

常快乐，以至三十年过去了，他以为才过了三小时。三十年过去以后，教子来到上封条的门前。他想："为什么教父不许我进这道门啊？让我去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

他一推，封条就掉下来，门开了。他走进去一看，里面的厅堂比外面的大，也比外面的好，正中摆着金祭台。他在厅堂里转了一转，沿着阶梯登上祭台，坐在上面。他坐下以后，看见祭台边有根权杖。他拿起权杖。他刚把权杖拿在手中，这厅堂的四壁便轰然倒塌。他向四周一望，全世界尽在眼底，世上的人在做什么，他都看得见。正前方是大海，有船只在海上行走。右边是不信基督教的异邦人。左边是信基督教的民族，但不是俄罗斯人。第四面才是俄罗斯人。教子说："我来看看家里人在干什么，我们的庄稼长得好不好。"他向自家地里一望，看见许多麦捆立在那里。他便数起来，想知道粮食打的多不多，于是看见地里有辆大车，大车上坐着一个农民。教子以为是他父亲夜里来拾麦捆。再仔细看看，原来是做贼的瓦西里·库德里亚绍夫。他把大车赶到麦垛跟前，动手往车上装麦捆。教子急了，他大声喊道："爹，有人偷地里的麦捆！"

他父亲夜里醒了，说："我梦见有人在偷麦捆，让我出去看看。"他骑上马去了。

到了地里，他看见了瓦西里，就把农民们都叫来。大伙把瓦西里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捆绑起来，送进监狱。

教子又看了看他教母所在的那个城市，看见教母嫁给了商人。她躺在床上睡着了，她丈夫却爬起来，出去找情妇。教子向她喊道："起来，你丈夫不干好事。"

教母纵身起来，穿上衣服，找到了她丈夫，羞辱了那情妇，还狠狠打了她一顿，把丈夫也赶出家门。

教子再看看自己的亲生母亲，看见她躺在屋里，有个强盗钻进屋里去，正在撬箱子。

母亲醒来，大声呼叫。强盗看见了，抓起一柄斧子往母亲身上砍去，想把她砍死。

教子忍不住把权杖掷过去，正好击中强盗的太阳穴，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

六

教子刚把强盗打死，这厅堂的四壁又重新合拢，完好如初。

门开了，教父走进来。他走到教子跟前，拉着他的手，引他下了祭台，对他说：

"你没有听从我的指示。你做的第一件坏事是开了上封条的门，你做的第二件坏事是登上祭台并且把我的权杖拿在手中。你做的第三件坏事是给世上增添了许多恶。如果你在这里再坐一小时，一半人都要让你败坏了。"

教父又把教子引上祭台，把权杖拿在手中。四壁又轰然倾倒，世上的一切都映入眼帘。

教父说：

"现在你看，你对你父亲做了些什么。瓦西里在监狱里已经坐满一年，什么坏事都学会了，完全丧失了人性。你看，他又偷走了你父亲的两匹马，现在正要烧你父亲的院子。这就是你给你父亲造成的。"

教子刚看见父亲的院子着了火，教父就遮住不让他再看，叫他看另外一边。

"瞧，"教父说，"你教母的丈夫抛弃你教母在外面跟别人厮

混已经一年。你教母心里苦闷，喝上了酒，而她丈夫原先那个情妇也完全堕落了。这就是你给你教母造成的。”

教父又遮住这一面，让教子看他的家。于是他看见了自己的母亲，母亲正在哭泣，忏悔她犯下的罪，说："倒不如那时候让强盗把我砍死，我也就不会犯这么多罪了。”

“这就是你给你母亲造成的。”

教父说着把这一面也遮住，让教子往下看。于是教子看见那个强盗，两名卫兵抓住他站在监狱门口。教父对教子说：

“这个人杀了九个人。他本来应该自己去赎自己的罪，可是你把他打死了，把他所有的罪都接了过来。现在你得为他的一切罪过受惩罚。这就是你给你自己造成的。母熊第一次推橡木——惊了小熊，第二次推橡木——打死了小熊崽，第三次推橡木——自己遭了殃。你所做的也是一样。现在我给你三十年时间，你到世上去赎强盗所犯的罪。如果赎不清这些罪，那你就得去顶替他。”

教子说：

“我怎样才能赎清他犯的罪呢？”

教父说：

“当你在世上除掉的恶象你增加的恶一样多时，你就赎清了自己的罪和那强盗的罪。”

教子问：

“怎样除世上的恶呢？”

教父说：

“你朝着日出的方向一直往前走，走到一片田地上，那里有人。你注意看，人们在做什么，把你的知识教给他们。然后你再往前走，把看到的记下来。第四天你走进一座森林，森林里有一

间僧房，住着一位长老。你把一切经过都讲给他听，他会教你。等到你完成了长老吩咐你去做的事，你的罪和那强盗的罪就都赎清了。”

教父说完这番话就让教子出了大门。

七

教子走了。他一边走一边想："我怎样除世上的恶啊？世上人们除恶的办法是把坏人流放到远方去，或者关进监狱，判处死刑。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既除了恶，又不把别人的罪接过来呢？"教子左思右想，得不出一个答案。

他走啊走，走到一片田地上，那里庄稼长得很好，密密层层的，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于是他看见，一只母牛犊钻进庄稼地里，附近有几个人发现了，骑上马来追，在庄稼地里穿过来穿过去。每当牛犊要钻出去的时候，总有人赶过来，牛犊吓得又往回钻，大家再跟着追。大路上有个女人站在那里哭着说："他们在撵我的牛犊，它没命了。"

教子便问那几个汉子。

"你们干吗这样做？你们都从庄稼地里出去，让牛犊的主人自己把它唤出来吧。"

那几个汉子听从了他的话。女人走到地边上去唤："特普留西，特普留西，黄黄，特普留西，特普留西！……"牛犊竖起耳朵听了一阵就跑到女人身边来，把头伸到她的裙子下面去，几乎把她撞倒。几个汉子高兴极了，女人也高兴，牛犊也高兴。

教子继续往前走，心里想："现在我看到，恶只会增加恶。人们越是围剿恶，恶越多。因此不能以恶除恶。应该怎样除恶，我

不知道。幸好牛犊听了它主人的呼唤，要是它不听，怎么把它弄出来呢？”

教子左思右想，得不出一个答案，他继续往前走。

八

教子走啊走，走到一个村子。他向村边一家农户求宿，女主人让他进去了。屋里没有别人，只有女主人独自在那儿刷洗。

教子进了屋就爬到灶炕上去，观察女主人在做什么。他看见女主人洗净了屋子洗桌子，洗完了桌子就拿一块挺脏的面巾去擦。她先站在这边擦，擦不干净，脏面巾留下一条一条的黑印。她又站在另一边擦，一些黑印擦掉了，可是留下另外一些黑印。她再换一个方向擦，结果一样。脏面巾总留下印迹，擦了这里，脏了那里。教子观望了一阵，说：

“大婶，你这是干什么啊？”

“你没看见吗，”她说，“我擦桌子准备过节，可是怎么也擦不干净，总有黑印，累死我了。”

“你不会把面巾涮干净再擦？”教子说。

女主人照他的话去做，很快就把桌子擦干净了。

“谢谢你出这主意，”她说。

第二天清早，教子告别了女主人，继续往前走。他走啊走，走进一座森林，看见几个农民在那里上轮辋。他走到他们跟前，看见他们总转圈，而轮辋就是弯不过来。

教子观望了一阵，发现轮毂没有固定住。他看了看，说：

“喂，你们在干什么？”

“没看见吗，我们在上轮辋。已经蒸烤了两次，把我们累死

了，可木头就是弯不过来。”

“老乡，你们先把轮毂固定住，不然你们总跟着它转。”

农民们听了他的话，把轮毂固定住，事情就好办了。

教子在他们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往前走。他走了一天一夜，黎明前碰见几个赶畜群的人，就走过去躺在他们身边休息。他发现，那几个人让牲口歇下来，正忙着生篝火。他们拿来干树枝，点上火，不等火烧旺就把湿树枝添上。湿树枝一冒烟，火就灭了。他们又拿了干树枝来点燃，接着又添上湿树枝，火又灭了。他们忙了半天，火总是烧不起来。

于是教子说：

“你们别忙添树枝，等火烧旺了再添。”

赶畜群的人照他的话去做，火烧得很旺了才添上树枝。树枝都着了，篝火燃得炽烈。教子跟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又向前走去。他左思右想，不明白他看见的这三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九

教子走啊走，又走了一天，进入一座森林，林中有一间僧房。教子走上前去敲门。屋里有人问：

“谁呀？”

“是个大罪人，出来赎别人的罪。”

一位长老开门出来问：

“你担着别人的什么罪？”

教子从头讲起：讲到他的教父，母熊和小熊，加封的厅堂中的祭台，教父吩咐他怎样做，他怎样看见庄稼地里那几个汉子，他们怎样践踏庄稼，母牛犊怎样自己出来，跑到女主人跟前去。

“我明白了，”教子说，“不能以恶除恶，可是我不明白，应该怎样除恶。请你教我。”

长老说：

“你说说，你在路上还看见什么？”

教子又讲了那个女人擦桌子的事，还有农民们上轮辋和赶畜群的人生篝火的事。

长老听罢，转回僧房里去，拿了一柄有缺口的斧子出来。

“咱们走吧。”他说。

长老走到屋前空地上，指着一棵树说。

“你砍吧。”

教子抡起斧子把树砍倒。

“再砍成三段。”

教子又把那棵树砍成三段。长老再转回僧房去，拿了火来。

“把三段木头烧了，”他说。

教子点火烧了三段木头，烧成焦木。

“把木头一半埋进土里，象这样。”

教子埋好了三段木头。

“你看，山下有条河，你到河边去，用嘴衔水来浇。这根木头你要用你教给那个女人的办法来浇。那根木头用你教给上轮辋的农民的办法浇。还有一根木头用你教给赶畜群的人的办法浇。等到三根焦木发芽，长出三棵苹果树来，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除人间的恶，你的罪也就赎清了。”

长老说完，转身进屋去了。教子左思右想，不明白长老对他说的这番话的意思。但是他立刻照长老的吩咐去做。

十

教子走到河边，吸满一口水，回来吐在焦木上，然后再去。他象这样来回走了一百趟，一根焦木四周的土才润湿了。接着他又浇剩下的两根。教子累极了，肚子也饿了。他走进僧房去向长老讨食。推开门一看，长老已经死在板凳上。教子举目环顾四周，发现一些面包干，拿起来吃了；然后又发现一把铁锹，他就用这把铁锹给长老掘墓。他夜里取水浇木头，白天掘墓。他刚把墓掘好，正要安葬长老，村里有人给长老送食品来了。

村人得知长老已经去世，就为教子祝福，让他继承长老的衣钵。人们安葬了长老，把食品留给教子，说以后再拿来，就回去了。

教子在长老的僧房里住下来，靠人们给他拿来的食品活着，做长老吩咐他做的事——唧水浇木头。

教子象这样生活了一年，拜访他的人多起来。他的名声传了出去，说森林里有个圣人在那里修行，从山下唧水浇灌几根烧焦的木桩子。许多人到他这里来，富商们也来，向他赠送礼品。教子除了最必需的东西，什么也不给自己留下，把别人送来的东西分赠给其他穷人。

教子就这样生活下去，半天唧水浇木头，半天休息，接待来访的人。

教子以为他应该这样生活，以此除恶，并且赎罪。

教子象这样生活了两年，没有一天不浇木头，可是没有一根木头发芽。

有一天，他坐在僧房里，忽然听见一个人骑马从他门前经

过，还唱着歌。教子走出去，想看看这是什么人。他看见那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衣服穿得讲究，马和鞍子也都挺贵重。

教子唤住他，问他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那人停下来。

“我是个强盗，”他说，“拦路抢劫杀人。我杀人越多，歌唱得越欢。”

教子惊骇地想：“怎么才能除掉这个人心中的恶啊？跟那些主动到我这儿来忏悔的人好说话。可是这个人以恶为荣。”教子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心里想：“现在怎么办？要是这个强盗经常到这边来，吓坏了我的信众，那就没有人来找我了，对他们不利，我也难以生活下去。”

教子又站住，对强盗说：

“人们到我这儿来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恶，而是为了忏悔，为了祈求赦免自己的罪。如果你还敬畏上帝，也应该忏悔。如果你不愿意悔过，那就离开这里，不要再来惊搅我，吓跑我的信众。你要是不听劝告，那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强盗大笑。

“我不怕，”他说，“我不听上帝的话，也不听你的话。你不是我的主人。你靠祷告上帝吃饭，我靠抢劫吃饭。人人都得吃饭。你去教训那些来找你的娘儿们吧，用不着教训我。今天你既然在我面前提到上帝，明天我就要多杀两个人。我真想今天把你杀了，可又不愿意弄脏我的手。以后你再别让我看见你。”

强盗说完这番威胁的话，扬长而去。他再也没有露过面，教子仍象以往那样平静地生活。他这样生活了八年，渐渐苦闷起来。

十一

一天晚上，教子浇罢三段焦木，回僧房去休息。他坐在那里，两眼望着小路，看是不是有人快到了。这天没有一个人来。教子独自坐到晚上，心里觉得苦闷，于是思索自己的一生。他想起强盗怎样责备他靠祷告上帝吃饭。教子回顾自己的一生，心里想："我没有象长老吩咐的那样生活。他给我的是惩戒，我却靠这个吃饭，扬名，现在迷醉得竟然因为没有人来就心中苦闷。有人来的时候，我高兴的只是他们都称颂我。我不应该象这样生活。人间的声名把我迷惑住了。以往犯下的罪还没有赎清，又添了新的罪。我要到森林里去，换一个地方住，让人们找不到我。我要一个人生活，把以往的罪赎清，而又不添新的罪。"

教子这样想了想，拿起一袋干粮，一把铁锹，走出僧房到山谷里去，要在僻静的地方给自己盖一间土坯房，离群索居。

教子扛着一袋干粮和一把铁锹向前走，强盗骑一匹马迎面而来。教子吓得拔腿就跑，可到底让强盗追上了。

"你上哪儿去？"强盗问。

教子说，他想离开世人，到谁也不会去找他的地方去。强盗觉得希奇。

"现在你靠什么吃饭呢，既然人们都不会来找你了？"

教子还没有考虑过，经强盗这样一问，他才想起吃饭的事。

"上帝赐什么我就吃什么，"教子说。

强盗一句话也没有再说，继续走他的路。

教子想："我怎么不问一问他现在的生活！说不定他会忏悔呢。这回他说话口气好象软了一些，也不威胁要杀人了。"于是

教子大声对已经走远的强盗说：

"你还是应该忏悔。上帝的惩罚是逃不过的。"

强盗拨转马头，从腰间拔出一把刀子向他挥了挥。他吓得逃进树林里。

强盗没有追过来，只对他说：

"老头，我饶了你两次，第三次别再叫我碰见，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强盗说完这话走了。教子晚上去浇木头，一看，有一段已经发芽，长出一株苹果树苗来。

十二

教子避开人们，一个人独居。面包干吃完了，他想："我去找点草根来吃吧。"他刚要去找，忽然看见树枝上挂着一袋面包干。他就把这袋面包干取下来充饥。

这袋面包干才吃完，那根树枝上又挂着一袋了。教子就这样度日。他只有一件烦心的事——害怕强盗。一听见强盗的声音，连忙躲起来，心里想："他要是杀了我，那我就没法赎罪了。"

教子象这样过了十年。一株苹果树长大起来，另外两段焦木还是老样子。

一天，教子早早地起来做他的事。等到两段焦木周围的泥土浸透了，他也累坏了，坐下来休息。他坐在那里，一面休息一面想："我又犯了罪，怕起死来。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以死赎罪，那我就这样做。"他刚这样想，忽然听见强盗来了，边走边骂。教子听见了就想："无论吉凶都不是任何人能加之于我的，而是上帝的旨意。"他就迎着强盗走去。他发现强盗不是一个人，他

身后马背上还有一个人，那人的两手是捆着的，嘴也被塞住，不能说话，强盗在骂他。教子走上前去，站在强盗的马前。

“你把这人弄到哪儿去？”教子问。

“到森林里去。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肯说他父亲的钱藏在什么地方。我要打得他说出来才罢休。”

强盗说完就要往前走，教子拉着他的马不放。

“你把这个人放了吧，”教子说。

强盗大怒，举手要打教子。

“你是不是也想尝尝这个滋味？”强盗说，“我说过要打死你。让开！”

教子没被吓倒。

“我不放你走，”他说，“我不怕你，只怕上帝。上帝不让我放你走。你把这个人放了吧。”

强盗皱紧眉头，抽出刀来，割断了绳子，放了商人的儿子。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开，”他说，“别再让我碰见。”

商人的儿子跳下马来跑了。强盗正要走，教子再一次拉住他，劝他改邪归正。强盗站在那里听完教子对他说的话，什么也不回答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教子去浇木头，一看，又有一段发了芽，也长出一株苹果树苗来。

十三

又过了十年。一天，教子在屋里坐着，他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怕，心里充满快乐。他暗自寻思：“上帝给人的恩典何等大啊！他们白白地自寻烦恼。他们本可以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于

是他想起人间的一切恶事，以及人们如何自寻烦恼。他开始觉得人类可怜。“我现在这样过是虚度光阴，应该把我明白的道理告诉人们。”

他刚想到这里就听见强盗来了。他让他走过去，心想：“跟这种人说什么他也不明白。”

开头他这样想，可是后来他不这样想了，于是走到大路上去。那强盗满脸愁云，两眼望着地面。教子看了看他，心中产生了怜悯，便跑到他跟前去，抱住他的膝头。

“亲爱的兄弟，”教子说，“可怜可怜你自己的灵魂吧！你身体里有上帝的灵气啊。你自己受罪，还叫别人受罪，将来你还要受更大的罪。可是上帝这样爱你，给你预备了这样大的恩典！别毁灭自己，兄弟！弃恶从善吧。”

强盗皱紧眉头，转过脸去说：

“别管我。”

教子更加紧紧地抱住强盗的膝头痛哭流涕。

强盗抬头望着教子，望着望着竟下马跪在教子面前，说：

“老头，你胜过了我。我跟你斗了二十年，结果你比我强。我再也不能主宰自己了。你要把我怎么样都行。第一次你劝我的时候，我变得更加凶狠。等到你避开人们，明白你并不需要人们给你什么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你对我说的话。”

于是教子想起，那个女人把面巾涮干净以后才擦净了桌子。等到他不再为自己操心，洁净了自己的心以后，他才能洁净别人的心。

强盗又说：

“等到你连死都不怕的时候，我才回心转意。”

于是教子想起，老乡们把轮毂固定住以后，轮辋才弯得过

来。他不再怕死以后，他才真正生活在上帝之中，强盗的那颗桀骜不驯的心才驯服了。

强盗又说：

"等到你怜悯我，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时候，我的心才完全化了。"

教子高兴极了，领着强盗去看那几段木头。他们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最后一段木头也长出一株苹果树苗来。于是教子想起，牧人们把火烧旺了以后，湿柴添上去才燃起来。他的心炽热了以后，才使别人的心也热起来。

教子还感到高兴的是，他赎清了自己的罪。

他把这些道理讲给强盗听，讲完就死了。强盗把他安葬了，从此按照教子的话去生活，并且教人们也这样生活。

雇工叶梅利扬和空大鼓

叶梅利扬在主人家里当雇工。有一天，他经过草场去上工的时候，看见一只青蛙在前面跳，差一点给他踩死。他一步跨了过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他。他回头一看，是个美丽的姑娘，那姑娘对他说：

"叶梅利扬，你怎么不娶媳妇？"

"好姑娘，我怎么娶媳妇啊？我穷得叮当响，谁也不肯嫁给我。"

姑娘说：

"你就娶我吧！"

叶梅利扬爱上了这个姑娘。他说：

"那我太高兴啦，可是我们怎么过呢？"

"这也值得发愁！"姑娘说，"只要你多干活，少睡觉，走到哪儿都吃不完穿不完。"

"行啊，"叶梅利扬说，"咱们就结婚吧。咱们上哪儿去呢？"

"咱们进城去。"

叶梅利扬和姑娘进城去了。姑娘把他领到城郊一间小屋里，他俩结了婚，住下来。

有一天，皇帝出城，从他们家门口过，叶梅利扬的妻子出门来看皇帝。皇帝发现了她，吃惊地说："这女子真美，她是从哪里来的？"皇帝下令停车，把叶梅利扬的妻子叫到跟前来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农民叶梅利扬的妻子。”

“你这么美，怎么嫁给一个农民啊？你应该做皇后。”

“谢谢您的好意。我嫁个农民也挺好。”

皇帝同她说了一会儿话就往前走了。他回到宫里以后，总是念念不忘叶梅利扬的妻子。他通夜不能成眠，盘算着怎样把叶梅利扬的妻子夺过来，但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他把仆役们叫来，命他们想办法。仆役们对皇帝说：

“您把叶梅利扬弄到宫里来当雇工，我们拿活儿累死他。等他的妻子成了寡妇，您就可以要那女人了。”

皇帝照他们的话派人去找叶梅利扬，要他到皇宫里来当差，他得跟他妻子在宫里住下。

使臣去对叶梅利扬说了。叶梅利扬的妻子对丈夫说：

“你就去吧，白天干活，晚上回我这儿来。”

叶梅利扬去了；到了宫里，皇宫总管问他：

“你怎么一个人来啦，妻子呢？”

“她有家，我带她来干吗？”叶梅利扬说。

皇宫里派给叶梅利扬的活儿够两个人干的。叶梅利扬开始干的时候并没指望干完。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一看，活儿都干完了。总管看见他干完了，就派他第二天干四个人的活儿。

叶梅利扬回到家来，家里样样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烧得挺旺，饭菜也做好了。妻子坐在织机前织布，等候丈夫回来。妻子站起来迎接丈夫，把饭菜端出来给他吃喝，问他活儿干得怎么样。

“大事不好，”他说，“给的活儿太重，他们想把我折磨死。”

“你别想着活儿，”妻子说，“别往后看干得多不多，也别往前

看剩下的多不多。你只管干你的。到时候准完。”

叶梅利扬躺下睡觉。第二天一早又去干活。他干起来以后，一次也不回头。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活儿都干完了。天还没有黑尽，他已经回到家里。

皇宫里的人继续给叶梅利扬加码，可是叶梅利扬到时候就完工回家休息。一个星期过去了。皇帝的仆役们看见他们用粗活儿难不倒这个乡下人，就让他干细活儿。但是这也难不倒他。无论让他干木匠活儿，石匠活儿，还是盖房顶的活儿，他都能按时完工，回家休息。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皇帝把仆役们叫来问：

“要我拿面包白养着你们不成？两个星期过去了，没见你们得出什么结果。你们本想用活儿把叶梅利扬折磨垮，可是我在窗口看见他每天唱着歌回家去。你们是不是想拿我取笑？”

仆役们申辩说：

“我们开头拚命拿粗活儿折磨他，可是一点也不起作用。不管什么活儿他干起来都跟扫地一样，一点也不累。后来我们就让他干细活儿，以为他干不了，结果也没把他难倒。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样样都干得了。看来不是他就是他老婆会妖术。这人真叫我们烦透了。下次我们要派给他一样他做不完的活儿。我们要他在一天之内盖起一座大教堂。您把叶梅利扬叫来，命他一天之内在皇宫对面盖起一座大教堂。如果他盖不完，到时候就可以说他违令，砍他的头。”

皇帝派人去找叶梅利扬来，对他说：

“听着我的命令：在皇宫对面的广场上给我盖一座大教堂，明天傍晚前完工。如果到时候你盖好了，我就赏赐你；盖不好，要你的脑袋。”

叶梅利扬听完皇帝的这段话，转身往家走。他想："这回我完了。"到家以后，他对妻子说：

"快收拾吧，咱们得逃走，要不白白地遭殃。"

妻子说："怎么，你这样胆小，竟要逃跑？"

叶梅利扬说："怎能不胆小啊？皇帝叫我明天一天之内盖起一座大教堂。如果我办不到，就要砍我的头。只有一条出路——逃走，现在还来得及。"

妻子不同意这话。她说：

"皇帝的兵那么多，到哪儿都会给他们抓住，你跑不了。现在还有力气，得从命。"

"干不了怎么从命？"

"唉，我的爷！你别发愁，先把饭吃了，躺下休息，明天早点起来，赶得上。"

叶梅利扬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妻子把他唤醒，说：

"去吧，快点把教堂盖完。给你这些钉子和这把榔头，那儿还给你剩下一天的活儿。"

叶梅利扬进城去，到那里一看，真的，一座新的大教堂已经矗立在广场中央。剩下的活儿不多了。他把该干的活儿干了，到傍晚时分全部完工。

皇帝一觉醒来，向皇宫外面望了望，看见一座大教堂矗立在那里。叶梅利扬走过来走过去，东敲一个钉子，西敲一个钉子。皇帝看见教堂并不高兴，他感到丧气的是，没有理由处死叶梅利扬，也无法把他的妻子抢过来。

皇帝又把仆役们叫来，对他们说：

"这个任务叶梅利扬也完成了，没有理由把他处死。任务还是太轻。得想个难办的。你们给我想出来，不然我先把你们处

死。”

于是仆役们想出一个难题，叫叶梅利扬开一条河，这条河要围绕皇宫流动，河上还要行船。皇帝命令叶梅利扬完成这个新的任务。

皇帝说：“你既然能够在一夜之间盖起一座大教堂，想必也能完成这个任务。明天一定得按照我的命令办好这件事。办不好，我就砍你的脑袋。”

叶梅利扬更发愁了，他回到妻子身边的时候乌云满面。

“你愁什么，”妻子问，“是不是皇上又给了新的活儿？”

叶梅利扬对妻子讲了，然后说：

“得逃走才行。”

妻子说：

“到处都有兵抓人，你跑不了。得从命。”

“怎么从命啊？”

“唉，我的爷，”妻子说，“你就别发愁啦！你先把饭吃了，躺下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到时候都能办到。”

叶梅利扬躺下睡觉。早上他妻子把他叫醒。

“你往皇宫那边去吧，”妻子说，“全都办完了。只是皇宫对面的码头上还剩下一个小土堆，你带把铁锹去铲铲平。”

叶梅利扬去了，进城一看，皇宫周围已有一条河，河上漂着大船。他走到皇宫对面的码头上，看见一个地方不平，就拿铁锹去铲。

皇帝一觉醒来，看见原来没有河的地方有河了，河上还漂着大船，叶梅利扬在铲土堆。皇帝惊骇不已，但是并不高兴。使他丧气的是，无法把叶梅利扬处死。他想：“没有叶梅利扬完不成的任务。现在可怎么办呢？”

皇帝把仆役们叫来，和他们一起想办法。

“你们给我想一个叶梅利扬完不成的任务。不然我们想一个他完成一个，我没法把他的妻子夺过来。”

宫中内侍们左想右想，最后想出来了。他们去向皇帝禀报。

“得把叶梅利扬叫来，对他说：去你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来。这回他滑不过去了。不管他往哪儿走，您都说他去的地方不对；不管他拿什么东西来，您都说不是他该拿的那个东西。然后您就可以把他处死，也可以把他的妻子夺过来了。”

皇帝大喜。

“这回你们想的办法真聪明，”他说。

皇帝派人把叶梅利扬找来，对他说：

“去你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来。要是拿不来，我就砍你的脑袋。”

叶梅利扬回家去，把皇帝说的话告诉了妻子。妻子思索起来。

“这回他们教给皇上的办法能让你掉脑袋，”妻子说。“得用心去干。”

妻子坐在那里想了一阵，对丈夫说：

“你得走很多路，去找我们乡下的老奶奶，大兵的母亲，求她帮忙。拿到她给你的东西以后，直接到宫里来，我在那儿。这回我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了。他们会来把我抢走，不过时间不长。如果你事事按老奶奶的吩咐去做，很快就能把我救出来。”

妻子为丈夫备好行装，交给他一个背包，一个小纺锤，说：

“把这个交给老奶奶，她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了。”

妻子给丈夫指明了道路。叶梅利扬走了。到了城外，他看

见一群士兵正在操练。他站在那里看，直到士兵们操练完毕、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才走上前去问道：

“弟兄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来？”

士兵们听了都觉得希奇。

“是谁派给你这差事？”他们问。

“是皇上，”叶梅利扬说。

“我们自从当兵以来就是往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走，总走不到，找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总找不着。我们可帮不了你的忙。”

叶梅利扬和士兵们在一处坐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走进一座森林，森林里有一间小木屋，木屋里坐着个老太婆，是个乡下老奶奶，大兵的母亲，她正在纺麻线，一边干一边哭，不是用唾沫，而是用泪水蘸湿指头捻线。老奶奶看见叶梅利扬就对他大声说：

“你来干什么？”

叶梅利扬把小纺锤交给她，然后说，是他妻子差他来的。老奶奶立刻变了态度，亲热地问长问短。叶梅利扬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老奶奶，讲到他如何娶了亲，搬进城里去住，皇上收他做扫院子的仆役，他在宫里当差，后来如何盖起一座大教堂，开了一条有大船航行的河，现在皇上命他去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回去。

老奶奶听了这话便不再流泪，自言自语说：

“看来时候到了。好吧，儿子，你坐下，吃点东西。”

叶梅利扬吃完以后，老奶奶又对他说：

“给你这个线团。你让它在前面滚，你跟在后面走。你得走

很多路，一直走到大海边。到了大海边，你会看见一座大城。你进城去，在最靠边的一户人家过夜，在那儿找你要找的东西。”

“老奶奶，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我要找的东西？”

“等你看见一样东西比爹妈的话还灵，那就是了。你拿了它去见皇上，皇上会说，这不是你该拿的那样东西。你就说：‘既然不是，那就把它砸碎。’你就敲打这东西，然后拿到河边去，把它敲碎了扔进水里。到那个时候，你就能把妻子接回家，并且让我的泪水干了。”

叶梅利扬告别了老奶奶，滚着线团向前走去。线团滚啊滚，把他带到了大海边。海边有一座大城，城边有一座高高的房子。叶梅利扬请求房主人让他进去过夜。主人让他进去了。他躺下睡觉。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听见这家的父亲已经起床，在叫儿子，要他去劈柴。儿子不听。

“还早呢，”儿子说，“我来得及。”

他又听见这家的母亲在灶炕上说：

“儿子，去吧，你父亲骨头疼。难道说让他亲自去？是时候了。”

儿子只咂了咂嘴，又睡着了。他刚睡着，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响声，象是有什么东西爆裂了。儿子纵身起来，穿上衣服，跑出门去。叶梅利扬也纵身起来，跟着他跑出去看，是什么东西在响，什么东西对儿子比父母的话还灵。

叶梅利扬跑到外面去，看见一个人在街上走，肚子上挂着一个圆圆的东西，那人正用两根木棍敲这东西，使这东西发出响声，儿子就听从了这响声。叶梅利扬跑过去仔细看，发现是个圆圆的小木桶，两端绷着皮革。他问那人这东西叫什么。

“鼓，”人家回答说。

“是空的吗？”

“空的，”人家回答说。

叶梅利扬觉得希奇，问那人要这东西。那人不给他。叶梅利扬也就不再要，只跟在击鼓人后面走，走了整整一天。等到那人躺下睡觉的时候，叶梅利扬抓起他的鼓就跑。跑啊跑，一直跑回故乡自己家里去了。他以为能见到妻子，谁知妻子已不在家中。他出门的第二天，妻子就给带到皇帝那里去了。

叶梅利扬到宫里去，要宫里人禀报皇帝，那个去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人来了。皇帝听了禀报，命叶梅利扬第二天再来。叶梅利扬又求宫里人再一次禀报皇帝。

“我现在已经拿着命我去取的东西来了，请皇上出来见我，不然我自己要进宫去见他。”

皇帝出来了。

“你到哪儿去了？”

“到不知是哪儿的地方去了，”叶梅利扬说。“看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叶梅利扬想拿给皇帝看，可是皇帝不看。

“不是那个东西，”皇帝说。

“既然不是那个东西，”叶梅利扬说，“那么应该把它敲碎，叫它见鬼去吧。”

叶梅利扬带着鼓出了宫门，敲起鼓来。他一敲，皇家军全都到他跟前来集合，向他敬礼，等候他下命令。皇帝向窗外喊自己的军队，不许他们跟着叶梅利扬走。但是军队不听皇帝的话，都跟着叶梅利扬走。皇帝看见这情景，只好命人把叶梅利扬的妻子还给叶梅利扬，并且求他把鼓交出来。

“不行，”叶梅利扬说，“我得遵命把它敲碎，扔进河里。”

叶梅利扬带着鼓走向河边，全体兵丁跟着他。到了河边，他把鼓捅破，砸成碎片，扔进河里，兵丁们就都散了。叶梅利扬带着妻子回家去。

从此皇帝再也不来惊动他了。他平平安安度日，逢凶化吉，福海无边。

题　　解

新识字课本和俄语读本

一八七二年有托尔斯泰写的《识字课本》四册问世，但是没有产生作者预期的效果。两年以后作者改写了《识字课本》，称新版本为《新识字课本》，而将其中的俄语阅读材料分印成四册，即《俄语读本》第一、二、三、四册。

一八七四年末或一八七五年初，作者开始修改《俄语读本》，并增写了一些故事。

《新识字课本》很受欢迎，作者在世时共印二十八次。《俄语读本》第一、二册各印二十八次，第三册印二十五次，第四册印二十四次。两种书都由当时的人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推荐给小学校使用。在儿童故事中，作者实现了他的愿望：写一部纯净、优美的作品，“要象整个古希腊文学、希腊艺术那样，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

人靠什么活着

作者根据他一八七九年记录的民间传说《天使长》于一八八一年写成。

两弟兄和一堆金币

作于一八八五年。故事来源于《训诫集》，这是古罗斯时代以教历为次序编辑的圣徒传略和劝善小说集。

伊利亚斯

作于一八八五年三月，本是一幅画的说明，然而这幅画并未完成。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作于一八八五年三月，是根据法国作家鲁本·赛扬的短篇小说改写的。在古罗斯的《训诫集》中也有不少同样题材的故事。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作于一八八五年四月。故事来源不详，可能是萨马拉草原上巴什基尔人的传说。

小姑娘比大人聪明

作于一八八五年四月，本是一幅画的说明。

纵火容易灭火难

故事情节见于一八八四年三月初作者的日记。初稿于一八八五年四月形成。

两个老头

作于一八八五年五六月间。故事的主题思想来自民间传说，见于十七世纪后的古俄罗斯文学，如《修道院院长丹尼尔旅行记》。

蜡烛

写于一八八五年五六月间。据作者说，故事情节是一个醉汉讲给他听的一件事。

作者的朋友，出版家弗·切尔特科夫曾于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七、八日写信给作者，对故事的可怕结尾表示异议。作者复信时，给他寄去一个经过修改的好的结局，故事刊登在《星期》一八八六年第一期上，并由媒介出版社出单行本。但是就在这封复信里，作者又说："……我写了另外一个结尾，不过完全不合适，也不可能合适。整个故事都是为那个结尾写的。故事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文明，我是这样听来的，也是这样理解的。为了不至伪造，就不可能把它写成另外一个样子。"在一八八六年出版的《列·尼·托尔斯泰伯爵作品集》第十二部中，作者恢复了他最初的写法，此后本文又由媒介出版社多次重印。

傻子伊万的故事

初稿成于一八八五年九月，故事没有具体来源，只是采用了民间故事中流传甚广的傻子伊万和他狡猾的哥哥们的形象。列夫·托尔斯泰传作者毕留科夫援引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大哥武士谢苗体现了对战争的批判态度，二哥大肚皮（在某些手稿中作"富农"）塔拉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型，而伊万的王国所实行的唯一法律：谁手上有茧子让谁入席，谁手上没有茧子就给他吃剩饭，是对特权阶级的寄生生活的永恒揭露。

三位长老

作于一八八六年一二月间。关于三位长老的民间传说在俄国流传很广。

小鬼怎样将功抵过

作于一八八六年。在这个故事里，作者采用了白俄罗斯民间传说和鞑靼民间传说的讲法。

忏悔的罪人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故事来源于阿·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传说集》。

鸡蛋大的麦粒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故事取材于阿·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传说集》序言中提到的一个传说。

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作者到过萨马拉草原，熟悉巴什基尔人的生活。但是某些乌克兰民间故事也包含了这个题材的传说。

教子

作于一八八六年二三月间，故事来源于阿·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传说集》，曾遭到宗教书刊检查机构的反对。

雇工叶梅利扬和空大鼓

作于一八八六年五月，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而成。本来计划收入《列·尼·托尔斯泰伯爵作品集》第十二部中，但是被书刊检查机构砍掉了。一八九一年才得以在日内瓦发表。在俄国，

经书刊检查机构删改，首次发表于一八九二年。直到一九〇六年才恢复原来的面貌。